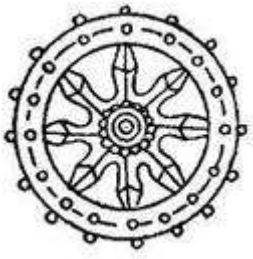
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汉译巴利三藏



中部

（三）

后五十篇

台湾・庄春江译

目录

一、天臂品.....1

101、天臂经.....1

102、五三经.....20

103、如何经.....29

104、沙幺村经.....34

105、善星经.....42

106、随应于不动经.....51

107、会计师目犍连经.....55

108、守护者目犍连经.....61

109、满月大经.....70

110、满月小经.....76

二、逐步品.....80

111、逐步经.....80

112、六纯净经.....85

113、善人经.....92

114、应该实行与不应该实行经.....100

115、多界经.....114

116、仙吞经.....121

117、四十大经.....124

118、入出息念经.....130

119、身至念经.....140

120、往生之意志经.....150
三、空品.....155
121、空小经.....155
122、空大经.....161
123、不可思议-未曾有经.....169
124、巴古勒经.....175
125、已调御阶位经.....178
126、地生经.....187
127、阿那律经.....194
128、小杂染经.....201
129、愚者与贤者经.....211
130、天使经.....225
四、分别品.....234
131、贤善一夜者经.....234
132、阿难贤善一夜者经.....237
133、摩诃迦旃延贤善一夜者经.....241
134、罗幺色耿其雅贤善一夜者经.....249
135、业分别小经.....253
136、业分别大经.....260
137、六处分别经.....269
138、总说分别经.....276
139、无诤之分别经.....285

140、界分别经.....293
141、谛分别经.....303
412、供养分别经.....309
五、六处品.....314
143、教诫给孤独经.....314
144、教诫阐陀经.....321
145、教诫富楼那经.....325
146、难陀迦教诫经.....329
147、教诫罗侯罗小经.....345
148、六个六经.....350
149、六处大经.....358
150、频头城经.....362
151、净化施食经.....366
152、根修习经.....371

礼敬那位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

一、天臂品

101、天臂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释迦族人中，名叫天臂的释迦族城镇。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者、这么见者：‘凡这个人感受任何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全都因以前所作。像这样，以苦行而有旧业的破坏；以不作新业而未来无流漏；以未来无流漏而有业的灭尽；以业的灭尽有苦的灭尽；以苦的灭尽有受的灭尽；以受

的灭尽必将有一切苦的被除尽。’比丘们！尼干陀们是这么说者。

比丘们！我去见这么说的尼干陀们，我说：‘是真的吗？尼干陀贤友们！你们是这么说者、这么见者：“凡这个人感受任何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全都因以前所作。像这样，以苦行而有旧业的破坏；以不作新业而未来无流漏；以未来无流漏而有业的灭尽；以业的灭尽有苦的灭尽；以苦的灭尽有受的灭尽；以受的灭尽必将有一切苦的被除尽。”吗？’比丘们！当那些尼干陀们被我这么问时，他们同意：‘是的。’

我对他们这么说：‘尼干陀贤友们！但，你们知道：“我们以前存在、不存在。”吗？’‘不，贤友!’‘尼干陀贤友们！但，你们知道：“我们以前作恶业；非不作。”吗？’‘不，贤友!’‘尼干陀贤友们！但，你们知道：“我们以前做如此、如此的恶业。”吗？’‘不，贤友!’‘尼干陀贤友们！但，你们知道：“这么多苦已灭尽，这么多苦应该被灭尽，当这么多苦被灭尽时，一切苦将被灭尽。”吗？’‘不，贤友!’‘尼干陀贤友们！但，你们知道：“在当生中有不善法的舍断、善法的具足。”吗？’‘不，贤友!’‘尼干陀贤友们！像这样，你们确实不知道：“我们以前存在、不存在。”你们确实不知道：“我们以前作恶业；非不作。”你们确实不知道：“我们以前做如此、如此的恶业。”你们确实不知道：“这么多苦已灭尽，这么多苦应该被灭尽，当这么多苦被灭尽时，一切苦将被灭尽。”你们确实不知道：“在当生中有不善法的舍断、善法的具足。”当存在这样时，尊者尼干陀们的记说：“凡这个人感受任何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全都因以前所

作。像这样，以苦行而有旧业的破坏；以不作新业而未来无流漏；以未来无流漏而有业的灭尽；以业的灭尽有苦的灭尽；以苦的灭尽有受的灭尽；以受的灭尽必将有一切苦的被除尽。”是不适当的。

尼干陀贤友们！如果你们知道：“我们以前存在、不存在。”如果你们知道：“我们以前作恶业；非不作。”如果你们知道：“我们以前做如此、如此的恶业。”如果你们知道：“这么多苦已灭尽，这么多苦应该被灭尽，当这么多苦被灭尽时，一切苦将被灭尽。”如果你们知道：“在当生中有不善法的舍断、善法的具足。”当存在这样时，尊者尼干陀们的记说：“凡这个人感受任何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全都因以前所作。像这样，以苦行而有旧业的破坏；以不作新业而未来无流漏；以未来无流漏而有业的灭尽；以业的灭尽有苦的灭尽；以苦的灭尽有受的灭尽；以受的灭尽必将有一切苦的被除尽。”是适当的。

尼干陀贤友们！犹如男子如果被涂有厚厚毒药的箭射穿，他因为箭的刺穿而会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他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会雇用箭医，他的那位箭医会以刀切开伤口，他因为被刀切开伤口而会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那位箭医会以探针为他探寻箭，他因为被探针探寻箭而会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那位箭医会为他拔除箭，他因为拔除箭而会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那位箭医会为他在伤口上运用炭火除毒，他因为在伤口上运用炭火除毒而会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后来，以伤口治

愈、皮肤长出来，他会成为无病的、快乐的、独立的、自己能控制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他这么想：“我之前被涂有厚厚毒药的箭射穿，我因为箭的刺穿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我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雇用箭医，我的那位箭医以刀切开伤口，我因为被刀切开伤口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那位箭医以探针为我探寻箭，我因为被探针探寻箭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那位箭医为我拔除箭，我因为拔除箭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那位箭医为我在伤口上运用炭火除毒，我因为在伤口上运用炭火除毒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后来，以伤口治愈、皮肤长出来，我成为无病的、快乐的、独立的、自己能控制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同样的，尼干陀贤友们！如果你们知道：“我们以前存在、不存在。”如果你们知道：“我们以前作恶业；非不作。”如果你们知道：“我们以前做如此、如此的恶业。”如果你们知道：“这么多苦已灭尽，这么多苦应该被灭尽，当这么多苦被灭尽时，一切苦将被灭尽。”如果你们知道：“在当生中有不善法的舍断、善法的具足。”当存在这样时，尊者尼干陀们的记说：“凡这个人感受任何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全都因以前所作。像这样，以苦行而有旧业的破坏；以不作新业而未来无流漏；以未来无流漏而有业的灭尽；以业的灭尽有苦的灭尽；以苦的灭尽有受的灭尽；以受的灭尽必将有一切苦的被除尽。”是适当的。

尼干陀贤友们！因为你们不知道：“我们以前存在、不存在。”你

们不知道：“我们以前作恶业；非不作。”你们不知道：“我们以前做如此、如此的恶业。”你们不知道：“这么多苦已灭尽，这么多苦应该被灭尽，当这么多苦被灭尽时，一切苦将被灭尽。”你们不知道：“在当生中有不善法的舍断、善法的具足。”因此，尊者尼干陀们的记说：“凡这个人感受任何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全都因以前所作。像这样，以苦行而有旧业的破坏；以不作新业而未来无流漏；以未来无流漏而有业的灭尽；以业的灭尽有苦的灭尽；以苦的灭尽有受的灭尽；以受的灭尽必将有一切苦的被除尽。”是不适当的。’

比丘们！当这么说时，那些尼干陀们对我这么说：

“贤友！尼干陀自称是一切智者、一切见者、无残留智见者：‘当我行走时、站立时、睡时、醒时，常持续地现起智见。’他这么说：‘尼干陀贤友们！有你们以前所作的恶业，你们要以这辛辣的苦行灭尽它。而凡在这里、现在，以身、语、意防护者，则是未来恶业的不作。像这样，以苦行而有旧业的破坏；以不作新业而未来无流漏；以未来无流漏而有业的灭尽；以业的灭尽有苦的灭尽；以苦的灭尽有受的灭尽；以受的灭尽必将有一切苦的被除尽。’而我们喜欢、接受这个（说法），因为那样，我们是悦意的。”

比丘们！当这么说时，我对那些尼干陀们这么说：

“尼干陀贤友们！这五法在当生中有两种结果，哪五个呢？信、爱好、口传、理论的深思、沉思后接受之见解，尼干陀贤友们！这五法在当生中有两种果报。这里，尼干陀尊者们对说过去大师的信是哪一种呢？爱好是哪一种呢？口传是哪一种呢？理论的深思是哪一种

呢？沉思后接受之见解是哪一种呢？”比丘们！我没看见在尼干陀中有任何如法的特别之说。

再者，比丘们！我对那些尼干陀们这么说：

“尼干陀贤友们！你们怎么想：当你们有激烈行动与激烈勤奋时，那时，你们以激烈行动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但当你们没有激烈行动与激烈勤奋时，那时，你们不以激烈行动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吗？”

“乔达摩贤友！当我们有激烈行动与激烈勤奋时，那时，我们以激烈行动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但当我们没有激烈行动与激烈勤奋时，那时，我们不以激烈行动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

“尼干陀贤友们！像这样，当你们有激烈行动与激烈勤奋时，那时，你们以激烈行动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但当你们没有激烈行动与激烈勤奋时，那时，你们不以激烈行动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当存在这样时，尊者尼干陀们的记说：‘凡这个人感受任何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全都因以前所作。像这样，以苦行而有旧业的破坏；以不作新业而未来无流漏；以未来无流漏而有业的灭尽；以业的灭尽有苦的灭尽；以苦的灭尽有受的灭尽；以受的灭尽必将有一切苦的被除尽。’是不适当的。

尼干陀贤友们！如果当你们有激烈行动与激烈勤奋时，那时，你们不会以激烈行动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

但当你们没有激烈行动与激烈勤奋时，那时，你们会以（没有）激烈行动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当存在这样时，尊者尼干陀们的记说：‘凡这个人感受任何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全都因以前所作。像这样，以苦行而有旧业的破坏；以不作新业而未来无流漏；以未来无流漏而有业的灭尽；以业的灭尽有苦的灭尽；以苦的灭尽有受的灭尽；以受的灭尽必将有一切苦的被除尽。’是适当的。

但，尼干陀贤友们！因为当你们有激烈行动与激烈勤奋时，那时，你们会以激烈行动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但当你们没有激烈行动与激烈勤奋时，那时，你们不会以激烈行动而感受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你们只以那些自己的行动感受着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以无明、无智、迷妄而错误地认同：‘凡这个人感受任何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全都因以前所作。像这样，以苦行而有旧业的破坏；以不作新业而未来无流漏；以未来无流漏而有业的灭尽；以业的灭尽有苦的灭尽；以苦的灭尽有受的灭尽；以受的灭尽必将有一切苦的被除尽。’比丘们！我没看见在尼干陀中有任何如法的特别之说。

再者，比丘们！我对那些尼干陀们这么说：

‘尼干陀贤友们！你们怎么想：这里，凡在当生中应该被感受的业，它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来世应该被感受的吗？’

‘不，贤友！’

‘尼干陀贤友们！你们怎么想：而，这里，凡来世应该被感受的

业，它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在当生中应该被感受的吗？’

‘不，贤友!’

‘尼干陀贤友们！你们怎么想：这里，凡应该被感受为乐的业，它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应该被感受为苦的吗？’

‘不，贤友!’

‘尼干陀贤友们！你们怎么想：而，这里，凡应该被感受为苦的业，它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应该被感受为乐的吗？’

‘不，贤友!’

‘尼干陀贤友们！你们怎么想：这里，凡已成熟应该被感受的业，它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未成熟应该被感受的吗？’

‘不，贤友!’

‘尼干陀贤友们！你们怎么想：而，这里，凡未成熟应该被感受的业，它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已成熟应该被感受的吗？’

‘不，贤友!’

‘尼干陀贤友们！你们怎么想：这里，凡应该被多感受的业，它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应该被少感受的吗？’

‘不，贤友!’

‘尼干陀贤友们！你们怎么想：而，这里，凡应该被少感受的业，它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应该被多感受的吗？’

‘不，贤友!’

‘尼干陀贤友们！你们怎么想：这里，凡应该被感受的业，它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应该不被感受的吗？’

‘不，贤友!’

‘尼干陀贤友们！你们怎么想：而，这里，凡应该不被感受的业，它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应该被感受的吗？’

‘不，贤友!’

‘尼干陀贤友们！像这样，这里，凡在当生中应该被感受的业，它不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来世应该被感受的；而，这里，凡来世应该被感受的业，它不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在当生中应该被感受的。这里，凡应该被感受为乐的业，它不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应该被感受为苦的；这里，凡应该被感受为苦的业，它不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应该被感受为乐的。这里，凡已成熟应该被感受的业，它不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未成熟应该被感受的；这里，凡未成熟应该被感受的业，它不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已成熟应该被感受的。这里，凡应该被多感受的业，它不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应该被少感受的；这里，凡应该被少感受的业，它不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应该被多感受的。这里，凡应该被感受的业，它不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应该不被感受的；这里，凡应该不被感受的业，它不可能以行动或勤奋成为应该被感受的。当存在这样时，尊者尼干陀们的行动是无结果的，勤奋是无结果的。’

比丘们！尼干陀们是这么说者。比丘们！对这么说的尼干陀们而言，有十种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以前所作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以前确实作了恶业，因为他们现在感受这样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

的、辛辣的感受。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主宰者的创造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确实被邪恶的主宰者创造，因为他们现在感受这样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自然环境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确实有恶自然环境者，因为他们现在感受这样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出身阶级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确实是恶出身阶级者，因为他们现在感受这样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当生行动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确实是这样（恶的）当生行动者，因为他们现在感受这样突然来袭的、苦的、激烈的、辛辣的感受。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以前所作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应该被呵责，如果众生不因为以前所作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仍）应该被呵责。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主宰者的创造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应该被呵责，如果众生不因为主宰者的创造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仍）应该被呵责。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自然环境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应该被呵责，如果众生不因为自然环境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仍）应该被呵责。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出身阶级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应该被呵责，如果众生不因为出身阶级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仍）应该被呵责。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当生行动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应该被呵责，如果众生不因为当生行动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尼干陀们（仍）应该被呵责。

比丘们！尼干陀们是这么说者。比丘们！对这么说的尼干陀们而言，有这十种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呵责处。比丘们！这样，行动是无结果的，勤奋是无结果的。

而，比丘们！如何是行动有结果的，勤奋有结果的呢？比丘们！这里，比丘不这么被征服，不以苦征服自己，不永远舍弃如法的乐，也不在乐上入迷，他这么了知：‘当行勤奋时，我的这个苦因以行的勤奋而褪去；当旁观时，我的这个苦因在修习平静时褪去。’在那里，他对那在行勤奋时以行的勤奋而褪去的苦因行勤奋；又，在那里，他对那在旁观与修习平静时褪去的苦因修习平静。当他行勤奋时，这样那样的苦因以行的勤奋而褪去，这样，那苦被除尽；当他旁观时，这样那样的苦因在修习平静时褪去，这样，那苦被除尽。

比丘们！犹如男子对女子染着而心被激烈的欲与强烈的期待结缚，如果他看见那位女子与其他男子一起站立、共语、哄笑、共笑，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那位男子看见那位女子与其他男子一起站立、共语、哄笑、共笑后，是否会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呢？”

“是的，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那位男子对那位女

子染着而心被激烈的欲与强烈的期待结缚，因此，看见那位女子与其他男子一起站立、共语、哄笑、共笑后，会生起愁、悲、苦、忧、绝望。”

“比丘们！那时，那位男子这么想：‘我对那位女子染着而心被激烈的欲与强烈的期待结缚，我看见那位女子与其他男子一起站立、共语、哄笑、共笑后，生起愁、悲、苦、忧、绝望，让我舍断对那位女子的欲贪。’他会舍断对那位女子的欲贪。如果他（再）看见那位女子与其他男子一起站立、共语、哄笑、共笑，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那位男子看见那位女子与其他男子一起站立、共语、哄笑、共笑后，是否会生起愁、悲、苦、忧、绝望呢？”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那位男子对那位女子离贪，因此，看见那位女子与其他男子一起站立、共语、哄笑、共笑后，不会生起愁、悲、苦、忧、绝望。”

“同样的，比丘们！比丘不这么被征服，不以苦征服自己，不永远舍弃如法的乐，也不在乐上入迷，他这么了知：‘当行勤奋时，我的这个苦因以行的勤奋而褪去；当旁观时，我的这个苦因在修习平静时褪去。’在那里，他对那在行勤奋时以行的勤奋而褪去的苦因行勤奋；又，在那里，他对那在旁观与修习平静时褪去的苦因修习平静。当他行勤奋时，这样那样的苦因以行的勤奋而褪去，这样，那苦被除尽；当他旁观时，这样那样的苦因在修习平静时褪去，这样，那苦被除尽。比丘们！这样是行动有结果的，勤奋有结果的。

再者，比丘们！比丘像这样深虑：‘当住于如（自己想要的）乐

时，我的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但，当对自己以苦勤奋时，我的不善法衰退，善法增长，让我对自己以苦勤奋。’他对自己以苦勤奋。当对自己以苦勤奋时，他的不善法衰退，善法增长。过些时候，他对自己不以苦勤奋，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比丘为了对自己以苦勤奋的目的已完成，因此，过些时候，他对自己不以苦勤奋。

比丘们！犹如作箭者在二火把间烧烤箭杆，使之变直与适合作业，比丘们！当作箭者的箭杆在二火把间烧烤，使之变直与适合作业，过些时候，作箭者不在二火把间烧烤箭杆使之变直与适合作业，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作箭者为了在二火把间烧烤箭杆，使之变直与适合作业的目的已完成，因此，过些时候，作箭者不在二火把间烧烤箭杆使之变直与适合作业。同样的，比丘们！比丘像这样深虑：‘当住于如（自己想要的）乐时，我的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但，当对自己以苦勤奋时，我的不善法衰退，善法增长，让我对自己以苦勤奋。’他对自己以苦勤奋。当对自己以苦勤奋时，他的不善法衰退，善法增长。过些时候，他对自己不以苦勤奋，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比丘为了对自己以苦勤奋的目的已完成，因此，过些时候，他对自己不以苦勤奋。比丘们！这样是行动有结果的，勤奋有结果的。

再者，比丘们！这里，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

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屋主、屋主之子或在其它族姓中出生者听闻那个法；听闻那个法后，于如来处获得信；由于具备那获得的信，他像这样深虑：‘居家生活是障碍，是尘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过些时候，他舍断少量的财富聚集或舍断大量的财富聚集后；舍断少量的亲属圈或舍断大量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当这样出家时，他进入比丘的生活规定：舍断杀生后，他是离杀生者，他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舍断未给予而取后，他是离未给予而取者、给予而取者、只期待给予物者，以不盗取而自我住于清净。舍断非梵行后，他是梵行者，远离俗法而住，已离淫欲。舍断妄语后，他是离妄语者、真实语者、紧随真实者、能信赖者、应该信赖者、对世间无诈欺者。舍断离间语后，他是离离间语者：他从这里听到后，不为了对这些人离间而在那里说，或者，他从那里听到后，不为了对那些人离间而在这里说，像这样，他是分裂的调解者、和谐的散播者、乐于和合者、爱好和合者、喜欢和合者、作和合之言说者。舍断粗恶语后，他是离粗恶语者，他以柔和的言语：悦耳的、可爱的、动心的、优雅的、众人所爱的、众人可意的，像那样的言语与人说话。舍断杂秽语后，他是离杂秽语者：他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处之说者，合法之说者、合律之说者；他以适当时机说有价值、有理由、

有节制、具有利益的话。他是离破坏种子类、草木类者，停止晚上吃食物、非时食的一日一食者，是离跳舞、歌曲、音乐、看戏者，是离花环之配戴、芳香之庄严、涂抹物之打扮状态者，是离高床、大床者，是离领受金银者，是离领受生谷者，是离领受生肉者，是离领受女子、少女者，是离领受男奴仆、女奴仆者，是离领受山羊与羊者，是离领受鸡与猪者，是离领受象、牛、马、骡马者，是离领受田与地者，是离从事差使、遣使者，是离买卖者，是离在秤重上欺瞒、伪造货币、度量欺诈者，是离贿赂、欺瞒、诈欺、不实者，是离割截、杀害、捕缚、抢夺、掠夺、暴力者。

他是已知足者：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犹如鸟不论以翼飞到何处，只有翼的负荷而飞。同样的，比丘是已知足者：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不论出发到何处，他只拿（这些）出发。已具备这圣戒蕴，他自身内感受无过失的安乐。

他以眼见色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眼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眼根，在眼根上达到自制；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鼻闻气味后，……（中略）以舌尝味道后，……（中略）以身触所触后，……（中略）以意识法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意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他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意根，在意根上达到自制。已具备这圣根自制，他自身内感受不受害的安乐。

他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前视、后视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肢体）曲伸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穿）衣、持钵与大衣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大小便动作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时是正知于行为者。

已具备这圣戒蕴，已具备这圣知足，已具备这圣根自制，已具备这圣正念与正知，他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他舍断对世间的贪婪，以离贪婪心而住，使心从贪婪中清净。舍断恶意与瞋后，住于无瞋恚心、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使心从恶意与瞋怒中清净。舍断惛沉睡眠后，住于离惛沉睡眠、有光明想、正念、正知，使心从惛沉睡眠中清净。舍断掉举后悔后，住于不掉举、自身内心寂静，使心从掉举后悔中清净。舍断疑惑后，住于脱离疑惑、在善法上无疑，使心从疑惑中清净。

他舍断这些心的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比丘们！这样是行动有结果的，勤奋有结果的。

再者，比丘们！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比丘们！这样是行动有结果的，勤奋有结果的。

再者，比丘们！比丘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

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比丘们！这样是行动有结果的，勤奋有结果的。

再者，比丘们！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比丘们！这样是行动有结果的，勤奋有结果的。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比丘们！这样是行动有结果的，勤奋有结果的。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

见与持正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已被往生到善趣、天界。’这样，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比丘们！这样是行动有结果的，勤奋有结果的。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了知：‘这些是烦恼。’如实了知：‘这是烦恼集。’如实了知：‘这是烦恼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比丘们！这样是行动有结果的，勤奋有结果的。

比丘们！如来是这么说者。比丘们！对这么说的如来而言，有十种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称赞处。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以前所作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以前确实作了善业，因为他现在感受这样无烦恼之乐的感受。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主宰者的创造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确实被善的主宰者创造，因为他现在感受这样无烦恼之乐的感受。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自然环境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确实有善的自然环境者，因为他现在感受这样无烦恼之乐的感受。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出身阶级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确实是善出身阶级者，因为他现在感受这样无烦恼之乐的感受。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当生行动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确实是善的当生行动者，因为他现在感受这样无烦恼之乐的感受。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以前所作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应该被称赞；如果众生不因为以前所作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仍）应该被称赞。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主宰者的创造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应该被称赞，如果众生不因为主宰者的创造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仍）应该被称赞。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自然环境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应该被称赞，如果众生不因为自然环境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仍）应该被称赞。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出身阶级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应该被称赞，如果众生不因为出身阶级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仍）应该被称赞。

比丘们！如果众生因为当生行动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应该被称赞，如果众生不因为当生行动而感受苦乐，比丘们！如来（仍）应该被称赞。

比丘们！如来是这么说者。比丘们！对这么说的如来而言，有这十种如法的种种说来到应该被称赞处。”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天臂经第一终了。

102、五三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属于未来时间的、未来随见者，他们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是有想的，死后无病。’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是无想的，死后无病。’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是既无想也非无想的，死后无病。’或安立：存在众生（死后）的断灭、消失、无有，或一些宣称当生涅盘，像这样，他们或安立死后无病的真我存在，或安立存在众生（死后）的断灭、消失、无有，或一些宣称当生涅盘，像这样，有了这五个后，成为三个；有了三个后，成为五个，这是五三（经）的总说。

比丘们！在这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者，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有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无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有色且无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既非有色且非无

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单一想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种种想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少想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无量想的，或一些超越这个，宣称识遍、无量、不动。

比丘们！如来证知此：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者，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有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无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有色且无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既非有色且非无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单一想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种种想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少想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无量想的，或一些宣称‘什么都没有’、无量、不动的无所有处，该处被告知是属于这些想中遍净的、最高的、第一的、无上的，不论是有色的想，或无色的想，或单一想，或种种想，那是有为的、粗的，但，有行的灭，像这样，知道：‘有这个。’后，如来成为那个的出离之看见者而超越那个。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者，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有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无色的，或那

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有色且无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既非有色且非无色的，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者，（这）一些（沙门、婆罗门）呵责他们，那是什么原因呢？（他们说：）‘想是有病的，想是肿瘤，想是箭，（但，）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无想。’

比丘们！如来证知此：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者，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有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无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有色且无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既非有色且非无色的，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如果这么说：‘除了色，除了受，除了想，除了行外，我要安立识的或来或去，或没或生，或成长或增长或扩展。’这是不可能的。那是有为的、粗的，但，有行的灭，像这样，知道：‘有这个。’后，如来成为那个的出离之看见者而超越那个。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既无想也非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者，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既无想也非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有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既无想也非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无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既无想也非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有色且无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既无想也非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既非有色且非无色的，比

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者；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者，（这）一些（沙门、婆罗门）呵责他们，那是什么原因呢？（他们说：）‘想是有病的，想是肿瘤，想是箭，无想是迷妄，（但，）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既无想也非无想（非想非非想）。’

比丘们！如来证知此：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既无想也非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者，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既无想也非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有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既无想也非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无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既无想也非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有色且无色的，或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既无想也非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为既非有色且非无色的，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以所见、所听、所觉知、所能了知的行量安立这个处的具足，比丘们！这被告知是这个处的具足之灾厄，比丘们！因为这个处被告知是不能被行等至达到，比丘们！这个处被告知是应该被残留行等至到达。那是有为的、粗的，但，有行的灭，像这样，知道：‘有这个。’后，如来成为那个的出离之看见者而超越那个。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存在众生（死后）的断灭、消失、无有者，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安立有想、死后无病的真我者，（这）一些（沙门、婆罗门）呵责他们；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者，（这）一些（沙门、婆罗门）呵责他们；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立既无想也

非无想、死后无病的真我者，（这）一些（沙门、婆罗门）呵责他们，那是什么原因呢？这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全都高声地宣说执持：‘像这样，我们死后将存在；我们死后将存在。’犹如当所谓的商人走到买卖处时，这么想：‘从现在起，这个将是我的；以这个，我将得到那个。’同样的，这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如商人般想弄清楚：‘像这样，我们死后将存在；我们死后将存在。’

比丘们！如来证知此：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安存在众生（死后）的断灭、消失、无有者，他们以害怕有身、厌忌有身而就有身绕着跑、随着转，犹如被皮带圈绑的狗，被拴在坚固的标桩或柱子上，它只能就那标桩或柱子绕着跑、随着转。同样的，这些沙门、婆罗门尊师以害怕有身、厌忌有身而就有身绕着跑、随着转。那是有为的、粗的，但，有行的灭，像这样，知道：‘有这个。’后，如来成为那个的出离之看见者而超越那个。

比丘们！凡任何沙门或婆罗门是属于未来时间的、未来随见者，他们宣称关于未来种种胜解足迹，全都就这五处宣称，或是其中之一。

比丘们！有一些沙门、婆罗门是属于过去时间的、过去随见者，他们宣称关于过去种种胜解足迹：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非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恒常的且非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既非恒常的也非非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有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有边且无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既非有边且非无边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单一想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种种想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少想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无量想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一向乐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一向苦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乐且苦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像这样，一些宣称：‘真我与世间是不苦不乐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真我与世界是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者，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沉思后接受之见解外，‘他们将有各自清净、净化的智。’这是不可能的，比丘们！但，他们没有清净、净化的智，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在那里净化部分小量的智，也被告知是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的取着。那是有为的、粗的，但，有行的灭，像这样，知道：‘有这个。’后，如来成为那个的出离之看见者而超越那个。

比丘们！在那里，凡那些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这么见者：‘真我与世间是非恒常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者，……（中

略）真我与世间是恒常的且非恒常的……真我与世间是既非恒常的也非非恒常的……真我与世间是有边的……真我与世间是有边且无边的……真我与世间是既非有边且非无边的……真我与世间是单一想的……真我与世间是种种想的……真我与世间是少想的……真我与世间是无量想的……真我与世间是一向乐的……真我与世间是一向苦的……真我与世间是乐且苦的……‘真我与世间是不苦不乐的，这才正确，其它都错。’除了就从信（某人），除了从（个人的）爱好，除了从口传，除了从理论的深思，除了从沉思后接受之见解外，‘他们将有各自清净、净化的智。’这是不可能的，比丘们！但，他们没有清净、净化的智，即使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在那里净化部分小量的智，也被告知是那些沙门、婆罗门尊师的取着。那是有为的、粗的，但，有行的灭，像这样，知道：‘有这个。’后，如来成为那个的出离之看见者而超越那个。

比丘们！这里，一些沙门或婆罗门以过去随见的断念、未来随见的断念、一切欲结的不住着，进入后住于独居的喜（而想）：‘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我进入后住于独居的喜。’他的那独居的喜被灭，当独居的喜灭时，生起忧；当忧灭时，生起独居的喜，比丘们！犹如阳光充满则影子消失；影子充满则阳光消失，同样的，比丘们！当独居的喜灭时，生起忧；当忧灭时，生起独居的喜。

比丘们！如来证知此：这位沙门或婆罗门尊师以过去随见的断念、未来随见的断念、一切欲结的不住着，进入后住于独居的喜中（而想）：‘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我进入后住于独居的喜

中。’他的独居的喜被灭，当独居的喜灭时，生起忧；当忧灭时，生起独居的喜。那是有为的、粗的，但，有行的灭，像这样，知道：‘有这个。’后，如来成为那个的出离之看见者而超越那个。

比丘们！这里，一些沙门或婆罗门以过去随见的断念、未来随见的断念、一切欲结的不住着、超越独居的喜，进入后住于精神的乐（而想）：‘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我进入后住于精神的乐。’他的那精神的乐被灭，当精神的乐灭时，生起独居的喜；当独居的喜灭时，生起精神的乐，比丘们！犹如阳光充满则影子消失；影子充满则阳光消失，同样的，比丘们！当精神的乐灭时，生起独居的喜；当独居的喜灭时，生起精神的乐。

比丘们！如来证知此：这位沙门或婆罗门尊师以过去随见的断念、未来随见的断念、一切欲结的不住着、超越独居的喜，进入后住于精神的乐（而想）：‘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我进入后住于精神的乐。’他的那精神的乐被灭，当精神的乐灭时，生起独居的喜；当独居的喜灭时，生起精神的乐。那是有为的、粗的，但，有行的灭，像这样，知道：‘有这个。’后，如来成为那个的出离之看见者而超越那个。

比丘们！这里，一些沙门或婆罗门以过去随见的断念、未来随见的断念、一切欲结的不住着、超越独居的喜、超越精神的乐，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受（而想）：‘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我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受。’他的那不苦不乐受被灭，当不苦不乐受灭时，生起精神的乐；当精神的乐灭时，生起不苦不乐受，比丘们！犹如阳光

充满则影子消失；影子充满则阳光消失，同样的，比丘们！当不苦不乐受灭时，生起精神的乐；当精神的乐灭时，生起不苦不乐受。

比丘们！如来证知此：这位沙门或婆罗门尊师以过去随见的断念、未来随见的断念、一切欲结的不住着、超越独居的喜、超越精神的乐，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受（而想）：‘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我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受。’他的那不苦不乐受被灭，当不苦不乐受灭时，生起精神的乐；当精神的乐灭时，生起不苦不乐受。那是有为的、粗的，但，有行的灭，像这样，知道：‘有这个。’后，如来成为那个的出离之看见者而超越那个。

比丘们！这里，一些沙门或婆罗门以过去随见的断念、未来随见的断念、一切欲结的不住着、超越独居的喜、超越精神的乐、超越不苦不乐受，他认为：‘我是寂静者，我是已达涅盘者，我是无执取者。’

比丘们！如来证知此：这位沙门或婆罗门尊师以过去随见的断念、未来随见的断念、一切欲结的不住着、超越独居的喜、超越精神的乐、超越不苦不乐受，他认为：‘我是寂静者，我是已达涅盘者，我是无执取者。’确实，这位尊者宣说相应于涅盘的道迹，然而，这位沙门或婆罗门尊师当执取时，他执取过去随见，或，当执取时，他执取未来随见，或，当执取时，他执取欲结，或，当执取时，他执取独居的喜，或，当执取时，他执取精神的乐，或，当执取时，他执取不苦不乐受，凡这位尊者认为：‘我是寂静者，我是已达涅盘者，我是无执取者。’者，那也被告知是这位些沙门、婆罗门尊师的取着。

那是有为的、粗的，但，有行的灭，像这样，知道：‘有这个。’后，如来成为那个的出离之看见者而超越那个。

比丘们！但，这无上寂静殊胜足迹被如来现正觉，即：如实知六触处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后，经由不执取之解脱。”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五三经第二终了。

103、如何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逼西那拉的玻里哈勒那丛林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你们对我如何想：沙门乔达摩为了衣服而教导法，或，沙门乔达摩为了施食而教导法，或，沙门乔达摩为了住处而教导法，或，沙门乔达摩为了如是有无而教导法吗？”

“大德！我们对世尊不这么想：沙门乔达摩为了衣服而教导法，或，沙门乔达摩为了施食而教导法，或，沙门乔达摩为了住处而教导法，或，沙门乔达摩为了如是有无而教导法。”

“比丘们！你们对我不这么想：沙门乔达摩为了衣服而教导法，……（中略）沙门乔达摩为了如是有无而教导法，比丘们！你们

对我如何想呢？”

“大德！我们对世尊这么想：世尊是怜悯者、恩人，世尊出自怜悯而教导法。”

“比丘们！你们确实对我这么想：世尊是怜悯者、恩人，世尊出自怜悯而教导法。

比丘们！因此，在这里，凡被我证知后教导你们的法，即：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在那里，你们应该全都和合、和好、无诤地学。比丘们！当和合、和好、无诤地学时，两位比丘在增上法上可能有异说，在那里，如果你们这么想：‘这些尊者的义理不同、辞句不同。’在那里，你们应该去见你们认为比较容易说服的那位比丘后，应该这么说：‘尊者们的义理不同、辞句不同，尊者们！请你们理解它：以这样（的原因）而义理不同、辞句不同，尊者们！请你们不要来到诤论。’而属于另一方在一起成一派的比丘们中，你们应该去见你们认为比较容易说服的那位比丘后，应该这么说：‘尊者们的义理不同、辞句不同，尊者们！请你们理解它：以这样（的原因）而义理不同、辞句不同，尊者们！请你们不要来到诤论。’像这样，错误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错误的把握；正确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正确的把握，错误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错误的把握；正确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正确的把握后，凡法、凡律者，应该被说。

在那里，如果你们这么想：‘这些尊者的义理不同、辞句相合。’在那里，你们应该去见你们认为比较容易说服的那位比丘后，应该这

么说：‘尊者们的义理不同、辞句相合，尊者们！请你们理解它：以这样（的原因）而义理不同、辞句相合，尊者们！请你们不要来到诤论。’而属于另一方在一起成一派的比丘们中，你们应该去见你们认为比较容易说服的那位比丘后，应该这么说：‘尊者们的义理不同、辞句相合，尊者们！请你们理解它：以这样（的原因）而义理不同、辞句相合，尊者们！请你们不要来到诤论。’像这样，错误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错误的把握；正确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正确的把握，错误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错误的把握；正确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正确的把握后，凡法、凡律者，应该被说。

在那里，如果你们这么想：‘这些尊者的义理相合、辞句不同。’在那里，你们应该去见你们认为比较容易说服的那位比丘后，应该这么说：‘尊者们的义理相合、辞句不同，尊者们！请你们理解它：以这样（的原因）而义理相合、辞句不同，但，这是小事，即：辞句，尊者们！请你们不要在小事上来到诤论。’而属于另一方在一起成一派的比丘们中，你们应该去见你们认为比较容易说服的那位比丘后，应该这么说：‘尊者们的义理相合、辞句不同，尊者们！请你们理解它：以这样（的原因）而义理相合、辞句不同，但，这是小事，即：辞句，尊者们！请你们不要在小事上来到诤论。’像这样，错误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错误的把握；正确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正确的把握，错误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错误的把握；正确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正确的把握后，凡法、凡律者，应该被说。

在那里，如果你们这么想：‘这些尊者的义理相合、辞句相合。’

在那里，你们应该去见你们认为比较容易说服的那位比丘后，应该这么说：‘尊者们的义理相合、辞句相合，尊者们！请你们理解它：以这样（的原因）而义理相合、辞句相合，尊者们！请你们不要来到诤论。’而属于另一方在一起成一派的比丘们中，你们应该去见你们认为比较容易说服的那位比丘后，应该这么说：‘尊者们的义理相合、辞句相合，尊者们！请你们理解它：以这样（的原因）而义理相合、辞句相合，尊者们！请你们不要来到诤论。’像这样，正确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正确的把握；正确的把握应该被忆持为正确的把握后，凡法、凡律者，应该被说。

比丘们！当你们和合、和好、无诤地学时，可能有某位比丘的犯戒、违犯，比丘们！在那里，你们不应该急忙地举罪，个人应该考察：‘像这样，将有我的无伤害，以及对方个人的无恼害，因为对方个人是不易怒者、不怨恨者、不固执见者、易舍离者，而我能使这个人从不善中出罪，使他在善上建立。’比丘们！如果这么想，那是说话的时机。

又，比丘们！如果这么想：‘将有我的无伤害，以及对方个人的恼害，因为对方个人是易怒者、怨恨者、不固执见者、易舍离者，而我能使这个人从不善中出罪，使他在善上建立，但，这是小事，即：对方个人的易怒、怨恨，而这较大：我能使这个人从不善中出罪，使他在善上建立。’比丘们！如果这么想，那是说话的时机。

又，比丘们！如果这么想：‘将有我的伤害，以及对方个人的无恼害，因为对方个人是不易怒者、不怨恨者、固执见者、难舍离者，

而我能使这个人从不善中出罪，使他在善上建立，但，这是小事，即：我的伤害，而这较大：我能使这个人从不善中出罪，使他在善上建立。’比丘们！如果这么想，那是说话的时机。

又，比丘们！如果这么想：‘将有我的伤害，以及对方个人的恼害，因为对方个人是易怒者、怨恨者、固执见者、难舍离者，而我能使这个人从不善中出罪，使他在善上建立，但，这是小事，即：将有我的伤害，以及对方个人的恼害，而这较大：我能使这个人从不善中出罪，使他在善上建立。’比丘们！如果这么想，那是说话的时机。

又，比丘们！如果这么想：‘将有我的伤害，以及对方个人的恼害，因为对方个人是易怒者、怨恨者、固执见者、难舍离者，而我不能使这个人从不善中出罪，使他在善上建立。’比丘们！对于像这样的个人，不应该轻蔑平静。

比丘们！当你们和合、和好、无诤地学时，可能生起某位比丘的言语摩擦、见的固持、心的瞋害、不高兴、不满足，在那里，属于在一起成一派的比丘们中，你们应该去见你们认为比较容易说服的那位比丘后，应该这么说：‘贤友！当我们和合、和好、无诤地学时，已生起某位比丘的言语摩擦、见的固持、心的瞋害、不高兴、不满足，当沙门知道时，他会呵责这个吗？’比丘们！当正确回答时，比丘会这么回答：‘贤友！当我们和合、和好、无诤地学时，已生起某位比丘的言语摩擦、见的固持、心的瞋害、不高兴、不满足，当沙门知道时，他会呵责这个。’‘贤友！不舍断此法，能作证涅盘（吗）？’比丘们！当正确回答时，比丘会这么回答：‘贤友！不舍断此法，不能

作证涅盘。’

而属于另一方在一起成一派的比丘们中，你们应该去见你们认为比较容易说服的那位比丘后，应该这么说：‘贤友！当我们和合、和好、无诤地学时，已生起某位比丘的言语摩擦、见的固持、心的瞋害、不高兴、不满足，当沙门知道时，他会呵责这个吗？’比丘们！当正确回答时，比丘会这么回答：‘贤友！当我们和合、和好、无诤地学时，已生起某位比丘的言语摩擦、见的固持、心的瞋害、不高兴、不满足，当沙门知道时，他会呵责这个。’‘贤友！不舍断此法，能作证涅盘（吗）？’比丘们！当正确回答时，比丘会这么回答：‘贤友！不舍断此法，不能作证涅盘。’

比丘们！如果其他人这么问那位比丘：‘尊者使那些比丘从不善中出罪，使他在善上建立吗？’比丘们！当正确回答时，比丘会这么回答：‘贤友们！这里，我去见世尊，世尊教导我那个法，我听闻那个法后，对那些比丘说，那些比丘听闻那个法后，从不善中出罪，在善上建立。’比丘们！当这么回答时，比丘既没赞扬自己，也没轻蔑他人，他法、随法地回答了，而任何如法的种种说不来到应该被呵责处。”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如何经第三终了。

104、沙幺村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释迦族的沙幺村。

当时，尼干陀若提子刚死在波婆城。他的死，尼干陀破裂为二，发生争论、争吵，走向争端，他们将住于彼此以舌锋互刺：

“你不了知这法、律，我了知这法、律；你了知这法、律什么！你是邪行者，我是正行者；我的是一致的，你的是不一致的：应该先说的而后说，应该后说的而先说；一直以来你所熟练的是颠倒的；你的理论已被论破，去救理论；你已被折伏，请你拆解，如果你能。”

在尼干陀若提子中似乎只存在打杀，尼干陀若提子的白衣在家人弟子对尼干陀若提子厌恶、沮丧、失望，一如对那恶说、恶教导、不出离、不导向寂静、不被正自觉者教导、坏掉的塔庙、无归依所的法、律。

那时，在波婆城过雨季的沙弥纯陀到沙幺村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向尊者阿难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沙弥纯陀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大德！尼干陀若提子刚死在波婆城。他的死，尼干陀破裂为二，……（中略）坏掉的塔庙、无归依所的法、律。”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沙弥纯陀这么说：

“纯陀贤友！这是一个应该去见世尊的谈论主题，来！纯陀贤友！让我们去见世尊。抵达后，告诉世尊这件事。”

“是的，大德!”纯陀沙弥回答尊者阿难。

那时，尊者阿难与纯陀沙弥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

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位纯陀沙弥对我这么说：‘大德！尼干陀若提子刚死在波婆城。他的死，尼干陀破裂为二，……（中略）坏掉的塔庙、无归依所的法、律。’大德！我这么想：‘不要世尊死后僧团中生起诤论，那种诤论会对许多人不利、对许多人不乐，对许多天与人无利益、不利、苦。’”

“阿难！你怎么想：凡被我证知后教导你们的法，即：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阿难！你看见有两位比丘对这些法有异说吗？”

“大德！凡被世尊证知后教导我的法，即：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支圣道，我没看见有两位比丘对这些法有异说，但，大德！有个人住于对世尊顺从者，世尊死后在僧团中会对极严格的生活法或增上巴帝摩卡生起诤论，那种诤论会对许多人不利，对许多人不乐，对许多天与人无利益、不利、苦。”

“阿难！那对极严格的生活法或增上巴帝摩卡的诤论是小事，阿难！在僧团中对道或道迹的诤论会生起，那种诤论会对许多人不利，对许多人不乐，对许多天与人无利益、不利、苦。

阿难！有六个诤论根，哪六个呢？阿难！这里，比丘是易愤怒者、怨恨者，阿难！凡那位比丘是易愤怒者、怨恨者，他住于对大师不尊重、不顺从，住于对法不尊重、不顺从，住于对僧团不尊重、不顺从，在学上不是全分行者，阿难！凡那位比丘住于对大师不尊重、不顺从，住于对法不尊重、不顺从，住于对僧团不尊重、不顺从，在

学上不是全分行者，他在僧团中生起诤论，那种诤论会对许多人不利，对许多人不乐，对许多天与人无利益、不利、苦。阿难！如果你们在内部或外部看见像这样的诤论根，阿难！在那里，你们应该努力舍断那恶诤论根，阿难！如果你们在内部或外部没看见像这样的诤论根，阿难！在那里，你们应该为了那恶诤论根未来的不流漏而实行，这样，这是对恶诤论根的舍断，这样，这是恶诤论根未来的不流漏。

再者，阿难！这里，比丘是藏恶者、欺瞒者，……（中略）嫉妒者、吝啬者……（中略）狡猾者、伪诈者……（中略）恶欲求者、邪见者……（中略）固执己见、倔强、难弃舍者，阿难！凡那位比丘是固执己见、倔强、难弃舍者，他住于对大师不尊重、不顺从，住于对法不尊重、不顺从，住于对僧团不尊重、不顺从，在学上不是全分行者，阿难！凡那位比丘住于对大师不尊重、不顺从，住于对法不尊重、不顺从，住于对僧团不尊重、不顺从，在学上不是全分行者，他在僧团中生起诤论，那种诤论会对许多人不利，对许多人不乐，对许多天与人无利益、不利、苦。阿难！如果你们在内部或外部看见像这样的诤论根，阿难！在那里，你们应该努力舍断那恶诤论根，阿难！如果你们在内部或外部没看见像这样的诤论根，阿难！在那里，你们应该为了那恶诤论根未来的不流漏而实行，这样，这是对恶诤论根的舍断，这样，这是恶诤论根未来的不流漏。

阿难！有这四种诤讼，哪四种呢？诤论的诤讼、责难的诤讼、犯戒的诤讼、行事的诤讼，阿难！这些是四种诤讼。又，阿难！为了止息、平息已生起的诤讼，有这七种诤讼的止息：应该给与面前毗尼、

应该给与忆念毗尼、应该给与不痴毗尼、自己承认所作的、多数决、觅罪相、草覆盖。

阿难！怎样是面前毗尼呢？阿难！这里，比丘们诤讼：‘这是法。’或‘这是非法。’或‘这是律。’或‘这是非律。’阿难！那些比丘应该全部和合地集合。集合后，法的指导者应该被抽出；法的指导者抽出后，诤讼应该依之而平息。阿难！这样是面前毗尼；这样，这里，以面前毗尼而有某些诤讼的平息。

阿难！怎样是多数决呢？阿难！这里，如果那些比丘不能够在他们的住处平息诤讼，阿难！那些比丘应该到更多比丘的住处，在那里，应该全部和合地集合。集合后，法的指导者应该被抽出；法的指导者抽出后，诤讼应该依之而平息。阿难！这样是多数决；这样，这里，以多数决而有某些诤讼的平息。

阿难！怎样是忆念毗尼呢？阿难！这里，比丘们责备比丘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尊者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吗？’他这么说：‘贤友们！我不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阿难！应该给与那位比丘忆念毗尼。阿难！这样是忆念毗尼；这样，这里，以忆念毗尼而有某些诤讼的平息。

阿难！怎样是不痴毗尼呢？阿难！这里，比丘们责备比丘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尊者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吗？’他这么说：‘贤友们！我不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尽管他解说，（他们继续）压迫：‘喂！尊者当然完全知道如果你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吗？’他

这么说：‘贤友们！我发疯了，心颠倒，由于发疯，我作了、说了许多非沙门应有的事，而我不记得，由于我疯了而做了那些。’阿难！应该给与那位比丘不痴毗尼。阿难！这样是不痴毗尼；这样，这里，以不痴毗尼而有某些诤讼的平息。

阿难！怎样是自己承认所作的呢？阿难！这里，比丘不论被呵责或不被呵责，想起犯罪，他揭开、使之清楚明白。阿难！比丘去见更资深的比丘后，整理衣服到一边肩膀，在（他的）足上礼拜，跪坐，合掌，应该这么说：‘大德！我犯了名叫这样的戒，我坦承它。’他这么说：‘你看见了吗？’‘是的，我看见了。’‘未来会自制吗？’‘我将自制。’阿难！这样是自己承认所作的；这样，这里，以自己承认所作的而有某些诤讼的平息。

阿难！怎样是觅罪相呢？阿难！这里，比丘责备（另一位）比丘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尊者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吗？’他这么说：‘贤友！我不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尽管他解说，（他继续）压迫：‘喂！尊者当然完全知道如果你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吗？’他这么说：‘贤友！我不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但，贤友！我记得像这样轻微犯戒。’尽管他解说，（他继续）压迫：‘喂！尊者当然完全知道如果你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吗？’他这么说：‘贤友！当没被问时，我自己承认这像这样轻微犯戒，当被问时，为何我不自己承认这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呢？’他这么说：‘贤友！当没被问时，你不自己承认这像

这样轻微犯戒，当被问时，为何你要自己承认这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呢？喂！尊者当然完全知道如果你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吗？’他这么说：‘贤友！我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贤友！这被我开玩笑地说；这被我胡乱地说：我不记得像这样严重犯戒，驱摈罪或近驱摈罪。’阿难！这样是觅罪相；这样，这里，以觅罪相而有某些诤讼的平息。

阿难！怎样是草覆盖呢？阿难！这里，当比丘们发生争论、争吵，住于陷入诤论时，作了、说了许多非沙门应有的事。阿难！那些比丘应该全部和合地集合。集合后，属于一边比丘党派的聪明比丘应该起座，整理衣服到一边肩膀，合掌，向僧团表白：‘大德！僧团请听我说：这里，当我们发生争论、争吵，住于陷入诤论时，作了、说了许多非沙门应有的事，如果僧团同意，这些尊者们的犯戒与我自己的犯戒，为了这些尊者的利益与我的利益，除了重罪外，除了与在家人有关的外，我想要提出在僧团中以草覆盖。’那时，属于另一边比丘党派的聪明比丘应该起座，整理衣服到一边肩膀，合掌，向僧团表白：‘大德！僧团请听我说：这里，当我们发生争论、争吵，住于陷入诤论时，作了、说了许多非沙门应有的事，如果僧团同意，这些尊者们的犯戒与我自己的犯戒，为了这些尊者的利益与我的利益，除了重罪外，除了与在家人有关的外，我想要提出在僧团中以草覆盖。’阿难！这样是草覆盖；这样，这里，以草覆盖而有某些诤讼的平息。

阿难！有这可爱的推行，尊重的推行，导致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的六和睦法，哪六个呢？阿难！这里，比丘的慈身业对同

梵行者公开地与私下地被现起，这是可爱的推行，尊重的推行，导致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的和睦法。

再者，阿难！比丘的慈语业对同梵行者公开地与私下地被现起，这也是可爱的推行，尊重的推行，导致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的和睦法。

再者，阿难！比丘的慈意业对同梵行者公开地与私下地被现起，这也是可爱的推行，尊重的推行，导致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的和睦法。

再者，阿难！比丘是所有那些根据法而得到的如法利养，乃至包含自己钵里的，以像这样的利养将与有戒的同梵行者平等地受用者、共同分享者，这也是可爱的推行，尊重的推行，导致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的和睦法。

再者，阿难！比丘对所有无毁坏的、无瑕疵的、无污点的、无杂色的、自由的、智者所称赞的、不取着的、导向定的戒，在像这样的戒上与同梵行者公开地与私下地住于戒的一致，这也是可爱的推行，尊重的推行，导致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的和睦法。

再者，阿难！比丘对所有这圣的、出离的、带领那样的行为者到苦的完全灭尽之见，在像这样的见上与同梵行者公开地与私下地住于见的一致，这也是可爱的推行，尊重的推行，导致凝聚、无诤论、和合、一致性的和睦法。

阿难！如果你们受持后转起这六和睦法，阿难！你们会看见那细或粗的语法你们不能忍的吗？”

“不，大德！”

“阿难！因此，在这里，你们要受持后转起这六和睦法，你们将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沙幺村经第四终了。

105、善星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

当时，众多比丘在世尊面前记说完全智：

“我们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离车人之子善星听闻：

“听说众多比丘在世尊面前记说完全智：‘我们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那时，离车人之子善星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离车人之子善星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被我听闻：‘众多比丘在世尊面前记说完全智：“我们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大德！凡那些比丘在世尊面前记说完全智：‘我们

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者，大德！那些比丘是否完全地记说完全智？或者，在这里，有一些比丘以增上慢记说完全智？”

“善星！凡那些比丘在我面前记说完全智：‘我们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者，在这里，有一些比丘完全地记说完全智，但，这里，有一些比丘以增上慢记说完全智。善星！在那里，凡那些比丘完全地记说完全智者，他正是真实者，但，善星！凡那些比丘以增上慢记说完全智者，如来这么想：‘我要教导他们法。’善星！在这里，如来这么想：‘我要教导他们法。’但，这里，一些愚钝男子一再地准备问题后，来见如来，然后询问，善星！在那里，凡如来这么想：‘我要教导他们法。’者，那个想法改变了。”

“世尊！这是适当的时机，善逝！这是适当的时机，凡世尊会教导的法，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那样的话，善星！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离车人之子善星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善星！有这五种欲，哪五种呢？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中略）能被鼻识知……的气味；……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善星！这些被称为五种欲。

善星！这是可能的：这里，某位男子个人会是世间物质的志向者，善星！当成为世间物质的志向者时，男子个人只保持自己兴趣的谈论，且随寻思、随伺察那个的随法、亲近那（种）男子，且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但，当告知与不动有关的谈论时，他不想要听、不倾耳、不用心了知，不亲近那（种）男子，不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善星！犹如男子如果离自己的村落或城镇已久，他看见某位离自己的村落或城镇未久的男子，他会询问那位男子那个村落或城镇的平安、丰饶、少病情况，那位男子会讲述那个村落或城镇的平安、丰饶、少病情况，善星！你怎么想：那个男子对（讲述的）那个男子是否会想要听、倾耳、用心了知，亲近那位男子，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呢？”

“是的，大德！”

“同样的，善星！这是可能的：这里，某位男子个人会是世间物质的志向者，善星！当成为世间物质的志向者时，男子个人只保持自己兴趣的谈论，且随寻思、随伺察那个的随法、亲近那（种）男子，且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但，当告知与不动有关的谈论时，他不想要听、不倾耳、不用心了知，不亲近那（种）男子，不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他应该这么被知：‘男子个人是离不动系结者、世间物质的志向者。’

善星！这是可能的：这里，某位男子个人会是不动的志向者，善星！当成为不动的志向者时，男子个人只保持自己兴趣的谈论，且随寻思、随伺察那个的随法、亲近那（种）男子，且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但，当告知与世间物质有关的谈论时，他不想要听、不倾耳、不

用心了知，不亲近那（种）男子，不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善星！犹如已脱落变黄的树叶不能变绿，同样的，善星！当男子个人是不动的志向者时，他已脱落世间物质的系结，他应该这么被知：‘男子个人是离世间物质系结者、不动的志向者。’

善星！这是可能的：这里，某位男子个人会是无所有处的志向者，善星！当成为无所有处的志向者时，男子个人只保持自己兴趣的谈论，且随寻思、随伺察那个的随法、亲近那（种）男子，且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但，当告知与不动有关的谈论时，他不想要听、不倾耳、不用心了知，不亲近那（种）男子，不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善星！犹如已破碎为二的大岩石不能复原，同样的，善星！当男子个人是无所有处的志向者时，他已破碎不动的系结，他应该这么被知：‘男子个人是离不动系结者、无所有处的志向者。’

善星！这是可能的：这里，某位男子个人会是非想非非想处的志向者，善星！当成为非想非非想处的志向者时，男子个人只保持自己兴趣的谈论，且随寻思、随伺察那个的随法、亲近那（种）男子，且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但，当告知与无所有处有关的谈论时，他不想要听、不倾耳、不用心了知，不亲近那（种）男子，不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善星！犹如男子如果舍弃已吃过的美食，善星！你怎么想：那个男子对于那食物是否还会想再吃呢？”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那食物已被认为讨厌的。”

“同样的，善星！当男子个人是非想非非想处的志向者时，他已

排除无所有处的系结，他应该这么被知：‘男子个人是离无所有处系结者、非想非非想处的志向者。’

善星！这是可能的：这里，某位男子个人会是涅盘的完全志向者，善星！当成为涅盘的完全志向者时，男子个人只保持自己兴趣的谈论，且随寻思、随伺察那个的随法、亲近那（种）男子，且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但，当告知与非想非非想处有关的谈论时，他不想要听、不倾耳、不用心了知，不亲近那（种）男子，不因为那样而来到喜悦，善星！犹如顶头已被切断的棕榈树不能再成长，同样的，善星！当男子个人是涅盘的完全志向者时，非想非非想处的系结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他应该这么被知：‘男子个人是离非想非非想处系结者、涅盘的完全志向者。’

善星！这是可能的：这里，某位比丘这么想：‘渴爱被沙门说为箭，无明之毒害经由欲、贪、恶意而（人们）被恼害，渴爱之箭已被我舍断，无明之毒害已被除去，我是涅盘的完全志向者。’如果这样是非真实的、有慢的，他会从事那些对涅盘的完全志向者不适当的：会以眼从事不适当的所见色；会以耳从事不适当的声音；会以鼻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会以舌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会以身从事不适当的所触；会以意从事不适当的法，当他以眼从事不适当的所见色；以耳从事不适当的声音；以鼻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以舌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以身从事不适当的所触；以意从事不适当的法时，贪会使心堕落，他以贪使心堕落而会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

善星！犹如男子如果被涂有厚厚毒药的箭射穿，他的朋友、同

僚、亲族、亲属会雇用箭医，他的那位箭医会以刀切开伤口，被刀切开伤口后会以探针探寻箭，以探针探寻箭后，会拔出箭，会除去毒害而有残留，当知道‘有残留’时，他会这么说：‘喂！男子！你的箭已被拔出，毒害已被除去而有残留，但不足以对你有障碍，你应该吃适当的食物，（不要）当吃那些不适当的食物时，伤口会有脓，应该时常洗净伤口，伤口应该时常涂油，当没时常洗净伤口时，当伤口没时常涂油时，脓与血（会）覆盖伤口，并且不要在风与炎热中从事行走，（不要）当在风与炎热中从事行走时，尘与芒（会）恶化伤口，喂！男子！你应该住于伤口的保护、伤口的治愈。’他这么想：‘我的箭已被拔出，毒害已被除去而无残留，且不足以对我有障碍。’他会吃不适当的食物，当他吃不适当的食物时，伤口会有脓，他会没时常洗净伤口，伤口会没时常涂油，当没时常洗净伤口时，当伤口没时常涂油时，脓与血覆盖伤口，他会在风与炎热中从事行走，当他在风与炎热中从事行走时，尘与芒会恶化伤口，他会不住于伤口的保护、伤口的治愈。当他有这不适当行为时，当毒害被除去而有不净的有残留时，以这两者而伤口会走到变异，以伤口走到变异而会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

同样的，善星！这是可能的：这里，某位比丘这么想：‘渴爱被沙门说为箭，无明之毒害经由欲、贪、恶意而（人们）被恼害，渴爱之箭已被我舍断，无明之毒害已被除去，我是涅盘的完全志向者。’如果这样是非真实的、有慢的，他会从事那些对涅盘的完全志向者不适当的：会以眼从事不适当的所见色；会以耳从事不适当的声音；会

以鼻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会以舌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会以身从事不适当的所触；会以意从事不适当的法，当他以眼从事不适当的所见色；以耳从事不适当的声音；以鼻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以舌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以身从事不适当的所触；以意从事不适当的法时，贪会使心堕落，他以贪使心堕落而会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因为，在圣者之律中，凡放弃学而后还俗者，这是死亡，善星！因为，凡来到某种已污染的罪者，这是像死亡那样的苦。

善星！这是可能的：这里，某位比丘这么想：‘渴爱被沙门说为箭，无明之毒害经由欲、贪、恶意而（人们）被恼害，渴爱之箭已被我舍断，无明之毒害已被除去，我是涅盘的完全志向者。’当他正是涅盘的完全志向者时，他不会从事那些对涅盘的完全志向者不适当的：不会以眼从事不适当的所见色；不会以耳从事不适当的声音；不会以鼻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不会以舌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不会以身从事不适当的所触；不会以意从事不适当的法，当他不以眼从事不适当的所见色；不以耳从事不适当的声音；不以鼻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不以舌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不以身从事不适当的所触；不以意从事不适当的法时，贪不会使心堕落，他不以贪使心堕落而既不会遭受死亡，也无像死亡那样的苦。

善星！犹如男子如果被涂有厚厚毒药的箭射穿，他的朋友、同僚、亲族、亲属会雇用箭医，他的那位箭医会以刀切开伤口，被刀切开伤口后会以探针探寻箭，以探针探寻箭后，会拔出箭，会除去毒害而无残留，当知道‘无残留’时，他会这么说：‘喂！男子！你的箭

已被拔出，毒害已被除去而无残留，且不足以对你有障碍，你应该吃适当的食物，（不要）当吃那些不适当的食物时，伤口会有脓，应该时常洗净伤口，伤口应该时常涂油，当没时常洗净伤口时，当伤口没时常涂油时，脓与血（会）覆盖伤口，并且不要在风与炎热中从事行走，（不要）当在风与炎热中从事行走时，尘与芒（会）恶化伤口，喂！男子！你应该住于伤口的保护、伤口的治愈。’他这么想：‘我的箭已被拔出，毒害已被除去而无残留，且不足以对我有障碍。’他会吃适当的食物，当他吃适当的食物时，伤口不会有脓，他会时常洗净伤口，伤口会时常涂油，当时常洗净伤口时，当伤口时常涂油时，脓与血不覆盖伤口，他不会在风与炎热中从事行走，当他不在风与炎热中从事行走时，尘与芒不会恶化伤口，他会住于伤口的保护、伤口的治愈。当他有这适当行为时，且当那毒害被除去而无残留时，以这两者而伤口会痊愈，他以伤口长出皮肤而既不会遭受死亡，也无像死亡那样的苦。

同样的，善星！这是可能的：这里，某位比丘这么想：‘渴爱被沙门说为箭，无明之毒害经由欲、贪、恶意而（人们）被恼害，渴爱之箭已被我舍断，无明之毒害已被除去，我是涅盘的完全志向者。’当他正是涅盘的完全志向者时，他不会从事那些对涅盘的完全志向者不适当的：不会以眼从事不适当的所见色；不会以耳从事不适当的声音；不会以鼻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不会以舌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不会以身从事不适当的所触；不会以意从事不适当的法，当他不以眼从事不适当的所见色；不以耳从事不适当的声音；不以鼻从事不适当的味

道；不以舌从事不适当的味道；不以身从事不适当的所触；不以意从事不适当的法时，贪不会使心堕落，他不以贪使心堕落而既不会遭受死亡，也无像死亡那样的苦。

善星！我的这个譬喻是为了作义理的教授。这个义理是：善星！‘伤口’，这是对于六内处的同义语；善星！‘毒害’，这是对于无明的同义语；善星！‘箭’，这是对于渴爱的同义语；善星！‘探针’，这是对于念的同义语；善星！‘刀’，这是对于圣慧的同义语；善星！‘箭医’，这是对于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的同义语。

善星！那位比丘是在六触处上的自制者，像这样，他知道：‘依着为苦的根。’后，无依着，在依着之灭尽上已解脱，‘他将在依着上安置身体或将使心生长。’这是不可能的。善星！犹如有一杯已掺入毒而具有美丽颜色、芳香、美味的饮料，那时，如果有想活命；不想死，要乐；不要苦的男子走来，善星！你怎么想：那位男子在知道：‘我喝了这个将会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的情形下是否会喝那杯饮料呢？”

“不，大德！”

“同样的，善星！那位比丘是在六触处上的自制者，像这样，他知道：‘依着为苦的根。’后，无依着，在依着之灭尽上已解脱，‘他将在依着上安置身体或将使心生长。’这是不可能的。善星！犹如有猛毒的毒蛇，那时，如果有想活命；不想死，要乐；不要苦的男子走来，善星！你怎么想：那位男子在知道：‘（如果）我被这个咬将会遭受死亡，或像死亡那样的苦。’的情形下是否会给那条猛毒的毒蛇手

或拇指呢？”

“不，大德！”

“同样的，善星！那位比丘是在六触处上的自制者，像这样，他知道：‘依着为苦的根。’后，无依着，在依着之灭尽上已解脱，‘他将在依着上安置身体或将使心生长。’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离车人之子善星欢喜世尊所说。

善星经第五终了。

106、随应于不动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俱卢国，名叫迦马沙达马的俱卢国城镇。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欲是无常的、空虚的、虚妄的、虚妄法的，比丘们！那是幻术之作者、愚痴者的虚浮之言。凡当生之欲、来生之欲，凡当生之欲想、来生之欲想，这两者都是魔之领域、魔之境域、魔之饵所、魔之行境，在这里，这些恶不善心意：贪婪、恶意、激情转起，这里，它们生成对圣弟子随学的障碍。比丘们！在这里，圣弟子像这样深虑：‘凡当生之欲、来生之欲，凡当生之欲想、来生之欲想，这两者都是魔之领域、魔之境域、魔之饵所、魔之行境，在这里，这些

恶不善心意：贪婪、恶意、激情转起，这里，它们生成对圣弟子随学的障碍，让我以广大、出众之心而住，克服世间后以意确立，当我以广大、出众之心而住，克服世间，以意确立后，凡恶不善心意：贪婪、恶意、激情，它们都将不存在。以它们的舍断，我的心将成为非小的、无量的、已善修习的。’当他这么行、时常（这么）住时，心在（此）处上明净。当有净信时，他当下到达不动的，或以慧胜解。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那作用识会（往生）到达不动，这是可能的。比丘们！这被说为第一个随应于不动之道迹。

再者，比丘们！圣弟子像这样深虑：‘凡当生之欲、来生之欲，凡当生之欲想、来生之欲想，凡任何色，（一切色）是四大及四大之所造色。’当他这么行、时常（这么）住时，心在（此）处上明净。当有净信时，他当下到达不动的，或以慧胜解。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那作用识会（往生）到达不动，这是可能的。比丘们！这被说为第二个随应于不动之道迹。

再者，比丘们！圣弟子像这样深虑：‘凡当生之欲、来生之欲，凡当生之欲想、来生之欲想，凡当生之色、来生之色，凡当生之色想、来生之色想，这两者都是无常的，凡无常的都不足以令人欢喜，不足以令人欢迎，不足以令人固持。’当他这么行、时常（这么）住时，心在（此）处上明净。当有净信时，他当下到达不动的，或以慧胜解。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那作用识会（往生）到达不动，这是可能的。比丘们！这被说为第三个随应于不动之道迹。

再者，比丘们！圣弟子像这样深虑：‘凡当生之欲、来生之欲，

凡当生之欲想、来生之欲想，凡当生之色、来生之色，凡当生之色想、来生之色想，凡不动想，一切都是想。这些无余灭之处，那是寂静的，那是胜妙的，即：无所有处。’当他这么行、时常（这么）住时，心在（此）处上明净。当有净信时，他当下到达无所有处，或以慧胜解。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那作用识会（往生）到达无所有处，这是可能的。比丘们！这被说为第一个随应于无所有处之道迹。

再者，比丘们！圣弟子到林野，或树下，或空屋，像这样深虑：‘这我或我所是空（虚）的。’当他这么行、时常（这么）住时，心在（此）处上明净。当有净信时，他当下到达无所有处，或以慧胜解。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那作用识会（往生）到达无所有处，这是可能的。比丘们！这被说为第二个随应于无所有处之道迹。

再者，比丘们！圣弟子像这样深虑：‘我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地方的任何事物，在那里也不属于我。’当他这么行、时常（这么）住时，心在（此）处上明净。当有净信时，他当下到达无所有处，或以慧胜解。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那作用识会（往生）到达无所有处，这是可能的。比丘们！这被说为第三个随应于无所有处之道迹。

再者，比丘们！圣弟子像这样深虑：‘凡当生之欲、来生之欲，凡当生之欲想、来生之欲想，凡当生之色、来生之色，凡当生之色想、来生之色想，凡不动想、无所有处想，一切都是想。这些无余灭之处，那是寂静的；那是胜妙的，即：非想非非想处。’当他这么行、时常（这么）住时，心在（此）处上明净。当有净信时，他当下

到达非想非非想处，或以慧胜解。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那作用识会（往生）到达非想非非想处，这是可能的。比丘们！这被说为随应于非想非非想处之道迹。”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比丘这么行：‘那会非有，那会非我所；那必将非有，那必将非我所，凡存在的；凡已存在的，我舍断它。’这样，他得到平静，大德！那位比丘能般涅盘或不能般涅盘呢？”

“阿难！在这里，某类比丘能般涅盘，而某类比丘不能般涅盘。”

“大德！什么因、什么缘从而在这里某类比丘能般涅盘，某类比丘不能般涅盘呢？”

“阿难！这里，比丘这么行：‘那会非有，那会非我所；那必将非有，那必将非我所，凡存在的；凡已存在的，我舍断它。’这样，他得到平静。他欢喜、欢迎、持续固持那平静。当他欢喜、欢迎、持续固持那平静时，识依止它、执取它，阿难！有执取的比丘不般涅盘。”

“但，大德！当比丘执取时，他执取什么呢？”

“阿难！非想非非想处。”

“大德！听说当比丘执取时，他执取最殊胜的执取吗？”

“阿难！当比丘执取时，他确实执取最殊胜的执取，阿难！因为这最殊胜的执取即：非想非非想处。

阿难！这里，比丘这么行：‘那会非有，那会非我所；那必将非

有，那必将非我所，凡存在的；凡已存在的，我舍断它。’这样，他得到平静。他不欢喜、不欢迎、不持续固持那平静。当他不欢喜、不欢迎、不持续固持那平静时，识不依止它、不执取它，阿难！不执取的比丘般涅盘。”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世尊确实对我们说了一个依止、一个依止的洪水之度脱，但，大德！什么是圣解脱？”

“阿难！这里，比丘圣弟子像这样深虑：‘凡当生之欲、来生之欲，凡当生之欲想、来生之欲想，凡当生之色、来生之色，凡当生之色想、来生之色想，凡不动想、无所有处想、非想非非想处想，这是有身、有身之所及。这是不死，即：经由不执取而有心的解脱。’阿难！像这样，随应于不动之道迹已被我教导，随应于无所有处之道迹已被我教导，随应于非想非非想之道迹已被我教导，一个依止、一个依止的洪水之度脱已被我教导，圣解脱已被我教导，阿难！凡依怜悯对弟子有益的大师，出自怜悯所应作的，我已为你们做了。阿难！有这些树下、这些空室，阿难！你们要禅修！不要放逸，不要以后变得后悔，这是我们对你们的教诫。”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随应于不动经第六终了。

107、会计师目犍连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东园鹿母讲堂。

那时，会计师目犍连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会计师目犍连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犹如对这东园鹿母讲堂来说，次第的学习、次第的行动、次第的道迹被看见，即：直到最后阶梯。乔达摩先生！对这婆罗门们来说，次第的学习、次第的行动、次第的道迹被看见，即：在学习上。乔达摩先生！对这弓箭手来说，次第的学习、次第的行动、次第的道迹被看见，即：在弓术上。乔达摩先生！对我们会计师来说，次第的学习、次第的行动、次第的道迹被看见，即：在计算上。乔达摩先生！因为我们得到徒弟后，我们首先令他这么计算：‘一个的一、二个的二、三个的三、四个的四、五个的五、六个的六、七个的七、八个的八、九个的九、十个的十。’乔达摩先生！我们也令他计算百，也令他计算更多。乔达摩先生！在这法、律中也能安立这样次第的学习、次第的行动、次第的道迹吗？”

“婆罗门！在这法、律中也能安立这样次第的学习、次第的行动、次第的道迹。婆罗门！犹如熟练的驯马师得到贤骏马后，首先令它作马衔上的磨练，而后（再）令它作更进一步的磨练，同样的，婆罗门！如来得到被调御人后，首先这么调伏：‘来！比丘！你要成为持戒者：你要住于被巴帝摩卡的自制所防护，具足正行和行境，在微罪中看见可怕，在学处上受持后学习。’

婆罗门！当比丘成为持戒者：他住于被巴帝摩卡的自制所防护，具足正行与行境，在微罪中看见可怕，在学处上受持后学习时，如来更进一步调伏他：‘来！比丘！你要成为守护根门者：以眼见色后，不要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眼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你要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眼根，你要在眼根上达到自制；以耳听声音后，……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不要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意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你要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意根，你要在意根上达到自制。’

婆罗门！当比丘成为守护根门者时，如来更进一步调伏他：‘来！比丘！你要成为饮食上的知量者：你应该如理省察而吃食物：“不为了享乐，不为了陶醉，不为了好身材，不为了庄严，只为了这个身体的存续、生存，为了止息伤害，为了资助梵行。这样，我将击退之前的感受，不激起新的感受，健康、无过失，乐住。”’

婆罗门！当比丘成为饮食上的知量者时，如来更进一步调伏他：‘来！比丘！你要住于专修清醒：比丘们！这里，白天你要以经行、坐禅，心从障碍法净化；在初夜时段，你要以经行、坐禅，心从障碍法净化；在中夜时段，你要以右胁作狮子卧，将（左）脚放在（右）脚上，正念、正知，意念作起身想；在后夜时段，你要再以经行、坐禅，心从障碍法净化。’

婆罗门！当比丘成为专修清醒者时，如来更进一步调伏他：‘来！比丘！你要具备正念、正知：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于行为

者；在前视、后视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肢体）曲伸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穿）衣、持钵与大衣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大小便动作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时是正知于行为者。’

婆罗门！当比丘成为正念、正知时，如来更进一步调伏他：‘来！比丘！你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他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舍断对世间的贪婪，以离贪婪心而住，使心从贪婪中清净。舍断恶意与瞋后，住于无瞋恚心、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使心从恶意与瞋怒中清净。舍断惛沉睡眠后，住于离惛沉睡眠、有光明想、正念、正知，使心从惛沉睡眠中清净。舍断掉举后悔后，住于不掉举、自身内心寂静，使心从掉举后悔中清净。舍断疑惑后，住于脱离疑惑、在善法上无疑，使心从疑惑中清净。

他舍断这些心的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

婆罗门！凡那些心意未达成、住于无上离轭安稳希求中的有学比丘，这样，这是我对他们的教诫。凡那些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应该作的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对他们来说，这些法导向当生的乐住与正念、正知。”

当这么说时，会计师目犍连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当乔达摩尊师的弟子被乔达摩尊师这样教诫、这样训诫时，他们全都到达毕竟究竟的涅盘，或者某一些不到达呢？”

“婆罗门！当我的弟子被我这样教诫、这样训诫时，有一些到达毕竟究竟的涅盘，某一些不到达。”

“乔达摩先生！涅盘住立，导向涅盘之道住立，乔达摩尊师的劝导住立，然而，什么因、什么缘当乔达摩尊师的弟子被乔达摩尊师这样教诫、这样训诫时，有一些到达毕竟究竟的涅盘，或者某一些不到达呢？”

“那样的话，婆罗门！这情况我要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婆罗门！你怎么想：你熟悉往王舍城的路吗？”

“是的，先生！我熟悉往王舍城的路。”

“婆罗门！你怎么想：在这里，如果有想要去王舍城的男子走来，他来见你后这么说：‘大德！我想要去王舍城，指示我（往）那王舍城的路。’你会对他这么说：‘喂！来！男子！这条路去王舍城：经由它走一下子；经由它走一下子后你将看得见像那样的村落，经由它走一下子；经由它走一下子后你将看得见像那样的城镇，经由它走

一下子；经由它走一下子后你将看得见王舍城的园林美景、森林美景、土地美景、莲花池美景。’当被你这样教诫、这样训诫时，他取旁道后，他会向西走。而，如果有想要去王舍城的第二位男子走来，他来见你后这么说：‘大德！我想要去王舍城，指示我（往）那王舍城的路。’你会对他这么说：‘喂！来！男子！这条路去王舍城：经由它走一下子；经由它走一下子后你将看得见像那样的村落，经由它走一下子；经由它走一下子后你将看得见像那样的城镇，经由它走一下子；经由它走一下子后你将看得见王舍城的园林美景、森林美景、土地美景、莲花池美景。’当被你这样教诫、这样训诫时，他平安地走到王舍城。婆罗门！王舍城住立，导向王舍城之路住立，你的劝导住立，然而，什么因、什么缘当你样教诫、这样训诫时，一位男子会取旁道后向西走，一位会平安地走到王舍城呢？”

“乔达摩先生！在这里，我能作什么呢？乔达摩先生！我是指路者。”

“同样的，婆罗门！涅盘住立，导向涅盘之道住立，我的劝导住立，然而，当我的弟子被我这样教诫、这样训诫时，有一些到达毕竟究竟的涅盘，某一些不到达，婆罗门！在这里，我能作什么呢？婆罗门！如来是指路者。”

当这么说时，会计师目犍连婆罗门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凡这些无信、为了生活而不是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狡诈、伪善、毛躁、自大、轻浮、饶舌、言语散乱、不守护根门、饮食不知适量、不专修清醒、不珍惜沙门身分、不

强烈地尊重所学、奢侈、散漫而率先堕落、轻忽独居的责任、懈怠、缺乏活力、念已忘失、不正知、不得定、心散乱、劣慧、愚蠢的人，乔达摩尊师不与他们一起共住。

但，凡那些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不狡诈、不伪善、不毛躁、不自大、不轻浮、不饶舌、言语不散乱、守护根门、饮食知适量、已专修清醒、珍惜沙门身分、强烈地尊重所学、不奢侈、不散漫而率先堕落、不轻忽独居的责任、活力已被发动、自我努力、念已现前、正知、得定而心一境、有慧、不愚蠢的善男子，乔达摩尊师与他们一起共住。

乔达摩先生！犹如凡任何根香，黑鸢尾草被说为其中之第一；凡任何木香，紫檀被说为其中之第一；凡任何花香，茉莉花被说为其中之第一，同样的，乔达摩尊师的教诫在今日的教法中是最上的。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会计师目犍连经第七终了。

108、守护者目犍连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在世尊般涅盘不久，尊者阿难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摩揭陀国阿阇世王韦提希子对灯光王怀疑而修建王舍城。

那时，尊者阿难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王舍城。那时，尊者阿难这么想：

“这时在王舍城为了托钵而行还太早，让我到守护者目犍连婆罗门工作的地方，去见守护者目犍连婆罗门。”

那时，尊者阿难到守护者目犍连婆罗门工作的地方，去见守护者目犍连婆罗门。守护者目犍连婆罗门看见尊者阿难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尊这阿难这么说：

“请来！阿难尊师！欢迎！阿难尊师！阿难尊师距上回来到这里已很久了，请坐！阿难尊师！这座位设置好了。”

尊者阿难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守护者目犍连婆罗门也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守护者目犍连婆罗门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先生！有（任何）一位比丘具备那乔达摩尊师、阿罗汉、正自觉者所具备那些所有全部、所有方法全部的法吗？”

“婆罗门！没有（任何）一位比丘具备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具备那些所有全部、所有方法全部的法，婆罗门！因为那世尊是未生起道的使生起者；未产生道的使产生者；未宣说道的宣说者；道的了知者；道的知者；道的熟知者。又，比丘们！（其）弟子们现在住于道的随行，以后为具备者。”在这里，尊者阿难与守护者目犍连

婆罗门之间的这谈论被中断。

那时，当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巡察王舍城工作的地方时，到守护者目犍连婆罗门工作的地方，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与尊者阿难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先生！现在，在这里共坐谈论的是什么呢？谈论中被中断的是什么呢？”

“婆罗门！这里，守护者目犍连婆罗门对我这么说：‘阿难先生！有（任何）一位比丘具备那乔达摩尊师、阿罗汉、正自觉者所具备那些所有全部、所有方法全部的法吗？’当这么说时，我对守护者目犍连婆罗门这么说：‘婆罗门！没有（任何）一位比丘具备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具备那些所有全部、所有方法全部的法，婆罗门！因为那世尊是未生起道的使生起者；未产生道的使产生者；未宣说道的宣说者；道的了知者；道的知者；道的熟知者。又，比丘们！（其）弟子们现在住于道的随行，以后为具备者。’婆罗门！这是我们与守护者目犍连婆罗门谈论中被中断的，这时你抵达。”

“阿难先生！有单一位比丘被乔达摩尊师指定：‘我死后这位将是你们的归依处。’你们现在应该使之行使吗？”

“婆罗门！没有单一位比丘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指定：‘我死后这位将是你们的归依处。’我们现在应该使之行使。”

“但，阿难先生！有单一位比丘被僧团选定；被众多长老比丘指

定：‘世尊死后这位将是我们的归依处。’你们现在应该使之行使吗？”

“婆罗门！没有单一位比丘被僧团选定；被众多长老比丘指定：‘世尊死后这位将是我们的归依处。’我们现在应该使之行使。”

“但，阿难先生！这样，在无归依处下，什么是和合的原因呢？”

“婆罗门！我们非无归依处，婆罗门！我们有归依处：法的归依处。”

“阿难先生！当被像这样问：‘阿难先生！有单一位比丘被乔达摩尊师指定：“我死后这位将是你们的归依处。”你们现在应该使之行使吗？’你说：‘婆罗门！没有单一位比丘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指定：“我死后这位将是你们的归依处。”我们现在应该使之行使。’当被像这样问：‘阿难先生！有单一位比丘被僧团选定；被众多长老比丘指定：“世尊死后这位将是我们的归依处。”你们现在应该使之行使吗？你说：‘没有单一位比丘被僧团选定；被众多长老比丘指定：“世尊死后这位将是我们的归依处。”我们现在应该使之行使。’当被像这样问：‘但，阿难先生！这样，在无归依处下，什么是和合的原因呢？’你说：‘婆罗门！我们非无归依处，婆罗门！我们有归依处：法的归依处。’阿难先生！应该怎样看见这所说的义理呢？’

“婆罗门！有比丘的学处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安立，巴帝摩卡被诵说：在那布萨日，所有依止单一个村落土地而

住的我们全部集合在一个地方，集合后，我们请求转起它（巴帝摩卡）者，当它被说时，如果比丘有犯戒，有违犯，我们依所教诫的如法处理。无（哪位）尊师令我们处理，法令我们处理。”

“阿难先生！有单一位比丘你们现在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呢？”

“婆罗门！（没）有单一位比丘我们现在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阿难先生！当被像这样问：‘阿难先生！有单一位比丘被乔达摩尊师指定：“我死后这位将是你们的归依处。”你们现在应该使之行使吗？’你说：‘婆罗门！没有单一位比丘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指定：“我死后这位将是你们的归依处。”我们现在应该使之行使。’当被像这样问：‘阿难先生！有单一位比丘被僧团选定；被众多长老比丘指定：“世尊死后这位将是我们的归依处。”你们现在应该使之行使吗？你说：‘没有单一位比丘被僧团选定；被众多长老比丘指定：“世尊死后这位将是我们的归依处。”我们现在应该使之行使。’当被像这样问：‘阿难先生！有单一位比丘你们现在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呢？’你说：‘婆罗门！现在，（没）有单一位比丘我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阿难先生！应该怎样看见这所说的义理呢？’

“婆罗门！有十个可起净信的法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宣说，当我们之中有这十法被发现时，我们现在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哪十个呢？

婆罗门！这里，比丘是持戒者，他住于被巴帝摩卡的自制所防护，具足正行和行境，在微罪中看见可怕，在学处上受持后学习。

他是多闻者、所听闻的忆持者、所听闻的蓄积者，凡那些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梵行的法，像这样的法被他多闻、忆持、背诵、以意熟虑、以见善通达。

他是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知足者。

他是（构成）增上心与在当生中为乐住处之四（种）禅的随欲获得者、不困难获得者、无困难获得者。

他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隐身；无阻碍地穿墙、穿垒、穿山而行犹如在虚空中；在地中作潜入、潜出犹如在水中；在水上行走不沉没犹如在地上；以盘腿而坐在空中前进犹如有翅膀的鸟；以手碰触、抚摸日月这样大神力、大威力；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

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天与人二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

他以心熟知心后，能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了知为‘离贪的心’；有瞋的心了知为‘有瞋的心’，离瞋的心了知为‘离瞋的心’；有痴的心了知为‘有痴的心’，离痴的心了知为‘离痴的心’；简约的心了知为‘简约的心’，散乱的心了知为‘散乱的心’；广大的心了知为‘广大的心’，未广大的心了知为‘未广大的心’；更上的心了知为‘更上的心’，无更上的

心了知为‘无更上的心’；得定的心了知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了知为‘未得定的心’；已解脱的心了知为‘已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

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十万生、许多坏劫、许多成劫、许多坏成劫：‘在那里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那里，而在那里又是这样的名、这样的姓氏、这样的容貌、（吃）这样的食物、这样的苦乐感受、这样的寿长，从那里死后生于这里。’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

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

他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

婆罗门！这是十个可起净信的法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宣说，当我们之中有这十法被发现时，我们现在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恭敬、尊重后依止而住。”

当这么说时，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召唤巫跋难陀将军：

“将军尊师！你怎么想：这些尊师恭敬应该被恭敬者；尊重应该被尊重者；尊敬应该被尊敬者；崇敬应该被崇敬者吗？确实，这些尊师恭敬应该被恭敬者；尊重应该被尊重者；尊敬应该被尊敬者；崇敬

应该被崇敬者，因为，如果那些尊者不恭敬、不尊重、不尊敬、不崇敬这位，那些尊者能恭敬、尊重、尊敬、崇敬；恭敬、尊重、尊敬、崇敬谁后依止而住呢？”

那时，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尊师现在住在哪里呢？”

“婆罗门！我现在住在竹林中。”

“阿难先生！是否竹林是愉快的、少声音的、安静的、离人之氛围的、人独住的、适合静坐禅修的吗？”

“婆罗门！竹林确实是愉快的、少声音的、安静的、离人之氛围的、人独住的、适合静坐禅修的，（因为）看守者、守护者们如你们一样。”

“阿难先生！竹林确实是愉快的、少声音的、安静的、离人之氛围的、人独住的、适合静坐禅修的，（因为）如惯于禅定的尊师们修禅定一样，尊师们就是禅定者与惯于禅定者。

阿难先生！这里，有一次，乔达摩尊师住在毗舍离大林重阁讲堂。阿难先生！那时，我去大林重阁讲堂见乔达摩尊师，在那里，乔达摩尊师以许多法门说了禅定之说，乔达摩尊师是禅定者与惯于禅定者，乔达摩尊师赞赏所有禅定。”

“婆罗门！世尊非赞赏所有禅定，世尊也非不赞赏所有禅定。婆罗门！怎样的禅定世尊不赞赏呢？婆罗门！这里，某人住于心被欲贪所缠缚、被欲贪所制伏，对已生起的欲贪不如实了知出离。他内在作像这样的欲贪，而后禅修、出禅修、向下禅修、离禅修；住于心被恶

意所缠缚、被恶意所制伏，对已生起的恶意不如实了知出离。他内在作像这样的恶意，而后禅修、出禅修、向下禅修、离禅修；住于心被惛沉睡眠所缠缚、被惛沉睡眠所制伏，对已生起的惛沉睡眠不如实了知出离。他内在作像这样的惛沉睡眠，而后禅修、出禅修、向下禅修、离禅修；住于心被掉举后悔所缠缚、被掉举后悔所制伏，对已生起的掉举后悔不如实了知出离。他内在作像这样的掉举后悔，而后禅修、出禅修、向下禅修、离禅修；住于心被疑所缠缚、被疑所制伏，对已生起的疑不如实了知出离。他内在作像这样的疑，而后禅修、出禅修、向下禅修、离禅修，婆罗门！像这样的禅定世尊不赞赏。

婆罗门！怎样的禅定世尊赞赏呢？婆罗门！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婆罗门！像这样的禅定世尊赞赏。”

“阿难先生！乔达摩尊师确实呵责应该被呵责的；赞赏应该被赞赏的。好了，阿难先生！现在我们要走了，我们很忙，有很多该做的事。”

“婆罗门！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吧。”

那时，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欢喜、随喜于尊者阿难所说，起座离开。

那时，当摩揭陀国大臣作雨者婆罗门离开不久，守护者目犍连婆罗门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我们问阿难尊师的，阿难尊师没回答。”

“婆罗门！我们不已对你说：‘婆罗门！没有（任何）一位比丘具备那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具备那些所有全部、所有方法全部的法，婆罗门！因为那世尊是未生起道的使生起者；未产生道的使产生者；未宣说道的宣说者；道的了知者；道的知者；道的熟知者。又，比丘们！（其）弟子们现在住于道的随行，以后为具备者。’了吗？”

守护者目犍连经第八终了。

109、满月大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东园鹿母讲堂。

当时，在那十五布萨日的满月夜晚，世尊被比丘僧团围绕着，在屋外处坐。

那时，某位比丘起座，整理衣服到一边肩膀，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想问世尊一点（问题），如果世尊允许为我的问题作解答的话。”

“那样的话，比丘！你坐在自己的座位，然后问你想问的问题。”

那时，那位比丘回答世尊后，坐在自己的座位，然后对世尊这么

说：

“大德！这些不是五取蕴吗？即：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

“比丘！这些是五取蕴，即：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

“好！大德！”那位比丘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更进一步问世尊问题：

“但，大德！这些五取蕴的根源是什么呢？”

“这些五取蕴，比丘！欲为其根源。”

“大德！那执取就是这那些五取蕴呢？或者，除了五取蕴外有执取呢？”

“比丘！那执取既非就是那些五取蕴，也非除了五取蕴外有执取，而是凡哪里有欲贪者，那里就有执取。”

“大德！又，对五取蕴会有种种欲贪吗？”

“比丘！会有。”世尊说。

“比丘！这里，有一类人这么想：‘但愿我在未来世有这样的色！但愿我在未来世有这样的受！但愿我在未来世有这样的想！但愿我在未来世有这样的行！但愿我在未来世有这样的识！’这样，比丘！对五取蕴能有种种欲贪。”

“大德！什么情形诸蕴有‘诸蕴’之称？”

“比丘！凡任何色，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这被称为色蕴；凡任何

受，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这被称为受蕴；凡任何想，不论过去、未来、现在，……（中略）或远、或近，这被称为想蕴；凡任何行，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这被称为行蕴；凡任何识，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这被称为识蕴。比丘！这个情形诸蕴有‘诸蕴’之称。”

“大德！什么因、什么缘而有色蕴之说？什么因、什么缘而有受蕴之说？什么因、什么缘而有想蕴之说？什么因、什么缘而有行蕴之说？什么因、什么缘而有识蕴之说？”

“比丘！四大为因、四大为缘而有色蕴之说；触为因、触为缘而有受蕴之说；触为因、触为缘而有想蕴之说；触为因、触为缘而有行蕴之说；名色为因、名色为缘而有识蕴之说。”

“大德！怎样是有身见呢？”

“比丘！这里，未受教导的一般人是不曾见过圣者的，不熟练圣者法的，未受圣者法训练的；是不曾见过善人的，不熟练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训练的，认为色是我，或我拥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认为受是我，或我拥有受，或受在我中，或我在受中；认为想是我，或我拥有想，或想在我中，或我在想中；认为行是我，或我拥有行，或行在我中，或我在行中；认为识是我，或我拥有识，或识在我中，或我在识中。比丘！这样是有身见。”

“大德！怎样是没有身见呢？”

“比丘！这里，已受教导的圣弟子是见过圣者的，熟练圣者法的，善受圣者法训练的；是见过善人的，熟练善人法的，善受善人法训练的，不认为色是我，或我拥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不认为受是我，或我拥有受，或受在我中，或我在受中；不认为想是我，或我拥有想，或想在我中，或我在想中；不认为行是我，或我拥有行，或行在我中，或我在行中；不认为识是我，或我拥有识，或识在我中，或我在识中。比丘！这样是没有身见。”

“大德！什么是关于色的乐味、过患、出离？什么是关于受的乐味、过患、出离？什么是关于想的乐味、过患、出离？什么关于是行的乐味、过患、出离？什么关于是识的乐味、过患、出离？”

“比丘！凡缘于色而生起乐与喜悦者，这是关于色的乐味。

凡色是无常的、苦的、变易法者，这是关于色的过患。

凡关于色之欲贪的调伏、欲贪的舍断者，这是关于色的出离。

凡缘于受……缘于想……缘于行……缘于识而生起乐与喜悦者，这是关于识的乐味。

凡识是无常的、苦的、变易法者，这是关于识的过患。　　凡关于识之欲贪的调伏、欲贪的舍断者，这是关于识的出离。”

“大德！关于这有识之身与一切身外诸相，怎样知、怎样见而没有我作、我所作、慢烦恼潜在趋势？”

“凡任何色，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色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见：

‘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

凡任何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识，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识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见：‘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

比丘！当这么知、这么见时，关于这有识之身与一切身外诸相，没有我作、我所作、慢烦恼潜在趋势。”

那时，某位比丘的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

“先生！像这样，色是无我的；受是无我的；想是无我的；行是无我的；识是无我的，怎样的我将被无我所作的业触及呢？”

那时，世尊以其心知那位比丘心中的深思后，召唤比丘们：

“又，比丘们！这是可能的：这里，某一类愚钝男子，无智、已进入了无明、被渴爱所支配的心，可能会思量他能胜过老师的教导：‘先生！像这样，色是无我的；受是无我的；想是无我的；行是无我的；识是无我的，怎样的我将被无我所作的业触及呢？’

比丘们！你们在法上到处被我调伏，比丘们！你们怎么想：色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无常的、苦的、变易法，适合这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想……行……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无常的、苦的、变易法，适合这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比丘们！因此，在这里，凡任何色，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色应该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见：‘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凡任何受……凡任何想……凡任何行……凡任何识，不论过去、未来、现在，或内、或外，或粗、或细，或下劣、或胜妙，或远、或近，所有识应该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见：‘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比丘们！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色上厌，在受上厌，在想上厌，在行上厌，在识上厌；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那些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而当这个开示被说时，六十位比丘的心以不执取而从诸烦恼解

脱。

满月大经第九终了。

110、满月小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东园鹿母讲堂。

当时，在那十五布萨日的满月夜晚，世尊被比丘僧团围绕着，在屋外处坐。

那时，世尊观察变得沉默的比丘僧团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非善人会知道非善人：‘这位是非善人。’吗？”

“不，大德！”

“好！比丘们！比丘们！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凡非善人会知道非善人：‘这位是非善人。’比丘们！但，凡非善人会知道善人：‘这位是善人。’吗？”

“不，大德！”

“好！比丘们！比丘们！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凡非善人会知道善人：‘这位是善人。’比丘们！非善人具备不正法，有非善人的尊信，有非善人的意图，有非善人的建议，有非善人的言语，有非善人的作业，有非善人的见，施与非善人的布施。

比丘们！非善人如何具备不正法呢？比丘们！这里，非善人是无信者、无惭者、无愧者、少闻者、懈怠者、念已忘失者、劣慧者，比

丘们！非善人这样具备不正法。

比丘们！非善人如何有非善人的尊信呢？比丘们！这里，非善人有那些无信的、无惭的、无愧的、少闻的、懈怠的、念已忘失的、劣慧的沙门、婆罗门的朋友、同伴，比丘们！非善人这样有非善人的尊信。

比丘们！非善人如何有非善人的意图呢？比丘们！这里，非善人意图加害自己、意图加害别人、意图加害两者，比丘们！非善人这样有非善人的意图。

比丘们！非善人如何有非善人的建议呢？比丘们！这里，非善人建议加害自己、建议加害别人、建议加害两者，比丘们！非善人这样有非善人的建议。

比丘们！非善人如何有非善人的言语呢？比丘们！这里，非善人是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比丘们！非善人这样有非善人的言语。

比丘们！非善人如何有非善人的作业呢？比丘们！这里，非善人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比丘们！非善人这样有非善人的作业。

比丘们！非善人如何有非善人的见呢？比丘们！这里，非善人是这么见者：‘无布施，无供养，无供物，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无此世，无他世，无母，无父，无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无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此世、他世。’比丘们！非善人这样有非善人的见。

比丘们！非善人如何施与非善人的布施呢？比丘们！这里，非善人非恭敬地施与布施，非以亲手施与布施，未适当考虑地施与布施，抛弃式地施与布施，（以果报）不到来的见解而施与布施，比丘们！非善人这样施与非善人的布施。

比丘们！那位非善人这样具备不正法，这样有非善人的尊信，这样有非善人的意图，这样有非善人的建议，这样有非善人的言语，这样有非善人的作业，这样有非善人的见，这样施与非善人的布施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非善人的趣处，比丘们！什么是非善人的趣处呢？地狱或畜生界。

比丘们！善人会知道善人：‘这位是善人。’吗？”

“是的，大德!”

“好！比丘们！比丘们！这是可能的：凡善人会知道善人：‘这位是善人。’比丘们！但，凡善人会知道非善人：‘这位是非善人。’吗？”

“是的，大德!”

“好！比丘们！比丘们！这是可能的：凡善人会知道非善人：‘这位是非善人。’比丘们！善人具备正法，有善人的尊信，有善人的意图，有善人的建议，有善人的言语，有善人的作业，有善人的见，施与善人的布施。

比丘们！善人如何具备正法呢？比丘们！这里，善人是有信者、有惭者、有愧者、多闻者、活力已被发动者、念已现前者、有慧者，比丘们！善人这样具备正法。

比丘们！善人如何有善人的尊信呢？比丘们！这里，善人有那些有信的、有惭的、有愧的、多闻的、活力已被发动的、念已现前的、有慧的沙门、婆罗门的朋友、同伴，比丘们！善人这样有善人的尊信。

比丘们！善人如何有善人的意图呢？比丘们！这里，善人既不意图加害自己，也不意图加害别人，也不意图加害两者，比丘们！善人这样有善人的意图。

比丘们！善人如何有善人的建议呢？比丘们！这里，善人既不建议加害自己，也不建议加害别人，也不建议加害两者，比丘们！善人这样有善人的建议。

比丘们！善人如何有善人的言语呢？比丘们！这里，善人是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比丘们！善人这样有善人的言语。

比丘们！善人如何有善人的作业呢？比丘们！这里，善人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比丘们！善人这样有善人的作业。

比丘们！善人如何有善人的见呢？比丘们！这里，善人是这么见者：‘有布施，有供养，有供物，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有此世，有他世，有母，有父，有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此世、他世。’比丘们！善人这样有善人的见。

比丘们！善人如何施与善人的布施呢？比丘们！这里，善人恭敬

地施与布施，以亲手施与布施，适当考虑地施与布施，非抛弃式地施与布施，（以果报）到来的见解而施与布施，比丘们！善人这样施与善人的布施。

比丘们！那位善人这样具备正法，这样有善人的尊信，这样有善人的意图，这样有善人的建议，这样有善人的言语，这样有善人的作业，这样有善人的见，这样施与善人的布施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人的趣处，比丘们！什么是善人的趣处呢？伟大状态的天神或伟大状态的人。”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那些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满月小经第十终了。

天臂品第一终了，其摄颂：

天臂、五三，如何、沙幺、善星，

随应于（不动）、会计师、守护者，满月大经、满月小经。

二、逐步品

111、逐步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舍利弗是贤智者；比丘们！舍利弗是大慧者；比丘们！舍利弗是广慧者；比丘们！舍利弗是捷慧者；比丘们！舍利弗是速慧者；比丘们！舍利弗是利慧者；比丘们！舍利弗是洞察慧者，比丘们！舍利弗半个月观逐步法之观，比丘们！在那里，这是舍利弗的逐步法之观：

比丘们！这里，舍利弗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凡在初禅中的法：寻、伺、喜、乐、一心，触、受、想、思、心，欲、胜解（决心）、活力、念、平静、作意，他的那些法逐步地被确定，那些法生起被知道、出现被知道、灭没被知道，他这么了知：‘这些法确实是这样，不存在后出现，存在后消失。’他在那些法上以离被限制之心住于不接近、不排斥、不依止、不执着、自由、离缚，他了知：‘有更上的出离。’以多修习那个，他就（确认）有像这样（更上出离）的存在。

再者，比丘们！舍利弗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凡在第二禅中的法：自信、喜、乐、一心，触、受、想、思、心，欲、胜解、活力、念、平静、作意，他的那些法逐步地被确定，那些法生起被知道、出现被知道、灭没被知道，他这么了知：‘这些法确实是这样，不存在后出现，存在后消失。’他在那些法上以无限制的心住于不接近、不排斥、不依止、不执着、自由、离缚，他了知：‘有更上的出离。’以多修习那

个，他就（确认）有像这样（更上出离）的存在。

再者，比丘们！舍利弗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凡在第三禅中的法：乐、念、正知、一心，触、受、想、思、心，欲、胜解、活力、念、平静、作意，他的那些法逐步地被确定，那些法生起被知道、出现被知道、灭没被知道，他这么了知：‘这些法确实是这样，不存在后出现，存在后消失。’他在那些法上以无限制的心住于不接近、不排斥、不依止、不执着、自由、离缚，他了知：‘有更上的出离。’以多修习那个，他就（确认）有像这样（更上出离）的存在。

再者，比丘们！舍利弗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凡在第四禅中的法：平静、不苦不乐受、以已宁静状态而心的不思惟、遍净念、一心，触、受、想、思、心，欲、胜解、活力、念、平静、作意，他的那些法逐步地被确定，那些法生起被知道、出现被知道、灭没被知道，他这么了知：‘这些法确实是这样，不存在后出现，存在后消失。’他在那些法上以无限制的心住于不接近、不排斥、不依止、不执着、自由、离缚，他了知：‘有更上的出离。’以多修习那个，他就（确认）有像这样（更上出离）的存在。

再者，比丘们！舍利弗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凡在虚空无边处中的法：虚空无边处之想、一心，触、受、想、思、

心，欲、胜解、活力、念、平静、作意，他的那些法逐步地被确定，那些法生起被知道、出现被知道、灭没被知道，他这么了知：‘这些法确实是这样，不存在后出现，存在后消失。’他在那些法上以无限制的心住于不接近、不排斥、不依止、不执着、自由、离缚，他了知：‘有更上的出离。’以多修习那个，他就（确认）有像这样（更上出离）的存在。

再者，比丘们！舍利弗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凡在识无边处中的法：识无边处之想、一心，触、受、想、思、心，欲、胜解、活力、念、平静、作意，他的那些法逐步地被确定，那些法生起被知道、出现被知道、灭没被知道，他这么了知：‘这些法确实是这样，不存在后出现，存在后消失。’他在那些法上以无限制的心住于不接近、不排斥、不依止、不执着、自由、离缚，他了知：‘有更上的出离。’以多修习那个，他就（确认）有像这样（更上出离）的存在。

再者，比丘们！舍利弗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凡在无所有处中的法：无所有之想、一心，触、受、想、思、心，欲、胜解、活力、念、平静、作意，他的那些法逐步地被确定，那些法生起被知道、出现被知道、灭没被知道，他这么了知：‘这些法确实是这样，不存在后出现，存在后消失。’他在那些法上以无限制的心住于不接近、不排斥、不依止、不执着、自由、离缚，他了知：‘有更上的出离。’以多修习那个，他就（确认）有像这样（更上出离）的存在。

再者，比丘们！舍利弗以一切无所有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他从那个等至正念地出来，从那个等至正念地出来后，凡已过去、已灭、已变易的法，他看见那些法，他这么了知：‘这些法确实是这样，不存在后出现，存在后消失。’他在那些法上以无限制的心住于不接近、不排斥、不依止、不执着、自由、离缚，他了知：‘有更上的出离。’以多修习那个，他就（确认）有像这样（更上出离）的存在。

再者，比丘们！舍利弗以一切非想非非想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想受灭，他以慧看见后，他的烦恼被灭尽，他从那个等至正念地出来，从那个等至正念地出来后，凡已过去、已灭、已变易的法，他看见那些法，他这么了知：‘这些法确实是这样，不存在后出现，存在后消失。’他在那些法上以无限制的心住于不接近、不排斥、不依止、不执着、自由、离缚，他了知：‘没有更上的出离。’以多修习那个，他就（确认）没有像这样（更上出离）的存在。

比丘们！当正确地说时，凡能说：‘他在圣戒上已到达自在，已到达完美；在圣定上已到达自在，已到达完美；在圣慧上已到达自在，已到达完美；在圣解脱上已到达自在，已到达完美。’者，那正是舍利弗，当正确地说时，他能说：‘他在圣戒上已到达自在，已到达完美；在圣定上已到达自在，已到达完美；在圣慧上已到达自在，已到达完美；在圣解脱上已到达自在，已到达完美。’比丘们！当正确地说时，凡能说：‘他是世尊的亲生子、从口所生、从法所生、从法所化、法的继承人、非物质的继承人。’者，那正是舍利弗，当正

确地说时，他能说：‘他是世尊的亲生子、从口所生、从法所生、从法所化、法的继承人、非物质的继承人。’比丘们！舍利弗正完全地使已被如来转动的无上法轮随转起。”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那些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逐步经第一终了。

112、六纯净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这里，比丘记说完全智：‘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比丘们！对那位比丘所说既不应该欢喜（认可），也不应该排斥，不欢喜（认可）、不排斥后，应该问问题：‘贤友！有这四种言说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正说，哪四个呢？于所见而说所见、于所听闻而说所听闻、于所觉知而说所觉知、于所识知而说所识知，贤友！这些是四种言说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正说。那位尊者在这四种言说上怎样知、怎样见，以不执取而心从诸烦恼解脱呢？’比丘们！当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应该作的已作、负担

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比丘，这是如法的回答：‘贤友们！对于所见，我以离被限制之心住于不接近、不排斥、不依止、不执着、自由、离缚；贤友们！对于所听闻，我……（中略）贤友们！对于所觉知，我……（中略）贤友们！对于所识知，我……（中略）以离被限制之心住于不接近、不排斥、不依止、不执着、自由、离缚，贤友们！我在这四种言说上这样知、这样见，以不执取而心从诸烦恼解脱。’

比丘们！‘好！’他对那位比丘所说应该欢喜、应该随喜；‘好！’他对那位比丘所说应该欢喜、应该随喜后，应该进一步问问题：‘贤友！有这五取蕴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正说，哪五个呢？即：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贤友！这些是五取蕴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正说。而尊者在这五取蕴上怎样知、怎样见，以不执取而心从诸烦恼解脱呢？’比丘们！当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应该作的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比丘，这是如法的回答：‘贤友们！我知道：“色是弱的、褪去的、不安的。”后，以对色之攀住执取、心的依处、执持、烦恼潜在趋势的灭尽、褪去、灭、舍弃、断念，我了知：“我的心已解脱。”贤友们！我知道：“受……（中略）”贤友们！我知道：“想……（中略）”贤友们！我知道：“行……（中略）”贤友们！我知道：“识是弱的、褪去的、不安的。”后，以对识之攀住执取、心的依处、执持、烦恼潜在趋势的灭尽、褪去、灭、舍弃、断念，我了知：“我的心已解脱。”贤友们！

我在这五取蕴上这样知、这样见，以不执取而心从诸烦恼解脱。’

比丘们！‘好！’他对那位比丘所说应该欢喜、应该随喜；‘好！’他对那位比丘所说应该欢喜、应该随喜后，应该进一步问问题：‘贤友！有这六界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正说，哪六个呢？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虚空界、识界，贤友！这些是六界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正说。而尊者在这六界上怎样知、怎样见，以不执取而心从诸烦恼解脱呢？’比丘们！当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应该作的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比丘，这是如法的回答：‘贤友们！我对待地界为无我的，依止地界者也是无我的，以依止地界之攀住执取、心的依处、执持、烦恼潜在趋势的灭尽、褪去、灭、舍弃、断念，我了知：“我的心已解脱。”贤友们！我对待水界……（中略）贤友们！我对待火界……（中略）贤友们！我对待风界……（中略）贤友们！我对待虚空界……（中略）贤友们！我对待识界为无我的，依止识界者也是无我的，以依止识界之攀住执取、心的依处、执持、烦恼潜在趋势的灭尽、褪去、灭、舍弃、断念，我了知：“我的心已解脱。”贤友们！我在这六界上这样知、这样见，以不执取而心从诸烦恼解脱。’

比丘们！‘好！’他对那位比丘所说应该欢喜、应该随喜；‘好！’他对那位比丘所说应该欢喜、应该随喜后，应该进一步问问题：‘贤友！有这六内、外处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正说，哪六个呢？眼与色、耳与声音、鼻与气味、舌与味道、身与所

触、意与法，贤友！这些是六内、外处被那位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正说。而尊者在这六内、外处上怎样知、怎样见，以不执取而心从诸烦恼解脱呢？’比丘们！当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应该作的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比丘，这是如法的回答：‘贤友们！凡关于眼、色、眼识、能被眼所识知的法上之欲、贪、欢喜、渴爱，以攀住执取、心的依处、执持、烦恼潜在趋势的灭尽、褪去、灭、舍弃、断念，我了知：“我的心已解脱。”贤友们！凡关于耳、声音、耳识……（中略）贤友们！凡关于鼻、气味、鼻识……（中略）贤友们！凡关于舌、味道、舌识……（中略）贤友们！凡关于身、所触、身识……（中略）贤友们！凡关于意、法、意识、能被意所识知的法上之欲、贪、欢喜、渴爱，以攀住执取、心的依处、执持、烦恼潜在趋势的灭尽、褪去、灭、舍弃、断念，我了知：“我的心已解脱。”贤友们！我在这六内、外处上这样知、这样见，以不执取而心从诸烦恼解脱。’

比丘们！‘好！’他对那位比丘所说应该欢喜、应该随喜；‘好！’他对那位比丘所说应该欢喜、应该随喜后，应该进一步问问题：‘而尊者关于这有识之身与一切身外诸相，怎样知、怎样见而根除我作、我所作、慢烦恼潜在趋势呢？’比丘们！当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应该作的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比丘，这是如法的回答：‘贤友们！以前，当我是在家人时，我是无智的，那如来或如来弟子对我教导法，听闻那个法后，我于如来处获得信，具备那获得的信，我像这样深虑：“居家生活是障

碍，是尘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过些时候，我舍断少量的财富聚集或舍断大量的财富聚集后；舍断少量的亲属圈或舍断大量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

当这样出家时，我进入比丘的生活规定：舍断杀生后，我是离杀生者，我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舍断未给予而取后，我是离未给予而取者、给予而取者、只期待给予物者，以不盗取而自我住于清净。舍断非梵行后，我是梵行者，远离俗法而住，已离淫欲。舍断妄语后，我是离妄语者、真实语者、紧随真实者、能信赖者、应该信赖者、对世间无诈欺者。舍断离间语后，我是离离间语者：我从这里听到后，不为了对这些人离间而在那里说，或者，我从那里听到后，不为了对那些人离间而在这里说，像这样，我是分裂的调解者、和谐的散播者、乐于和合者、爱好和合者、喜欢和合者、作和合之言说者。舍断粗恶语后，我是离粗恶语者，我以柔和的言语：悦耳的、可爱的、动心的、优雅的、众人所爱的、众人可意的，像那样的言语与人说话。舍断杂秽语后，我是离杂秽语者：我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处之说者，合法之说者、合律之说者；我以适当时机说有价值、有理由、有节制、具有利益的话。我是离破坏种子类、草木类者，停止晚上吃食物、非时食的一日一食者，是离跳舞、歌曲、音乐、看戏者，是离花环之配戴、芳香之庄严、涂抹物之打扮状态者，是离高床、大床

者，是离领受金银者，是离领受生谷者，是离领受生肉者，是离领受女子、少女者，是离领受男奴仆、女奴仆者，是离领受山羊与羊者，是离领受鸡与猪者，是离领受象、牛、马、骡马者，是离领受田与地者，是离从事差使、遣使者，是离买卖者，是离在秤重上欺瞒、伪造货币、度量欺诈者，是离贿赂、欺瞒、诈欺、不实者，是离割截、杀害、捕缚、抢夺、掠夺、暴力者。

我是已知足者：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不论出发到何处，我只拿（这些）出发，犹如鸟不论以翼飞到何处，只有翼的负荷而飞。同样的，贤友！我是已知足者：以衣服保护身体、以施食保护肚子，不论出发到何处，我只拿（这些）出发，已具备这圣戒蕴，我自身内感受无过失的安乐。

我以眼见色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眼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我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眼根，在眼根上达到自制；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鼻闻气味后，……（中略）以舌尝味道后，……（中略）以身触所触后，……（中略）以意识法后，不成为相的执取者、细相的执取者，因为当住于意根的不防护时，贪忧、恶不善法会流入，我依其自制而行动，保护意根，在意根上达到自制，已具备这圣根自制，我自身内感受不受害的安乐。

我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前视、后视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肢体）曲伸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穿）衣、持钵与大衣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大小便

动作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时是正知于行为者。

已具备这圣戒蕴，已具备这圣知足，已具备这圣根自制，已具备这圣正念与正知，我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我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舍断对世间的贪婪，以离贪婪心而住，使心从贪婪中清净。舍断恶意与瞋后，住于无瞋恚心、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使心从恶意与瞋怒中清净。舍断惛沉睡眠后，住于离惛沉睡眠、有光明想、正念、正知，使心从惛沉睡眠中清净。舍断掉举后悔后，住于不掉举、自身内心寂静，使心从掉举后悔中清净。舍断疑惑后，住于脱离疑惑、在善法上无疑，使心从疑惑中清净。

我舍断这些心的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我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我如实证知：“这是苦。”如实证知：“这是苦集。”如实证知：“这是苦灭。”如实证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证知：“这些是烦恼。”如实证知：“这是烦恼集。”如实证知：“这是烦恼灭。”如实证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我这么知、这么

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我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贤友们！关于这有识之身与一切身外诸相，这样知、这样见而根除我作、我所作、慢烦恼潜在趋势。’

比丘们！‘好！’他对那位比丘所说应该欢喜、应该随喜；‘好！’他对那位比丘所说应该欢喜、应该随喜后，应该这么说：‘贤友！这是我们的获得，贤友！这是我们的好获得，我们看见这样同梵行者的尊者。’”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那些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六纯净经第二终了。

113、善人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善人法与非善人法，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什么是非善人法呢？比丘们！这里，非善人是从贵族出家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从贵族出家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从贵族出家者。’他以那高贵的出身来历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不以高贵的出身来历而贪法走到遍尽，或瞋法走到遍尽，或痴法走到遍尽，即使不是从贵族出家者，但，他是法、随法行者，如法而行者，随法而行者，在那里，他应该被尊敬，应该被赞赏。’他只在道迹里做，既不以那高贵的出身来历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是从大家族出家者，……（中略）是从大富家族出家者，……（中略）是从显赫财富家族出家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从显赫财富家族出家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从显赫财富家族出家者。’他以那显赫财富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不以显赫财富而贪法走到遍尽，或瞋法走到遍尽，或痴法走到遍尽，即使不是从显赫财富家族出家者，但，他是法、随法行者，如法而行者，随法而行者，在那里，他应该被尊敬，应该被赞赏。’他只在道迹里做，既不以那显赫财富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是有名声的知名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知名的有名声者，这些其他比丘是不知名的无能者。’他以那知名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

人像这样深虑：‘不以知名而贪法走到遍尽，或瞋法走到遍尽，或痴法走到遍尽，即使不是知名的有名声者，但，他是法、随法行者，如法而行者，随法而行者，在那里，他应该被尊敬，应该被赞赏。’他只在道迹里做，既不以那知名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是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利得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利得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利得者。’他以那利得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不以利得而贪法走到遍尽，或瞋法走到遍尽，或痴法走到遍尽，即使不是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的利得者，但，他是法、随法行者，如法而行者，随法而行者，在那里，他应该被尊敬，应该被赞赏。’他只在道迹里做，既不以那利得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是多闻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多闻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多闻者。’他以那多闻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不以多闻而贪法走到遍尽，或瞋法走到遍尽，或痴法走到遍尽，即使不是多闻者，但，他是法、随法行者，如法而行者，随法而行者，在那里，他应该被尊敬，应该被赞赏。’他只在道迹里做，既不以那多闻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是持律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持律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持律者。’他以那持律的状态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不以持律的状态而贪法走到遍尽，或瞋法走到遍尽，或痴法走到遍尽，即使不是持律者，但，他是法、随法行者，如法而行者，随法而行者，在那里，他应该被尊敬，应该被赞赏。’他只在道迹里做，既不以那持律的状态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是说法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说法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说法者。’他以那说法的状态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不以说法的状态而贪法走到遍尽，或瞋法走到遍尽，或痴法走到遍尽，即使不是说法者，但，他是法、随法行者，如法而行者，随法而行者，在那里，他应该被尊敬，应该被赞赏。’他只在道迹里做，既不以那说法的状态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是住林野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住林野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住林野者。’他以那住林野的状态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不以住林野的状态而贪法走到遍尽，或瞋法走到遍尽，或痴法走到遍尽，即使不是住林野者，但，他是法、随法行者，如法而行者，随法而行者，在那里，他应该被尊敬，应该被赞赏。’他只在道

迹里做，既不以那住林野的状态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是穿粪扫衣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穿粪扫衣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穿粪扫衣者。’他以那穿粪扫衣的状态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不以穿粪扫衣的状态而贪法走到遍尽，或瞋法走到遍尽，或痴法走到遍尽，即使不是穿粪扫衣者，但，他是法、随法行者，如法而行者，随法而行者，在那里，他应该被尊敬，应该被赞赏。’他只在道迹里做，既不以那穿粪扫衣的状态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是食施食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食施食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食施食者。’他以那食施食的状态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不以食施食的状态而贪法走到遍尽，或瞋法走到遍尽，或痴法走到遍尽，即使不是食施食者，但，他是法、随法行者，如法而行者，随法而行者，在那里，他应该被尊敬，应该被赞赏。’他只在道迹里做，既不以那食施食的状态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是住树下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住树下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住树下者。’他以那住树下的状态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不以住树下的状态而贪法走到遍尽，或瞋法走到遍尽，或痴

法走到遍尽，即使不是住树下者，但，他是法、随法行者，如法而行者，随法而行者，在那里，他应该被尊敬，应该被赞赏。’他只在道迹里做，既不以那住树下的状态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是住冢间者，……（中略）是住露地者，……（中略）是常坐不卧者，……（中略）是随处住者，……（中略）是一座食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一座食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一座食者。’他以那一座食的状态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不以一座食的状态而贪法走到遍尽，或瞋法走到遍尽，或痴法走到遍尽，即使不是一座食者，但，他是法、随法行者，如法而行者，随法而行者，在那里，他应该被尊敬，应该被赞赏。’他只在道迹里做，既不以那一座食的状态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初禅等至的得利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初禅等至的得利者。’他以那初禅等至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初禅等至无参与性为世尊所说，因为，不管以任何方式思量，实际上都不是想的那样。’他只在无参与性里做，既不以那初禅等至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中略）第三禅……进

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他像这样深虑：‘我是第四禅等至的得利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第四禅等至的得利者。’他以那第四禅等至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第四禅等至无参与性为世尊所说，因为，不管以任何方式思量，实际上都不是想的那样。’他只在无参与性里做，既不以那第四禅等至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他像这样深虑：‘我是虚空无边处等至的得利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虚空无边处等至的得利者。’他以那虚空无边处等至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虚空无边处等至无参与性为世尊所说，因为，不管以任何方式思量，实际上都不是想的那样。’他只在无参与性里做，既不以那虚空无边处等至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他像这样深虑：‘我是识无边处等至的得利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识无边处等至的得利者。’他以那识无边处等至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识无边处等至无参与性为世尊所说，因为，不管以任何方式思量，实际上都不是想的那样。’他只在无参与性里做，既不以那识无边处等至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

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他像这样深虑：‘我是无所有处等至的得利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无所有处等至的得利者。’他以那无所有处等至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无所有处等至无参与性为世尊所说，因为，不管以任何方式思量，实际上都不是想的那样。’他只在无参与性里做，既不以那无所有处等至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非善人以一切无所有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他像这样深虑：‘我是非想非非想处等至的得利者，这些其他比丘不是非想非非想处等至的得利者。’他以那非想非非想处等至而称赞自己，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非善人法。比丘们！但，善人像这样深虑：‘非想非非想处等至无参与性为世尊所说，因为，不管以任何方式思量，实际上都不是想的那样。’他只在无参与性里做，既不以那非想非非想处等至而称赞自己，也不轻蔑他人，比丘们！这也是善人法。

再者，比丘们！善人以一切非想非非想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想受灭，以慧见后，（他的）诸烦恼被灭尽，比丘们！这位比丘无论什么都不思量，无论在何处都不思量，不以任何方式思量。”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善人经第三终了。

114、应该实行与不应该实行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应该实行与不应该实的法门，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身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身行仪（必）为其中之一。比丘们！我以二种说语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语行仪（必）为其中之一。比丘们！我以二种说意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意行仪（必）为其中之一。比丘们！我以二种说心的生起：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心的生起（必）为其中之一。比丘们！我以二种说想的获得：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想的获得（必）为其中之一。比丘们！我以二种说见的获得：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见的获得（必）为其中之一。比丘们！我以二种说个体的获得：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个体的获得（必）为其中之一。”

当这么说时，尊者舍利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这样了知世尊这简要所说而未详细说的详细义理：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身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身行仪（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身行仪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身行仪不应该实行；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身行仪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身行仪应该实行。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身行仪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某人是杀生者、凶暴者、血手者、执意杀害者、对活的生物不同情者；又，他是未给予而取者：他到村落或到林野，未给予而拿走那些他人的其它财产与资具而被称为偷盗；又，他是邪淫者：他与那些被母亲守护、被父亲守护、被兄弟守护、被姊妹守护、被亲族守护、被氏族守护、被法守护、有夫、有惩罚保护、乃至被套过花环（已订婚）那样的（女子）性交，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身行仪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身行仪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某人舍断杀生后，是离杀生者，他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他舍断未给予而取后，是离未给予而取者：他到村落或到林野，不未给予而拿走那些他人的其它财产与资具而被称为偷盗；他舍断邪淫后，是离邪淫者：他不与那些被母亲守护、被父亲守护、被兄弟守护、被姊妹守护、被亲族守护、被氏族守护、被法守护、有夫、有惩罚保护、乃至

被套过花环（已订婚）那样的（女子）性交，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身行仪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身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身行仪（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语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语行仪（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语行仪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语行仪不应该实行；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语行仪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语行仪应该实行。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语行仪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某人是妄语者：他到会堂中，或到会议中，或到亲族中，或到团体中，或到王宫中，被带来作为证人询问：‘喂！来！男子！请说你所知道的。’他不知道的说：‘我知道。’或者，他知道的说：‘我不知道。’他没看见的说：‘我看见。’或者，他看见的说：‘我没看见。’像这样，他以自己之因，或他人之因，或世俗琐碎之因而有故意虚妄的言说；又，他是离间语者：他从这里听到后，为了对这些人离间而在那里说，或者，他从那里听到后，为了对那些人离间而在这里说，像这样，他是和合的破坏者、分裂的散播者、乐于不和合者、爱好不和合者、喜欢不和合者、作不和合之言说者。

他是粗恶语者，他说这样的话：粗暴语的、粗涩的、粗的、对他人尖锐的、叱责他人的、对周遭愤怒的、不导向入定的；又，他是杂

秽语者：他是不适当时机之说者、非事实之说者、无益处之说者，非法之说者、非律之说者，他以不适当时机说无价值、无理由、无节制、不具有利益的话，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语行仪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语行仪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某人舍断妄语后，是离妄语者：他到会堂中，或到会议中，或到亲族中，或到团体中，或到王宫中，被带来作为证人询问：‘喂！来！男子！请说你所知道的。’他不知道的说：‘我不知道。’或者，他知道的说：‘我知道。’他没看见的说：‘我没看见。’或者，他看见的说：‘我看见。’像这样，他不以自己之因，或他人之因，或世俗琐碎之因而有故意虚妄的言说；他舍断离间语后，是离离间语者：他从这里听到后，不为了对这些人离间而在那里说，或者，他从那里听到后，不为了对那些人离间而在这里说，像这样，他是分裂的调解者、和谐的散播者、乐于和合者、爱好和合者、喜欢和合者、作和合之言说者；他舍断粗恶语后，是离粗恶语者，他以柔和的言语：悦耳的、可爱的、动心的、优雅的、众人所爱的、众人可意的，像那样的言语与人说话；他舍断杂秽语后，是离杂秽语者：他是适当时机之说者、事实之说者、有益处之说者，合法之说者、合律之说者；他以适当时机说有价值、有理由、有节制、具有利益的话，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语行仪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语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语行仪（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此而被

说。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意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意行仪（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意行仪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的意行仪不应该实行；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意行仪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意行仪应该实行。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意行仪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某人是贪婪者：他贪求那些他人的其它财产与资具：‘啊！但愿凡他的都是我的。’又，他是心瞋恚者，有憎恶之意向：‘愿这些众生被杀害、或被俘虏、或被消灭、或被灭亡、或不存在!’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意行仪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意行仪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某人是不贪婪者：他不贪求他人的其它财产与资具：‘啊！但愿凡他的都是我的。’他是心不瞋恚者，无憎恶之意向：‘愿这些众生无怨、无瞋恚、无恼乱，愿他们自己持续安乐!’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意行仪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意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意行仪（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心的生起：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心的生起（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心的生起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

退，像这样的心的生起不应该实行；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心的生起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心的生起应该实行。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心的生起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某人是贪婪者，以贪婪俱行之心而住；他是恶意者，以恶意俱行之心而住；他是恼害者，以恼害俱行之心而住，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心的生起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心的生起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某人是不贪婪者，以不贪婪俱行之心而住；他是无恶意者，以无恶意俱行之心而住；他是不恼害者，以不恼害俱行之心而住，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心的生起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心的生起：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心的生起（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想的获得：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想的获得（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想的获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的想的获得不应该实行；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想的获得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想的获得应该实行。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想的获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某人是贪婪者，以贪婪俱行之想而住；他是恶意者，以恶意俱行之想而住；他是恼害者，以恼害俱行之想而住，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想的获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想的获得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某人是不贪婪者，以不贪婪俱行之想而住；他是无恶意者，以无恶意俱行之想而住；他是不恼害者，以不恼害俱行之心而住，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想的获得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想的获得：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想的获得（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见的获得：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见的获得（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见的获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见的获得不应该实行；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见的获得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见的获得应该实行。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见的获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某人是这么见者：‘无布施，无供养，无供物，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无此世，无他世，无母，无父，无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无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此世、他世。’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见的获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见的获得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某人是这么见者：‘有布施，有供养，有供物，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有此世，有他世，有母，有父，有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

说此世、他世。’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见的获得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见的获得：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见的获得（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个体的获得：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个体的获得（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个体的获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的个体的获得不应该实行；大德！当实行像这样的个体的获得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个体的获得应该实行。

大德！当实行什么样的个体的获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呢？大德！这里，当再生有瞋恚之个体的获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不为了成为已完结者，大德！当再生无瞋恚之个体的获得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为了成为已完结者，‘比丘们！我以二种说个体的获得：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个体的获得（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大德！我这样了知世尊这简要所说而未详细说的详细义理。”

“好！好！舍利弗！好！舍利弗！你这样了知我这简要所说而未详细说的详细义理：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身行仪：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身行仪（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我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

呢？舍利弗！当实行像这样的身行仪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身行仪不应该实行；舍利弗！当实行像这样的身行仪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身行仪应该实行。

舍利弗！当实行什么样的身行仪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呢？舍利弗！这里，某人是杀生者、凶暴者、血手者、执意杀害者、对活的生物不同情者；又，他是未给予而取者：他到村落或到林野，未给予而拿走那些他人的其它财产与资具而被称为偷盗；又，他是邪淫者：他与那些被母亲守护、被父亲守护、被兄弟守护、被姊妹守护、被亲族守护、被氏族守护、被法守护、有夫、有惩罚保护、乃至被套过花环（已订婚）那样的（女子）性交，舍利弗！当实行像这样的身行仪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

舍利弗！当实行什么样的身行仪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呢？舍利弗！这里，某人舍断杀生后，是离杀生者，他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他舍断未给予而取后，是离未给予而取者：他到村落或到林野，不未给予而拿走那些他人的其它财产与资具而被称为偷盗；他舍断邪淫后，是离邪淫者：他不与那些被母亲守护、被父亲守护、被兄弟守护、被姊妹守护、被亲族守护、被氏族守护、被法守护、有夫、有惩罚保护、乃至被套过花环（已订婚）那样的（女子）性交，舍利弗！当实行像这样的身行仪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身行仪：……’……（中略）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意行仪：……’……（中略）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心的生起：……’……（中略）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想的获得：……’……（中略）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见的获得：……’……（中略）

‘比丘们！我以二种说个体的获得：应该实行的与不应该实行的，个体的获得（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我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舍利弗！当实行像这样的个体的获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的个体的获得不应该实行；舍利弗！当实行像这样的个体的获得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个体的获得应该实行。

舍利弗！当实行什么样的个体的获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呢？舍利弗！这里，当再生有瞋恚之个体的获得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不为了成为已完结者，舍利弗！当再生无瞋恚之个体的获得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为了成为已完结者，‘比丘们！我以二种说个体的获得：应该实行的或不应该实行的，个体的获得（必）为其中之一。’像这样，这被我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舍利弗！我这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应该这样被看见。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眼识知的色：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耳识知的声音：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鼻识知的气味：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舌识知的味道：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身识知的所触：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意识知的法：应该追求的与不

应该实行的。”

当这么说时，尊者舍利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这样了知这世尊简要所说而未详细说的详细义理：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眼识知的色：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大德！当追求像这样能被眼识知的色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能被眼识知的色不应该追求；大德！当追求像这样能被眼识知的色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能被眼识知的色应该追求。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眼识知的色：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中略）’……像这样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不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耳识知的声音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鼻识知的气味不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鼻识知的气味应该实行。……像这样能被舌识知的味道不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舌识知的味道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身识知的所触不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身识知的所触应该追求。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意识知的法：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大德！当追求像这样的意识知的法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能被意识知的法不应该追求；大德！当追求像这样能被意识知的法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能被意识知的法应该追求。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意识知的法：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

求的。’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大德！我这样了知世尊这简要所说而未详细说的详细义理。”

“好！好！舍利弗！好！舍利弗！你这样了知我这简要所说而未详细说的详细义理：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眼识知的色：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像这样，这被我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舍利弗！当追求像这样能被眼识知的色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能被眼识知的色不应该追求；舍利弗！当追求像这样能被眼识知的色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能被眼识知的色应该追求。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眼识知的色：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像这样，这被我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中略）’……像这样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不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耳识知的声音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鼻识知的气味不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鼻识知的气味应该实行。像这样能被舌识知的味道不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舌识知的味道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身识知的所触不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身识知的所触应该追求。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意识知的法：……（中略）’……像这样能被意识知的法不应该追求；……像这样能被意识知的法应该追求。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能被意识知的法：应该追求的与不应该追求的。’像这样，这被我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舍利弗！我这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应该这样被看见。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衣服：应该使用的与不应该使用的。’……（中略）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施食：……（中略）’……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住处：……’……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村落：……’……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城镇：……’……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城市：……’……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地方：……’……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个人：应该交往的与不应该交往的。’”

当这么说时，尊者舍利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这样了知这世尊简要所说而未详细说的详细义理：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衣服：应该使用的与不应该使用的。’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大德！当使用像这样的衣服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衣服不应该使用；大德！当使用像这样的衣服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衣服应该使用。‘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衣服：应该使用的与不应该使用的。’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施食：……（中略）’……像这样的施食不应使用……像这样的施食应该使用。……像这样的住处不应住……像这样的住处应该住。……像这样的村落不应该依止……像这样的村落应该依止。……像这样的城镇不应该依止……像这样的城镇应该依

止。……像这样的城市不应该依止……像这样的城市应该依止。……像这样的地方不应该住……像这样的地方应该住。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个人：应该交往的与不应该交往的。’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大德！当交往像这样的个人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的个人不应该交往；大德！当交往像这样的个人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个人应该交往。‘舍利弗！我以二种说个人：应该交往的与不应该交往的。’像这样，这被世尊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大德！我这样了知世尊这简要所说而未详细说的详细义理。”

“好！好！舍利弗！好！舍利弗！你这样了知我这简要所说而未详细说的详细义理：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衣服：应该使用的与不应该使用的。’像这样，这被我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舍利弗！当使用像这样的衣服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衣服不应该使用；舍利弗！当使用像这样的衣服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衣服应该使用。‘舍利弗！我以二种说衣服：应该使用的与不应该使用的。’像这样，这被我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应该如第一段那样使之详细）像这样的施食……像这样的住处……像这样的村落……像这样的城镇……像这样的城市……像这样的地方。

‘舍利弗！我以二种说个人：应该交往的与不应该交往的。’像这样，这被我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被说呢？舍利弗！当交往像这样的个人时，不善法增长，善法衰退，像这样的个人不应该交往；舍利

弗！当交往像这样的个人时，善法增长，不善法衰退，像这样的个人应该交往。‘舍利弗！我以二种说个人：应该交往的与不应该交往的。’像这样，这被我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舍利弗！我这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应该这样被看见。

舍利弗！如果全部的刹帝力这样了知我这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则会有全部刹帝力之长久的利益与安乐；舍利弗！如果全部的婆罗门……（中略）如果全部的毗舍……如果全部的首陀罗这样了知我这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则会有全部首陀罗之长久的利益与安乐；舍利弗！如果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这样了知我这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则会有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之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舍利弗欢喜世尊所说。

应该实行与不应该实行经第四终了。

115、多界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凡任何恐惧生起，全都由愚者生起，非贤智者；凡任

何麻烦生起，全都由愚者生起，非贤智者；凡任何灾祸生起，全都由愚者生起，非贤智者。比丘们！犹如从芦苇屋或茅草屋放火，则烧掉涂以灰泥、安全的、已关闭门闩、已关闭窗户之重阁。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恐惧生起，全都由愚者生起，非贤智者；凡任何麻烦生起，全都由愚者生起，非贤智者；凡任何灾祸生起，全都由愚者生起，非贤智者。比丘们！像这样，愚者是有恐惧的，贤智者是无恐惧的；愚者是有麻烦的，贤智者是无麻烦的；愚者是有灾祸的，贤智者是无灾祸的。比丘们！没有恐惧来自贤智者，没有麻烦来自贤智者，没有灾祸来自贤智者。比丘们！因此，‘我们将成为贤智者、考察者。’比丘们！你们应该这么学。

当这么说时，尊这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什么情形‘比丘是贤智者、考察者’是适当的言说呢？”

“阿难！当比丘是界的熟练者、处的熟练者、缘起的熟练者、可能或不可能的熟练者时，阿难！这个情形‘比丘是贤智者、考察者’是适当的言说。”

“但，大德！什么情形‘比丘是界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呢？”

“阿难！有这十八界：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音界、耳识界、鼻界、气味界、鼻识界、舌界、味道界、舌识界、身界、所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阿难！当知道、看到这十八界时，阿难！这个情形‘比丘是界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

“但，大德！会有其它法门，依之而‘比丘是界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吗？”

“阿难！会有。阿难！有这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虚空界、识界，阿难！当知道、看到这六界时，阿难！这个情形‘比丘是界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

“但，大德！会有其它法门，依之而‘比丘是界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吗？”

“阿难！会有。阿难！有这六界：乐界、苦界、喜悦界、忧界、平静界、无明界，阿难！当知道、看到这六界时，阿难！这个情形‘比丘是界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

“但，大德！会有其它法门，依之而‘比丘是界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吗？”

“阿难！会有。阿难！有这六界：欲界、离欲界、恶意界、无恶意界、加害界、无加害界，阿难！当知道、看到这六界时，阿难！这个情形‘比丘是界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

“但，大德！会有其它法门，依之而‘比丘是界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吗？”

“阿难！会有。阿难！有这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阿难！当知道、看到这三界时，阿难！这个情形‘比丘是界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

“但，大德！会有其它法门，依之而‘比丘是界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吗？”

“阿难！会有。阿难！有这二界：有为界、无为界，阿难！当知道、看到这二界时，阿难！这个情形‘比丘是界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

“又，大德！什么情形‘比丘是处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呢？”

“阿难！有这六内、外处：眼与色、耳与声音、鼻与气味、舌与味道、身与所触、意与法，阿难！当知道、看到这六内、外处时，阿难！这个情形‘比丘是处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

“又，大德！什么情形‘比丘是缘起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呢？”

“阿难！这里，比丘这么了知：‘当这个存在了，则有那个；以这个的生起，则那个生起；当这个不存在了，则没有那个；以这个的灭，则那个被灭，即：以无明为缘而有行；以行为缘而有识；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以名色为缘而有六处；以六处为缘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以渴爱为缘而有取；以取为缘而有有；以有为缘而有生；以生为缘而有老死、愁、悲、苦、忧、绝望生起，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集。但就以那无明的无余褪去与灭而行灭；以行灭而识灭；以识灭而名色灭；以名色灭而六处灭；以六处灭而触灭；以触灭而受灭；以受灭而渴爱灭；以渴爱灭而取灭；以取灭而有灭；以有灭而生灭；以生灭而老死、愁、悲、苦、忧、绝望被灭，这样是这整个苦蕴的灭。’阿难！这个情形‘比丘是缘起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

“又，大德！什么情形‘比丘是可能或不可能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呢？”

“阿难！这里，比丘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见具足的人会视任何行为常，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一般人会视任何行为常，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见具足的人会视任何行为乐，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一般人会视任何行为乐，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见具足的人会视任何法为我，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一般人会视任何行为法为我，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见具足的人会夺取（他的）母亲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一般人会夺取（他）母亲的生命，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见具足的人会夺取（他）父亲的生命，……（中略）会夺取阿罗汉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一般人会夺取阿罗汉的生命，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见具足的人会恶心使如来流血，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一般人会恶心使如来流血，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见具足的人会分裂僧团，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一般人会分裂僧团，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见具足的人会指定其他大师，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一般人会指定其他大师，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在一个世间界中会同时出现两位阿罗汉、正自觉者，这是不可能的。’了知：

‘这是可能的：在一个世间界中会出现一位阿罗汉、正自觉者，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在一个世间界中会同时出现两位转轮王，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在一个世间界中会出现一位转轮王，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会有女阿罗汉、正自觉者，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会有男阿罗汉、正自觉者，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会有女转轮王，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会有男转轮王，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女子会作帝释位、魔位、梵天位，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男子会作帝释位、魔位、梵天位，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身恶行会生起令人想要、可爱、合意的果报，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身恶行会生起非令人想要、不可爱、不合意的果报，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语恶行……（中略）意恶行会生起令人想要、可爱、合意的果报，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语恶行……（中略）意恶行会生起非令人想要、不可爱、不合意的果报，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身善行会生起非令人想要、不可爱、不合意的果报，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身善行会生起令人想要、可爱、合意的果报，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语善行……（中略）意善行会生起非令人想要、不可爱、不合意的果报，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语善行……（中略）意善行会生起令人想要、可爱、合意的果报，这是可

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凡具备身恶行者，以此为因、以此为缘，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善趣、天界，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凡具备身恶行者，以此为因、以此为缘，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凡具备语恶行者……（中略）凡具备意恶行者，以此为因、以此为缘，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善趣、天界，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凡具备语恶行者……（中略）凡具备意恶行者，以此为因、以此为缘，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凡具备身善行者以此为因、以此为缘，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凡具备身善行者，以此为因、以此为缘，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善趣、天界，这是可能的。’了知：‘这是不可能的、没机会的：凡具备语善行者……（中略）凡具备意善行者，以此为因、以此为缘，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是不可能的。’了知：‘这是可能的：凡具备语善行者……（中略）凡具备意善行者，以此为因、以此为缘，以身体的崩解，死后会往生到善趣、天界，这是可能的。’阿难！这个情形‘比丘是可能或不可能的熟练者’是适当的言说。”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不可思议啊，大德！未曾有啊，大德！大德！这个法门的名称是什么呢？”

“阿难！因此，在这里，这个法门，请你持它为‘多界的’；请你也持它为‘四轮’；请你也持它为‘法镜’；请你也持它为‘不死之鼓’；请你也持它为‘战斗中无上的胜利’。”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多界经第五终了。

116、仙吞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仙吞山。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你们是否看见这卫玻拉山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也有这卫玻拉山的其他名称、其他安立。

比丘们！你们是否看见这玻大哇山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也有这玻大哇山的其他名称、其他安立。

比丘们！你们是否看见这毗富罗山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也有这毗富罗山的其他名称、其他安立。

比丘们！你们是否看见这耆阇崛山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也有这耆阇崛山的其他名称、其他安立。

比丘们！你们是否看见这仙吞山吗？”

“是的，大德！”

“比丘们！但这仙吞山仅这个名称、仅这个安立。

比丘们！从前，五百位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他们被看见进入这座山，当已进入，就没（再）被看见，人们看见这样后，这么说：‘这座山吞了这位仙人。’‘仙（吞）山、仙（吞）山’这样的名称就被生起。比丘们！我将告知辟支佛们的名字；比丘们！我将叙述辟支佛们的名字；比丘们！我将说示辟支佛们的名字，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名叫无害的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比丘们！名叫最上的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比丘们！名叫格香冠的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比丘们！名叫名声的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比丘们！名叫善见的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比丘们！名叫喜见的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比丘们！名叫健陀罗的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比丘们！名叫行乞者的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比丘们！名叫近牛王的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比丘们！名叫引导的辟支佛是这座仙

吞山中的久住者；比丘们！名叫真实的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比丘们！名叫多闻的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比丘们！名叫修习性的辟支佛是这座仙吞山中的久住者。”

“这些无恼乱、无欲的坚实众生，单独证得菩提，

请你们听我叙述，那些离箭、伟大男人们的名字。

无害、最上、格香冠、名声，善见与喜见是善正觉者，

健陀罗、行乞者与近牛王，引导、真实、多闻、修习性。

孙巴、清净、玛都拉与第八，然后是有云、无恼乱、善牙，

信固与信额，大威力的辟支佛有之引导已被灭尽。

两位若利那牟尼与阿踏葛，然后是善巧佛，然后是善臂，

优玻内密色、内密色、寂静心，真理、真实、离尘、贤智。

黑、近黑、征服与胜利，安额与般额及护胜，

玻西舍断依着的苦根，不败征服了魔的力量。

大师、轮转、箭破、身毛竖立，优枕额玛亚、阿私陀、无烦恼，

意生与般都玛是慢的破坏者，彼胜解、离垢与给堵玛。

给顿玻拉葛与玛但葛、圣者，然后是不死者、不死村、避亚玛葛，

妙吉祥、大毕拉、善住立，不忍受、安稳喜欢与柔和。

难寻、僧团而后是优若亚，下一个牟尼（名叫）忍受，有最高的精勤，

阿难、难陀、优玻难陀共十二位，婆罗堕若是持有最后身者。

菩提、大名而后是郁多罗，给西、西记、美妙、分门，

低舍、优玻低舍是有之系缚的破坏者，优玻西记与西科理是渴爱的破坏者。

吉祥成为离贪的佛陀，牛王是诱网苦根的破坏者，

优玻尼大到达寂静的足迹，布萨、美妙、谛名。

居大、若延大、红莲与青莲，更上红莲、所护、山岳，

坚慢、辉煌、离贪，以及心善解脱的更哈佛。

这些与其他大威力的辟支佛，有之引导已被灭尽，

请你们礼拜，那些已超越一切执着的大仙、已般涅盘者、不可量者。”

仙吞经第六终了。

117、四十大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我将教导你们圣正定的助伴、资粮，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将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什么是圣正定的助伴、资粮呢？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比丘们！凡被这七支准备的心一境性，比丘们！这被称为圣正定的‘助伴’、‘资粮’。

在那里，比丘们！正见为先导，而，比丘们！正见如何为先导呢？了知‘邪见’为邪见；了知‘正见’为正见，这是他的正见。

而，比丘们！什么是邪见呢？‘无布施，无供养，无供物，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无此世，无他世，无母，无父，无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无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此世、他世。’比丘们！这是邪见。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见呢？比丘们！我说这正见有二种：比丘们！有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见；有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见。

而，比丘们！什么是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见呢？‘有布施，有供养，有供物，有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与报，有此世，有他世，有母，有父，有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有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以证智自作证后而宣说此世、他世。’比丘们！这是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见。

而，比丘们！什么是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见呢？比丘们！凡圣心、无烦恼心、具足圣道、修习圣道者的慧、慧根、慧力、择法觉支、正见道支，比丘们！这些被称为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见。

他努力于邪见的舍断、正见的具足，这是他自己的正精进；他专注地舍断邪见，专注地进入后住于正见，这是他自己的正念，这样，这三法绕着正见转，即：正见、正精进、正念。

在那里，比丘们！正见为先导，而，比丘们！正见如何为先导呢？了知‘邪思维’为邪思维；了知‘正思维’为正思维，这是他的正见。

而，比丘们！什么是邪思维呢？欲的意向、恶意的意向、加害的意向，比丘们！这就是邪思维。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思维呢？比丘们！我说这正思维有二种：有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思维；有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思维。

而，比丘们！什么是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思维呢？离欲的意向、无恶意的意向、无加害的意向，比丘们！这是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思维。

而，比丘们！什么是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思维呢？凡圣心、无烦恼心、具足圣道、修习圣道者的思索、寻、意向、专注、细专注、心的导向、语行，比丘们！这被称为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思维。

他努力于邪思维的舍断、正思维的具足，这是他自己的正精进；他专注地舍断邪思维，专注地进入后住于正思维，这是他自己的正念，这样，这三法绕着正思维转，即：正见、正精进、正念。

在那里，比丘们！正见为先导，而，比丘们！正见如何为先导

呢？了知‘邪语’为邪语；了知‘正语’为正语，这是他的正见。

而，比丘们！什么是邪语呢？妄语、离间语、粗恶语、杂秽语，比丘们！这是邪语。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语呢？比丘们！我说这正语有二种：有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语；有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语。

而，比丘们！什么是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语呢？戒绝妄语、戒绝离两舌、戒绝粗恶语、戒绝杂秽语，比丘们！这是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语。

而，比丘们！什么是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语呢？凡圣心、无烦恼心、具足圣道、修习圣道者的四语恶行之远离、戒绝、回避、戒绝，比丘们！这被称为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语。

他努力于邪语的舍断、正语的具足，这是他自己的正精进；他专注地舍断邪语，专注地进入后住于正语，这是他自己的正念，这样，这三法绕着正语转，即：正见、正精进、正念。

在那里，比丘们！正见为先导，而，比丘们！正见如何为先导呢？了知‘邪业’为邪业；了知‘正业’为正业，这是他的正见。

而，比丘们！什么是邪业呢？杀生、未给予而取、邪淫，比丘们！这是邪业。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业呢？比丘们！我说这正业有二种：有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业；有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业。

而，比丘们！什么是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业呢？戒绝杀生、戒绝未给予而取、戒绝邪淫，比丘们！这是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业。

而，比丘们！什么是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业呢？凡圣心、无烦恼心、具足圣道、修习圣道者的三种身恶行之远离、戒绝、回避、戒绝，比丘们！这被称为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业。

他努力于邪业的舍断、正业的具足，这是他自己的正精进；他专注地舍断邪业，专注地进入后住于正业，这是他自己的正念，这样，这三法绕着正业转，即：正见、正精进、正念。

在那里，比丘们！正见为先导，而，比丘们！正见如何为先导呢？了知‘邪命’为邪命；了知‘正命’为正命，这是他的正见。

而，比丘们！什么是邪命呢？设计、攀谈、暗示、讥讽、以利养换取其他利养，比丘们！这是邪命。

而，比丘们！什么是正命呢？比丘们！我说这正命有二种：有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命；有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命。

而，比丘们！什么是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命呢？比丘们！这里，圣弟子舍断邪命后，以正命营生，比丘们！这是具烦恼、福分、果报所依的正命。

而，比丘们！什么是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命呢？凡圣心、无烦恼心、具足圣道、修习圣道者的邪命之远离、戒绝、回避、戒绝，比丘们！这被称为圣、无烦恼、出世间、道支的正命。

他努力于邪命的舍断、正命的具足，这是他自己的正精进；他专注地舍断邪命，专注地进入后住于正命，这是他自己的正念，这样，这三法绕着正命转，即：正见、正精进、正念。

在那里，比丘们！正见为先导，而，比丘们！正见如何为先导呢？比丘们！正见者能生正思维，正思维者能生正语，正语者能生正业，正业者能生正命，正命者能生正精进，正精进者能生正念，正念者能生正定，正定者能生正智，正智者能生正解脱。

比丘们！这样，有学为八支具备者，阿罗汉为十支具备者。（在那里，以正智离种种恶不善法，到达圆满的修习。）

在那里，比丘们！正见为先导，而，比丘们！正见如何为先导呢呢？比丘们！邪见被正见者除尽，且凡以邪见为缘生成的种种恶不善法也被除尽，以正见为缘的种种善法到达圆满的修习。邪思维被正思维者除尽……（中略）邪语被正语者除尽……邪业被正业者除尽……邪命被正命者除尽……邪精进被正精进者除尽……邪念被正念者除尽……邪定被正定者除尽……邪智被正智者除尽……邪解脱被正解脱者除尽，且凡以邪解脱为缘生成的种种恶不善法也被除尽，以正解脱为缘的种种善法到达圆满的修习。

这样，比丘们！二十个善的一边与二十个不善的一边：大四十法门已被转动了，必将不被任何沙门、婆罗门、天、魔、梵、世间中任何者反转。

比丘们！如果任何沙门、婆罗门思量这大四十法门应该被呵责、应该被反驳，则他的主张在当生中会受十如法的非难而来到应该被呵

责处：如果尊师呵责正见，则他会尊敬、称赞那些邪见的沙门、婆罗门。如果尊师呵责正思维，则他会尊敬、称赞那些邪思维的沙门、婆罗门。如果尊师呵责正语……（中略）如果尊师呵责正业……如果尊师呵责正命……如果尊师呵责正精进……如果尊师呵责正念……如果尊师呵责正定……如果尊师呵责正智……如果尊师呵责正解脱，则他会尊敬、称赞那些邪解脱的沙门、婆罗门。比丘们！凡任何沙门、婆罗门思量这大四十法门应该被呵责、应该被反驳，则他的主张在当生会受十如法的非难而来到应该被呵责处。

比丘们！即使是那些欧卡拉的瓦砂与巴聂的无因论者、不作业论者、虚无论者，他们也不曾思量这大四十法门应该被呵责、应该被反驳，那是什么原因呢？对毁呰、愤怒、非难之畏惧。”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四十大经第七终了。

118、入出息念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东园鹿母讲堂，与众多有名的上座弟子在一起：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大迦叶、尊者大迦旃延、尊者大拘絺罗、尊者大劫宾那、尊者大纯陀、尊者阿那律、尊者离婆多、尊者阿难，以及其他它有名的上座弟子在一起。

当时，上座比丘们教诫、训诫新比丘们：一些上座比丘们教诫、

训诫十位比丘，一些上座比丘们教诫、训诫二十位比丘，一些上座比丘们教诫、训诫三十位比丘，一些上座比丘们教诫、训诫四十位比丘，那些被上座长老教诫、训诫着的新比丘们，次第知更卓越的特质。

当时，在十五布萨自恣日的满月夜晚，世尊被比丘僧团围绕着，在露天处坐。

那时，世尊观察变得沉默的比丘僧团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我满意此道迹，我的心满意此道迹。

比丘们！因此，在这里，为了未得的得，为了未达到的达到，为了未作证的作证，你们要发动更多活力，我将在舍卫城这里等待到第四个月的迦剌底迦月满月日。”

住在乡下的比丘们听闻：“听说世尊将在舍卫城那里等待到第四个月的迦剌底迦月满月日。”为了见世尊，那些住在乡下的比丘们进入舍卫城，而那些上座比丘则教诫、训诫更多的新比丘：一些上座比丘们教诫、训诫十位比丘，一些上座比丘们教诫、训诫二十位比丘，一些上座比丘们教诫、训诫三十位比丘，一些上座比丘们教诫、训诫四十位比丘，那些被上座长老教诫、训诫着的新比丘们，次第知更卓越的特质。

当时，在第四个月的迦剌底迦月满月日，十五布萨日的满月夜晚，世尊被比丘僧团围绕着，在露天处坐。

那时，世尊观察变得沉默的比丘僧团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此众无闲聊，比丘们！此众离闲聊，是纯核心所建

立。

比丘们！此比丘僧团是像这样的；比丘们！此众是像这样的：如此之众应该被奉献、应该被供奉、应该被供养、应该被合掌，为世间的无上福田。

比丘们！此比丘僧团是像这样的；比丘们！此众是像这样的：对如此之众少的施与即成为多；多的施与即成为更多。

比丘们！此比丘僧团是像这样的；比丘们！此众是像这样的：如此之众是世间难得一见的。

比丘们！此比丘僧团是像这样的；比丘们！此众是像这样的：足以令人为了见如此之众自己背着背包走上几由旬。

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烦恼已尽、修行已成、应该作的已作、负担已卸、自己的利益已达成、有之结已被灭尽、以究竟智解脱的阿罗汉比丘，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这样的比丘。

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不从彼世转回的比丘，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这样的比丘。

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以三结的灭尽，以贪、瞋、痴薄，为一来者，只来此世一回后，将得到苦的结束之比丘，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这样的比丘。

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以三结的灭尽，为入流者，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的比丘，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这样的比丘。

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住于致力四念住修习实践的比丘，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这样的比丘。

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住于致力四正勤修习实践的比丘，……（中略）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住于致力八支圣道修习实践的比丘，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这样的比丘。

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住于致力慈修习实践的比丘，……住于致力悲修习实践……住于致力喜悦修习实践……住于致力平静修习实践……住于致力不净修习实践……住于致力无常想修习实践的比丘，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这样的比丘。

比丘们！在此比丘僧团中，有住于致力入出息念修习实践的比丘，比丘们！当入出息念已修习、已多修习时，有大果、大效益，比丘们！当入出息念已修习、已多修习时，使四念住完成；四念住当已修习、已多修习时，使七觉支完成；七觉支当已修习、已多修习时，使明与解脱完成。

而，比丘们！当入出息念如何已修习、如何已多修习时，有大果、大效益呢？比丘们！这里，比丘到了林野，或到了树下，或到了空屋，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他只正念地吸气、只正念地呼气：

当吸气长时，他了知：‘我吸气长。’或当呼气长时，他了知：‘我呼气长。’

当吸气短时，他了知：‘我吸气短。’或当呼气短时，他了知：

‘我呼气短。’

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我将呼气。’

他学习：‘使身行宁静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身行宁静着，我将呼气。’

他学习：‘感受着喜，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喜，我将呼气。’

他学习：‘感受着乐，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乐，我将呼气。’

他学习：‘感受着心行，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心行，我将呼气。’

他学习：‘使心行宁静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心行宁静着，我将呼气。’

他学习：‘感受着心，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心，我将呼气。’

他学习：‘使心喜悦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心喜悦着，我将呼气。’

他学习：‘集中着心，我将吸气。’他学习：‘集中着心，我将呼气。’

他学习：‘使心解脱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心解脱着，我将呼气。’

他学习：‘随观无常，我将吸气。’他学习：‘随观无常，我将呼

气。’

他学习：‘随观离贪，我将吸气。’他学习：‘随观离贪，我将呼气。’

他学习：‘随观灭，我将吸气。’他学习：‘随观灭，我将呼气。’

他学习：‘随观断念，我将吸气。’他学习：‘随观断念，我将呼气。’

比丘们！当入出息念这么已修习、这么已多修习时，有大果、大效益。

而，比丘们！当入出息念如何已修习、如何已多修习时，使四念住完成呢？

比丘们！比丘每当吸气长时，他了知‘我吸气长。’或当呼气长时，他了知‘我呼气长’、当吸气短时，他了知：‘我吸气短。’或当呼气短时，他了知：‘我呼气短。’、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我将呼气。’他学习：‘使身行宁静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身行宁静着，我将呼气。’比丘们！那时，比丘住于在身上随观身，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比丘们！我说这样是在身上之身的一种，即：吸气与呼气。因此，比丘们！在这里，那时，比丘住于在身上随观身，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

比丘们！比丘每当他学习：‘感受着喜，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喜，我将呼气。’、他学习：‘感受着乐，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乐，我将呼气。’、他学习：‘感受着心行，我将吸气。’

他学习：‘感受着心行，我将呼气。’、他学习：‘使心行宁静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心行宁静着，我将呼气。’比丘们！那时，比丘住于在受上随观受，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比丘们！我说这样是在受上之受的一种，即：吸气与呼气的好好作意。因此，比丘们！在这里，那时，比丘住于在受上随观受，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

比丘们！比丘每当他学习：‘感受着心，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心，我将呼气。’、他学习：‘使心喜悦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心喜悦着，我将呼气。’、他学习：‘集中着心，我将吸气。’他学习：‘集中着心，我将呼气。’、他学习：‘使心解脱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心解脱着，我将呼气。’比丘们！那时，比丘住于在心上随观心，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比丘们！我说念已忘失、不正知者无入出息念。因此，比丘们！在这里，那时，比丘住于在心上随观心，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

比丘们！比丘每当他学习：‘随观无常，我将吸气。’他学习：‘随观无常，我将呼气。’、他学习：‘随观离贪，我将吸气。’他学习：‘随观离贪，我将呼气。’、他学习：‘随观灭，我将吸气。’他学习：‘随观灭，我将呼气。’、他学习：‘随观断念，我将吸气。’他学习：‘随观断念，我将呼气。’比丘们！那时，比丘住于在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凡以慧见了贪与忧的舍断者，他是善旁观者。因此，比丘们！在这里，那时，比丘住

于在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

比丘们！当入出息念这么已修习、这么已多修习时，使四念住完成。

而，比丘们！当四念住如何已修习、如何已多修习时，使七觉支完成呢？

比丘们！比丘每当他住于在身上看到身，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时，那时，比丘之念已现前而不忘失。比丘们！每当比丘之念已现前而不忘失时，那时，比丘的念觉支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念觉支，那时，比丘的念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当住于像这样的念时，他对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达审虑。比丘们！每当比丘住于像这样的念，他对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达审虑时，那时，比丘的择法觉支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择法觉支，那时，比丘的择法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当他对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达审虑时，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比丘们！每当他对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达审虑，比丘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时，那时，比丘的活力觉支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精进觉支，那时，比丘的精进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当活力已被发动时，精神的喜生起。比丘们！每当活力已被发动比丘之精神的喜生起时，比丘的喜觉支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喜觉支，那时，比丘的喜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当意喜时，身宁静，心也宁静。比丘们！每当意喜比丘的身宁静、心也宁静时，那时，比丘的轻安觉支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

轻安觉支，那时，比丘的轻安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当身宁静时，有乐者的心入定。比丘们！每当身宁静、有乐比丘的心入定时，比丘的定觉支就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定觉支，那时，比丘的定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他成为这样得定的心之善旁观者。比丘们！每当比丘成为这样得定的心之善旁观者时，那时，比丘的舍觉支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舍觉支，那时，比丘的舍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比丘们！每当比丘住于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于在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时，那时，比丘之念已现前而不忘失。比丘们！每当比丘之念已现前而不忘失时，那时，比丘的念觉支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念觉支，那时，比丘的念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当住于像这样的念时，他对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达审虑。比丘们！每当比丘住于像这样的念，他对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达审虑时，那时，比丘的择法觉支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择法觉支，那时，比丘的择法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当他对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达审虑时，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比丘们！每当他对那法以慧考察、伺察、到达审虑，比丘的活力已被激发而不退时，那时，比丘的精进觉支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精进觉支，那时，比丘的精进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当活力已被发动时，精神的喜生起。比丘们！每当活力已被发动比丘之精神的喜生起时，比丘的喜觉支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喜

觉支，那时，比丘的喜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当意喜时，身宁静，心也宁静。比丘们！每当意喜比丘的身宁静、心也宁静时，那时，比丘的轻安觉支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轻安觉支，那时，比丘的轻安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当身宁静时，有乐者的心入定。比丘们！每当身宁静、有乐比丘的心入定时，比丘的定觉支就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定觉支，那时，比丘的定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他成为这样得定的心之善旁观者。比丘们！每当比丘成为这样得定的心之善旁观者时，那时，比丘的舍觉支已被发动，那时，比丘修习舍觉支，那时，比丘的舍觉支到达圆满的修习。

比丘们！当四念住这么已修习，这么已多修习时，使七觉支完成。

比丘们！当七觉支如何已修习、如何已多修习时，使明与解脱完成呢？比丘们！这里，比丘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舍弃的圆熟修习念觉支，……修习择法觉支……（中略）……修习精进觉支……（中略）……修习喜觉支……（中略）……修习轻安觉支……（中略）……修习定觉支……（中略）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舍弃的圆熟修习舍觉支。

比丘们！当七觉支这么已修习、这么已多修习时，使明与解脱完成。”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那些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入出息念经第八终了。

119、身至念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众多比丘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在讲堂集会共坐，出现这样的谈论：

“不可思议啊，贤友！未曾有啊，贤友！到此，身至念已修习、已多修习时，有大果、大效益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说。”

但，那些比丘们之间的这谈论被中断，那时，世尊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讲堂。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现在，在这里共坐谈论的是什么呢？谈论中被中断的是什么呢？”

“大德！这里，我们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在讲堂集会共坐，出现这样的谈论：‘不可思议啊，贤友！未曾有啊，贤友！到此，身至念已修习、已多修习时，有大果、大效益被有知、有见的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所说。’大德！这是我们谈论中被中断的，这时世尊抵达。”

“比丘们！比丘怎样已修习、怎样已多修习身至念时，有大果、大效益呢？

比丘们！这里，比丘到了林野，或到了树下，或到了空屋，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后，他只正念地吸气、只正念地呼气：当吸气长时，他了知：‘我吸气长。’或当呼气长时，他了知：‘我呼气长。’当吸气短时，他了知：‘我吸气短。’或当呼气短时，他了知：‘我呼气短。’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我将吸气。’他学习：‘感受着一切身，我将呼气。’他学习：‘使身行宁静着，我将吸气。’他学习：‘使身行宁静着，我将呼气。’当他住于这样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则那些依着家居（生活）的忆念与意向被舍断，以那些的舍断而内心住立、安静下来、成为统一、入定，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再者，比丘们！当比丘行走时，他了知：‘我行走。’当站着时，他了知：‘我站着。’当坐着时，他了知：‘我坐着。’当躺着时，他了知：‘我躺着。’他如身体的动向而知道。当他住于这样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则那些依着家居（生活）的忆念与意向被舍断，以那些的舍断而内心住立、安静下来、成为统一、入定，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再者，比丘们！比丘在前进、后退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前视、后视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肢体）曲伸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穿）衣、持钵与大衣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饮、食、嚼、尝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大小便动作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在行、住、坐、卧、清醒、语、默时是正知于行为者。当他住于这样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则那些依着家居（生活）的忆念与意向被舍断，以那些的舍

断而内心住立、安静下来、成为统一、入定，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再者，比丘们！比丘观察此身：从脚掌底往上，发梢往下，皮肤所包覆充满种种不净的：‘此身有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肾脏、心脏、肝脏、肋膜、脾脏、肺脏、肠子、肠间膜、胃、粪便、胆汁、痰、脓、血、汗、脂肪、眼泪、油脂、唾液、鼻涕、关节液、尿。’比丘们！犹如两边有（开）口的袋子放置满满的种种谷物，即：山米、红米、绿豆，豌豆，胡麻，白米，有眼的男子倒出它后能观察：‘这些是山米，这些是红米，这些是绿豆，这些是豌豆，这些是胡麻，这些是白米。’同样的，比丘们！比丘观察此身：从脚掌底往上，发梢往下，皮肤所包覆充满种种不净的：‘此身有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肾脏、心脏、肝脏、肋膜、脾脏、肺脏、肠子、肠间膜、胃、粪便、胆汁、痰、脓、血、汗、脂肪、眼泪、油脂、唾液、鼻涕、关节液、尿。’当他住于这样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则那些依着家居（生活）的忆念与意向被舍断，以那些的舍断而内心住立、安静下来、成为统一、入定，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再者，比丘们！比丘就此如其住立、如其志向、有界之身观察：‘在这身体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比丘们！犹如熟练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杀牛后，一片一片地分解，然后会坐在大的十字路口。同样的，比丘们！比丘就此如其住立、如其志向、有界之身观察：‘在这身体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当他住于这样不放

逸、热心、自我努力时，则那些依着家居（生活）的忆念与意向被舍断，以那些的舍断而内心住立、安静下来、成为统一、入定，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再者，比丘们！犹如比丘如果看见被舍弃在墓地的遗骸：已死一天、已死二天、已死三天，肿胀、青瘀、生脓烂，他就此身联想：‘此身也有这样的法，将成为这样，未跨越这样。’当他住于这样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则那些依着家居（生活）的忆念与意向被舍断，以那些的舍断而内心住立、安静下来、成为统一、入定，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再者，比丘们！犹如比丘如果看见被舍弃在墓地的遗骸：被乌鸦、鹰、秃鹰、苍鹭、狗、虎、豹、狐狼、各种生出的虫吞食，他就此身联想：‘此身也有这样的法，将成为这样，未跨越这样。’当他住于这样不放逸、……（中略）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再者，比丘们！犹如比丘如果看见被舍弃在墓地的遗骸：有血肉、连着筋的骨锁，……（中略）无肉、沾血、连着筋的骨锁，……（中略）无血肉、连着筋的骨锁，……（中略）骨散乱地离散四处：手骨一处，脚骨一处，脚踝骨一处，小腿骨一处，大腿骨一处，腰骨一处，肋骨一处，脊椎骨一处，肩骨一处，颈骨一处，颚骨一处，齿骨一处，头盖骨一处，他就此身联想：‘此身也有这样的法，将成为这样，未跨越这样。’当他住于这样不放逸、……（中略）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再者，比丘们！犹如比丘如果看见被舍弃在墓地的遗骸，类似螺

贝颜色的白骨，……（中略）堆过一年的骨头，……（中略）腐烂成粉末的骨头，他就此身联想：‘此身也有这样的法，将成为这样，未跨越这样。’当他住于这样不放逸、……（中略）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再者，比丘们！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他以离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而生喜、乐遍满。比丘们！犹如熟练的澡堂师傅或澡堂师傅的徒弟在铜皿中撒布沐浴粉后，与水充分搅拌，沐浴粉团随之湿润、来到湿润、内外被渗透湿润而无遗漏。同样的，比丘们！比丘以离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而生喜、乐遍满。当他住于这样不放逸、……（中略）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再者，比丘们！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中略）进入后住于第二禅，他以定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定而生喜、乐遍满。比丘们！犹如有涌泉的深水池，其在东方无进水口，在西方无进水口，在北方无进水口，在南方无进水口，天又不会经常（下雨）随给与完全的保持，而那水池的冷水保持涌出后，那水池会被冷水润泽、遍流、充满、遍满，全水池没有任何地方不会被冷水遍满。同样的，比丘们！比丘以定而生喜、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定而生喜、乐遍满。当他住于这样不放逸、……（中略）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再者，比丘们！比丘以喜的褪去……（中略）进入后住于（这圣

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他以离喜之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喜之乐遍满。比丘们！犹如在青莲池、红莲池、白莲池中，一些青莲、红莲、白莲生在水中，长在水中，依止于水面下，沉在水下生长，从其顶点到根被冷水润泽、遍流、充满、遍满，全青莲、红莲、白莲没有任何地方不会被冷水遍满。同样的，比丘们！比丘以离喜之乐润泽、遍流、充满、遍满此身，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离喜之乐遍满。当他住于这样不放逸、……（中略）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再者，比丘们！比丘以乐的舍断……（中略）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他以遍净、皎洁之心遍满此身后而坐，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遍净、皎洁之心遍满。比丘们！犹如男子会以白衣包含头裹上后而坐，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会被白衣遍满。同样的，比丘们！比丘以遍净、皎洁之心遍满此身后而坐，全身没有任何地方不被遍净、皎洁之心遍满。当他住于这样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则那些依着家居（生活）的忆念与意向被舍断，以那些的舍断而内心住立、安静下来、成为统一、入定，比丘们！比丘这样修习身至念。

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已修习、已多修习者，任何明的一部分之善法都包含在其内。比丘们！犹如凡任何以心遍满大海者，任何到大海的小河川都包含在其内。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已修习、已多修习者，任何明的一部分之善法都包含在其内。

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未修习、未多修习者，对他来说，魔获得

机会，对他来说，魔获得对象。比丘们！犹如男子如果丢重石块到湿泥土堆中，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那重石块是否会获得机会（降入）到湿泥土堆中呢？”

“是的，大德!”

“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未修习、未多修习者，对他来说，魔获得机会，对他来说，魔获得对象。

比丘们！犹如有干枯柴，那时，如果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走来（而心想）：‘我将生火，我将显现热。’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那位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那干枯柴，是否能生火、能显现热呢？”

“是的，大德!”

“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未修习、未多修习者，对他来说，魔获得机会，对他来说，魔获得对象。

比丘们！犹如有空的、空虚的水瓶放在固定架上，那时，如果男子担水走来，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那位男子是否能获得水的注入吗？”

“是的，大德!”

“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未修习、未多修习者，对他来说，魔获得机会，对他来说，魔获得对象。

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已修习、已多修习者，对他来说，魔不获得机会，对他来说，魔不获得对象。比丘们！犹如男子如果丢轻线球在全心材（制）的门闩上，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那轻线球是否会获得机会（降入）到全心材（制）的门闩中呢？”

“不，大德！”

“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已修习、已多修习者，对他来说，魔不获得机会，对他来说，魔不获得对象。

比丘们！犹如有湿且带树汁的柴，那时，如果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走来（而心想）：‘我将生火，我将显现热。’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那位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那湿且带树汁的柴，是否能生火、能显现热呢？”

“不，大德！”

“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已修习、已多修习者，对他来说，魔不获得机会，对他来说，魔不获得对象。

比丘们！犹如有满满的、水满到乌鸦可喝到的水瓶放在固定架上，那时，如果男子担水走来，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那位男子是否能获得水的注入吗？”

“不，大德！”

“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已修习、已多修习者，对他来说，魔不获得机会，对他来说，魔不获得对象。

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已修习、已多修习者，则当他使心转向任何能被证智作证的法而以证智作证时，在那里，在有适合之处下，他能够达到见证。比丘们！犹如有满满的、水满到乌鸦可喝到的水瓶放在固定架上，如果有力气的男子旋转它，水会跑出来吗？”

“是的，大德！”

“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已修习、已多修习者，则当他

使心转向任何能被证智作证的法而以证智作证时，在那里，在有适合之处下，他能够达到见证。

比丘们！犹如在平地上如果有满满的、水满到乌鸦可喝到的、四周有堤防围起来的莲花池，如果有力气的男子释放堤防，水会跑出来吗？”

“是的，大德!”

“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已修习、已多修习者，则当他使心转向任何能被证智作证的法而以证智作证时，在那里，在有适合之处下，他能够达到见证。

比丘们！犹如在平整地面的十字路口上如果有轭着骏马的车辆住立，鞭子已放置，熟练的训练师、马的调御者登上后，他以左手握持缰绳，右手握持鞭子，能来去任何想要到的地方。同样的，比丘们！凡任何身至念已修习、已多修习者，则当他使心转向任何能被证智作证的法而以证智作证时，在那里，在有适合之处下，他能够达到见证。

比丘们！当身至念已习熟、已修习、已多修习，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时，十种利益应该可以被预期：（哪十个呢？）

他成为不乐与乐的征服者，不乐不征服他，他打胜已生起的不乐后而住。

他成为恐怖与恐惧的征服者，恐怖与恐惧不征服他，他打胜已生起的恐怖与恐惧后而住。

他成为寒、暑、饥、渴，与蝇、蚊、风、日、蛇的接触，辱骂、诽谤的语法之忍耐者，已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夺命的身体的感受之忍住者。

他成为（构成）增上心与在当生中为乐住处之四（种）禅的随欲获得者、不困难获得者、无困难获得者。

他经验各种神通：有了一个后变成多个，有了多个后变成一个；现身、……（中略）以身体自在行进直到梵天世界。

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耳界，听见天与人二者不论是远、是近的声音。

他以心熟知心后，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个人：有贪的心了知为‘有贪的心’，离贪的心……（中略）有瞋的心……离瞋的心……有痴的心……离痴的心……简约的心……散乱的心……广大的心……未广大的心……更上的心……无更上的心……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已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了知为‘未解脱的心’。

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中略）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

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

他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

比丘们！当身至念已习熟、已修习、已多修习，作为车辆、作为基础、已实行、成为习惯、善精勤时，十种利益应该可以被预期。”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身至念经第九终了。

120、往生之意志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往生之意志，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有大财富的刹帝力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有大财富的婆罗门……（中略）与有大财富的屋主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

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听闻：‘四大天王诸天长寿、美貌、多乐。’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四大天王诸天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听闻：‘三十三天诸天……（中略）焰摩诸天……（中略）兜率诸天……（中略）化乐诸天……（中略）他化自在诸天长寿、美貌、多乐。’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他化自在诸天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听闻：‘一千梵天长寿、美貌、多乐。’比丘们！一千梵天住于胜解、遍布一千个世间界，也住于胜解、遍布那些往生那里的众生。比丘们！犹如有眼男子拿一粒蓖麻在手掌上后能观察。同样的，比丘们！一千梵天住于胜解、遍布一千个世间界，也住于胜解、遍布那些往生那里的众生。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一千梵天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

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听闻：‘二千梵天……（中略）三千梵天……（中略）四千梵天……（中略）五千梵天长寿、美貌、多乐。’比丘们！五千梵天住于胜解、遍布五千个世间界，也住于胜解、遍布那些往生那里的众生。比丘们！犹如有眼男子拿五粒蓖麻在手上后能观察。同样的，比丘们！五千梵天住于胜解、遍布五千个世间界，也住于胜解、遍布那些往生那里的众生。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五千梵天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听闻：‘一万梵天长寿、美貌、多乐。’比丘们！一万梵天住于胜解、遍布一万个世间界，也住于胜解、遍布那些往生那里的众生。比丘们！犹如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放在黄毛布上的琉璃宝珠，辉耀、照亮、照耀。同样的，比丘们！一万梵天住于胜解、遍布一万个世间界，也住于胜解、遍布那些往生那里的众生。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一万梵天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听闻：‘十万梵天长寿、美貌、多乐。’比丘们！十万梵天住于胜解、遍布十万世间界，也住于胜解、遍布那些往生那里的众生。比丘们！犹如熟练作业的锻工子非常有技术的在锻冶炉上打造的、放在黄毛布上的阎浮河金饰，辉耀、照亮、照耀。同样的，比丘们！十万梵天住于胜解、遍布十万个世间界，也住于胜解、遍布那些往生那里的众生。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十万梵天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听闻：‘光天诸天……（中略）少光天诸天……无量光天诸天……光音天诸天长寿、美貌、多乐。’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光音天诸天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听闻：‘少净天诸天……（中略）无量净天诸天……遍净天诸天长寿、美貌、多乐。’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遍净天诸天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听闻：‘广果天诸天……（中略）无烦天诸天……无热天诸天……善见天诸天……善现天诸天……色究竟天诸天长寿、美貌、多乐。’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色究竟天诸天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听闻：‘到达虚空无边处诸天长寿、久住、多乐。’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到达虚空无边处诸天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听闻：‘到达识无边处诸天长寿、久住、多乐。’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到达识无边处诸天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听闻：‘到达无所有处诸天……（中略）到达非想非非想处诸天长寿、久住、多乐。’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

与到达非想非非想处诸天为同伴。’他在那上面安置心、站稳心、修习心，这些意志与他的住处这样已修习、这样已多修习导向那里的往生，比丘们！导向那里的往生，这是道、这是道迹。

再者，比丘们！这里，比丘具备信、戒、听闻、布施、慧，他这么想：‘啊！愿我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能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他以诸烦恼的灭尽，当生以证智自作证后，能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比丘们！这位比丘不往生于任何地方。”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往生之意志经第十终了。

逐步品第二终了，其摄颂：

逐步、纯净、人法，应该实行、多界细说，

佛陀的名字之称赞与四十，入出息、身至、往生。

三、空品

121、空小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东园鹿母讲堂。

那时，尊者阿难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有一次，世尊住在释迦国，名叫那轧拉迦的释迦族人城市，在那里，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阿难！现在，我多以空性住而住。’大德！我是否善听闻、善把握、善作意、善理解它呢？”

“阿难！你确实善听闻、善把握、善作意、善理解它。阿难！从以前到现在，我多以空性住而住。阿难！犹如这鹿母讲堂以（无）象、牛、马、骡而是空的，以（无）金、银而是空的，以（无）男女集合而是空的，只有这个不空性，即：缘于比丘僧团的单一性。同样的，阿难！比丘不作意村落想、人想后，作意缘于林野想的单一性，他的心跃入于林野想，明净、住立、胜解，他这么了知：‘凡缘于村落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凡缘于人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只有这个程度的干扰，即：缘于林野想的单一性。’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村落想而是空的。’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人想而是空的。’‘只有这个不空性，即：缘于林野想的单一性。’像这样，凡在那里不存在的，据此，他认为它是空的，但，凡在那里有残留的，他了知：‘这是存在的。’阿难！这样，这是（他的）如实的、不颠倒的、遍净的进入空。

再者，阿难！比丘不作意人想、林野想后，作意缘于地想的单一性，他的心跃入于地想，明净、住立、胜解，阿难！犹如公牛皮以百根钉子善扩展而离皱折，同样的，阿难！凡这隆起与低洼、河川与难

行处、树的残株与荆棘处、山与不平处之地，比丘全部不作意后，作意缘于地想的单一性，他的心跃入于地想，明净、住立、胜解，他这么了知：‘凡缘于人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凡缘于林野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只有这个程度的干扰，即：缘于地想的单一性。’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人想而是空的。’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林野想而是空的。’‘只有这个不空性，即：缘于地想的单一性。’像这样，凡在那里不存在的，据此，他认为它是空的，但，凡在那里有残留的，他了知：‘这是存在的。’阿难！这样，这是（他的）如实的、不颠倒的、遍净的进入空。

再者，阿难！比丘不作意林野想、地想后，作意缘于虚空无边处想的单一性，他的心跃入于虚空无边处想，明净、住立、胜解，他这么了知：‘凡缘于林野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凡缘于地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只有这个程度的干扰，即：缘于虚空无边处想的单一性。’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林野想而是空的。’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地想而是空的。’‘只有这个不空性，即：缘于虚空无边处想的单一性。’像这样，凡在那里不存在的，据此，他认为它是空的，但，凡在那里有残留的，他了知：‘这是存在的。’阿难！这样，这是（他的）如实的、不颠倒的、遍净的进入空。

再者，阿难！比丘不作意地想、虚空无边处想后，作意缘于识无边处想的单一性，他的心跃入于识无边处想，明净、住立、胜解，他

这么了知：‘凡缘于地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凡缘于虚空无边处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只有这个程度的干扰，即：缘于识无边处想的单一性。’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地想而是空的。’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虚空无边处想而是空的。’‘只有这个不空性，即：缘于识无边处想的单一性。’像这样，凡在那里不存在的，据此，他认为它是空的，但，凡在那里有残留的，他了知：‘这是存在的。’阿难！这样，这是（他的）如实的、不颠倒的、遍净的进入空。

再者，阿难！比丘不作意虚空无边处想、识无边处想后，作意缘于无所有处想的单一性，他的心跃入于无所有处想，明净、住立、胜解，他这么了知：‘凡缘于虚空无边处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凡缘于识无边处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只有这个程度的干扰，即：缘于无所有处想的单一性。’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虚空无边想而是空的。’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识无边处想而是空的。’‘只有这个不空性，即：缘于无所有处想的单一性。’像这样，凡在那里不存在的，据此，他认为它是空的，但，凡在那里有残留的，他了知：‘这是存在的。’阿难！这样，这是（他的）如实的、不颠倒的、遍净的进入空。

再者，阿难！比丘不作意识无边处想、无所有处想后，作意缘于非想非非想处想的单一性，他的心跃入于非想非非想处想，明净、住立、胜解，他这么了知：‘凡缘于识无边处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凡缘于无所有处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

只有这个程度的干扰，即：缘于非想非非想处想的单一性。’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识无边处想而是空的。’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无所有处想而是空的。’‘只有这个不空性，即：缘于非想非非想处的单一性。’像这样，凡在那里不存在的，据此，他认为它是空的，但，凡在那里有残留的，他了知：‘这是存在的。’阿难！这样，这是（他的）如实的、不颠倒的、遍净的进入空。

再者，阿难！比丘不作意无所有处想、非想非非想处想后，作意缘于无相心定的单一性，他的心跃入于无相心定，明净、住立、胜解，他这么了知：‘凡缘于无所有处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凡缘于非想非非想处想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只有这个程度的干扰，即：仅缘于这个身体与六处关连的以及缘于生命。’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无所有处想而是空的。’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非想非非想处想而是空的。’‘只有这个不空性，即：仅缘于这个身体与六处关连的以及缘于生命。’像这样，凡在那里不存在的，据此，他认为它是空的，但，凡在那里有残留的，他了知：‘这是存在的。’阿难！这样，这是（他的）如实的、不颠倒的、遍净的进入空。

再者，阿难！比丘不作意无所有处想、非想非非想处想后，作意缘于无相心定的单一性，他的心跃入于无相心定，明净、住立、胜解，他这么了知：‘这无相心定是被造作的、被思惟的。’他了知：‘凡任何被造作的、被思惟的都是无常的、灭法。’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

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他这么了知：‘凡缘于欲的烦恼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凡缘于有的烦恼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凡缘于无明的烦恼而会有的干扰，这里，那些不存在，只有这个程度的干扰，即：仅缘于这个身体与六处关连的以及缘于生命。’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欲的烦恼而是空的。’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有的烦恼而是空的。’他了知：‘这个想的状态以（无）无明的烦恼而是空的。’‘只有这个不空性，即：仅缘于这个身体与六处关连的以及缘于生命。’像这样，凡在那里不存在的，据此，他认为它是空的，但，凡在那里有残留的，他了知：‘这是存在的。’阿难！这样，这是（他的）如实的、不颠倒的、遍净的、最高的、无上的进入空。

阿难！凡过去世进入并住于遍净的、最高的、无上的空性之沙门、婆罗门，他们全都进入并住于这遍净的、最高无上的空性；阿难！凡未来世将进入并住于遍净的、最高的、无上的空性之沙门、婆罗门，他们全都将进入并住于这遍净的、最高无上的空性；阿难！凡现在进入并住于遍净的、最高的、无上的空性之沙门、婆罗门，他们全都进入并住于这遍净的、最高无上的空性，阿难！因此，‘我们要进入并住于这遍净的、最高无上的空性。’阿难！你们应该这么学。”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空小经第一终了。

122、空大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释迦族人的迦毗罗卫城尼拘律园。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迦毗罗卫城。在迦毗罗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前往释迦族人葛勒给幺葛（所建）的精舍作中午的休息。

当时，在释迦族人葛勒给幺葛（所建）的精舍中设置了许多坐卧处。世尊看见在释迦族人葛勒给幺葛（所建）的精舍中设置了许多坐卧处，看见后，世尊这么想：‘在释迦族人葛勒给幺葛（所建）的精舍中有许多设置好的坐卧处，许多比丘住在这里吗？’

当时，尊者阿难与许多比丘一起在释迦族人格桃（所建）的精舍中作衣服的工作。那时，世尊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释迦族人格桃（所建）的精舍。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坐好后，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在释迦族人葛勒给幺葛（所建）的精舍中有许多设置好的坐卧处，许多比丘住在那里吗？”

“大德！在释迦族人葛勒给幺葛（所建）的精舍中有许多设置好的坐卧处，许多比丘住在那里，大德！这是我们作衣服的时期。”

“阿难！比丘不（因）乐于聚会、好于聚会、喜欢聚会、专修乐

于群聚、好于群聚、在群聚中得喜悦而辉耀，阿难！确实，‘乐于聚会、好于聚会、喜欢聚会、专修乐于群聚、好于群聚、在群聚中得喜悦的比丘将是离欲乐、独居乐、寂静乐、正觉乐等那种乐的随欲获得者、不困难获得者、无困难获得者。’这是不可能的。但，阿难！‘凡比丘住于单独、远离群聚，这应该可以被预期：这样的比丘将是离欲乐、独居乐、寂静乐、正觉乐等那种乐的随欲获得者、不困难获得者、无困难获得者。’这是可能的。

阿难！比丘不（因）乐于聚会、好于聚会、喜欢聚会、专修乐于群聚、好于群聚、在群聚中得喜悦而辉耀，阿难！确实，‘乐于聚会、好于聚会、喜欢聚会、专修乐于群聚、好于群聚、在群聚中得喜悦的比丘将进入并住于暂时的、可乐的心解脱，或非暂时的、不动摇的（心解脱）。’这是不可能的。但，阿难！‘凡比丘住于单独、远离群聚，这应该可以被预期：这样的比丘将进入并住于暂时的、可乐的心解脱，或非暂时的、不动摇的（心解脱）。’这是可能的。

阿难！我不见一种色，在该处贪染、欢喜者，以色的变易、变异，不会生起愁、悲、苦、忧、绝望。

阿难！但，这住处被如来现正觉，即：进入并住于不作意一切相的内空。阿难！在那里，如果当如来以这个住处住时，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国王、国王的大臣、外道、外道弟子来见，阿难！在那里，如来以向远离低斜、向远离倾斜、向远离坡斜、隐退、乐于离欲、破灭一切烦恼处之法的心必然只作关于使之离开的谈论。阿难！因此，如果比丘希望：‘愿我进入并住于内空。’阿难！据此，

比丘应该安顿、平息、统一、集中内心。

阿难！比丘怎样安顿、平息、统一、集中内心呢？阿难！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中略）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阿难！比丘这样安顿、平息、统一、集中内心作意内空。当作意内空时，他的心不跃入于（内）空，不明净、不住立、不解脱。阿难！当存在这样时，比丘这么了知：‘当作意内空时，我的心不跃入于内空，不明净、不住立、不解脱。’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他作意外空，……（中略）他作意内、外空……（中略）他作意不动，当作意不动时，他的心不跃入于不动，不明净、不住立、不解脱。阿难！当存在这样时，比丘这么了知：‘当作意不动时，我的心不跃入于不动，不明净、不住立、不解脱。’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

阿难！因为那样，比丘就在先前那个定相上安顿、平息、统一、集中内心，（然后再）作意内空。当作意内空时，他的心跃入于（内）空，明净、住立、解脱。阿难！当存在这样时，比丘这么了知：‘当作意内空时，我的心跃入于内空，明净、住立、解脱。’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他作意外空，……（中略）他作意内、外空……（中略）他作意不动，当作意不动时，他的心跃入于不动，明净、住立、解脱。阿难！当存在这样时，比丘这么了知：‘当作意不动时，我的心跃入于不动，明净、住立、解脱。’像这样，在那里，

他有正知。

阿难！当比丘住于这个住处时，如果他的心倾向于经行，则他经行（而心想）：‘当我这么经行时，贪与忧之恶不善法将不流入。’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阿难！当比丘住于这个住处时，如果他的心倾向于站立，则他站立（而心想）：‘当我这么站立时，贪与忧之恶不善法将不流入。’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阿难！当比丘住于这个住处时，如果他的心倾向于坐下，则他坐下（而心想）：‘当我这么坐下时，贪与忧之恶不善法将不流入。’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阿难！当比丘住于这个住处时，如果他的心倾向于躺下，则他躺下（而心想）：‘当我这么躺下时，贪与忧之恶不善法将不流入。’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阿难！当比丘住于这个住处时，如果他的心倾向于谈论，则他心想：‘凡这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谈论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即：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花环论、气味论、亲里论、车乘论、村落论、城镇论、城市论、国土论、女人论、英雄论、街道论、水井论、祖灵论、种种论、世界起源论、海洋起源论、如是有无论等，像这样的谈论我将不说。’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阿难！（他心想：）‘凡这削减（杂染）、随应于心离盖的谈论导向一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即：少欲论、知足论、独居论、不交际论、激发活力论、戒论、定论、慧论、解脱论、解脱智见论等，像这样的谈论我将说。’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阿难！当比丘住于

这个住处时，如果他的心倾向于寻，他心想：‘凡那些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寻不导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即：欲寻、恶意寻、加害寻等，像这样的寻我将不寻思。’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阿难！（他心想：）‘凡这些圣的、出离的、引导那样行为者之苦的完全灭尽的寻，即：离欲寻、无恶意寻、无加害寻等，像这样的寻我将寻思。’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

阿难！有这五种欲，哪五种呢？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能被耳识知……的声音；能被鼻识知……的气味；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阿难！这些是五种欲。在这里，比丘应该常常观察自己的心：‘我在这五种欲任何一处上有心的行为生起吗？’阿难！当观察时，如果比丘这么了知：‘我在这五种欲任何一处上有心的行为生起。’阿难！当存在这样时，比丘这么了知：‘关于这五种欲的欲与贪未被我舍断。’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阿难！当观察时，如果比丘这么了知：‘我在这五种欲任何一处上没有心的行为生起。’阿难！当存在这样时，比丘这么了知：‘关于这五种欲的欲与贪被我舍断。’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

阿难！有这五取蕴，在那里，比丘应该住于生灭随观：‘像这样是色，像这样是色集起，像这样是色灭没；像这样是受……像这样是想……像这样是行……像这样是识，像这样是识集起，像这样是识灭

没。’当他在这五取蕴上住于生灭随观时，凡关于五取蕴的我慢被他舍断。阿难！当存在这样时，比丘这么了知：‘凡关于五取蕴的我慢被我舍断。’像这样，在那里，他有正知。

阿难！这些法有一向善的基础，它们是圣的、出世间的、不被波旬侵袭的。阿难！你怎么想：当弟子看到什么好处时，弟子在被排斥时还值得跟随大师呢？”

“大德！我们的法以世尊为根本，以世尊为导引，以世尊为依归，大德！如果世尊能说明这所说的义理，那就好了！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阿难！弟子不值得以修多罗、祇夜、记说的理由跟随大师，那是什么原因呢？阿难！因为，你已长时间听闻、忆持、背诵、以意熟虑、以见善通达法，而，阿难！凡这削减（杂染）、随应于心离盖的谈论导向一向厌、离贪、灭、寂静、证智、正觉、涅盘，即：少欲论、知足论、独居论、不交际论、激发活力论、戒论、定论、慧论、解脱论、解脱智见论，阿难！弟子在被排斥时还值得以像这样之谈论的理由跟随大师。

阿难！当存在这样时，是老师的祸害；当存在这样时，是徒弟的祸害；当存在这样时，是梵行者的祸害。

阿难！怎样是老师的祸害呢？阿难！这里，某位大师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当他像这样已远离地住时，从市镇与地方来的婆罗门与屋主们来拜访。当从市镇与地方来的婆罗门与屋主们来拜访时，他被冲昏头、

欲求、来到贪求、变成奢华，阿难！这被称为老师的祸害，以老师的祸害，污染的、再有的、不幸的、苦报的、未来被生老死的恶不善法打杀他。阿难！这样是老师的祸害。

阿难！怎样是徒弟的祸害呢？阿难！那位大师的徒弟效仿着那位大师的独居，他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当他像这样已远离地住时，从市镇与地方来的婆罗门与屋主们来拜访。当从市镇与地方来的婆罗门与屋主们来拜访时，他被冲昏头、欲求、来到贪求、变成奢华，阿难！这被称为徒弟的祸害，以徒弟的祸害，污染的、再有的、不幸的、苦报的、未来被生老死的恶不善法打杀他。阿难！这样是徒弟的祸害。

阿难！怎样是梵行者的祸害呢？阿难！这里，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已出现于世间，他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当他像这样已远离地住时，从市镇与地方来的婆罗门与屋主们来拜访。当从市镇与地方来的婆罗门与屋主们来拜访时，他不被冲昏头、不欲求、不来到贪求、不变成奢华。而那位大师的徒弟效仿着那位大师的独居，他亲近独居的住处：林野、树下、山岳、洞窟、山洞、墓地、森林、露地、稻草堆，当他像这样已远离地住时，从市镇与地方来的婆罗门与屋主们来拜访。当从市镇与地方来的婆罗门与屋主们来拜访时，他被冲昏头、欲求、来到贪求、变成奢华，阿难！这被称为梵行者的祸害。以梵行者的祸害，污染的、再有的、不幸的、苦报的、未来被生

老死的恶不善法打杀他，阿难！这样是梵行者的祸害。阿难！这里，这位梵行者的祸害比这位老师的祸害与这位徒弟的祸害有更苦的果报与更辛辣的果报，并且，导向下界处。

阿难！因此，你们要以朋友的仪法对我实行，不要以敌对的仪法，则必将对你们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怎样是以敌对的仪法对大师实行，不以朋友的仪法呢？阿难！这里，有怜悯（心）的、为他人利益的大师出自怜悯教导弟子们法：‘这是为你们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他的弟子们不想听、不倾耳、不用心了知，脱离正轨后从大师的教说转离，阿难！这样是以敌对的仪法对大师实行，不以朋友的仪法。怎样是以朋友的仪法对大师实行，不以敌对的仪法呢？阿难！这里，有怜悯（心）的、为他人利益的大师出自怜悯教导弟子们法：‘这是为你们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他的弟子们想听、倾耳、用心了知，不脱离正轨后从大师的教说转离，阿难！这样是以朋友的仪法对大师实行，不以敌对的仪法。阿难！因此，你们要以朋友的仪法对我实行，不要以敌对的仪法，则必将对你们有长久的利益与安乐。

阿难！我将不会像陶匠对生黏土那样对你们，阿难！我斥责后再斥责，我（仍）将会说；阿难！不断地、不断地，我（仍）将会说，凡为真髓（的声音）者，它将持续。”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空大经第二终了。

123、不可思议-未曾有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众多比丘食毕，从施食处返回，集合在讲堂共坐，出现这样的谈论：

“不可思议啊！贤友们！未曾有啊！贤友们！如来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确实因为如来知道关于过去已般涅盘、已切断戏论、已切断路径、已终结轮回、已超越一切苦的诸佛：‘那些世尊的出生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名字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姓氏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戒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法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慧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住处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解脱是这样的。’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不可思议啊！贤友们！如来具备不可思议法，未曾有啊！贤友们！如来具备未曾有法。”

这里，那些比丘之间的这谈论被中断。

那时，世尊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讲堂。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坐好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现在，在这里共坐谈论的是什么呢？谈论中被中断的是什么呢？”

“大德！这里，食毕，从施食处返回，集合在讲堂共坐，出现这样的谈论：‘不可思议啊！贤友们！未曾有啊！贤友们！如来的大神通力状态、大威力状态，确实因为如来将知道过去般涅盘、切断戏

论、切断路径、终结轮回、超越一切苦的诸佛：“那些世尊的出生是这样的；……名字是这样的……姓氏是这样的……戒是这样的……法是这样的……慧是这样的……住处是这样的；那些世尊的解脱是这样的。”’大德！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我们这么说：‘不可思议啊！贤友们！如来具备不可思议法，未曾有啊！贤友们！如来具备未曾有法。’大德！这是我们谈论中被中断的被中断的，这时世尊抵达。”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因此，在这里，请你说明更多如来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菩萨正念、正知地往生兜率天。’大德！菩萨正念、正知地往生兜率天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菩萨正念、正知地存续于兜率天中。’大德！菩萨正念、正知地存续于兜率天中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菩萨尽其寿命地存续于兜率天中。’大德！菩萨尽其寿命地存续于兜率天中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菩萨从兜率天死去后，正念、正知地入母胎。’大德！菩萨从兜率天死去后，正念、正知地入母胎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从兜率天死

去后，正念、正知地入母胎时，那时，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无量伟大的光明出现于世间，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即使在那些世界中间空无防护的、暗黑的、黑暗的黑夜的，以日月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而光明不领纳处，也有无量伟大的光明出现于世间，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往生那里的众生以那光明相互觉知：“先生！往生这里的其他众生确实存在。”而这十千世界震动、摇动、颤动，无量神圣的光明出现于世间，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入母胎时，四位天子来守护四方，不让人或非人或任何东西加害那位菩萨或菩萨的母亲。’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入母胎时，菩萨的母亲成为持戒者：离杀生，离未给予而取，离邪淫，离妄语，离谷酒、果酒、酒放逸处。’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入母胎时，菩萨的母亲不对男子生起伴随欲类的心意，并且，菩萨的母亲不能被任何男子以染心征服。’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入母胎时，

菩萨的母亲是得到五种欲者，她具备、具足五种欲自娱。’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入母胎时，菩萨的母亲不生任何病，菩萨的母亲是身不疲倦的快乐者，菩萨的母亲透过胎看见菩萨全部肢体与肢节，不缺诸根，阿难！犹如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琉璃宝珠，在那里，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有眼男子拿它在手掌上后能观察：“这美丽的、出色的、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琉璃宝珠，在那里，被蓝或黄或红或白或淡黄线绑住。”同样的，阿难！当菩萨入母胎时，菩萨的母亲不生任何病，菩萨的母亲是身不疲倦的快乐者，菩萨的母亲透过胎看见菩萨全部肢体与肢节，不缺诸根。’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出生七天，菩萨的母亲死了，往生兜率天。’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不像其他女子怀胎九或十个月后生产，菩萨的母亲生菩萨不是这样，菩萨的母亲怀胎满十个月后生菩萨。’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不像其他女子坐着或躺着生产，菩萨的母亲生菩萨不是这样，菩萨的母亲就站着生菩萨。’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

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出母胎时，第一位接他的是天子，人们在后。’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出母胎时，菩萨未着地前，四位天子接他后，安置在母亲前：“请你喜悦，皇后！你具大威力的儿子出生了。”’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出母胎时，明净地出：不被水沾污，不被粘液沾污，不被血液沾污，不被任何不净的沾污，明净的、清净的，阿难！犹如珠宝放置在迦尸出产的布上，珠宝既不弄脏迦尸出产的布，迦尸出产的布也不弄脏珠宝，那是什么原因呢？两者都是清净的状态。同样的，阿难！当菩萨出母胎时，明净地出：不被水沾污，不被粘液沾污，不被血液沾污，不被任何不净的沾污，明净的、清净的。’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出母胎时，两道水流从空中出现：一冷一热，对菩萨与母亲作水洗。’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刚刚出生时，他平均地以两脚站在地上，在白色伞跟随下，面朝北交互走七步，环顾四方，如公牛之语说：“我是世间最高的，我是世间最胜

的，我是世间最上的，这是最后生，现在，不再有再生了。”’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我在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阿难！当菩萨出母胎时，那时，包括天、魔、梵的世间；包括沙门、婆罗门、天、人的世代中，无量伟大的光明出现于世间，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即使在那些世界中间空无防护的、暗黑的、黑暗的黑夜的，以日月这么大神通力、这么大威力而光明不领纳处，也有无量伟大的光明出现于世间，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往生那里的众生以那光明相互觉知：“先生！往生这里的其他众生确实存在。”而这十千世界震动、摇动、颤动，无量神圣的光明，出现于世间，胜过了诸天众的天威。’大德！……（中略）者，大德！我忆持如来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阿难！因此，在这里，请你也忆持这如来的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这里，阿难！如来的受生起（时）他知道、出现（时）他知道、灭没（时）他知道；想生起（时）他知道、出现（时）他知道、灭没（时）他知道；寻生起（时）他知道、出现（时）他知道、灭没（时）他知道，阿难！请你也忆持这如来的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大德！世尊的受生起（时）他知道、出现（时）他知道、灭没（时）他知道；想生起（时）他知道、出现（时）他知道、灭没（时）他知道；寻生起（时）他知道、出现（时）他知道、灭没（时）他知道者，大德！我也忆持这如来的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这就是尊者阿难所说，大师认可。而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尊者阿难所说。

不可思议-未曾有经第三终了。

124、巴古勒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尊者巴古勒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出家前是尊者巴古勒朋友的裸体迦叶去见尊者巴古勒。抵达后，与尊者巴古勒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裸体迦叶对尊者巴古勒这么说：

“巴古勒贤友！你出家多久了呢？”

“贤友！我出家八十年了。”

“而，巴古勒贤友！在这八十年中你做过几次性交呢？”

“迦叶贤友！不应该这么问我：‘而，巴古勒贤友！在这八十年中你做过几次性交呢？’迦叶贤友！应该这么问我：‘而，巴古勒贤友！在这八十年中你过去生起过几次欲想呢？’”

（“而，巴古勒贤友！在这八十年中你过去生起过几次欲想呢？”）

“贤友！我出家八十年，不证知过去生起过欲想。”在八十年中尊者巴古勒不证知过去生起过欲想者，我们忆持尊者巴古勒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贤友！我出家八十年，不证知过去生起过恶意想。……（中略）加害想。”在八十年中尊者巴古勒不证知过去生起过加害想者，

我们忆持尊者巴古勒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贤友！我出家八十年，不证知过去生起过欲寻。”在八十年中尊者巴古勒不证知过去生起过欲寻者，我们忆持尊者巴古勒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贤友！我出家八十年，不证知过去生起过恶意寻。……（中略）加害寻。”在八十年中尊者巴古勒不证知过去生起过加害寻者，我们忆持尊者巴古勒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贤友！我出家八十年，不证知接受过屋主（施与的）衣服。”在八十年中尊者巴古勒不证知接受过屋主（施与的）衣服者，我们忆持尊者巴古勒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贤友！我出家八十年，不证知以刀切割过衣服。”在八十年中尊者巴古勒不证知以刀切割过衣服者，我们忆持……（中略）。

“贤友！我出家八十年，不证知以针缝衣服。……（中略）不证知以染料染衣服。……不证知在功德衣日缝衣服。……不证知为同梵行者处理做衣服的事。……不证知接受招待。……不证知过去生起过这样的心：‘啊！愿有谁能招待我。’……不证知在屋内坐过。……不证知在屋内食过。……不证知执取过妇女的细相与相。……不证知对妇女教导过法，甚至四句的偈颂。……不证知走近比丘住房。……不证知对比丘教导法。……不证知对式叉摩那教导法。……不证知对沙弥尼教导法。……不证知令人出家。……不证知令人受具足戒。……不证知给予依止。……不证知令沙弥伺候。……不证知在浴室沐浴。……不证知以肥皂粉沐浴。……不证知为同梵行者按摩过肢

体。……不证知过去曾生过甚至挤牛奶的一点点时间的病。……不证知吃过甚至五倍子碎片大小的药物。……不证知（使用过）床垫。……不证知躺下过。”……我们忆持……（中略）。

“贤友！我出家八十年，不证知雨季安居进入村落边界的房舍。”在八十年中尊者巴古勒不证知雨季安居进入村落边界的房舍者，我们忆持尊者巴古勒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贤友！我只负债地吃国家中的食物七天，在第八天中生起完全智。”尊者巴古勒只负债地吃国家中的食物七天，在第八天中生起完全智者，我们忆持尊者巴古勒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贤友！愿我得在这法、律中出家，愿我得受具足戒。”裸体迦叶得到在这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

受具足戒后不久，当尊者迦叶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不久，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那善男子之所以从在家而正确地出家，成为非家生活的梵行无上目标，他证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尊者迦叶成为众阿罗汉之一。

过些时候，尊者巴古勒取钥匙后在住处与住处间走，这么说：

“出来吧，尊者们！出来吧，尊者们！今天我将般涅盘。”尊者巴古勒取钥匙后在住处与住处间走，这么说：“出来吧，尊者们！出来吧，尊者们！今天我将般涅盘。”者，我们忆持尊者巴古勒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尊者巴古勒坐在比丘僧团中般涅盘。尊者巴古勒坐在比丘僧团中般涅盘者，我们忆持尊者巴古勒这不可思议的未曾有法。

巴古勒经第四终了。

125、已调御阶位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沙弥阿基勒哇大住在林野小屋。

那时，若雅谢那王子在徒步散步、徘徊时，来见沙弥阿基勒哇大。抵达后，与沙弥阿基勒哇大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若雅谢那王子对沙弥阿基勒哇大这么说：

“阿其威色那先生！这被我听闻：‘这里，当比丘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能触达心一境性。’”

“正是这样！王子！正是这样！王子！这里，当比丘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能触达心一境性。”

“请阿其威色那尊师依所听闻、依所学得的法教导我，那就好了！”

“王子！我不能依所听闻、依所学得的法教导你，因为，如果我依所听闻、依所学得的法教导你，你会不了知我所说的道理，那对我是疲劳，那对我是恼害。”

“请阿其威色那尊师依所听闻、依所学得的法教导我，或许我会

了知阿其威色那尊师所说的道理。”

“王子！我能依所听闻、依所学得的法教导你，如果你了知我所说的道理，这样，这是好的，如果你不了知我所说的道理，就如自己（所知的）停止，不要进一步问我。”

“请阿其威色那尊师依所听闻、依所学得的法教导我，如果我了知阿其威色那先生所说的道理，这样，这是好的，如果我不了知阿其威色那先生所说的道理，就如自己（所知的）停止，我不会进一步问阿其威色那尊师。”

当时，沙弥阿基勒哇大依所听闻、依所学得的法教导若雅谢那王子。当这么说时，若雅谢那王子对沙弥阿基勒哇大这么说：

“阿其威色那先生！这是不可能的：当比丘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能触达心一境性。”

那时，若雅谢那王子对沙弥阿基勒哇大宣说不可能后，起座离开。

那时，当若雅谢那王子离开后不久，沙弥阿基勒哇大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沙弥阿基勒哇大去将他与若雅谢那王子间的交谈全部告诉世尊。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沙弥阿基勒哇大这么说：

“阿其威色那！在这里，哪里有可能呢！凡应该以离欲知道；应该以离欲看见；应该以离欲达到；应该以离欲作证者，住在欲中、受用着欲、被欲寻所食、被欲的焦热遍烧尽、对欲的遍求渴求的若雅谢那王子将知道，或看见，或将作证，这是不可能的。

阿其威色那！犹如两只训练中的象，或训练中的马，或训练中的牛已被善调御、已被善教导，两只训练中的象，或训练中的马，或训练中的牛未被善调御、未被善教导，阿其威色那！你怎么想：那两只训练中的象，或训练中的马，或训练中的牛已被善调御、已被善教导，已被调御的它们是否会来到已调御行为、会达到已调御阶位呢？”

“是的，大德!”

又，那两只训练中的象，或训练中的马，或训练中的牛未被善调御、未被善教导，未被调御的它们是否会来到已调御行为、会达到已调御阶位吗？”

“不，大德!”

“同样的，阿其威色那！凡那应该以离欲知道；应该以离欲看见；应该以离欲达到；应该以离欲作证者，住在欲中、受用着欲、被欲寻所食、被欲的焦热遍烧尽、对欲的遍求渴求的若雅谢那王子将知道，或看见，或将作证，这是不可能的。

阿其威色那！犹如在村落或市镇不远处有大山，有两位朋友从那村落或市镇出发后，会携手走向那座山。抵达后，如果一位朋友站在山脚下而另一位朋友登上山上，如果站在山脚下的朋友对站在山上的朋友这么说：‘亲爱的！你站在山上看见什么？’他会这么回答：‘亲爱的！我站在山上看见园林美景、森林美景、土地美景、莲花池美景。’他会这么说：‘亲爱的朋友！你站在山上能看见园林美景、森林美景、土地美景、莲花池美景，这是不可能的。’那位站在山上的朋

友下到山脚下后，抓住那位朋友的手臂，登上山上，休息片刻后会这么说：‘亲爱的！你站在山上看见什么？’他会这么回答：‘亲爱的！我站在山上看见园林美景、森林美景、土地美景、莲花池美景。’他会这么说：‘亲爱的！这里，刚才我们这么了知你所说：“亲爱的朋友！你站在山上能看见园林美景、森林美景、土地美景、莲花池美景，这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我们这么了知你所说：“亲爱的！我站在山上看见园林美景、森林美景、土地美景、莲花池美景。”’他会这么说：‘亲爱的！因为，像这样，我被大山挡住了，看不见能被看到的。’

阿其威色那！若雅谢那王子被更大的无明蕴挡住、覆盖、妨碍、包围，因此，凡那应该以离欲知道；应该以离欲看见；应该以离欲达到；应该以离欲作证者，住在欲中、受用着欲、被欲寻所食、被欲的焦热遍烧尽、对欲的遍求渴求的若雅谢那王子将知道，或看见，或将作证，这是不可能的。阿其威色那！如果对若雅谢那王子你能想出这二个譬喻，则若雅谢那王子会自然地净信你，当被净信时，他会对你做出净信的行为。”

“大德！对若雅谢那王子我将从哪里如世尊那样自然地想出这二个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呢？”

“阿其威色那！犹如刹帝力灌顶王召唤捕象师：‘来！亲爱的捕象师！请你骑上国王的象后，进入象林，找到林野的象后，绑在国王象的脖子上。’‘是的！陛下！’阿其威色那！捕象师回答刹帝力灌顶王后，骑上国王的象，进入象林，找到林野的象后，绑在国王象的脖

子上。国王的象驱赶它到露地，阿其威色那！林野的象只来到露地的范围，阿其威色那！因为，在这里，林野的象贪求象林。阿其威色那！捕象师通知剎帝力灌顶王这件事：‘陛下！林野的象在露地。’那时，剎帝力灌顶王召唤驯象师：‘来！亲爱的驯象师！请你为了征服林野的习性、为了征服林野的念与思惟、为了征服林野的不安与疲劳及热恼、为了使之欢喜村落、为了劝导乐爱人的习性而调伏林野的象。’‘是的，陛下！’阿其威色那！驯象师回答剎帝力灌顶王后，他为了征服林野的习性、为了征服林野的念与思惟、为了征服林野的不安与疲劳及热恼、为了使之欢喜村落、为了劝导乐爱人的习性而在地上埋一根大柱子，在林野象的脖子上绑住。驯象师以柔和的言语：悦耳的、可爱的、动心的、优雅的、众人所爱的、众人可意的，像那样的言语与它攀谈。

阿其威色那！当驯象师以柔和的言语：悦耳的、可爱的、动心的、优雅的、众人所爱的、众人可意的，像那样的言语与它攀谈时，林野的象想听、倾耳、尽心了知。驯象师更进一步随给与它牧草与水。阿其威色那！当林野的象接受牧草与水时，在那里，驯象师这么想：‘现在，林野的象将能活了。’

驯象师更进一步随训练它：‘先生！拿起来！先生！放下！’阿其威色那！当林野的象听从驯象师的教诫拿起、放下时，驯象师更进一步随训练它：‘先生！前进！先生！后退！’阿其威色那！当林野的象听从驯象师的教诫前进、后退时，驯象师更进一步随训练它：‘先生！起来！先生！坐下！’阿其威色那！当林野的象听从驯象师的教

诚起来、坐下时，驯象师更进一步随训练它不动：在象鼻上绑大木板，手拿矛的男子坐在脖子上，以及手拿矛的男子们完全包围它站立，驯象师拿取长矛棍后站在它前面。当训练它不动时，前脚既不移动，后脚也不移动，前身也不移动，后身也不移动，头也不移动，耳朵也不移动，象牙也不移动，尾巴也不移动，象鼻也不移动，那林野的象能容忍矛的打击、刀剑的打击、弓箭的打击、箭羽的打击，大鼓、小鼓、法螺、鑼鼓的响亮声音，一切弯曲与缺点已放下，浊秽已净除，为适合国王的、国王使用的、名为国王身体的一部分。

同样的，阿其威色那！这里，如来、阿罗汉、遍正觉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出现于世间，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屋主、屋主之子或在其它族姓中出生者听闻那个法。听闻那个法后，他于如来处获得信，具备那获得的信，他像这样深虑：‘居家生活是障碍，是尘垢之路；出家是露地，住在家中，这是不容易行一向圆满、一向清净的磨亮海螺之梵行，让我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过些时候，他舍断少量的财富聚集或舍断大量的财富聚集后；舍断少量的亲属圈或舍断大量的亲属圈后，剃除发须、裹上袈裟衣后，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阿其威色那！圣弟子只来到露地的范围，阿其威色那！因为，在这里，天与人贪求五种欲。如来更进一步调伏他：‘来！比丘！你要

成为持戒者，你要住于被巴帝摩卡的自制所防护，具足正行和行境，在微罪中看见可怕，在学处上受持后学习。

阿其威色那！当圣弟子成为持戒者，住于被巴帝摩卡的自制所防护，具足正行与行境，在微罪中看见可怕，在学处上受持后学习时，如来更进一步调伏他：‘来！比丘！你要成为守护根门者：以眼见色后，不要成为相的执取者、……（中略）（应该如会计师目犍连经（按：MN.107/MA.144）那样使之详细）他舍断这些心的小杂染、慧的减弱之五盖后，住于在身上随观身，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于在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阿其威色那！犹如驯象师回答刹帝力灌顶王后，为了征服林野的习性、为了征服林野的念与思惟、为了征服林野的不安与疲劳及热恼、为了使之欢喜村落、为了劝导乐爱人的习性而在地上埋一根大柱子，在林野象的脖子上绑住。同样的，阿其威色那！这四念住是圣弟子心的羁束：为了征服依赖家的习性、为了征服依赖家的念与思惟、为了征服依赖家的不安与疲劳及热恼、为了方法的获得、为了涅盘的作证。

如来更进一步调伏他：‘来！比丘！你要住于在身上随观身，不要寻思伴随欲之寻；在受上……（中略）在心上……（中略）住于在法上随观法，不要寻思伴随欲之寻。

他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中略）第三禅……（中略）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时，他使心转向许多前世住处之回忆。他回忆起许多前世住处，即：一生、二生、……（中略）像这样，他回忆起许多前生住处有这样的行相与境遇。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众生死亡与往生之智，他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中略）了知众生依业流转。

当那个心是这样入定的、遍净的、净化的、无秽的、离染污的、可塑的、堪任的、住立的、到达不动的之时，他使心转向烦恼之灭尽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实了知：‘这是苦集。’如实了知：‘这是苦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苦灭道迹。’如实了知：‘这些是烦恼。’如实了知：‘这是烦恼集。’如实了知：‘这是烦恼灭。’如实了知：‘这是导向烦恼灭之道。’当他这么知、这么见时，心从欲的烦恼解脱，心从有的烦恼解脱，心从无明的烦恼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他成为寒、暑、饥、渴，与蝇、蚊、风、日、蛇的接触，辱骂、诽谤的语法之忍耐者，已生起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不愉快的、不合意的、夺命的身体的感受之忍住者，一切贪、瞋、痴已放下、浊秽已净除者，应该被奉献、应该被供奉、应该被供养、应该被合掌，为世间的无上福田。

阿其威色那！如果国王的象未被调御、未被教导高龄而死，就名为：‘已死的高龄国王象是未被调御的死。’阿其威色那！如果国王的象未被调御、未被教导中龄而死，就名为：‘已死的中龄国王象是未被调御的死。’阿其威色那！如果国王的象未被调御、未被教导年轻而死，就名为：‘已死的年轻国王象是未被调御的死。’同样的，阿其威色那！如果上座比丘烦恼未灭尽而死，就名为：‘已死的上座比丘是未被调御的死。’如果中座比丘烦恼未灭尽而死，就名为：‘已死的中座比丘是未被调御的死。’如果新比丘烦恼未灭尽而死，就名为：‘已死的新比丘是未被调御的死。’

阿其威色那！如果国王的象已被善调御、已被善教导高龄而死，就名为：‘已死的高龄国王象是已被调御的死。’阿其威色那！如果国王的象已被善调御、已被善教导中龄而死，就名为：‘已死的中龄国王象是已被调御的死。’阿其威色那！如果国王的象已被善调御、已被善教导年轻而死，就名为：‘已死的年轻国王象是已被调御的死。’同样的，阿其威色那！如果上座比丘烦恼已灭尽而死，就名为：‘已死的上座比丘是已被调御的死。’如果中座比丘烦恼已灭尽而死，就名为：‘已死的中座比丘是已被调御的死。’如果新比丘烦恼已灭尽而死，就名为：‘已死的新比丘是已被调御的死。’”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沙弥阿基勒哇大欢喜世尊所说。

已调御阶位经第五终了。

126、地生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尊者地生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若雅谢那王子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若雅谢那王子去见尊者地生。抵达后，与尊者地生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若雅谢那王子对尊者地生这么说：

“地生先生！有一类沙门、婆罗门是这么说者、这么见者：‘如果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这里，地生先生的大师是主张什么者？论什么者呢？”

“王子！我没从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但，世尊有可能这么说：‘如果许下愿望后不如理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不如理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不如理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既非愿望也非无愿望后不如理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愿望后如理行梵行，则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如理行梵行，则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如理行梵行，则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既非愿望也非无愿望后如理行梵行，则能有结果的获

得。’我没从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但，世尊有可能这么说。”

“如果地生先生的大师是这么主张者、这么论者，我想，地生先生的大师确实就领先所有个个愚昧的沙门、婆罗门。”

那时，若雅谢那王子以自己的那盘料理伺候尊者地生。

那时，尊者地生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地生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我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若雅谢那王子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那时，若雅谢那王子来见我。抵达后，与我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大德！在一旁坐好后，若雅谢那王子对我这么说：‘地生先生！有一类沙门、婆罗门是这么知、这么见者：“如果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既非愿望也非无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这里，地生先生的大师是主张什么者？论什么者呢？’大德！当这么说时，我对若雅谢那王子这么说：‘王子！我没从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但，世尊有可能这么说：“如果许下愿望后不如理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不如理行梵行，……（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不如理行梵行，……（中略）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不如理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愿望后如理行梵行，则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如理行梵行，则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如理行梵行，则能有结果的获得；

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如理行梵行，则能有结果的获得。”我没从世尊面前听闻、领受此，但，世尊有可能这么说。’‘如果地生先生的大师是这么主张者、这么论者，我想，地生先生的大师确实就领先所有个个愚昧的沙门、婆罗门。’大德！当被这么问而我这么解说时，是否为世尊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以不实而毁谤世尊，法、随法地解说了，而任何如法的种种说不来到应该被呵责处吗？”

“地生！当你这么解说时，确实是我的所说之说，而且不以不实而毁谤我，法、随法地解说了，而任何如法的种种说不来到应该被呵责处。地生！因为，凡任何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邪念、邪定的沙门、婆罗门，他们如果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结果的获得来说是不如理的。

地生！犹如欲求油、寻求油、游走遍求油的男子以木桶装满沙后如果以水猛淋地压迫，他如果许下愿望后以木桶装满沙而以水猛淋地压迫，不能有油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以木桶装满沙而以水猛淋地压迫，不能有油的获得；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以木桶装满沙而以水猛淋地压迫，不能有油的获得；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以木桶装满沙而以水猛淋地压迫，不能有油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油的获得来说是不如理的。同样的，地生！凡任何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邪念、邪定

的沙门、婆罗门，他们如果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结果的获得来说是不如理的。

地生！犹如欲求牛乳、寻求牛乳、游走遍求牛乳的男子如果拉有幼子的母牛角，他如果许下愿望后拉（挤）有幼子的母牛角，不能有牛乳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许下既非愿望也非无愿望后拉（挤）有幼子的母牛角，不能有牛乳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牛乳的获得来说是不如理的。同样的，地生！凡任何邪见、……（中略）邪定的沙门、婆罗门，他们如果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无愿望……（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结果的获得来说是不如理的。

地生！犹如欲求生酥、寻求生酥、游走遍求生酥的男子倒水入水瓶中后如果以搅拌器搅动，他如果许下愿望后倒水入水瓶中而以搅拌器搅动，不能有生酥的获得；如果许下无愿望后……（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许下既非愿望也非无愿望后倒水入水瓶中而以搅拌器搅动，不能有生酥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生酥的获得来说是不如理的。同样的，地生！

凡任何邪见、……（中略）邪定的沙门、婆罗门，他们如果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无愿望……（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结果的获得来说是不如理的。

地生！犹如欲求火、寻求火、游走遍求火的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后如果钻那湿且带树汁的柴，他如果许下愿望后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那湿且带树汁的柴，不能有火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那湿且带树汁的柴，不能有火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火的获得来说是不如理的。同样的，地生！凡任何邪见、……（中略）邪定的沙门、婆罗门，他们如果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无愿望……（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无愿望后……（中略）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不能有结果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结果的获得来说是不如理的。

地生！凡任何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的沙门、婆罗门，他们如果许下愿望后行梵行，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能有结果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结果的获得来说是如理的。

地生！犹如欲求油、寻求油、游走遍求油的男子以木桶装满芝麻粉后如果以水猛淋地压迫，他如果许下愿望后以木桶装满芝麻粉后以水猛淋地压迫，能有油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以木桶装满芝麻粉而以水猛淋地压迫，能有油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油的获得来说是如理的。同样的，地生！凡任何正见、……（中略）正定的沙门、婆罗门，他们如果许下愿望后行梵行，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无愿望……（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无愿望后……（中略）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能有结果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结果的获得来说是如理的。

地生！犹如欲求牛乳、寻求牛乳、游走遍求牛乳的男子如果拉有幼子母牛的乳房，他如果许下愿望后拉（挤）有幼子母牛的乳房，能有牛乳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许下既非愿望也非无愿望后拉（挤）有幼子母牛的乳房，能有牛乳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牛乳的获得来说是如理的。同样的，地生！凡任何正见、……（中略）正定的沙门、婆罗门，他们如果许下愿望后行梵行，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无愿望……（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能有结果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结果的获得来说是如理的。

地生！犹如欲求生酥、寻求生酥、游走遍求生酥的男子倒酪入水瓶中后如果以搅拌器搅动，他如果许下愿望后倒酪入水瓶中而以搅拌器搅动，能有生酥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倒酪入水瓶中而以搅拌器搅动，能有生酥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生酥的获得来说是如理的。同样的，地生！凡任何正见、……（中略）正定的沙门、婆罗门，他们如果许下愿望后行梵行，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无愿望……（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无愿望后……（中略）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能有结果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结果的获得来说是如理的。

地生！犹如欲求火、寻求火、游走遍求火的男子拿了取火的上钻木后如果钻那干枯柴，他如果许下愿望后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那干枯柴，能有火的获得；如果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拿了取火的上钻木钻那干枯柴，能有火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火的获得来说是如理的。同样的，地生！凡任何正见、……（中略）正定的沙门、婆罗门，他们如果许下愿望后行梵行，能有结果的获得；如果许下无愿望……（中略）如果许下愿望与没许下愿望后……（中略）如果既非许下愿望也非没许下愿望后行梵行，能有结果的获得，那是什么原因呢？地生！因为，这对结果的获得来说是如理的。

地生！如果对若雅谢那王子你能想出这四个譬喻，则若雅谢那王子会自然地净信你，当被净信时，他会对你做出净信的行为。”

“大德！对若雅谢那王子我将从哪里如世尊那样自然地想出这四个以前未曾听过的譬喻呢？”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地生欢喜世尊所说。

地生经第六终了。

127、阿那律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木匠班奢康伽召唤某位男子：

“喂！男子！来！去见尊者阿那律。抵达后，请你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尊者阿那律的足：‘大德！木匠班奢康伽以头礼拜尊者阿那律的足。’请你这么说：‘大德！请尊者阿那律四位同意木匠班奢康伽明日的请食，大德！请尊者阿那律能早一点来，大德！因为木匠班奢康伽很忙，有许多为国王应做的事。’”

“是的，大德！”那位男子回答木匠班奢康伽后，去见尊者阿那律。抵达后，向尊者阿那律问讯，接着坐在一旁。在一旁坐好后，那位男子对尊者阿那律这么说：

“大德！木匠班奢康伽以头礼拜尊者阿那律的足，他这么说：‘大德！请尊者阿那律四位同意木匠班奢康伽明日的请食，大德！请

尊者阿那律能早一点来，大德！因为木匠班奢康伽很忙，有许多为国王应做的事。’”

尊者阿那律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尊者阿那律那夜过后，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去木匠班奢康伽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

那时，木匠班奢康伽亲手以胜妙的硬食与软食款待与满足尊者阿那律。那时，尊者阿那律食用完毕，手离钵时，木匠班奢康伽取某个低矮坐具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木匠班奢康伽对尊者阿那律这么说：

“大德！这里，上座比丘们来，他们对我这么说：‘屋主！你要修习无量心解脱。’某些上座比丘这么说：‘屋主！你要修习大心解脱。’大德！凡这无量心解脱与大心解脱者，这些法为不同含义、不同文辞，或者一种含意而只是文辞不同呢？”

“那样的话，屋主！请你就这点说出，从这里，它将有真实的（厘清）。”

“大德！我这么想：‘凡这无量心解脱与大心解脱者，这些法为一种含意而只是文辞不同。’”

“屋主！凡这无量心解脱与大心解脱者，这些法为不同含义、不同文辞。屋主！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这些法为不同含义、不同文辞。屋主！什么是无量心解脱呢？屋主！这里，比丘以与慈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慈俱行之心，以广

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以与悲俱行之心……（中略）以与喜悦俱行之心……（中略）以与舍俱行之心遍满一方后而住，像这样第二方，像这样第三方，像这样第四方。像这样，上下、横向、到处，对一切如对自己，以与舍俱行之心，以广大、以出众、以无量、以无怨恨、以无恶意之心遍满全部世间后而住。屋主！这被称为无量心解脱。

屋主！什么是大心解脱呢？屋主！这里，比丘胜解、遍满‘一棵树下之大为限’后而住，屋主！这被称为大心解脱。又，屋主！比丘胜解、遍满‘二或三棵树下之大为限’后而住，屋主！这被称为大心解脱。又，屋主！比丘胜解、遍满‘一个村落土地之大为限’后而住，屋主！这被称为大心解脱。又，屋主！比丘胜解、遍满‘二个或三个村落土地之大为限’后而住，屋主！这被称为大心解脱。又，屋主！比丘胜解、遍满‘一个大国之大为限’后而住，屋主！这被称为大心解脱。又，屋主！比丘胜解、遍满‘二个或三个大国之大为限’后而住，屋主！这被称为大心解脱。又，屋主！比丘胜解、遍满‘到大海为止土地之大为限’后而住，屋主！这被称为大心解脱。屋主！以此法门，这能被体会：这些法为不同含义、不同文辞。

屋主！有这四种再生生命，哪四种呢？屋主！这里，某类胜解、遍满‘少光’后而住，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与少光天为同伴。又，屋主！这里，某类胜解、遍满‘无量光’后而住，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与无量光天为同伴。又，屋主！这里，某类胜解、遍满‘污染光’后而住，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与污染光天为同伴。

又，屋主！这里，某类胜解、遍满‘遍净光’后而住，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与遍净光天为同伴。屋主！这些是四种再生生命。

屋主！有时，天神们在同一处聚集，当在同一处聚集时，他们的不同容色被了知，而非不同的光。屋主！犹如男子如果带许多油灯进入一屋子中，那些进入屋子的不同火焰被了知，而非不同的光。同样的，屋主！有时，天神们在同一处聚集，当在同一处聚集时，他们的不同容色被了知，而非不同的光。

屋主！有时，天神们从那里离开，当从那里离开时，他们的不同容色与不同的光被了知。屋主！犹如男子如果从那屋子带走许多油灯，当从那里带走时，它们的不同火焰与不同的光被了知。同样的，屋主！有时，天神们从那里离开，当从那里离开时，他们的不同容色与不同的光被了知。

屋主！天神们不这么想：‘这里，我们的是常的、坚固的、永恒的。’但凡那些天神停留之处，就是那些天神欢乐之处。屋主！犹如苍蝇被扁担或篮子带走，它们不这么想：‘这里，我们的是常的、坚固的、永恒的。’但凡那些苍蝇停留之处，就是那些苍蝇欢乐之处。同样的，屋主！天神们不这么想：‘这里，我们的是常的、坚固的、永恒的。’但凡那些天神停留之处，就是那些天神欢乐之处。”

当这么说时，尊者沙比雅迦旃延对尊者阿那律这么说：

“好！阿那律大德！这里，我有更进一步要问的：大德！那些有光的天神们全是少光呢，或者其中某些天神是无量光呢？”

“迦旃延贤友！以那个理由而某些天神是少光，某些天神是无量

光。”

“阿那律大德！什么因、什么缘而那些往生在同一天众的诸天，其中某些天神是少光，但某些天神是无量光呢？”

“那样的话，迦旃延贤友！这情况我要反问你，就依你认为妥当的来回答。迦旃延贤友！你怎么想：当这位比丘胜解、遍满‘一棵树下之大为限’后而住，而另一位比丘胜解、遍满‘二或三棵树下之大为限’后而住，这两种心修习，哪一种心修习较大呢？”

“大德！当这位比丘胜解、遍满‘二或三棵树下之大为限’后而住，两种中这种心修习较大。”

“迦旃延贤友！你怎么想：当这位比丘胜解、遍满‘二或三棵树下之大为限’后而住，而另一位比丘胜解、遍满‘一个村落土地之大为限’后而住，这两种心修习，哪一种心修习较大呢？”

“大德！当这位比丘胜解、遍满‘一个村落土地之大为限’后而住，两种中这种心修习较大。”

“迦旃延贤友！你怎么想：当这位比丘胜解、遍满‘一个村落土地之大为限’后而住，而另一位比丘胜解、遍满‘二个或三个村落土地之大为限’后而住，这两种心修习，哪一种心修习较大呢？”

“大德！当这位比丘胜解、遍满‘二个或三个村落土地之大为限’后而住，两种中这种心修习较大。”

“迦旃延贤友！你怎么想：当这位比丘胜解、遍满‘二个或三个村落土地之大为限’后而住，而另一位比丘胜解、遍满‘一个大国之大为限’后而住，这两种心修习，哪一种心修习较大呢？”

“大德！当这位比丘胜解、遍满‘一个大国之大为限’后而住，两种中这种心修习较大。”

“迦旃延贤友！你怎么想：当这位比丘胜解、遍满‘一个大国之大为限’后而住，而另一位比丘胜解、遍满‘二个或三个大国之大为限’后而住，这两种心修习，哪一种心修习较大呢？”

“大德！当这位比丘胜解、遍满‘二个或三个大国之大为限’后而住，两种中这种心修习较大。”

“迦旃延贤友！你怎么想：当这位比丘胜解、遍满‘二个或三个大国之大为限’后而住，而另一位比丘胜解、遍满‘到大海为止土地之大为限’后而住，这两种心修习，哪一种心修习较大呢？”

“大德！当这位比丘胜解、遍满‘到大海为止土地之大为限’后而住，两种中这种心修习较大。”

“迦旃延贤友！此因、此缘而那些往生在同一天众的诸天，其中某些天神是少光，但某些天神是无量光。”

“好！阿那律大德！这里，我有更进一步要问的：大德！那些有光的天神们全是污染光呢，或者其中某些天神是遍净光呢？”

“迦旃延贤友！以那个理由而某些天神是污染光，某些天神是遍净光。”

“阿那律大德！什么因、什么缘而那些往生在同一天众的诸天，其中某些天神是污染光，但某些天神是遍净光呢？”

“那么，迦旃延贤友！我为你作个譬喻，智者在这里以一些譬喻而知所说的义理。迦旃延贤友！犹如油灯燃烧不纯净的油与不纯净的

灯芯，如那油的不纯净性与灯芯的不纯净性，它黯淡地燃烧。同样的，迦旃延贤友！这里，某些比丘胜解、遍满‘污染光’后而住，他的身粗重未被止息，惛沉睡眠未被根除，掉举后悔未被排除；他如身粗重未被止息、惛沉睡眠未被根除、掉举后悔未被排除而修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与污染光天为同伴。迦旃延贤友！犹如油灯燃烧纯净的油与纯净的灯芯，如那油的纯净性与灯芯的纯净性，它不黯淡地燃烧。同样的，迦旃延贤友！这里，某些比丘胜解、遍满‘遍净光’后而住，他的身粗重已被止息，惛沉睡眠已被根除，掉举后悔已被排除；他如身粗重已被止息、惛沉睡眠已被根除、掉举后悔已被排除而修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与遍净光天为同伴。迦旃延贤友！此因、此缘而那些往生在同一天众的诸天，其中某些天神是污染光，但某些天神是遍净光。”

当这么说时，尊者沙比雅迦旃延对尊者阿那律这么说：

“好！阿那律大德！阿那律大德没这么说：‘我听到这样。’或‘它应该是这样。’然而，大德！尊者阿那律只说：‘这些天神是这样，那些天神那样。’大德！我这么想：‘尊者阿那律以前确实与那些天神一起共住、闲聊、进入交谈。’”

“迦旃延贤友！这样的言说确实是攻击、责备的言语。然而，我仍要回答你：‘迦旃延贤友！我以前长久地与那些天神一起共住、闲聊、进入交谈。’”

当这么说时，尊者沙比雅迦旃延对木匠班奢康伽这么说：

“屋主！这确实是你的获得，屋主！这确实是你的好获得，你舍

断了那个疑法，而我们得到听闻这法门。”

阿那律经第七终了。

128、小杂染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拘睒弥城瞿师罗园。

当时，拘睒弥城的比丘们生起争论，生起纷争，陷入诤论，住于彼此以舌锋互刺。那时，某位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拘睒弥城的比丘们生起争论，生起纷争，陷入诤论，住于彼此以舌锋互刺，大德！请世尊出自怜悯去见他们，那就好了!”世尊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世尊去见那些比丘，抵达后，世尊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比丘们！够了，不要争论，不要纷争，不要争吵，不要诤论。”

当这么说时，某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等等！大德！世尊是法主、无为者，大德！请世尊专心住于当生乐的住处，我们将知道（处理）这争论、纷争、争吵、诤论。”

第二次，世尊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比丘们！够了，不要争论，不要纷争，不要争吵，不要诤论。”

第二次，那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等等！大德！世尊是法主、无为者，大德！请世尊专心住于当生乐的住处，我们将知道（处理）这争论、纷争、争吵、诤论。”

第三次，世尊对那些比丘这么说：

“比丘们！够了，不要争论，不要纷争，不要争吵，不要诤论。”

第三次，那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等等！大德！世尊是法主、无为者，大德！请世尊专心住于当生乐的住处，我们将知道（处理）这争论、纷争、争吵、诤论。”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拘睒弥城。在拘睒弥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收拾好住所，取钵与僧衣后，站着说这些偈颂：

“个个发声的凡庸者，你们不认为哪个是愚痴者，
在僧团分裂中，没人认为（自己）有错。
他们已忘失贤智者所说，只在言语的范围内诵说，
他们口无遮拦地欲求，不知道他被什么引导。
他骂我、打我，征服我、掠夺我，
凡怨恨他者，他们的怨恨不平息。
他骂我、打我，征服我、掠夺我，
凡不怨恨他者，他们的怨恨被平息。
因为，这里，在任何时候怨恨不以怨恨平息，
以不怨恨平息，这是从往昔以来不变的法。

其他人不了知，在这里我们要抑制，

但，在那里，凡了知者，因此而平息争论。

断骨夺命者，夺牛马财产，

掠夺王国者，当他们都能结交时，

为何你们不能？

如果能得到贤明的朋友：住于善良、坚固的共行者，

征服所有危难后，就能因此而心满意足地、有念地行。

如果不能得到贤明的朋友：住于善良、坚固的共行者，

就如国王舍去已征服的王国后，如象独自走在森林中一样。

独自走更好，没有愚痴的朋友，

独自走而没有恶的被作，无为者就如在森林中的象一样。”

那时，世尊站着说这些偈颂后，去幼制盐者村。

当时，尊者玻估住在幼制盐者村。尊者玻估看见世尊远远地走来。看见后，设置好座位，以及洗脚水。

世尊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洗脚。

尊者玻估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玻估这么说：

“比丘！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维持？是否不疲于托钵食物？”

“世尊！能忍受，世尊！能维持，大德！我不疲于托钵食物。”

那时，世尊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尊者玻估，使之欢喜，然后起座，去东竹林。

当时，尊者阿那律、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住在东竹林。守林者

看见世尊远远地走来。看见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沙门！不要进入这林内，这里有三位善男子住于欲得到形色，不要打扰他们。”

尊者阿那律听到守林者对世尊的谈话。听到后，对守林者这么说：

“守林者朋友！不要阻止世尊，我们的大师、世尊已到达。”

那时，尊者阿那律去见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抵达后，对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这么说：

“尊者们！出来吧！尊者们！出来吧！我们的大师、世尊已到达。”

那时，尊者阿那律、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出去见世尊后，一人领受世尊的钵与僧衣，一人设置座位，一人供给洗脚水。世尊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下后洗脚。三位尊者向世尊问讯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阿那律这么说：

“阿那律！你们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维持？是否不疲于托钵食物？”

“世尊！能忍受，世尊！能维持，大德！我们不疲于托钵食物。”

“又，阿那律！你们是否住于和合、和好、无诤、水乳交融，以友爱之眼彼此互看？”

“大德！我们确实住于和合、和好、无诤、水乳交融，以友爱之眼彼此互看。”

“但，阿那律！你们怎样住于和合、和好、无诤、水乳交融，以友爱之眼彼此互看？”

“大德！这里，我这么想：‘这确实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好获得：我与这样的同梵行者共住’大德！对这些尊者，公开与私下我都现起慈身业、慈语业、慈意业。大德！我这么想：‘让我搁置自己的心后，使这些尊者的心能自在地转起。’大德！我搁置自己的心后，使这些尊者的心能自在地转起。大德！我们身体不同，但我想，心是一同的。”

尊者难提……（中略）尊者金毗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这么想：‘这确实是我的获得，确实是我的好获得：我与这样的同梵行者共住’大德！对这些尊者，公开与私下我都现起慈身业、慈语业、慈意业。大德！我这么想：‘让我搁置自己的心后，使这些尊者的心能自在地转起。’大德！我搁置自己的心后，使这些尊者的心能自在地转起。大德！我们身体不同，但我想，心是一同的。大德！我们这样住于和合、和好、无诤、水乳交融，以友爱之眼彼此互看。”

“阿那律！好！好！阿那律！你们是否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

“大德！我们确实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

“但，阿那律！你们怎样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

“大德！这里，凡我们第一位为了托钵从村落返回者，他设置座位，供给饮水、洗净水，供给剩余食物的钵。凡最后一位为了托钵从

村落返回者，如果有剩余食物，如果他愿意，他食用，如果他不愿意，丢弃到少青草处，或使沉入到无小生物的水中。他收拾座位，收拾饮水、洗净水，洗净剩余食物的钵后收拾，打扫食堂。凡看见饮水瓮、洗净水瓮、澡瓮已缺已空者，他供给。如果他办不成，他以招手召唤同伴后，我们动手协助，大德！这样，我们以此缘不打破（禁）语。大德！但，每五天我们整个夜里共坐法谈。大德！我们这样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

“阿那律！好！好！阿那律！但，当你们这样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你们有足以为圣者智见特质之过人法的证得、乐住吗？”

“大德！这里，当我们这样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我们觉知光与看见色，但不久我们的那光与看见色消失了，我们未洞察其相。”

“阿那律！你们应该洞察其相。阿那律！就在我正觉前，还是未现正觉的菩萨时，我也觉知相同的光与看见色，但不久我的那光与看见色消失了。阿那律！我这么想：‘什么因、什么缘因而我的光与看见的色消失了呢？’阿那律！我这么想：‘我的疑生起，因为疑而我的定死歿，当定死歿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我将像我之前不生起疑那样做。’

阿那律！当我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我觉知光与看见色，阿那律！但不久我的那光与看见的色消失了。阿那律！我这么想：‘什么因、什么缘因而我的光与看见的色消失了呢？’阿那律！

我这么想：‘我的不作意生起，因为不作意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我将像我之前不生起疑、不不作意那样做。’

阿那律！我……（中略）阿那律！我这么想：‘我的恐怖生起，因为恐怖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阿那律！犹如男子走在旅途中，如果鹌鹑从他的两旁飞起，以其因缘他的恐怖会生起。同样的，阿那律！我的恐怖生起，因为恐怖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我这么想：）‘我将像我之前不生起疑、不不作意、不惛沉睡眠、不恐怖那样做。’

阿那律！我……（中略）阿那律！我这么想：‘我的浮扬生起，因为浮扬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阿那律！犹如男子正寻找一个宝藏，如果立刻得到五个宝藏，以其因缘他的浮扬会生起。同样的，阿那律！我的浮扬生起，因为浮扬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我这么想：）‘我将像我之前不生起疑、不不作意、不惛沉睡眠、不恐怖、不浮扬那样做。’

阿那律！我……（中略）阿那律！我这么想：‘我的粗重生起，因为粗重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我将像我之前不生起疑、不不作意、不惛沉睡眠、不恐怖、不浮扬、不粗重那样做。’

阿那律！我……（中略）阿那律！我这么想：‘我的过于发动精进生起，因为过于发动活力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阿那律！犹如男子如果以两手紧抓鹌鹑，在那里，它会死

亡。同样的，阿那律！过于发动活力生起，因为过于发动活力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我这么想：）‘我将像我之前不生起疑、不不作意、不昏沉睡眠、不恐怖、不浮扬、不粗重、不过于发动活力那样做。’

阿那律！我……（中略）阿那律！我这么想：‘我的活力不足生起，因为活力不足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阿那律！犹如男子如果松抓鹌鹑，在那里，它会从手中飞走。同样的，阿那律！活力不足生起，因为活力不足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我这么想：）‘我将像我之前不生起疑、不不作意、不昏沉睡眠、不恐怖、不浮扬、不粗重、不过于发动活力、不活力不足那样做。’

阿那律！我……（中略）阿那律！我这么想：‘我的欲求生起，因为欲求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我将像我之前不生起疑、不不作意、不昏沉睡眠、不恐怖、不浮扬、不粗重、不过于发动活力、不活力不足、不欲求那样做。’

阿那律！我……（中略）阿那律！我这么想：‘我的种种想生起，因为种种想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我将像我之前不生起疑、不不作意、不昏沉睡眠、不恐怖、不浮扬、不粗重、不过于发动活力、不活力不足、不欲求、不种种想那样做。’

阿那律！当我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我觉知光与看见色，阿那律！但不久我的那光与看见的色消失了。阿那律！我这么想：‘什么因、什么缘因而我的光与看见色消失了呢？’阿那律！我

这么想：‘我过度静观于色生起，因为过度静观于色而我的定死殁，当定死殁时，光与看见的色消失，我将像我之前不生起疑、不不作意、不昏沉睡眠、不恐怖、不浮扬、不粗重、不过于发动活力、不活力不足、不欲求、不种种想、不过度静观于色那样做。’

阿那律！像这样，我知道：‘疑是心的小杂染’后，我舍断疑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不作意是心的小杂染’后，我舍断不作意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昏沉睡眠是心的小杂染’后，我舍断昏沉睡眠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恐怖是心的小杂染’后，我舍断恐怖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浮扬是心的小杂染’后，我舍断浮扬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粗重是心的小杂染’后，我舍断粗重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过于发动活力是心的小杂染’后，我舍断过于发动活力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活力不足是心的小杂染’后，我舍断活力不足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欲求是心的小杂染’后，我舍断欲求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种种想是心的小杂染’后，我舍断种种想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过度静观于色是心的小杂染’后，我舍断过度静观于色之心的小杂染。

阿那律！当我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我觉知光，但没看见色；看见色，但不觉知光：整个夜里、整个白天、整个白天与夜里。阿那律！我这么想：‘什么因、什么缘因而我觉知光，但没看见色；看见色，但不觉知光：整个夜里、整个白天、整个白天与夜里呢？’阿那律！我这么想：‘当我不作意色之相而作意光之相时，那

时，我觉知光，但没看见色；当我不作意光之相而作意色之相时，那时，我看见色，但不觉知光：整个夜里、整个白天、整个白天与夜里。’

阿那律！当我住于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时，我觉知有限的光与看见有限的色；觉知无量的光与看见无量的色：整个夜里、整个白天、整个白天与夜里。阿那律！我这么想：‘什么因、什么缘因而我觉知有限的光与看见有限的色；觉知无量的光与看见无量的色：整个夜里、整个白天、整个白天与夜里呢？’阿那律！我这么想：‘当我有有限的定时，那时，我有有限的眼，我以有限的眼觉知有限的光与看见有限的色；当我有无量的定时，那时，我有无量的眼，我以无量的眼觉知无量的光与看见无量的色：整个夜里、整个白天、整个白天与夜里。’

阿那律！当像这样，我知道：‘疑是心的小杂染’后，我已舍断疑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不作意是心的小杂染’后，我已舍断不作意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昏沉睡眠是心的小杂染’后，我已舍断昏沉睡眠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恐怖是心的小杂染’后，我已舍断恐怖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浮扬是心的小杂染’后，我已舍断浮扬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粗重是心的小杂染’后，我已舍断粗重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过于发动活力是心的小杂染’后，我已舍断过于发动活力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活力不足是心的小杂染’后，我已舍断活力不足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欲

求是心的小杂染’后，我已舍断欲求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种种想是心的小杂染’后，我已舍断种种想之心的小杂染；像这样，我知道：‘过度静观于色是心的小杂染’后，我已舍断过度静观于色之心的小杂染，之后，阿那律！我这么想：‘凡那些我心的小杂染已被我舍断，好了，现在我要以三种定修习。’

阿那律！我修习有寻有伺之定、无寻而只有伺之定、无寻无伺之定、有喜之定、无喜之定、悦意俱行之定、舍俱行之定。阿那律！当我已修习有寻有伺之定、无寻而只有伺之定、无寻无伺之定、有喜之定、无喜之定、悦意俱行之定、舍俱行之定之后，我的智与见生起：‘我的解脱不可动摇，这是我最后一次的生，现在，不再有再生了。’”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那律欢喜世尊所说。

小杂染经第八终了。

129、愚者与贤者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有这三种愚者的愚特相、愚相、愚特质，哪三种呢？

比丘们！这里，愚者是恶思惟的思惟者、恶言说的言说者、恶行为的行为者。比丘们！如果愚者不是恶思惟的思惟者、恶言说的言说者、恶行为的行为者，贤者怎么会知道：‘这位尊者是愚者、非善人。’比丘们！但，因为愚者是恶思惟的思惟者、恶言说的言说者、恶行为的行为者，因此，贤者知道：‘这位尊者是愚者、非善人。’比丘们！愚者在当生中感受这三种苦与忧：

比丘们！如果愚者坐在集会所，或坐在街道，或坐在十字路，在那里，人们讨论相关与有关的谈论，比丘们！如果愚者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比丘们！在那里，愚者这么想：‘凡人们讨论相关与有关的谈论者，那些法就存在于我之中，在那些法中我被看见。’比丘们！这是愚者在当生中感受的第一个苦与忧法。

再者，比丘们！愚者看见国王逮捕盗贼、罪犯后，会处以种种刑罚：会以鞭打、以棒打、以手杖打，会切断手、脚、手与脚、耳、鼻、耳与鼻，会处以酸粥锅刑、贝壳刑、罗侯口刑、火鬘刑、烛手刑、驱行刑、树皮衣刑、羚羊刑、钩肉刑、钱刑、碱浴刑、扭转门闩刑、稻草足踏台刑，淋热油，令狗咬，活着令刺入，以刀剑砍头，比丘们！在那里，愚者这么想：‘因为像这样的恶业，国王逮捕盗贼、罪犯后，会处以种种刑罚：会以鞭打、……（中略）以刀剑砍头，那些法也存在于我之中，在那些法中我被看见，如果国王知道我，国王逮捕我后，会处以种种刑罚：会以鞭打、……（中略）活着令刺入，以刀剑砍头。’比丘们！这是愚者在当生中感受的第二个苦与忧法。

再者，比丘们！当愚者坐上椅子，或上床，或躺在地上时，从前以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所作的恶行为，那时覆盖、笼罩、包围他，比丘们！犹如在傍晚时大山顶的影子覆盖、笼罩、包围大地。同样的，比丘们！当愚者坐上椅子，或上床，或躺在地上时，从前以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所作的恶行为，那时覆盖、笼罩、包围他。比丘们！在那里，愚者这么想：‘我没作好的，我没作善的，我没作恐怖的救护，我作恶的，我作凶暴的，我作罪过，先生！那些没做好的、没做善的、没做恐怖的救护、做恶的、做凶暴的、做罪过者的趣处，死后我将走到那趣处。’他悲伤、疲累、悲泣、搥胸号哭，来到迷乱，比丘们！这是愚者在当生中感受的第三个苦与忧法。

比丘们！愚者以身行恶行，以语行恶行，以意行恶行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当正确地说时，能说：‘一向的不愉快，一向的不可爱，一向的不合意。’者，那是地狱，当正确地说时，能说：‘一向的不愉快，一向的不可爱，一向的不合意。’比丘们！不容易有地狱多么苦那样的譬喻。”

当这么说时，某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但，大德！能作譬喻吗？”

“比丘！能。”世尊说。

“比丘们！犹如有人抓了盗贼、罪犯后，会去见国王：‘大王！这位是那些盗贼、罪犯，任你对这位判决处罚吧。’国王会立刻这么说：‘先生！去吧！请你们清早时以百枪击这男子。’清早时他们立刻击以百枪。然后，中午时国王会这么说：‘喂！那男子怎样了？’‘大

王！还活着。’国王会立刻这么说：‘先生！去吧！请你们中午时（再）以百枪击那男子。’中午时他们立刻（再）击以百枪。然后，傍晚时国王会这么说：‘喂！那男子怎样了？’‘大王！还活着。’国王会立刻这么说：‘先生！去吧！请你们傍晚时（再）以百枪击那男子。’傍晚时他们立刻（再）击以百枪。比丘们！你们怎么想：那男子以被击伤三百枪，从此因缘而感受苦与忧吗？”

“大德！那男子即使被击伤一枪就因此感受苦与忧了，更不用说（被击）伤三百枪了。”

那时，世尊拿起拳头大小的石头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被我拿起拳头大小的石头与雪山比，哪个较大？”

“大德！被世尊拿起拳头大小的石头少量，与雪山比较后，不能计算，连零头都不及，不能比较。”

“同样的，比丘们！那男子以被击伤三百枪，从此因缘而感受苦与忧，与地狱的苦比较后，不能计算，连零头都不及，不能比较。”

“比丘们！狱卒们对他作五种系缚刑罚：他们使赤热铁棒穿过手掌，他们使赤热铁棒穿过第二只手掌，他们使赤热铁棒穿过脚掌，他们使赤热铁棒穿过第二只脚掌，他们使赤热铁棒在中间穿过胸部。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比丘们！狱卒们使他横卧后，以斧头削他。他在那里感受苦的、……（中略）他都不死。比丘们！狱卒们脚上头下抓住他后。他在那里感受苦的、……（中略）他都不死。比丘们！狱卒们将他套上

轭于车上后，使他在点燃火，已燃烧的、辉耀的地上来回。他在那里感受苦的、……（中略）他都不死。比丘们！狱卒们使他在已燃烧的、辉耀的大炭火山爬上爬下。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比丘们！狱卒们脚上头下抓住他后，丢入已燃烧的、辉耀的赤热铜釜中，他在那里被起泡沫地煮着，他在那里起泡沫地载沉载浮或走横。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比丘们！狱卒们丢他入大地狱，而，比丘们！那大地狱：

四个角落有四个门，被区分成等量部分，

周边为铁壁，顶部被铁覆蔽。

其地是铁制的，被火燃烧到发光，

全部一百由旬，遍布后一切时存续。

比丘们！我能以许多法门说地狱论，不容易以唱说说完地狱有多么苦。

比丘们！有草食的畜生生类，它们用牙齿咬嚼吃新鲜的草与干草。比丘们！哪些畜生生类是草食性的呢？象、马、牛、驴、羊、鹿，或其它任何草食畜生生类。比丘们！愚者以前在这里吃好吃的东西，在这里作恶行为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那些草食众生为同伴。

比丘们！有粪食的畜生生类，它们从远处闻粪的气味后奔来（而心想）：‘在这里，我们将能吃，在这里，我们将能吃。’比丘们！犹如婆罗门因牲祭的气味奔来（而心想）：‘在这里，我们将能吃，在这

里，我们将能吃。’同样的，比丘们！有粪食的畜生生类，它们从远处闻粪的气味后奔来（而心想）：‘在这里，我们将能吃，在这里，我们将能吃。’比丘们！哪些畜生生类是粪食性的呢？鸡、猪、狗、狐狼，或其它任何粪食畜生生类。比丘们！愚者以前在这里吃好吃的东西，在这里作恶行为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那些粪食众生为同伴。

比丘们！有在黑暗中生、老、死的畜生生类。比丘们！哪些畜生生类在黑暗中生、老、死呢？昆虫、蛆虫、蚯蚓，或其它任何在黑暗中生、老、死的畜生生类。比丘们！愚者以前在这里吃好吃的东西，在这里作恶行为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那些在黑暗中生、老、死的众生为同伴。

比丘们！有在水中生、老、死的畜生生类。比丘们！哪些畜生生类在水中生、老、死呢？鱼、龟、鳄鱼，或其它任何在水中生、老、死的畜生生类。比丘们！愚者以前在这里吃好吃的东西，在这里作恶行为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那些在水中生、老、死的众生为同伴。

比丘们！有在污垢中生、老、死的畜生生类。比丘们！哪些畜生生类在污垢中生、老、死呢？比丘们！凡那些在腐鱼中生、老、死，或在腐尸中生、老、死，或在腐粥中生、老、死，或在污水坑中生、老、死，或在浅水坑中生、老、死（，或其它任何在污垢中生、老、死的畜生生类）。比丘们！愚者以前在这里吃好吃的东西，在这里作恶行为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与那些在污垢中生、老、死的

众生为同伴。

比丘们！我能以许多法门说畜生论，但不容易以唱说说完畜生界有多么苦。

比丘们！犹如男子如果在大海投入一个有单孔的轭，东风会驱它往西；西风会驱它往东；北风会驱它往南；南风会驱它往北，而在那里有只盲龟，如果它每一百年会浮出（水面）一次。比丘们！你们怎么想：是否那只盲龟能将头伸入那有单孔之轭中吗？”

“大德！如果在某时或其他时候，经过长时间后的话。”

“比丘们！那盲龟能将头伸入有单孔之轭中比较快，比丘们！我说，愚者落入恶趣一次，从那里（再回到）人的状态是更难得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比丘们！因为在这里没有法行、正行，善业、福业，比丘们！在这里辗转吞食，存在吞食弱者。

比丘们！如果在某时或其他时候，经过长时间后愚者来到人的状态，（他出生到）那些卑贱家：旃陀罗家，或猎人家，或竹匠家，或车匠家，或清垃圾家，再生到像那样的家中：贫穷的、少食物饮料的、生活困难的，在那里，粮食、衣物被困难地得到；他是丑陋的、丑恶的、矮小的、满身疾病的：瞎一眼的、或手弯曲畸形的、跛脚、瘫痪的，非食物、饮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环、香料、涂油、卧床、房舍、灯烛之获得者，他以身行恶行，以语行恶行，以意行恶行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

比丘们！犹如赌徒掷出第一个厄运的骰子而失去儿子、妻子，也失去自己全部的财产，更进一步（自己）会遭受束缚，比丘们！凡赌

徒掷出第一个厄运的骰子而失去儿子、妻子，也失去自己全部的财产，更进一步（自己）会遭受束缚者，那厄运骰子事小，而凡愚者以身行恶行，以语行恶行，以意行恶行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者，这是更大的厄运骰子。比丘们！这是完全完成的愚者阶位。

比丘们！有这三种贤者的贤特相、贤相、贤属性，哪三种呢？比丘们！这里，贤者是善思惟的思惟者、善言说的言说者、善行为的行为者。比丘们！如果贤者不是善思惟的思惟者、善言说的言说者、善行为的行为者，贤者怎么会知道：‘这位尊者是贤者、善人。’比丘们！但，因为贤者是善思惟的思惟者、善言说的言说者、善行为的行为者，因此，贤者知道：‘这位尊者是贤者、善人。’比丘们！贤者在当生中感受这三种乐与喜悦：

比丘们！如果贤者坐在集会所，或坐在街道，或坐在十字路，在那里，人们讨论相关与有关的谈论，比丘们！如果贤者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比丘们！在那里，贤者这么想：‘凡人们讨论相关与有关的谈论者，那些法就（不）存在于我之中，在那些法中我（没）被看见。’比丘们！这是贤者在当生中感受的第一个乐与喜悦法。

再者，比丘们！贤者看见国王逮捕盗贼、罪犯后，会处以种种刑罚：会以鞭打、以棒打、以手杖打，会切断手、脚、手与脚、耳、鼻、耳与鼻，会处以酸粥锅刑、贝壳刑、罗侯口刑、火鬘刑、烛手刑、驱行刑、树皮衣刑、羚羊刑、钩肉刑、钱刑、碱浴刑、扭转门闩

刑、稻草足踏台刑，淋热油，令狗咬，活着令刺入，以刀剑砍头，比丘们！在那里，贤者这么想：‘因为像这样的恶业，国王逮捕盗贼、罪犯后，会以鞭打、以棒打、以手杖打，会切断手、脚、手与脚、耳、鼻、耳与鼻，会处以酸粥锅刑、贝壳刑、罗侯口刑、火鬘刑、烛手刑、驱行刑、树皮衣刑、羚羊刑、钩肉刑、钱刑、碱浴刑、扭转门闩刑、稻草足踏台刑，淋热油，令狗咬，活着令刺入，以刀剑砍头，那些法不存在于我之中，在那些法中我没被看见。’比丘们！这是贤者在当生中感受的第二个乐与喜悦法。

再者，比丘们！当贤者坐上椅子，或上床，或躺在地上时，从前以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所作的善行为，那时覆盖、笼罩、包围他，比丘们！犹如在傍晚时大山顶的影子覆盖、笼罩、包围大地。同样的，比丘们！当贤者坐上椅子，或上床，或躺在地上时，从前以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所作的善行为，那时覆盖、笼罩、包围他。比丘们！在那里，贤者这么想：‘我没做恶的，我没做凶暴的，我没做罪过，我做好的，我做善的，我做恐怖的救护，先生！那些没做恶的、没做凶暴的、没做罪过、做好的、做善的、做恐怖的救护者的趣处，死后我将走到那趣处。’他不悲伤、不疲累、不悲泣、不搥胸号哭，不来到迷乱，比丘们！这是贤者在当生中感受的第三个乐与喜悦法。

比丘们！贤者以身行善行，以语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当正确地说时，能说：‘一向的愉快，一向的可爱，一向的合意。’者，那是天界，当正确地说时，能

说：‘一向的愉快，一向的可爱，一向的合意。’比丘们！不容易有天界多么乐那样的譬喻。”

当这么说时，某位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但，大德！能作譬喻吗？”

“比丘！能。”世尊说。

“比丘们！犹如转轮王具备七宝与四种成就，从此因缘而感受乐与喜悦，哪七个呢？比丘们！这里，当刹帝力灌顶王在那十五布萨日洗头，到布萨的最高楼上时，天之轮宝出现，具有一千个辐条，有轮框，有轮轴圆心，全部完整的相貌。看见后，刹帝力灌顶王心想：‘听说：“凡刹帝力灌顶王在那十五布萨日洗头，到布萨的最高楼上时，天之轮宝出现，具有一千个辐条，有轮框，有轮轴圆心，全部完整的相貌者，他是转轮王。”我应该是转轮王吧。’

比丘们！那时，刹帝力灌顶王左手拿起水罐，以右手洒向轮宝：‘令轮宝转起！令轮宝征服！’比丘们！那时，轮宝转向东方，转轮王与四种军一起随之在后。比丘们！凡轮宝所停之处，在那里，转轮王与四种军到达驻扎。比丘们！凡东方的对手国王，那些国王来见转轮王后，这么说：‘大王！请你来！大王！欢迎你！大王！我们属于你，大王！请教诫。’转轮王这么说：‘不应该杀生，不应该未给予而取，不应该行邪淫，不应该说虚妄，不应该饮酒，你们应该如过去食用而食。’比丘们！凡东方的对手国王，他们追随转轮王。比丘们！那时，轮宝进入东边的海再出来后，转向南方……（中略）进入南边的海再出来后，转向西方……进入西边的海再出来后，转向北方，转

轮王与四种军一起随之在后。比丘们！凡轮宝所停之处，在那里，转轮王与四种军到达驻扎。比丘们！凡北方的对手国王，那些国王来见转轮王后，这么说：‘大王！请你来！大王！欢迎你！大王！我们属于你，大王！请教诫。’转轮王这么说：‘不应该杀生，不应该未给予而取，不应该行邪淫，不应该说虚妄，不应该饮酒，你们应该如过去食用而食。’比丘们！凡北方的对手国王，他们追随转轮王。比丘们！那时，轮宝征服大海周边土地后，回到那王都，如轮轴住立在转轮王的内宫门上，装饰转轮王的内宫门。比丘们！这样，随转轮王的轮宝出现。

再者，比丘们！转轮王的象宝出现，全白，有七立足处，有神通，行于空中，象王名叫布萨。看见它后，转轮王心中明白：‘先生！确实是善的象骑，如果获得调御的话。’比丘们！那时，那象宝犹如被长时间善遍调御的贤骏象那样达到调御。比丘们！从前，转轮王测试这象宝，在午前时骑上后，访问大海周边土地，然后回那王都用早餐。比丘们！这样，转轮王的象宝出现。

再者，比丘们！转轮王的马宝出现，全白，黑色头，如文阇草的毛，有神通，行于空中，马王名叫雷云。看见它后，转轮王心中明白：‘先生！确实是善的马骑，如果获得调御的话。’比丘们！那时，那马宝犹如被长时间善遍调御的贤骏马那样达到调御。比丘们！从前，转轮王测试这马宝，在午前时骑上后，访问大海周边土地，然后回那王都用早餐。比丘们！这样，转轮王的马宝出现。

再者，比丘们！转轮王的珠宝出现，那珠宝是美丽的、出色的、

八个切割面的、作工细致的琉璃，比丘们！那珠宝光明遍满全部一由旬。比丘们！从前，转轮王测试这珠宝，他武装四种军，使宝珠登上旗顶，在黑暗的夜晚出发，比丘们！凡全部村落（的居民）因其光明而从事工作，以为是‘白天’。比丘们！这样，转轮王的珠宝出现。

再者，比丘们！转轮王的女宝出现，是漂亮的、美丽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不过高、不过矮，不过瘦、不过胖，不过黑、不过白，已超过人的美貌而未达天的美貌。比丘们！那女宝有这样的身触：犹如绵絮或木棉絮。比丘们！那女宝的肢体在热天实是冷的，（肢体）在冷天时是热的。比丘们！从那女宝的身体散发出檀香味，从嘴巴散发出青莲花香味。比丘们！那女宝比转轮王早起、晚睡，是顺从者、行合意者、说喜欢听的话者。比丘们！那女宝不以意违犯转轮王，何来以身？比丘们！这样，转轮王的女宝出现。

再者，比丘们！转轮王的屋主宝出现，他业报所生的天眼出现，看见有主人、无主人的伏藏，他去见转轮王后，这么说：‘陛下！请你不必操心，我将为你作财物应作的事。’比丘们！从前，转轮王测试这屋主宝，登上船后，进入恒河河流中间后，对屋主宝这么说：‘屋主！以金条与黄金利益我。’‘那样的话，大王！请将船靠一边河岸。’‘屋主！就在这里以金条与黄金利益我。’比丘们！那时，屋主宝以两手伸入水中后，抬起满壶的金条与黄金，然后对转轮王这么说：‘大王！这样够吗？大王！这样做够吗？大王！这样的供养够吗？’转轮王这么说：‘屋主！这样足够了，屋主！这样做足够了，屋主！这样的供养够了。’比丘们！这样，转轮王的屋主宝出现。

再者，比丘们！转轮王的主兵臣宝出现，是贤智者、聪明者、有智慧者，能够使转轮王接近应该接近的、不接近不应该接近的、建立应该建立的。他去见转轮王后，这么说：‘陛下！请你不必操心，我将训诫。’比丘们！这样，转轮王的主兵臣宝出现。

比丘们！转轮王具备这七宝。

哪四种成就呢？比丘们！这里，转轮王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超过其它人。比丘们！这是转轮王具备的第一种成就。

再者，比丘们！这里，转轮王是长寿的、久住的，超过其它人。比丘们！这是转轮王具备的第二种成就。

再者，比丘们！这里，转轮王是少病者、少病恼者，具备好的消化力，不过寒、不过热，超过其它人。比丘们！这是转轮王具备的第三种成就。

再者，比丘们！这里，转轮王对婆罗门与屋主来说是可爱的、合意的，比丘们！犹如父亲对儿子来说是可爱的、合意的。同样的，比丘们！转轮王对婆罗门与屋主来说是可爱的、合意的。比丘们！婆罗门与屋主对转轮王来说也是可爱的、合意的，比丘们！犹如儿子对父亲来说也是可爱的、合意的。同样的，比丘们！婆罗门与屋主对转轮王来说也是可爱的、合意的。比丘们！从前，转轮王与四种军出发到游乐园，比丘们！那时，婆罗门与屋主去见转轮王后，这么说：‘陛下！慢慢地过去，让我们看你更久些。’比丘们！转轮王召唤御车手：‘御车手！慢慢地过去，让我看婆罗门与屋主更久些。’比丘们！这

是转轮王具备的第四种成就。

比丘们！这四种是转轮王具备的成就。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是否转轮王具备这七宝与这四种成就，从此因缘而感受乐与喜悦呢？”

“大德！如果转轮王具备一宝，从此因缘而能感受乐与喜悦，更不用说七宝与四种成就。”

那时，世尊拿起拳头大小的石头后，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你们怎么想：被我拿起拳头大小的石头与雪山比，哪个较大？”

“大德！被世尊拿起拳头大小的石头少量，与雪山比较后，不能计算，连零头都不及，不能比较。”

“同样的，比丘们！转轮王具备七宝与四种成就，从此因缘而感受乐与喜悦，与天的乐比较后，不能计算，连零头都不及，不能比较。

比丘们！如果在某时或其他时候，经过长时间后，贤者来到人的状态，（他出生到）那些高贵家：大财富的刹帝力家，或大财富的婆罗门家，或大财富的屋主家，再生到像那样的家中：富有的、大富的、大财富的、多金银的、多财产资具的、多财谷的；他是英俊的、好看的、端正的、具备最美的容色；食物、饮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环、香料、涂油、卧床、房舍、灯烛之获得者，他以身行善行，以语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

比丘们！犹如赌徒掷出第一个幸运的骰子而能得到大财富的聚

集，比丘们！凡赌徒掷出第一个幸运的骰子而能得到大财富的聚集者，那幸运骰子事小，而凡贤者以身行善行，以语行善行，以意行善行后，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者，这是更大的幸运骰子。比丘们！这是完全完成的贤者阶位。”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那些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愚者与贤者经第九终了。

130、天使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犹如两间有门的家屋，在那里，有眼的男子们站在中间能看见进、出，走动、探查家的人们。同样的，比丘们！我以清净、超越人的天眼，看见当众生死时、往生时，在下劣、胜妙，美、丑，幸、不幸中，了知众生依业流转：‘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见与持正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善行、语善行、意善行，不斥责圣者，正见与持正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人间。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

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饿鬼界，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畜生界，或者这些众生诸君，具备身恶行、语恶行、意恶行，斥责圣者，邪见与持邪见之业行，他们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比丘们！狱卒们各捉住他一边手臂后，给阎摩王看（而说）：‘大王！这位男子是不孝顺母亲者、不孝顺父亲者、不尊敬沙门、不尊敬婆罗门、不尊敬家族中长辈者，请大王对这位判决处罚！’

比丘们！阎摩王审问、质问、追究他关于第一位天使：‘喂！男子！你没见过第一位天使出现在人间吗？’他这么说：‘大德！没见过。’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在人间没见过幼嫩愚钝的婴儿跌卧在自己的大小便中吗？’他这么说：‘大德！见过。’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有识、有念、老练的你不这么想：“我也有生法，未跨越生，来吧！我要以身、语、意为善。”吗？’他这么说：‘大德！我未能够，大德！我放逸了。’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以放逸而不以身、语、意为善，喂！男子！他们确实将依（你）那放逸处置你。而你的那恶业既不是母亲所作，也不是父亲所作，也不是兄弟所作，也不是姊妹所作，也不是朋友同僚所作，也不是亲族亲属所作，也不是沙门婆罗门所作，也不是诸天所作，而那恶业就是你所作，你将感受那果

报。’

比丘们！阎摩王审问、质问、追究他关于第一位天使后，审问、质问、追究他关于第二位天使：‘喂！男子！你没见过第二位天使出现在人间吗？’他这么说：‘大德！没见过。’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在人间没见过年老的、像椽木那样弯曲的、弯曲的、依靠拐杖、颤抖着而行、病苦、青春已逝、齿断、发白而稀或秃头、皮皱、肢体斑浊的女子或男子吗？’他这么说：‘大德！见过。’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有识、有念、老练的你不这么想：“我也有老法，未跨越老，来吧！我要以身、语、意为善。”吗？’他这么说：‘大德！我未能够，大德！我放逸了。’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以放逸而不以身、语、意为善，喂！男子！他们确实将依（你）那放逸处置你。而你的那恶业既不是母亲所作，也不是父亲所作，也不是兄弟所作，也不是姊妹所作，也不是朋友同僚所作，也不是亲族亲属所作，也不是沙门婆罗门所作，也不是诸天所作，而那恶业就是你所作，你将感受那果报。’

比丘们！阎摩王审问、质问、追究他关于第二位天使后，审问、质问、追究他关于第三位天使：‘喂！男子！你没见过第三位天使出现在人间吗？’他这么说：‘大德！没见过。’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在人间没见过生病、痛苦、重病、跌卧在自己的粪尿中、被他人扶着起来、被他人扶

着躺下的女子或男子吗？’他这么说：‘大德！见过。’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有识、有念、老练的你不这么想：“我也有生病法，未跨越生病，来吧！我要以身、语、意为善。”吗？’他这么说：‘大德！我未能够，大德！我放逸了。’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以放逸而不以身、语、意为善，喂！男子！他们确实将依（你）那放逸处置你。而你的那恶业既不是母亲所作，也不是父亲所作，也不是兄弟所作，也不是姊妹所作，也不是朋友同僚所作，也不是亲族亲属所作，也不是沙门婆罗门所作，也不是诸天所作，而那恶业就是你所作，你将感受那果报。’

比丘们！阎摩王审问、质问、追究他关于第三位天使后，审问、质问、追究他关于第四位天使：‘喂！男子！你没见过第四位天使出现在人间吗？’他这么说：‘大德！没见过。’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在人间没见过国王逮捕盗贼、罪犯后，会处以种种刑罚：会以鞭打、以棒打、以手杖打，会切断手、脚、手与脚、耳、鼻、耳与鼻，会处以酸粥锅刑、贝秃刑、罗侯口刑、火鬘刑、烛手刑、驱行刑、树皮衣刑、羚羊刑、钩肉刑、钱刑、碱浴刑、扭转门闩刑、稻草足踏台刑，淋热油，令狗咬，活着令刺入，以刀剑砍头吗？’他这么说：‘大德！见过。’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有识、有念、老练的你不这么想：“先生！凡作恶业者，他们在当生中被处以种种刑罚，更何况在来世！来吧！我要以身、语、意为善。”吗？’他这么说：

‘大德！我未能够，大德！我放逸了。’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以放逸而不以身、语、意为善，喂！男子！他们确实将依（你）那放逸处置你。而你的那恶业既不是母亲所作，也不是父亲所作，也不是兄弟所作，也不是姊妹所作，也不是朋友同僚所作，也不是亲族亲属所作，也不是沙门婆罗门所作，也不是诸天所作，而那恶业就是你所作，你将感受那果报。’

比丘们！阎摩王审问、质问、追究他关于第四位天使后，审问、质问、追究他关于第五位天使：‘喂！男子！你没见过第五位天使出现在人间吗？’他这么说：‘大德！没见过。’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在人间没见过死了一天，死了两天，死了三天，肿胀的、青瘀的、生烂脓的女子或男子吗？’他这么说：‘大德！见过。’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有识、有念、老练的你不这么想：“我也有死法，未跨越死，来吧！我要以身、语、意为善。”吗？’他这么说：‘大德！我未能够，大德！我放逸了。’

比丘们！阎摩王对他这么说：‘喂！男子！你以放逸而不以身、语、意为善，喂！男子！他们确实将依（你）那放逸处置你。而你的那恶业既不是母亲所作，也不是父亲所作，也不是兄弟所作，也不是姊妹所作，也不是朋友同僚所作，也不是亲族亲属所作，也不是沙门婆罗门所作，也不是诸天所作，而那恶业就是你所作，你将感受那果报。’

比丘们！阎摩王审问、质问、追究他关于第五位天使后，他变得沉默了。比丘们！狱卒们对他作五种系缚刑罚：他们使赤热铁棒穿过手掌，他们使赤热铁棒穿过第二只手掌，他们使赤热铁棒穿过脚掌，他们使赤热铁棒穿过第二只脚掌，他们使赤热铁棒在中间穿过胸部。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

比丘们！狱卒们使他横卧后，以斧头削他，……（中略）。比丘们！狱卒们脚上头下抓住他后，以小斧削他，……（中略）。比丘们！狱卒们将他套上轭于车上后，使他在点燃火，已燃烧的、辉耀的地上来回，……（中略）。比丘们！狱卒们使他在已燃烧的、辉耀的大炭火山爬上爬下，……（中略）。比丘们！狱卒们脚上头下抓住他后，丢入已燃烧的、辉耀的赤热铜釜中，他在那里被起泡沫地煮着，他在那里起泡沫地载沉载浮或走横。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

比丘们！狱卒们丢他入大地狱，而，比丘们！那大地狱：

四个角落有四个门，被区分成等量部分，

周边为铁壁，顶部被铁覆蔽。

其地是铁制的，被火燃烧到发光，

全部一百由旬，遍布后一切时存续。

又，比丘们！有火焰从那大地狱的东墙喷出撞到西墙，从西墙喷出撞到东墙，从北墙喷出撞到南墙，从南墙喷出撞到北墙，从下面喷出撞到上面，从上面喷出撞到下面墙。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

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

比丘们！有时，在某时或其他时候，经过长时间后，那大地狱的东门被打开，在那里，他快速地、急速地跑（向它）。当快速地、急速地跑时，他的外皮被烧、内皮被烧，肉被烧、筋被烧、骨头冒出大烟，（脚）抬起就像那样。比丘们！当他快到达时，门被关了。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

比丘们！有时，在某时或其他时候，经过长时间后，那大地狱的西门被打开，……（中略）。北门被打开，……（中略）。南门被打开，在那里，他快速地、急速地跑（向它）。当快速地、急速地跑时，他的外皮被烧、内皮被烧，肉被烧、筋被烧、骨头冒出大烟，（脚）抬起就像那样。比丘们！当他快到达时，门被关了，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

比丘们！有时，在某时或其他时候，经过长时间后，那大地狱的东门被打开，在那里，他快速地、急速地跑（向它）。当快速地、急速地跑时，他的外皮被烧、内皮被烧，肉被烧、筋被烧、骨头冒出大烟，（脚）抬起就像那样。他从那个门出来。

又，比丘们！那大地狱紧接着大粪便地狱，他掉落那里。比丘们！他在那粪便地狱中被针口众生切断外皮；切断外皮后，切断内皮；切断内皮后，切断肉；切断肉后，切断筋；切断筋后，切断骨头；切断骨头后，啃骨头。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

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

又，比丘们！那粪便地狱紧接着大热灰地狱，他掉落那里。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

又，比丘们！那热灰地狱紧接着大绢绵树林：一由旬高、十六指长荆棘、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他们令他在那里爬上、爬下。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

又，比丘们！那绢绵树林紧接着大剑叶林，他进入那里。那被风吹动的叶片落下，切断（他的）手、脚、手与脚、耳、鼻、耳与鼻。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

又，比丘们！那剑叶林紧接着大碱水河，他掉落那里。在那里，他被顺流、逆流、顺流与逆流运送。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

比丘们！狱卒们以钓钩拉起他，使他站在陆地上，他们这么说：‘喂！男子！你想要什么？’他这么说：‘大德！我饿。’比丘们！狱卒们以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热铁钉打开嘴后，以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热铁球丢入嘴中，它烧唇、嘴、喉、胃，取了肠、肠系膜以下的部分出去。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

比丘们！狱卒们这么说：‘喂！男子！你想要什么？’他这么说：

‘大德！我渴。’比丘们！狱卒们以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热铁钉打开嘴后，以燃烧的、灼热的、炽热的热熔铜灌入嘴中，它烧唇、嘴、喉、胃，取了肠、肠系膜以下的部分出去。他在那里感受苦的、激烈的、猛烈的、辛辣的感受，直到那恶业灭前，他都不死。比丘们！狱卒们再丢他入大地狱。

比丘们！从前，阎摩王这么想：‘先生！凡世间作恶不善业者，他们被作像这样的种种刑罚，愿我得为人间众生！且，愿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出现于世间！愿我侍奉世尊！愿那世尊教导我法！愿我了知那世尊的法!’

又，比丘们！我非听闻其他沙门、婆罗门而这么说，而只是以我自己所理解、以我自己所见、以我自己所知而说。”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虽）被天使们督促，那些人放逸，

当人们转生到下劣界时，他们长时间忧愁。

当这里的善人被天使督促时，

他们在善法上随时不放逸。

在生与死的生起中，在取着上看见恐怖后，

他们在生与死的消灭上，以不执取而解脱。

那些不放逸者是有乐的，在当生中成为寂灭者，

一切怨恨、恐惧已过去，超越了一切苦。”

天使经第三终了。

空品第三终了，其摄颂：

有二种空，未曾有法与巴古勒，

阿基勒哇大、名叫地生，阿那律与小杂染，

愚者与贤者、天使，它们为十则。

四、分别品

131、贤善一夜者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应该不期待未来的，

凡过去的已被舍，未来的未到达。

凡现在已生起的法，处处洞察，

愿他知道并增强它，不被征服、不被动摇地。

只有今天应该作的热心，谁能知明天（是否）死亡？

因为与死神大军，确实没有契约。

这样热心的住者，日夜不懈怠地，

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

比丘们！怎样是‘随过去的而行’呢？‘我过去时有这样的色。’在那里，他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受。’在那里，他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想。’在那里，他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行。’在那里，他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识。’在那里，他找寻欢喜，比丘们！这样是‘随过去的而行’。

比丘们！怎样是‘不随过去的而行’呢？‘我过去时有这样的色。’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受。’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想。’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行。’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识。’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比丘们！这样是‘不随过去的而行’。

比丘们！怎样是‘期待未来的’呢？‘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色。’在那里，他找寻欢喜；‘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受。’……（中略）‘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想。’……‘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行。’……‘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识。’在那里，他找寻欢喜，比丘们！这样是‘期待未来的’。

比丘们！怎样是‘不期待未来的’呢？‘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色。’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受。’……（中略）‘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想。’……‘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

行。’……‘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识。’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比丘们！这样是‘不期待未来的’。

比丘们！怎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被征服’呢？比丘们！这里，未受教导的一般人是不曾见过圣者的，不熟练圣者法的，未受圣者法训练的；是不曾见过善人的，不熟练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训练的，认为色是我，或我拥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认为受……（中略）认为想……认为行……认为识是我，或我拥有识，或识在我中，或我在识中，比丘们！这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被征服’。

比丘们！怎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不被征服’呢？比丘们！这里，已受教导的圣弟子是见过圣者的，熟练圣者法的，善受圣者法训练的；是见过善人的，熟练善人法的，善受善人法训练的，不认为色是我，或我拥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不认为受……不认为想……不认为行……不认为识是我，或我拥有识，或识在我中，或我在识中，比丘们！这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不被征服’。

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应该不期待未来的，

凡过去的已被舍，未来的未到达。

凡现在已生起的法，处处洞察，

不能被征服、不能被动摇，智者应该使之增大。

只有今天应该作的之热心，谁能知明天（是否）死亡？

因为与死神大军，确实没有契约。

这样热心的住者，日夜不懈怠地，

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像这样，凡它被说，这是缘于此而被说。”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贤善一夜者经第一终了。

132、阿难贤善一夜者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尊者阿难在讲堂中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说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

那时，世尊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讲堂。抵达后，在设置的座位坐下。坐好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谁在讲堂中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说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呢？”

“大德！尊者阿难在讲堂中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说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但，阿难！你怎样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说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呢？”

“大德！我这样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说

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

‘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应该不期待未来的，

凡过去的已被舍，未来的未到达。

凡现在已生起的法，处处洞察，

愿他知道并增强它，不被征服、不被动摇地。

只有今天应该作的热心，谁能知明天（是否）死亡？

因为与死神大军，确实没有契约。

这样热心的住者，日夜不懈怠地，

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

贤友们！怎样是‘随过去的而行’呢？‘我过去时有这样的色。’在那里，他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受。’在那里，他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想。’在那里，他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行。’在那里，他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识。’在那里，他找寻欢喜，贤友们！这样是‘随过去的而行’。

贤友们！怎样是‘不随过去的而行’呢？‘我过去时有这样的色。’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受。’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想。’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行。’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我过去时有这样的识。’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贤友们！这样是‘不随过去的而行’。

贤友们！怎样是‘期待未来的’呢？‘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色。’在那里，他找寻欢喜；‘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受。’……（中略）‘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想。’……‘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行。’……

‘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识。’在那里，他找寻欢喜，贤友们！这样是‘期待未来的’。

贤友们！怎样是‘不期待未来的’呢？‘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色。’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受。’……（中略）‘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想。’……‘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行。’……‘我未来时会有这样的识。’在那里，他不找寻欢喜，贤友们！这样是‘不期待未来的’。

贤友们！怎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被征服’呢？贤友们！这里，未受教导的一般人是不曾见过圣者的，不熟练圣者法的，未受圣者法训练的；是不曾见过善人的，不熟练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训练的，认为色是我，或我拥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认为受……认为想……认为行……认为识是我，或我拥有识，或识在我中，或我在识中，贤友们！这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被征服’。

贤友们！怎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不被征服’呢？贤友们！这里，已受教导的圣弟子是见过圣者的，熟练圣者法的，善受圣者法训练的；是见过善人的，熟练善人法的，善受善人法训练的，不认为色是我，或我拥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不认为受……不认为想……不认为行……不认为识是我，或我拥有识，或识在我中，或我在识中，贤友们！这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不被征服’。

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应该不期待未来的，

凡过去的已被舍，未来的未到达。

凡现在已生起的法，处处洞察，

不能被征服、不能被动摇，智者应该使之增大。

只有今天应该作的之热心，谁能知明天（是否）死亡？

因为与死神大军，确实没有契约。

这样热心的住者，日夜不懈怠地，

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

大德！我这样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说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

“阿难！好！好！阿难！好！你这样以法说开示、劝导、鼓励比丘们，使之欢喜，说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中略）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

阿难！怎样是‘随过去的而行’呢？……（中略）阿难！这样是‘随过去的而行’。

阿难！怎样是‘不随过去的而行’呢？……（中略）阿难！这样是‘不随过去的而行’。

阿难！怎样是‘期待未来的’呢？……（中略）阿难！这样是‘期待未来的’。

阿难！怎样是‘不期待未来的’呢？……（中略）阿难！这样是‘不期待未来的’。

阿难！怎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被征服’呢？……（中略）阿难！这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被征服’。

阿难！怎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不被征服’呢？……（中略）阿难！这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不被征服’。

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中略）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阿难贤善一夜者经第二终了。

133、摩诃迦旃延贤善一夜者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温泉园。

那时，尊者三弥提在破晓时起来后，前往温泉洗澡。在温泉洗澡后起来，然后着单衣站着弄干身体。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某位天神使整个温泉园发光后，去见尊者三弥提。抵达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对尊者三弥提这么说：

“比丘！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吗？”

“朋友！我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但，朋友！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吗？”

“比丘！我也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但，比丘！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吗？”

“朋友！我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但，朋友！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吗？”

“比丘！我也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但，比丘！请你学习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比丘！请你学得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

比丘！请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比丘！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是具有利益的，是梵行的基础。”

这就是那位天神所说，说了这个后，就在那里消失了。

那时，那夜过后，尊者三弥提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三弥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里，我在破晓时起来后，前往温泉洗澡。在温泉洗澡后起来，然后着单衣站着弄干身体。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某位天神使整个温泉园发光后，来见我。抵达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神对我这么说：‘比丘！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吗？’大德！当这么说时，我对那位天神这么说：‘朋友！我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但，朋友！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吗？’‘比丘！我也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但，比丘！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吗？’‘朋友！我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但，朋友！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吗？’‘比丘！我也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但，比丘！请你学习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比丘！请你学得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比丘！请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比丘！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是具有利益的，是梵行的基础。’大德！这就是那位天神所说，说了这个后，就在那里消失了。大德！请世尊教导我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比丘！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尊者三弥提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应该不期待未来的，

凡过去的已被舍，未来的未到达。

凡现在已生起的法，处处洞察，

愿他知道并增强它，不被征服、不被动摇地。

只有今天应该作的热心，谁能知明天（是否）死亡？

因为与死神大军，确实没有契约。

这样热心的住者，日夜不懈怠地，

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就起座进入住处。

那时，世尊离去不久，那些比丘这么想：

“贤友们！这里，世尊为我们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应该不期待未来的，凡过去的已被舍，未来的未到达。凡现在已生起的法，处处洞察，愿他知道并增强它，不被征服、不被动摇地。只有今天应该作的热心，谁能知明天（是否）死亡？因为与死神大军，确实没有契约。这样热心的住者，日夜不懈怠地，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谁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呢？”

那时，那些比丘这么想：

“这位尊者摩诃迦旃延，为大师所称赞，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摩诃迦旃延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让我们去见尊者摩诃迦旃延。抵达后，问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个义理。”

那时，那些比丘去见尊者摩诃迦旃延。抵达后，与尊者摩诃迦旃延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么说：

“迦旃延贤友！这里，世尊为我们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应该不期待未来的，凡过去的已被舍，未来的未到达。凡现在已生起的法，处处洞察，愿他知道并增强它，不被征服、不被动摇地。只有今天应该作的热心，谁能知明天（是否）死亡？因为与死神大军，确实没有契约。这样热心的住者，日夜不懈怠地，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迦旃延贤友！世尊离去不久，我们这么想：‘贤友们！这里，世尊为我们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中略）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谁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呢？’迦旃延贤友！我们这么想：‘这位尊者摩诃迦旃延为大师所称赞，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摩诃迦旃延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让我们去见尊者摩诃迦旃延。抵达后，问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个义理。’愿尊者摩诃迦旃延解说吧！”

“贤友们！犹如男子欲求心材，找寻心材，遍求心材，当走到有心材住立的大树时，就越过根，越过树干后，想在枝叶中遍求心材，尊者们就像这样，在大师面前略过世尊后，你们想应该在我这里问这个义理。因为，贤友们！那有知的世尊知，有见的他看见；已成眼、已成智、已成法、已成梵者；为解说者、推动者、义理的阐示者、不

死的施与者、法王、如来。而那正是你们应该对世尊问这个义理的时机，你们应该依世尊的解说忆持。”

“确实，迦旃延贤友！那有知的世尊知，有见的他看见；已成眼、已成智、已成法、已成梵者；为解说者、推动者、义理的阐示者、不死的施与者、法王、如来，而那正是我们应该对世尊问这个义理的时机，我们应该依世尊的解说忆持。但，尊者摩诃迦旃延为大师所称赞，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摩诃迦旃延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愿尊者摩诃迦旃延不辞麻烦地解说吧!”

“那样的话，贤友们！请你们听！请你们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贤友!”那些比丘们回答尊者摩诃迦旃延。

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么说：

“贤友们！世尊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中略）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贤友们！我详细了知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

贤友们！怎样是‘随过去的而行’呢？‘我的眼过去时是像那样的，色是像那样的。’在那里，识被欲贪束缚；当识被欲贪束缚时，则欢喜它；当欢喜它时，则随过去的而行。‘我的耳过去时是像那样的，声音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鼻过去时是像那样的，气味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舌过去时是像那样的，味道是像

那样的。’……（中略）‘我的身过去时是像那样的，所触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意过去时是像那样的，法是像那样的。’在那里，识被欲贪束缚；当识被欲贪束缚时，则欢喜它；当欢喜它时，则随过去的而行。

贤友们！怎样是‘不随过去的而行’呢？‘我的眼过去时是像那样的，色是像那样的。’在那里，识不被欲贪束缚；当识不被欲贪束缚时，则不欢喜它；当不欢喜它时，则不随过去的而行。‘我的耳过去时是像那样的，声音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鼻过去时是像那样的，气味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舌过去时是像那样的，味道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身过去时是像那样的，所触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意过去时是像那样的，法是像那样的。’在那里，识不被欲贪束缚；当识不被欲贪束缚时，则不欢喜它；当不欢喜它时，则不随过去的而行。

贤友们！怎样是‘期待未来的’呢？‘我的眼未来时会是像那样的，色会是像那样的。’设定心在未获得的获得上，缘于心的设定，则欢喜它；当欢喜它时，则期待未来的。‘我的耳未来时会是像那样的，声音会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鼻未来时会是像那样的，气味会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舌未来时会是像那样的，味道会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身未来时会是像那样的，所触会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意未来时会是像那样的，法会是像那样的。’设定心在未获得的获得上，缘于心的设定，则欢喜它；当欢喜它时，则期待未来的。

贤友们！怎样是‘不期待未来的’呢？‘我的眼未来时会是像那样的，色会是像那样的。’不设定心在未获得的获得上，缘于心的无设定，则不欢喜它；当不欢喜它时，则不期待未来的。‘我的耳未来时会是像那样的，声音会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鼻未来时会是像那样的，气味会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舌未来时会是像那样的，味道会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身未来时会是像那样的，所触会是像那样的。’……（中略）‘我的意未来时会是像那样的，法会是像那样的。’不设定心在未获得的获得上，缘于心的无设定，则不欢喜它；当不欢喜它时，则不期待未来的。

贤友们！怎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被征服’呢？贤友们！凡现在已生起的眼与色这两者，识在那现在已生起的上被欲贪束缚；当识被欲贪束缚时，则欢喜它；当欢喜它时，则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被征服。凡耳与声音……（中略）凡鼻与气味……（中略）凡舌与味道……（中略）凡身与所触……（中略）凡现在已生起的意与法这两者，识在那现在已生起的上被欲贪束缚；当识被欲贪束缚时，则欢喜它；当欢喜它时，则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被征服。

贤友们！怎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不被征服’呢？贤友们！凡现在已生起的眼与色这两者，识在那现在已生起的上不被欲贪束缚；当识不被欲贪束缚时，则不欢喜它；当不欢喜它时，则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不被征服。凡耳与声音……（中略）凡鼻与气味……（中略）凡舌与味道……（中略）凡身与所触……（中略）凡现在已生起的意与法这两者，识在那现在已生起的上不被欲贪束缚；当不识被欲

贪束缚时，则不欢喜它；当不欢喜它时，则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不被征服。

贤友们！世尊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中略）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我这样详细了知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而，尊者们！如果你们希望，请你们去见世尊。抵达后，可以问这个义理，你们应该依据世尊的解说忆持。”

那时，那些比丘欢喜、随喜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后，起座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世尊为我们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中略）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大德！世尊离去不久，我们这么想：‘贤友们！这里，世尊为我们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应该不期待未来的，凡过去的已被舍，未来的未到达。凡现在已生起的法，处处洞察，愿他知道并增强它，不被征服、不被动摇地。只有今天应该作的热心，谁能知明天（是否）死亡？因为与死神大军，确实没有契约。这样热心的住者，日夜不懈怠地，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谁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呢？’大德！我们这么想：‘这位尊者摩诃迦旃延为大师所称赞，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摩诃迦旃延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让我

们去见尊者摩诃迦旃延。抵达后，问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个义理。’大德！那时，我们去见尊者摩诃迦旃延。抵达后，问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个义理。大德！尊者摩诃迦旃延以这些理由、这些语词、这些文句为我们解说这个义理。”

“比丘们！摩诃迦旃延是贤智者；比丘们！摩诃迦旃延是大慧者。比丘们！如果你们问我这个义理，我也会如摩诃迦旃延这样的解说来解说，这就是这个义理，你们应该这样忆持它。”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摩诃迦旃延贤善一夜者经第三终了。

134、罗幺色耿其雅贤善一夜者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尊者罗幺色耿其雅住在释迦族人的迦毗罗卫城尼拘律园。

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檀香天子使整个尼拘律园发光后，去见尊者罗幺色耿其雅。抵达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檀香天子对尊者罗幺色耿其雅这么说：

“比丘！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吗？”

“朋友！我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但，朋友！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吗？”

“比丘！我也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但，比丘！你忆

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吗？”

“朋友！我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但，朋友！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吗？”

“比丘！我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

“但，朋友！你怎样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呢？”

“比丘！这里，有一次，世尊住在三十三天的刺桐树下黄毛石上，在那里，世尊对三十三天众说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

‘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应该不期待未来的，

凡过去的已被舍，未来的未到达。

凡现在已生起的法，处处洞察，

愿他知道并增强它，不被征服、不被动摇地。

只有今天应该作的热心，谁能知明天（是否）死亡？

因为与死神大军，确实没有契约。

这样热心的住者，日夜不懈怠地，

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

比丘！我这样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比丘！请你学习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比丘！请你学得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比丘！请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比丘！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是具有利益的，是梵行的基础。”

这就是檀香天子所说，说了这个后，就在那里消失了。

那时，那夜过后，尊者罗幺色耿其雅收拾好住所，取钵与僧衣后，往舍卫城出发游行。次第进行游行，来到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罗幺色耿其雅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有一次，我住在释迦族人的迦毗罗卫城尼拘律园。那时，当夜已深时，容色绝佳的某位天子使整个尼拘律园发光后，来见我。抵达后，在一旁站立。大德！在一旁站好后，那位天子对我这么说：‘比丘！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吗？’大德！当这么说时，我对那位天子这么说：‘朋友！我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但，朋友！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吗？’‘比丘！我也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但，比丘！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吗？’‘朋友！我不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但，朋友！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吗？’‘比丘！我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但，朋友！你怎样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呢？’‘比丘！这里，有一次，世尊住在三十三天的刺桐树下黄毛石上，在那里，世尊对三十三天众说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中略）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比丘！我这样忆持贤善一夜者的偈颂。比丘！请你学习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比丘！请你学得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比丘！请你忆持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比丘！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是具有利益的，是梵行的基础。’大德！这就是那位天子所说，说了这个后，就在那里消失了。大德！请世尊教导我贤善一夜者的总说与分别，那就好了！”

“但，比丘！你知道那位天子吗？”

“不，大德！我不知道那位天子。”

“比丘！那位天子名叫檀香，比丘！檀香天子作为核心作意、全心注意后倾耳听法。那样的话，比丘！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尊者罗幺色耿其雅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应该不期待未来的，

凡过去的已被舍，未来的未到达。

凡现在已生起的法，处处洞察，

愿他知道并增强它，不被征服、不被动摇地。

只有今天应该作的热心，谁能知明天（是否）死亡？

因为与死神大军，确实没有契约。

这样热心的住者，日夜不懈怠地，

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

比丘！怎样是‘随过去的而行’呢？……（中略）比丘！这样是‘随过去的而行’。

比丘！怎样是‘不随过去的而行’呢？……（中略）比丘！这样是‘不随过去的而行’。

比丘！怎样是‘期待未来的’呢？……（中略）比丘！这样是‘期待未来的’。

比丘！怎样是‘不期待未来的’呢？……（中略）比丘！这样是‘不期待未来的’。

比丘！怎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被征服’呢？……（中略）

比丘！这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被征服’。

比丘！怎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不被征服’呢？……（中略）比丘！这样是‘在现在已生起的法上不被征服’。

应该不随过去的而行，应该不期待未来的，

凡过去的已被舍，未来的未到达。

凡现在已生起的法，处处洞察，

愿他知道并增强它，不被征服、不被动摇地。

只有今天应该作的热心，谁能知明天（是否）死亡？

因为与死神大军，确实没有契约。

这样热心的住者，日夜不懈怠地，

寂静的牟尼说：他确实是‘贤善一夜者’。”

这就是世尊所说，尊者罗幺色耿其雅欢喜世尊所说。

罗幺色耿其雅贤善一夜者经第四终了。

135、业分别小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对世尊这么说：

“乔达摩先生！什么因、什么缘因而生为人的卑劣与胜妙情况被

看见？乔达摩先生！因为，短寿的人被看见，长寿的人被看见，多病的人被看见，少病的人被看见，丑陋的人被看见，美貌的人被看见，无影响力的人被看见，有影响力的人被看见，贫穷的人被看见，大财富的人被看见，卑贱出生的人被看见，高贵出生的人被看见，劣慧的人被看见，有慧的人被看见，乔达摩先生！什么因、什么缘因而生为人的卑劣与胜妙情况被看见？”

“学生婆罗门！众生有自己的业，是业的继承者，以业为根源，是业的眷属，以业为所依，业分配众生，即：卑劣与胜妙情况。”

“我不了知这乔达摩先生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未分别的详细义理，请乔达摩尊师教导我法，让我了知这乔达摩先生简要所说的详细义理、未分别的详细义理，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学生婆罗门！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先生！”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是杀生者、凶暴者、血手者、执意杀害者、对活的生物不同情者，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短寿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短寿之道，即：他是杀生者、凶暴者、血手者、执意杀害者、对活的生物不同情者。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舍断杀生后，是离杀生者，他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长寿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长寿之道，即：舍断杀生后，是离杀生者，他住于已舍离棍棒、已舍离刀剑、有羞耻的、同情的、对一切活的生物怜悯的。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是以拳头、土块、棒杖、刀剑对众生伤害之类者，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多病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多病之道，即：他是以拳头、土块、棒杖、刀剑对众生伤害之类者。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不是以拳头、土块、棒杖、刀剑对众生伤害之类者，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少病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少病之道，即：他不是以拳头、土块、棒杖、刀剑对众生伤害之类者。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是容易愤怒、被愤怒征服者，当被稍微说一下时，他生气、发怒、瞋害、反抗，显出愤怒、

瞋恚、不满，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丑陋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丑陋之道，即：他是容易愤怒、被愤怒征服者，当被稍微说一下时，他生气、发怒、瞋害、反抗，显出愤怒、瞋恚、不满。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是无愤怒、非多恼愁者，当被多说时，他不生气、不发怒、不瞋害、不反抗，不显出愤怒、瞋恚、不满，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端正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端正之道，即：他是无愤怒、非多恼愁者，当被多说时，他不生气、不发怒、不瞋害、不反抗，不显出愤怒、瞋恚、不满。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是嫉妒者，对他人的利得、恭敬、尊重、尊敬、敬意、崇敬羡慕、愤慨，被嫉妒系缚，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无影响力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无影响力之道，即：他是嫉妒者，对他人的利得、恭敬、尊重、尊敬、敬意、崇敬羡慕、愤慨，被嫉妒系缚。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不是嫉妒者，对他人的

利得、恭敬、尊重、尊敬、敬意、崇敬不羡慕、不愤慨，不被嫉妒系缚，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有影响力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有影响力之道，即：他不是嫉妒者，对他人的利得、恭敬、尊重、尊敬、敬意、崇敬不羡慕、不愤慨，不被嫉妒系缚。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对沙门、婆罗门不是食物、饮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环、香料、涂油、卧床、房舍、灯烛的施与者，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贫穷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贫穷之道，即：他对沙门、婆罗门不是食物、饮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环、香料、涂油、卧床、房舍、灯烛的施与者。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对沙门、婆罗门是食物、饮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环、香料、涂油、卧床、房舍、灯烛的施与者，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大财富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大财富之道，即：他对沙门、婆罗门是食物、饮料、衣物、交通工具、花环、香料、涂油、卧床、房舍、灯烛的施与者。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是刚愎、极慢者，不问

讯应该被问讯者、不起立迎接应该被起立迎接者、对值得领受座位者不给与座位、对值得让路者不让路、不恭敬应该被恭敬者、不尊重应该被尊重者、不尊敬应该被尊敬者、不崇敬应该被崇敬者，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卑贱出生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卑贱出生之道，即：他是刚愎、极慢者，不问讯应该被问讯者、不起立迎接应该被起立迎接者、不给与值得领受座位者座位、不让路给值得让路者、不恭敬应该被恭敬者、不尊重应该被尊重者、不尊敬应该被尊敬者、不崇敬应该被崇敬者。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不是刚愎、极慢者，他问讯应该被问讯者、起立迎接应该被起立迎接者、给与值得领受座位者座位、让路给值得让路者、恭敬应该被恭敬者、尊重应该被尊重者、尊敬应该被尊敬者、崇敬应该被崇敬者，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高贵出生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高贵出生之道，即：他不是刚愎、极慢者，他问讯应该被问讯者、起立迎接应该被起立迎接者、给与值得领受座位者座位、让路给值得让路者、恭敬应该被恭敬者、尊重应该被尊重者、尊敬应该被尊敬者、崇敬应该被崇敬者。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不往见沙门、婆罗门后

询问：‘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有罪的？什么是无罪的？什么是应该实行的？什么是不应该实行的？什么是长时间都在做而对我有不利与苦的？什么是长时间都在做而对我有利益与安乐的？’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劣慧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劣慧之道，即：不往见沙门、婆罗门后询问：‘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有罪的？什么是无罪的？什么是应该实行的？什么是不应该实行的？什么是长时间都在做而对我有不利与苦的？什么是长时间都在做而对我有利益与安乐的？’

又，学生婆罗门！这里，某位女子或男子往见沙门、婆罗门后询问：‘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有罪的？什么是无罪的？什么是应该实行的？什么是不应该实行的？什么是长时间都在做而对我有不利与苦的？什么是长时间都在做而对我有利益与安乐的？’他以那个业这么完成了、这么承担了，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以身体的崩解，死后没往生到善趣、天界，如果再回生到人的状态，不管到哪里，他是有慧者。学生婆罗门！这是导向有慧之道，即：往见沙门、婆罗门后询问：‘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是有罪的？什么是无罪的？什么是应该实行的？什么是不应该实行的？什么是长时间都在做而对我有不利与苦的？什么是长时间都在做而对我有利益与安乐的？’

学生婆罗门！像这样，导向短寿之道带来短寿情况，导向长寿之

道带来长寿情况，导向多病之道带来多病情况，导向少病之道带来少病情况，导向丑陋之道带来丑陋情况，导向端正之道带来端正情况，导向无影响力之道带来无影响力情况，导向有影响力之道带来有影响力情况，导向贫穷之道带来贫穷情况，导向大财富之道带来大财富情况，导向卑贱出生之道带来卑贱出生情况，导向高贵出生之道带来高贵出生情况，导向劣慧之道带来劣慧情况，导向有慧来有慧情况，学生婆罗门！众生有自己的业，是业的继承者，以业为根源，是业的眷属，以业为所依，业分配众生，即：卑劣与胜妙状态。”

当这么说时，学生婆罗门苏玻-杜铁亚之子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先生以种种法门说明，我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业分别小经第五终了。

136、业分别大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尊者三弥提住在林野小屋。

那时，当游行者迫大哩之子徒步散步、徘徊时，去见尊者三弥

提。抵达后，与三弥提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游行者迫大哩之子对尊者三弥提这么说：

“三弥提贤友！我从沙门乔达摩的面前听闻、领受此：‘身业是空虚无用的，语业是空虚无用的，意业才是真实的。有那种等至，入定者不感受任何事物。’”

“迫大哩之子贤友！不要这么说，不要要毁谤世尊，毁谤世尊不好，世尊不会这么说：‘身业是空虚无用的，语业是空虚无用的，意业才是真实的。有那种等至，入定者不感受任何事物。’”

“三弥提贤友！你出家多久了呢？”

“贤友！不久，三年。”

“现在，在这里，我们能对长老比丘说什么呢？当这样的新比丘想应该守护大师。三弥提贤友！以身、语、意故意作业后，他感受什么呢？”

“迫大哩之子贤友！以身、语、意故意作业后，他感受苦。”

那时，游行者迫大哩之子对尊者三弥提所说，既不欢喜，也没苛责。不欢喜，没苛责后，站起来离开。

那时，尊者三弥提在游行者迫大哩之子离开不久，去见尊者阿难。抵达后，与尊者阿难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三弥提将他与游行者迫大哩之子间的交谈全部告诉尊者阿难。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尊者三弥提这么说：

“三弥提贤友！这是一个应该去见世尊的谈论主题，来！三弥提

贤友！让我们去见世尊。抵达后，告诉世尊这件事，我们将依世尊的解说忆持。”

“是的，贤友!”尊者三弥提回答尊者阿难。

那时，尊者三弥提与尊者阿难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阿难将尊者三弥提与游行者迫大哩之子间的交谈全部告诉世尊。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尊者阿难这么说：

“阿难！我不证知见过游行者迫大哩之子，哪里有那样的交谈呢？阿难！游行者迫大哩之子应该被分别解答的问题被这愚钝男子三弥提一向解答。”

当这么说时，尊者优陀夷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如果关于此被尊者三弥提所说：‘凡任何受都在苦中’呢？”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你看这愚钝男子优陀夷的想法，阿难！我知道：‘现在，这位愚钝男子优陀夷将浮现不如理的想法。’阿难！最初，三受被游行者迫大哩之子所问，阿难！如果这位愚钝男子三弥提对游行者迫大哩之子的这么所问而这么解答：‘迫大哩之子贤友！以身、语、意故意作应该被感受为乐的业后，他感受乐；迫大哩之子贤友！以身、语、意故意作应该被感受为苦的业后，他感受苦；迫大哩之子贤友！以身、语、意故意作应该被感受为不苦不乐的业后，他感受不苦不乐。’阿难！当这样解答时，愚钝男子三弥提对游行者迫大哩之子

会正确地解答了。又，阿难！愚痴、无能的诸外道游行者是谁啊，他（怎）将知道如来业的大分别是什么呢？阿难！你们应该听如来分别业的大分别。”

“世尊！这正是时候，善逝！这正是时候，愿世尊分析业的大分别，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记住的。”

“那样的话，阿难！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阿难！现在世间中存在这四种人，哪四种呢？阿难！这里，某人在这里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恶意者、邪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

但，阿难！这里，某人在这里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恶意者、邪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

阿难！这里，某人在这里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无恶意者、正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

但，阿难！这里，某人在这里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无恶意者、正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

阿难！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以清净、超越人眼的天眼看见那个人在这里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邪淫者、妄语者、离间语者、粗恶语者、杂秽语者、贪婪者、恶意者、邪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他这么说：‘先生！确实有恶业，有恶行的果报：我看见那个人在这里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他这么说：‘先生！确实，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全都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凡这么知者，他们正确地知道了；凡相异的知者，他们的智是错误的。’像这样，他只在自己的智、自己的见、自己的发现之处刚毅地、取着地执着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但，阿难！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以清净、超越人眼的天眼看见那个人在这里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他这么说：‘先生！确实没有恶业，没有恶行的果报：我看见那个人在这里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他这么说：‘先生！确实，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全都往生到善趣、天界。凡这么知者，他们正确地知道了；凡相异的知者，他们的智是错误的。’像这样，他只在自己的智、自己的见、自己的发现之处刚

毅地、取着地执着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阿难！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以清净、超越人眼的天眼看见那个人在这里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离间语者、离粗恶语者、离杂秽语者、不贪婪者、无恶意者、正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他这么说：‘先生！确实有善业，有善行的果报：我看见那个人在这里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他这么说：‘先生！确实，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全都往生到善趣、天界。凡这么知者，他们正确地知道了；凡相异的知者，他们的智是错误的。’像这样，他只在自己的智、自己的见、自己的发现之处刚毅地、取着地执着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但，阿难！这里，某位沙门或婆罗门以热心、勤奋、专修、不放逸、正确作意达到像这样的心定，当如是心定时，他以清净、超越人眼的天眼看见那个人在这里是离杀生者、……（中略）正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他这么说：‘先生！确实没有善业，没有善行的果报：我看见那个人在这里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他这么说：‘先生！确实，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全都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凡这么知

者，他们正确地知道了；凡相异的知者，他们的智是错误的。’像这样，他只在自己的智、自己的见、自己的发现之处刚毅地、取着地执着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

阿难！在这里，凡沙门或婆罗门这么说：‘先生！确实有恶业，有恶行的果报。’这里，我同意他。凡他这么说：‘我看见那个人在这里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我看见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里，我也同意他。但，凡他这么说：‘先生！确实，凡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全都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里，我不同意他。他这么说：‘凡这么知者，他们正确地知道了；凡相异的知者，他们的智是错误的。’这里，我也不同意他。凡他只在自己的智、自己的见、自己的发现之处刚毅地、取着地执着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这里，我也不同意他。那是什么原因呢？阿难！因为，如来业的大分别智是另一种。

阿难！在这里，凡沙门或婆罗门这么说：‘先生！确实没有恶业，没有恶行的果报。’这里，我不同意他。凡他这么说：‘我看见那个人在这里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我看见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这里，我同意他。但，凡他这么说：‘先生！确实，凡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全都往生到善趣、天界。’这里，我不同意他。他这么说：‘凡这么知者，他们正确地知道了；凡相异的知者，他们的智是错误的。’这里，我也不同意他。凡他只在

自己的智、自己的见、自己的发现之处刚毅地、取着地执着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这里，我也不同意他。那是什么原因呢？阿难！因为，如来业的大分别智是另一种。

阿难！在这里，凡沙门或婆罗门这么说：‘先生！确实有善业，有善行的果报。’这里，我同意他。凡他这么说：‘我看见那个人在这里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我看见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这里，我也同意他。但，凡他这么说：‘先生！确实，凡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全都往生到善趣、天界。’这里，我不同意他。他这么说：‘凡这么知者，他们正确地知道了；凡相异的知者，他们的智是错误的。’这里，我也不同意他。凡他只在自己的智、自己的见、自己的发现之处刚毅地、取着地执着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这里，我也不同意他。那是什么原因呢？阿难！因为，如来业的大分别智是另一种。

阿难！在这里，凡沙门或婆罗门这么说：‘先生！确实没有善业，没有善行的果报。’这里，我不同意他。凡他这么说：‘我看见那个人在这里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我看见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里，我同意他。但，凡他这么说：‘先生！确实，凡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全都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这里，我不同意他。他这么说：‘凡这么知者，他们正确地知道了；凡相异的知者，他们的智是错误的。’

这里，我也不同意他。凡他只在自己的智、自己的见、自己的发现之处刚毅地、取着地执着而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这里，我也不同意他。那是什么原因呢？阿难！因为，如来业的大分别智是另一种。

阿难！在这里，凡这个人在这里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者在以前他作了应该感受为苦的恶业，或者之后他作了应该感受为苦的恶业，或者在死时到达、受持了邪见，因为那样，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凡他在这里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他在当生中感受果报，或在来生中，或在后续之生中。

阿难！在这里，凡这个人在这里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或者在以前他作了应该感受为乐的善业，或者之后他作了应该感受为乐的善业，或者在死时到达、受持了正见，因为那样，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凡他在这里是杀生者、未给予而取者、……（中略）邪见者，他在当生中感受果报，或在来生中，或在后续之生中。

阿难！在这里，凡这个人在这里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或者在以前他作了应该感受为乐的善业，或者之后他作了应该感受为乐的善业，或者在死时到达、受持了正见，因为那样，他以身体

的崩解，死后往生到善趣、天界。凡他在这里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他在当生中感受果报，或在来生中，或在后续之生中。

阿难！在这里，凡这个人在这里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或者在以前他作了应该感受为苦的恶业，或者之后他作了应该感受为苦的恶业，或者在死时到达、受持了邪见，因为那样，他以身体的崩解，死后往生到苦界、恶趣、下界、地狱。凡他在这里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中略）正见者，他在当生中感受果报，或在来生中，或在后续之生中。

阿难！像这样，有显现不能够的不能够业；有显现能够的不能够业；有显现能够的能够业；有显现不能够的能够业。”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业分别大经第六终了。

137、六处分别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六处分别，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六内处应该体会；六外处应该体会；六识身应该体会；六触身应该体会；十八种意的近伺察应该体会；三十六种众生足迹应该体会；在那里，依止这个，你们应该舍断那个；有三个念住圣者亲近，当亲近时，圣者足以教诫群众；对训练师们来说，他被称为‘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这是六处分别的总说。

而，‘六内处应该体会’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有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六内处应该体会’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此而说。

而，‘六外处应该体会’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有色处、声音处、气味处、味道处、所触处、法处。‘六外处应该体会’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此而说。

而，‘六识身应该体会’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识身应该体会’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此而说。

而，‘六触身应该体会’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眼触、耳触、鼻触、舌触、身触、意触。‘六触身应该体会’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此而说。

而，‘十八种意的近伺察应该体会’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

什么而说呢？以眼见色后，顺喜悦处近伺察色、顺忧处近伺察色、顺平静处近伺察色；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接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顺喜悦处近伺察法、顺忧处近伺察法、顺平静处近伺察法，像这样，有六种喜悦近伺察、六种忧近伺察、六种平静近伺察。‘十八种意的近伺察应该体会’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此而说。

而，‘三十六种众生足迹’时，缘于什么而说呢？有六种依存于家的喜悦、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喜悦、六种依存于家的忧、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忧、六种依存于家的平静、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平静。

在那里，什么是六种依存于家的喜悦呢？当认为获得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悦意的、与世间利得有关之获得，或当回忆起以前已过去的、已灭的、已变易的过去之获得的色时，生起喜悦，凡像这样的喜悦被称为依存于家的喜悦；能被耳识知的声音……能被鼻识知的气味……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的所触……能被意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法时，生起喜悦，凡像这样的喜悦被称为依存于家的喜悦，这些是六种依存于家的喜悦。

在那里，什么是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喜悦呢？知道色的无常状态、变易、褪去、灭后，当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以前的色与现在所有的色，它们都是无常、苦、变易法。’时，生起喜悦，凡像这样的喜悦被称为依存于出离的喜悦；声音……气味……味道……所触……知道法的无常状态、变易、褪去、灭后，当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

‘以前的法与现在所有的法，它们都是无常、苦、变易法。’时，生起喜悦，凡像这样的喜悦被称为依存于出离的喜悦，这些是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喜悦。

在那里，什么是六种依存于家的忧呢？能被眼识知的色……能被鼻识知的气味……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的所触……当认为未获得能被意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悦意的、与世间利得有关之未获得，或当回忆起以前已过去的、已灭的、已变易的过去之未获得的法时，生起忧，凡像这样的忧被称为依存于家的忧，这些是六种依存于家的忧。

在那里，什么是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忧呢？知道色的无常状态、变易、褪去、灭，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以前的色与现在所有的色，它们都是无常、苦、变易法。’后，对无上解脱现起热望：‘什么时候我（也）要进入并住于那圣者们现在所进入并住于之处。’像这样，当对无上解脱现起热望时，缘于热望而生起忧，凡像这样的忧被称为依存于出离的忧；声音……气味……味道……所触……知道法的无常状态、变易、褪去、灭，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以前的法与现在所有的法，它们都是无常、苦、变易法。’后，对无上解脱现起热望：‘什么时候我（也）要进入并住于那圣者们现在所进入并住于之处。’像这样，当对无上解脱现起热望时，缘于热望而生起忧，凡像这样的忧被称为依存于出离的忧，这些是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忧。

在那里，什么是六种依存于家的平静呢？以眼见色后，愚痴迷昧的一般人、未征服限制者、未征服果报者、不见过患者、未受教导的

一般人的平静生起，凡那样的平静未超越色，因此，那样的平静被称为‘依存于家’；以耳听声音后……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接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愚痴迷昧的一般人、未征服限制者、未征服果报者、不见过患者、未受教导的一般人的平静生起，凡那样的平静未超越法，因此，那平静被称为‘依存于家’，这些是六种依存于家的平静。

在那里，什么是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平静呢？知道色的无常状态、变易、褪去、灭，当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以前的色与现在所有的色，它们都是无常、苦、变易法。’时，生起平静，凡那样的平静已超越色，因此，那平静被称为‘依存于出离’；声音……气味……味道……所触……知道法的无常状态、变易、褪去、灭，当以正确之慧这么如实看：‘以前的法与现在所有的法，它们都是无常、苦、变易法。’时，生起平静，凡那样的平静已超越法，因此，那平静被称为‘依存于出离’，这些是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平静。

‘三十六种众生足迹’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此而说。

‘在那里，依止这个，你们应该舍断那个。’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比丘们！在那里，依止、靠近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喜悦后，你们应该舍断、超越六种依存于家的喜悦，这样，这是舍断；这样，这是超越。比丘们！在那里，依止、靠近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忧后，你们应该舍断、超越六种依存于家的忧，这样，这是舍断；这样，这是超越。比丘们！在那里，依止、靠近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平静后，你们应该舍断、超越六种依存于家的平静，这样，这是舍断；

这样，这是超越。比丘们！在那里，依止、靠近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喜悦后，你们应该舍断、超越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忧，这样，这是舍断；这样，这是超越。比丘们！在那里，依止、靠近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平静后，你们应该舍断、超越六种依存于出离的喜悦，这样，这是舍断；这样，这是超越。

比丘们！有依存于种种的种种平静，有依存于单一的单一平静。比丘们！什么是依存于种种的种种平静呢？比丘们！有在色上的平静，有在声音上的平静，有在气味上的平静，有在味道上的平静，有在所触上的平静，比丘们！这些是依存于种种的种种平静。比丘们！什么是依存于单一的单一平静呢？比丘们！有依止空无边处的平静，有依止识无边处的平静，有依止无所有处的平静，有依止非想非非想处的平静，比丘们！这些是依存于单一的单一平静。

比丘们！在那里，依止、靠近这依存于单一的单一平静后，你们应该舍断、超越这依存于种种的种种平静，这样，这是舍断；这样，这是超越。比丘们！在那里，依止、靠近无参与性后，你们应该舍断、超越这依存于单一的单一平静，这样，这是舍断；这样，这是超越。

‘在那里，依止这个，你们应该舍断那个。’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此而说。

‘有三个念住圣者亲近，当亲近时，圣者足以教诫群众。’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比丘们！这里，有怜悯（心）的、为他人利益的大师出自怜悯教导弟子们法：‘这是为你们的利

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他的弟子们不想听、不倾耳、不用心了知，脱离正轨后从大师的教说转离，比丘们！在那里，如来既不是不悦意的，也不感受不悦意，但住于不漏出，正念、正知。比丘们！这是圣者亲近的第一个念住，当亲近时，圣者足以教诫群众。

再者，比丘们！这里，有怜悯（心）的、为他人利益的大师出自怜悯教导弟子们法：‘这是为你们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他的某些弟子们不想听、不倾耳、不用心了知，脱离正轨后从大师的教说转离，某些弟子们想听、倾耳、用心了知，不脱离正轨后从大师的教说转离，比丘们！在那里，如来既不是不悦意的，也不感受不悦意；既不是悦意的，也不感受悦意，他从不悦意与悦意两者都回避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比丘们！这被称为圣者亲近的第二个念住，当亲近时，圣者足以教诫群众。

再者，比丘们！这里，有怜悯（心）的、为他人利益的大师出自怜悯教导弟子们法：‘这是为你们的利益，这是为了你们的安乐。’他的弟子们想听、倾耳、用心了知，不脱离正轨后从大师的教说转离，比丘们！在那里，如来是悦意的，也感受悦意，但住于不漏出，正念、正知。比丘们！这被称为圣者亲近的第三个念住，当亲近时，圣者足以教诫群众。

‘有三个念住圣者亲近，当亲近时，圣者足以教诫群众。’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此而说。

‘对训练师们来说，他被称为“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比丘们！这里，已被调御的象依

驯象师所行的单一方向跑：或东或西，或北或南，比丘们！已被调御的马依驯马所行的单一方向跑：或东或西，或北或南，比丘们！已被调御的牛依驯牛所行的单一方向跑：或东或西，或北或南，比丘们！已被调御的人依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所行的八个方向绕：有色者见诸色，这是第一个方向。内无色想者见外诸色，这是第二方向。只倾心于清净的，这是第三方向。以一切色想的超越，以有对想的灭没，以不作意种种想（而知）：‘虚空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虚空无边处，这是第四方向。以一切虚空无边处的超越（而知）：‘识是无边的’，进入后住于识无边处，这是第五方向。以一切识无边处的超越（而知）：‘什么都没有’，进入后住于无所有处，这是第六方向。以一切无所有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非想非非想处，这是第七方向。以一切非想非非想处的超越，进入后住于想受灭，这是第八方向。比丘们！已被调御的人依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所行的八个方向绕。‘对训练师们来说，他被称为“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像这样，这被说，这是缘于此而说。”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六处分别经第七终了。

138、总说分别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总说与分别，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比丘应该像那样考察，当像那样考察时，他的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比丘们！当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时，则未来没有生、老、死、苦集的生成。”

这就是世尊所说，世尊说了这个后，就起座进入住处。

那时，世尊离去不久，那些比丘这么想：

“贤友们！这里，世尊为我们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比丘们！比丘应该像那样考察，当像那样考察时，他的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比丘们！当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时，则未来没有生、老、死、苦集的生成。’谁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呢？”

那时，那些比丘这么想：

“这位尊者摩诃迦旃延，为大师所称赞，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

者摩诃迦旃延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让我们去见尊者摩诃迦旃延。抵达后，问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个义理。”

那时，那些比丘去见尊者摩诃迦旃延。抵达后，与尊者摩诃迦旃延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么说：

“迦旃延贤友！这里，世尊为我们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比丘们！比丘应该像那样考察，当像那样考察时，他的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比丘们！当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时，则未来没有生、老、死、苦集的生成。’迦旃延贤友！世尊离去不久，我们这么想：‘贤友们！这里，世尊为我们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比丘们！比丘应该像那样考察，当像那样考察时，他的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比丘们！当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时，则未来没有生、老、死、苦集的生成。”谁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呢？’迦旃延贤友！我们这么想：‘这位尊者摩诃迦旃延为大师所称赞，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摩诃迦旃延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让我们去见尊者摩诃迦旃延。抵达后，问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个义理。’愿尊者摩诃迦旃延解说吧！”

“贤友们！犹如男子欲求心材，找寻心材，遍求心材，当走到有

心材住立的大树时，就越过根，越过树干后，想在枝叶中遍求心材，尊者们就像这样，在大师面前略过世尊后，你们想应该在我这里问这个义理。因为，贤友们！那有知的世尊知，有见的他看见；已成眼、已成智、已成法、已成梵者；为解说者、推动者、义理的阐示者、不死的施与者、法王、如来。而那正是你们应该对世尊问这个义理的时机，你们应该依世尊的解说忆持。”

“确实，迦旃延贤友！那有知的世尊知，有见的他看见；已成眼、已成智、已成法、已成梵者；为解说者、推动者、义理的阐示者、不死的施与者、法王、如来，而那正是我们应该对世尊问这个义理的时机，我们应该依世尊的解说忆持。但，尊者摩诃迦旃延为大师所称赞，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摩诃迦旃延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愿尊者摩诃迦旃延不辞麻烦地解说吧！”

“那样的话，贤友们！请你们听！请你们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贤友！”那些比丘们回答尊者摩诃迦旃延。

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么说：

“贤友们！世尊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比丘们！比丘应该像那样考察，当像那样考察时，他的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比丘们！当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时，则未来没有生、老、死、苦集的生成。’贤

友们！我详细了知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

贤友们！怎样被称为识在外是散乱的、分散的呢？贤友们！这里，当比丘以眼见色后，识成为色相的随行者，被色相乐味系结，被色相乐味系缚，被色相乐味的束缚所结缚，则被称为识在外是散乱的、分散的；以耳听声音后……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接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识成为法相的随行者，被法相乐味系结，被法相乐味系缚，被法相乐味的束缚所结缚，则被称为识在外是散乱的、分散的，贤友们！这样被称为识在外是散乱的、分散的。

贤友们！怎样被称为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呢？贤友们！这里，当比丘以眼见色后，识不成为色相的随行者，不被色相乐味系结，不被色相乐味系缚，不被色相乐味的束缚所结缚，则被称为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以耳听声音后……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接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识不成为法相的随行者，不被法相乐味系结，不被法相乐味系缚，不被法相乐味的束缚所结缚，则被称为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贤友们！这样被称为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

贤友们！怎样被称为在内是住立的呢？贤友们！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如果识成为离生喜乐的随行者，被离生喜乐之乐味系结，被离生喜乐之乐味系缚，被离生喜乐之乐味的束缚所结缚，则心被称为在内是住立的。

再者，贤友们！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如果识成为定生喜乐的随行者，被定生喜乐之乐味系结，被定生喜乐之乐味系缚，被定生喜乐之乐味的束缚所结缚，则心被称为在内是住立的。

再者，贤友们！比丘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如果成为平静的随行者，被平静之乐味系结，被平静乐之乐味系缚，被平静乐之乐味的束缚所结缚，则心被称为在内是住立的。

再者，贤友们！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如果识成为不苦不乐的随行者，被不苦不乐之乐味系结，被不苦不乐之乐味系缚，被不苦不乐之乐味的束缚所结缚，则心被称为在内是住立的。贤友们！这样被称为在内是住立的。

贤友们！怎样被称为在内是不住立的呢？贤友们！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如果识不成为离生喜乐的随行者，不被离生喜乐之乐味系结，不被离生喜乐之乐味系缚，不被离生喜乐之乐味的束缚所结缚，则心被称为在内是不住立的。

再者，贤友们！比丘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如果识不成为定生喜乐的随行者，不被定生喜乐之乐味系结，不被定生喜乐之乐味系缚，不被定生

喜乐之乐味的束缚所结缚，则心被称为在内是不住立的。

再者，贤友们！比丘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如果识不成为平静的随行者，不被平静之乐味系结，不被平静乐之乐味系缚，不被平静乐之乐味的束缚所结缚，则心被称为在内是不住立的。

再者，贤友们！比丘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如果识不成为不苦不乐的随行者，不被不苦不乐之乐味系结，不被不苦不乐之乐味系缚，不被不苦不乐之乐味的束缚所结缚，则心被称为在内是不住立的。贤友们！这样被称为在内是不住立的。

贤友们！怎样是经由不执取而战栗呢？贤友们！这里，未受教导的一般人是不曾见过圣者的，不熟练圣者法的，未受圣者法训练的；是不曾见过善人的，不熟练善人法的，未受善人法训练的，认为色是我，或我拥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他的那个色变易、变异，以色的变易、变异，他的识成为随色变易而转，随色变易而转所生的战栗状态生起并持续遍取他的心，由于心被遍取而有恐怖、恼害、渴望，经由不执取而战栗；受……（中略）想……行……他认为识是我，或我拥有识，或识在我中，或我在识中；他的那个识变易、变异，以识的变易、变异，他的识成为随识变易而转，随识变易而转所生的战栗状态生起并持续遍取他的心，由于心被遍取而有恐怖、恼害、渴望，经由不执取而战栗，贤友们！这样是经由不执取而战栗。

贤友们！怎样是经由不执取而无战栗？贤友们！这里，已受教导的圣弟子是见过圣者的，熟练圣者法的，善受圣者法训练的；是见过善人的，熟练善人法的，善受善人法训练的，不认为色是我，或我拥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他的那个色变易、变异，以色的变易、变异，他的识不成为随色变易而转，无随色变易而转所生的战栗状态生起并持续遍取他的心，由于心不被遍取而无恐怖、无恼害、无渴望，经由不执取而无战栗。受……（中略）想……行……他不认为识是我，或我拥有识，或识在我中，或我在识中；他的那个识变易、变异，以识的变易、变异，他的识不成为随识变易而转，无随识变易而转所生的战栗状态生起并持续遍取他的心，由于心不被遍取而无恐怖、无恼害、无渴望，经由不执取而无战栗。贤友们！这样是经由不执取而无战栗。

贤友们！世尊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比丘们！比丘应该像那样考察，当像那样考察时，他的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比丘们！当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时，则未来没有生、老、死、苦集的生成。’我这样详细了知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而，尊者们！如果你们希望，请你们去见世尊。抵达后，可以问这个义理，你们应该依据世尊的解说忆持。”

那时，那些比丘欢喜、随喜尊者摩诃迦旃延所说后，起座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

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世尊为我们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比丘们！比丘应该像那样考察，当像那样考察时，他的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比丘们！当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时，则未来没有生、老、死、苦集的生成。’大德！世尊离去不久，我们这么想：‘贤友们！这里，世尊为我们简要地诵说这总说，未解析义理后，就起座进入住处：“比丘们！比丘应该像那样考察，当像那样考察时，他的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比丘们！当识在外是不散乱的、不分散的，在内是不住立的，不执取后，他不会战栗时，则未来没有生、老、死、苦集的生成。”谁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呢？’大德！我们这么想：‘这位尊者摩诃迦旃延为大师所称赞，同梵行智者所尊重，尊者摩诃迦旃延能详细解说这世尊简要诵说的总说；未解析的义理，让我们去见尊者摩诃迦旃延。抵达后，问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个义理。’大德！那时，我们去见尊者摩诃迦旃延。抵达后，问尊者摩诃迦旃延这个义理。大德！尊者摩诃迦旃延以这些理由、这些语词、这些文句为我们解说这个义理。”

“比丘们！摩诃迦旃延是贤智者；比丘们！摩诃迦旃延是大慧者。比丘们！如果你们问我这个义理，我也会如摩诃迦旃延这样的解说来解说，这就是这个义理，你们应该这样忆持它。”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总说分别经第八终了。

139、无诤之分别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无诤之分别，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不应该从事欲乐：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不应该从事自我折磨的实行：苦的、非圣者的、无益的。不往这两个极端后，有被如来现正觉、作眼、作智，导向寂静、证智、正觉、涅盘的中道。应该知道称扬、贬抑，知道称扬、贬抑后，既不应该称扬，也不应该贬抑，只应该教导法。应该知道乐的区别，知道乐的区别后，应该从事自身内的乐。不应该说秘密语，不应该说明显的尖锐（语）。应该徐缓地说，不急忙。不应该坚持地区语言，不应该超越正常（使用）之外。’这是无诤之分别的总说。

而，当像这么说：‘不应该从事欲乐：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不应该从事自我折磨的实行：苦的、非圣者的、无益的。’时，缘于什么而说呢？凡结合欲之乐与喜悦的追求：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者，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凡远离结合欲之乐与喜悦的追求：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者，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凡自我折磨的实行：苦的、非圣者的、无益的者，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凡远离自我折磨的实行：苦的、非圣者的、无益的者，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当像这么说：‘不应该从事欲乐：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不应该从事自我折磨的实行：苦的、非圣者的、无益的。’时，缘于此而说。

而，当像这么说：‘不往这两个极端后，有被如来现正觉、作眼、作智，导向寂静、证智、正觉、涅盘的中道。’时，缘于什么而说呢？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当像这么说：‘不往这两个极端后，有被如来现正觉、作眼、作智，导向寂静、证智、正觉、涅盘的中道。’时，缘于此而说。

而，当像这么说：‘应该知道称扬、贬抑，知道称扬、贬抑后，既不应该称扬，也不应该贬抑，只应该教导法。’时，缘于什么而说呢？比丘们！怎样是称扬与贬抑而非法的教导呢？‘凡结合欲之乐与

喜悦的追求：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追求者，他们全都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邪道者。’像这样说者，这里，他贬抑某些人；‘凡结合欲之乐与喜悦的追求：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不追求者，他们全都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正道者。’像这样说者，这里，他称扬某些人。‘凡自我折磨的实行：苦的、非圣者的、无益的追求者，他们全都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邪道者。’像这样说者，这里，他贬抑某些人；‘凡自我折磨的实行：苦的、非圣者的、无益的不追求者，他们全都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正道者。’像这样说者，这里，他称扬某些人。‘凡那些有之结未舍断者，他们全都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邪道者。’像这样说者，这里，他贬抑某些人；‘凡那些有之结已舍断者，他们全都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正道者。’像这样说者，这里，他称扬某些人。比丘们！这样是称扬与贬抑而非法的教导。

比丘们！怎样是既不称扬也不贬抑而是法的教导呢？‘凡结合欲之乐与喜悦的追求：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追求者，他们全都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邪道者。’他不这么说，‘追求，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像这样说就是法的教导；‘凡结合欲之乐与喜悦的追求：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不追求者，他们全都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正道者。’他不这么说，‘不追求，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像这样说就是法

的教导。‘凡自我折磨的实行：苦的、非圣者的、无益的追求者，他们全都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邪道者。’他不这么说，‘追求，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像这样说就是法的教导；‘凡自我折磨的实行：苦的、非圣者的、无益的不追求者，他们全都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正道者。’他不这么说，‘不追求，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像这样说就是法的教导。‘凡那些有之结未舍断者，他们全都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邪道者。’他不这么说，‘当有之结未舍断时，有也未被舍断。’像这样说就是法的教导；‘凡那些有之结已舍断者，他们全都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正道者。’他不这么说，‘当有之结已舍断时，有也被舍断。’像这样说就是法的教导。比丘们！这样是既不称扬也不贬抑而是法的教导。

当像这么说：‘应该知道称扬、贬抑，知道称扬、贬抑后，既不应该称扬，也不应该贬抑，只应该教导法。’时，缘于此而说。

而，当像这么说：‘应该知道乐的区别，知道乐的区别后，应该从事自身内的乐。’时，缘于什么而说呢？比丘们！有这五种欲，哪五种呢？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能被耳识知……的声音；能被鼻识知……的气味；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所触，比丘们！这些是五种欲。比丘们！凡缘于这五种欲生起的乐与喜悦，比丘们！这些被称为欲乐、秽乐、一般人的乐、非圣乐，我说：‘不应该熟习、不应该修

习、不应该多修习，对这种乐应该害怕。’比丘们！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比丘们！这被称为离欲乐、独居乐、寂静乐、正觉乐，我说：‘应该熟习、应该修习、应该多修习，对这种乐不应该害怕。’当像这么说：‘应该知道乐的区别，知道乐的区别后，应该从事自身内的乐。’时，缘于此而说。

而，当像这么说：‘不应该说秘密语，不应该说明显的尖锐（语）。’时，缘于什么而说呢？比丘们！这里，如果知道秘密语是不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具利益的，他当然不应该说那个秘密语，如果知道秘密语是真实的、如实的、不具利益的，他应该学着不说它，但，如果知道秘密语是真实的、如实的、具利益的，在那里，识时机者会说那个秘密语。比丘们！这里，如果知道明显的尖锐语是不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具利益的，他当然不应该说那个明显的尖锐语，如果知道明显的尖锐语是真实的、如实的、不具利益的，他应该学着不说它，但，如果知道明显的尖锐语是真实的、如实的、具利益的，在那里，识时机者会说那个明显的尖锐语。当像这么说：‘不应该说秘密语，不应该说明显的尖锐（语）。’时，缘于此而说。

而，当像这么说：‘应该徐缓地说，不急忙。’时，缘于什么而说

呢？比丘们！这里，如果急忙地说时，身体疲劳，心也受损害，声音也受损害，喉咙受疾苦，急忙所说的话是不明白的、不能被识知的。比丘们！这里，如果徐缓地说时，身体不疲劳，心也不受损害，声音也不受损害，喉咙不受疾苦，徐缓所说的话是明白的、能被识知的。当像这么说：‘应该徐缓地说，不急忙。’时，缘于此而说。

而，当像这么说：‘不应该坚持地区语言，不应该超越正常（使用）之外。’时，缘于什么而说呢？比丘们！怎样是坚持地区语言与超越正常（使用）之外呢？比丘们！这里，在某些地方，他们称‘茶碗’、‘钵’、‘碗’、‘台皿’、‘平锅’、‘锅’、‘饮水器’，像这样，在那些地方他们如是、如是称呼它，如是、如是他硬是执取而执着地说：‘这才正确，其它都错。’比丘们！这样是坚持地区语言与超越正常（使用）之外。比丘们！怎样是不坚持地区语言与不超越正常（使用）之外呢？比丘们！这里，在某些地方，他们称‘茶碗’、‘钵’、‘碗’、‘台皿’、‘平锅’、‘锅’、‘饮水器’，像这样，在那些地方他们如是、如是称呼它，如是、如是他不执着地说：‘这些尊者象是对我说关于这个。’比丘们！这样是不坚持地区语言与不超越正常（使用）之外。当像这么说：‘不应该坚持地区语言，不应该超越正常（使用）之外。’时，缘于此而说。

比丘们！这里，凡结合欲之乐与喜悦的追求：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者，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因此，这是有诤法；比丘们！这里，凡远离结合欲之乐与喜悦的追求：下劣的、粗俗的、一般人的、非圣者的、无益的

者，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因此，这是无诤法。

比丘们！这里，凡自我折磨的实行：苦的、非圣者的、无益的者，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因此，这是有诤法；比丘们！这里，凡远离自我折磨的实行：苦的、非圣者的、无益的者，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因此，这是无诤法。

比丘们！这里，凡被如来现正觉、作眼、作智，导向寂静、证智、正觉、涅盘的中道者，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因此，这是无诤法。

比丘们！这里，凡称扬与贬抑而非法的教导者，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因此，这是有诤法；比丘们！这里，凡既不称扬也不贬抑而是法的教导者，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因此，这是无诤法。

比丘们！这里，凡这欲乐、秽乐、一般人的乐、非圣乐者，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因此，这是有诤法；比丘们！这里，凡这离欲乐、独居乐、寂静乐、正觉乐者，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因此，这是无诤法。

比丘们！这里，凡这不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具利益的秘密语者，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因此，这是有诤法；比丘们！这里，凡这真实的、如实的、不具利益的秘密语者，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因此，这是

有诤法；比丘们！这里，凡这真实的、如实的、具利益的秘密语者，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因此，这是无诤法。

比丘们！这里，凡这不真实的、不如实的、不具利益的明显的尖锐语者，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因此，这是有诤法；比丘们！这里，凡这真实的、如实的、不具利益的明显的尖锐语者，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因此，这是有诤法；比丘们！这里，凡这真实的、如实的、具利益的明显的尖锐语者，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因此，这是无诤法。

比丘们！这里，凡这急忙所说者，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因此，这是有诤法；比丘们！这里，凡这徐缓所说者，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因此，这是无诤法。

比丘们！这里，凡这坚持地区语言与超越正常（使用）之外者，这是有苦、有伤害、有恼愁、有热恼之法，是邪道，因此，这是有诤法；比丘们！这里，凡这不坚持地区语言与不超越正常（使用）之外者，这是无苦、无伤害、无恼愁、无热恼之法，是正道，因此，这是无诤法。

比丘们！因此，‘我们将知道有诤法、无诤法；知道有诤法、无诤法后，我们将走向无诤道。’比丘们！你们应该这样学。而，比丘们！须菩提善男子是无诤道之行者。”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无诤之分别经第九终了。

140、界分别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在摩揭陀国进行游行，抵达王舍城，去见陶匠薄加瓦。抵达后，对陶匠薄加瓦这么说：

“薄加瓦！如果对你不麻烦的话，我们想要在这住处住一晚。”

“大德！对我不麻烦，但，这里已有一位出家人是先来住者，大德！如果他允许，请你不必挂虑地住吧。”

当时，名叫补估沙地的善男子对世尊由于信，从在家出家，成为非家生活，他是在那陶匠住处的先来住者。那时，世尊去见尊者补估沙地。抵达后，对尊者补估沙地这么说：

“比丘！如果对你不麻烦的话，我们想要在这住处住一晚。”

“朋友！陶匠住处宽敞，尊者不必挂虑地住吧。”

那时，世尊进入陶匠住处后，在一旁设置草席，坐下，盘腿后，挺直身体，建立起面前的正念。那时，世尊多以禅坐度过该夜，尊者补估沙地也多以禅坐度过该夜。那时，世尊这么想：

“这位善男子举止端正，让我询问他。”

那时，世尊对这尊者补估沙地幺说：

“比丘！你跟谁出家？你的大师是谁？你选择谁的法？”

“朋友！有位沙门乔达摩是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我跟世尊出家，世尊是我的大师，我选择世尊的法。”

“但，比丘！现在，那位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住在哪里呢？”

“朋友！在北边地方有名叫舍卫城的城镇，那位世尊、阿罗汉、正自觉者住在那里。”

“但，比丘！你以前见过那位世尊，看到后你会认得（他）吗？”

“朋友！我以前没见过那位世尊，看到后我不会认得（他）。”

那时，世尊这么想：

“这位善男子跟我出家，让我教导他法。”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补估沙地：

“比丘！我将教导你法，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朋友!”尊者补估沙地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这男子有六界、六触处、十八种意的近伺察、四种依处，住立该处者，则思惟之流不转起。当思惟之流不转起时，他被称为‘寂静的牟尼’。不应该放逸于慧，应该守护真实，应该使舍弃增大，应该学寂静，这是对界分别的总说。

比丘！当像这样说：‘比丘！这位男子有六界’时，缘于什么而说呢？（比丘！这些是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虚空界、识界，当像这样说：‘比丘！这位男子有六界’时，缘于此而说。

比丘！当像这样说：‘比丘！这位男子有六触处’时，缘于什么而说呢？眼触处、耳触处、鼻触处、舌触处、身触处、识触处，当像这样说：‘比丘！这位男子有六触处’时，缘于此而说。

比丘！当像这样说：‘比丘！这位男子有十八种意的近伺察’时，缘于什么而说呢？以眼见色后，顺喜悦处近伺察色、顺忧处近伺察色、顺平静处近伺察色；以耳听声音后，……（中略）以鼻闻气味后，……以舌尝味道后，……以身接触所触后，……以意识知法后，顺喜悦处近伺察法、顺忧处近伺察法、顺平静处近伺察法，像这样，有种六喜悦近伺察、六种忧近伺察、六种平静近伺察。当像这样说：‘比丘！这位男子有十八种意的近伺察’时，缘于此而说。

比丘！当像这样说：‘比丘！这位男子有四种依处’时，缘于什么而说呢？慧的依处、真实的依处、舍弃的依处、寂静的依处，当像这样说：‘比丘！这位男子有四种依处’时，缘于此而说。

比丘！当像这样说：‘比丘！不应该放逸于慧，应该守护真实，应该使舍弃增大，应该学寂静’时，缘于什么而说呢？

比丘！怎样是不放逸于慧呢？比丘！有这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风界、虚空界、识界。

比丘！什么是地界呢？地界会有自身内的，会有外部的。比丘！什么是自身内的地界？凡自身内、各自的、粗硬的、凝固的、执取

的，即：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肤、肌肉、筋腱、骨骼、骨髓、肾脏、心脏、肝脏、肋膜、脾脏、肺脏、肠子、肠间膜、胃、粪便，或凡任何其它自身内、各自的、粗硬的、凝固的、执取的，比丘！这被称为自身内的地界。又，凡自身内的地界、外部的地界，都只是地界，它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看它后，他在地界上厌，他使心在地界上离染。

比丘！什么是水界？水界会有自身内的，会有外部的。比丘！什么是自身内的水界？凡自身内、各自的，是水、与水有关的、执取的，即：胆汁、痰、脓、血、汗、脂肪、眼泪、油脂、唾液、鼻涕、关节液、尿，或凡任何其它自身内、各自的，是水、与水有关的、执取的，比丘！这被称为自身内的水界。又，凡自身内的水界、外部的水界，都只是水界，它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看它后，他在水界上厌，他使心在水界上离染。

比丘！什么是火界？火界会有自身内的，会有外部的。比丘！什么是自身内的火界？凡自身内、各自的，是火、与火有关的、执取的，即：依其而被弄热、被消化、被遍烧，依其而吃的、喝的、嚼的、尝的走到完全消化，或凡任何其它自身内、各自的，是火、与火有关的、执取的，比丘！这被称为自身内的火界。又，凡自身内的火界、外部的火界，都只是火界，它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以正确之慧这样如

实看它后，他在火界上厌，他使心在火界上离染。

比丘！什么是风界？风界会有自身内的，会有外部的。比丘！什么是自身内的风界？凡自身内、各自的，是风、与风有关的、执取的，即：上行风、下行风、腹部中的风、腹腔中的风、随行于四肢中的风、呼吸等，或凡任何其它自身内、各自的，是风、与风有关的、执取的，比丘！这被称为自身内的风界。又，凡自身内的风界、外部的风界，都只是风界，它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看它后，他在风界上厌，他使心在风界上离染。

比丘！什么是虚空界？虚空界会有自身内的，会有外部的。比丘！什么是自身内的虚空界？凡自身内、各自的，是虚空、与虚空有关的、执取的，即：耳孔、鼻孔、口腔，食物、饮料、所吃的、所尝的由此吞下，与食物、饮料、所吃的、所尝的停留之处，食物、饮料、所吃的、所尝的由此向下排出，或凡任何其它自身内、各自的，是虚空、与虚空有关的、是空、与空有关的、是空隙、与空隙有关的、非被血肉接触的、执取的，比丘！这被称为自身内的虚空界。又，凡自身内的虚空界、外部的虚空界，都只是虚空界，它应该以正确之慧被这样如实看作：‘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以正确之慧这样如实看它后，他在虚空界上厌，他使心在虚空界上离染。

又，更进一步只剩下清净的、皎洁的识。以那个识识知什么？识知‘乐’，识知‘苦’，识知‘不苦不乐’。比丘！缘能被感受乐之触

而生起乐受，当感受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受乐受。’了知‘就以那能感受乐之触的灭，则对应于它的受：缘能感受乐之触所生起的乐受，它被灭，它被平息。’比丘！缘能被感受苦之触而生起苦受，当感受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受苦受。’了知‘就以那能感苦乐之触的灭，则对应于它的受：缘能感受苦之触所生起的苦受，它被灭，它被平息。’比丘！缘能被感受不苦不乐之触而生起不苦不乐受，当感受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受不苦不乐受。’了知‘就以那能感不苦不乐之触的灭，则对应于它的受：缘能感受不苦不乐之触所生起的不苦不乐受，它被灭，它被平息。’

比丘！犹如两块木柴的结合磨擦，生热着火，就以那两块木柴的成为异离、分散，则对应于它的热，它被灭，它被平息。同样的，比丘！缘能被感受乐之触而生起乐受，当感受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受乐受。’了知‘就以那能感受乐之触的灭，则对应于它的受：缘能感受乐之触所生起的乐受，它被灭，它被平息。’比丘！缘能被感受苦之触而生起苦受，当感受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受苦受。’了知‘就以那能感苦乐之触的灭，则对应于它的受：缘能感受苦之触所生起的苦受，它被灭，它被平息。’比丘！缘能被感受不苦不乐之触而生起不苦不乐受，当感受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受不苦不乐受。’了知‘就以那能感不苦不乐之触的灭，则对应于它的受：缘能感受不苦不乐之触所生起的不苦不乐受，它被灭，它被平息。’

又，更进一步只剩下清净的、皎洁的平静，是柔软的、适合作业的、辉耀发光的平静。比丘！犹如熟练的金匠或金匠弟子会造锻冶

炉；造好锻冶炉后，会在炉口点火；在炉口点火后，以钳子夹取黄金，然后会放进炉口，他会经常用力地吹，会经常以水喷洒，会经常旁观，那黄金成为善吹炼、完全吹炼、已除去、除净杂质、柔软的、适合作业的、辉耀发光的，凡他希望的装饰品：如王冠、耳环、项链、金花鬘，它都能随其目的变成。同样的，比丘！更进一步只剩下清净的、皎洁的平静，是柔软的、适合作业的、辉耀发光的平静。

他这么了知：‘如果我集中这个这么清净、这么皎洁的平静到虚空无边处，随该法修习心，这样，依止它、执取它，我的这个平静能长久地、长时间地住立。如果我集中这个这么清净、这么皎洁的平静到识无边处，随该法修习心，这样，依止它、执取它，我的这个平静能长久地、长时间地住立。如果我集中这个这么清净、这么皎洁的平静到无所有处，随该法修习心，这样，依止它、执取它，我的这个平静能长久地、长时间地住立。如果我集中这个这么清净、这么皎洁的平静到非想非非想处，随该法修习心，这样，依止它、执取它，我的这个平静能长久地、长时间地住立。’

他这么了知：‘如果我集中这个这么清净、这么皎洁的平静到虚空无边处，随该法修习心，这是有为的。如果我集中这个这么清净、这么皎洁的平静到识无边处，随该法修习心，这是有为的。如果我集中这个这么清净、这么皎洁的平静到无所有处，随该法修习心，这是有为的。如果我集中这个这么清净、这么皎洁的平静到非想非非想处，随该法修习心，这是有为的。’他对有或无有既不造作，也不故意思。当他对有或无有不造作、不故意思时，他在世间中不执取任何

事物，不执取则不战栗；不战栗就自证涅盘，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如果他感受乐受，他了知：‘它是无常的。’他了知：‘它是不被固执的。’他了知：‘它是不被欢喜的。’如果他感受苦受，他了知：‘它是无常的。’他了知：‘它是不被固执的。’他了知：‘它是不被欢喜的。’如果他感受不苦不乐受，他了知：‘它是无常的。’他了知：‘它是不被固执的。’他了知：‘它是不被欢喜的。’

如果他感受乐受，他离系缚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苦受，他离系缚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不苦不乐受，他离系缚地感受它。当他感受身体终了的感受时，他了知：‘我感受身体终了的感受。’当他感受生命终了的感受时，他了知：‘我感受生命终了的感受。’他了知：‘以身体的崩解，死后生命耗尽，就在这里，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欢喜的都将成为清凉。’

比丘！犹如缘于油，与缘于灯芯，油灯才能燃烧，当油与灯芯耗尽了，其它的（燃料）又不带来，无食物，那油灯就会熄灭了。同样地，比丘们！当比丘感受身体终了的感受时，他了知：‘我感受身体终了的感受。’当他感受生命终了的感受时，他了知：‘我感受生命终了的感受。’他了知：‘以身体的崩解，随后生命耗尽，就在这里，一切被感受的、不被欢喜的都将成为清凉。’由那样的缘故，这么具备的比丘具备这最高慧的依处，比丘！因为，这是最高圣慧，即：一切苦灭尽之智。

他被住立在真实的解脱是不动的，比丘！因为凡虚伪法者，那是

虚妄的；凡非虚伪法的涅盘者，那是真实的。由那样的缘故，这么具备的比丘具备这最高真实的依处，比丘！因为，这是最高圣真实，即：非虚伪法的涅盘。

以前，当他是无智者时，他是依着的进入者、受持者，（现在，）那些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由那样的缘故，这么具备的比丘具备这最高舍弃的依处，比丘！因为，这是最高圣舍弃，即：一切依着的断念。

以前，当他是无智者时，他有贪婪、欲、贪着，（现在，）那些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以前，当他是无智者时，他有瞋害、恶意、邪恶，（现在，）那些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以前，当他是无智者时，他有无明、痴蒙，（现在，）那些已被舍断，根已被切断，就像无根的棕榈树，成为非有，为未来不生之物。由那样的缘故，这么具备的比丘具备这最高寂静的依处，比丘！因为，这是最高圣寂静，即：贪瞋痴的寂静。

当像这样说：‘不应该放逸于慧，应该守护真实，应该使弃舍增大，应该学寂静’时，缘于此而说。

当像这样说：‘住立该处者，则思惟之流不转起。当思惟之流不转起时，他被称为“寂静的牟尼”。’时，缘于什么而说呢？比丘！‘我是’，这是思量；‘我是这个’，这是思量；‘我将是’，这是思量；‘我将不是’，这是思量；‘我将是有色的’，这是思量；‘我将是无色的’，这是思量；‘我将是有想的’，这是思量；‘我将是无想

的’，这是思量；‘我将是非想非非想的’，这是思量。比丘！思量是病，思量是肿瘤，思量是箭，比丘！以一切思量的超越，他被称为‘寂静的牟尼’。又，比丘！寂静的牟尼不被生、不衰老、不死去、不动摇、不热望，比丘！因为他没有依据此而会被生者，当不被生时，怎将衰老？当不衰老时，怎将死去？当不死去时，怎将动摇？当不动摇时，怎将热望？当像这样说：‘住立该处者，则思惟之流不转起。当思惟之流不转起时，他被称为“寂静的牟尼”。’时，缘于此而说。比丘！你要忆持这简要的六界分别。”

那时，尊者补估沙地心想：

“大师确实已到达我这里，善逝确实已到达我这里，正自觉者确实已到达我这里。”

他起座，整理衣服到一边肩膀，以头落在世尊的脚上后，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我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我这么做：我认为应该以朋友之语与世尊交谈。大德！为了未来的自制，请世尊原谅我那样的罪过为罪过。”

“比丘！你确实犯了过错，如愚者、如愚昧者、如不善者：你这么做：你认为应该以朋友之语与我交谈。但，比丘！由于你对罪过见到是罪过后如法忏悔，我们原谅你。比丘！凡对罪过见到是罪过后如法忏悔者，未来做到自制，在圣者之律中，这是增长。”

“大德！愿我得在世尊面前出家受具足戒。”

“比丘！但你的衣钵完全了吗？”

“大德！我的衣钵未完全。”

“比丘！如来不令衣钵未完全者授具足戒。”

那时，尊者补估沙地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离开去遍求衣钵。那时，当尊者补估沙地走路遍求衣钵时，迷乱的母牛夺走（他的）生命。那时，众多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那位被世尊简要教诫所教诫，名叫补估沙地的善男子死了，他往生哪一趣呢？未来的命运怎样呢？”

“比丘们！补估沙地善男子是贤智者，他依法、随法而行，在法上不困扰我。比丘们！补估沙地善男子以五下分结的灭尽而为化生者，在那里入了究竟涅盘，不从彼世转回。”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界分别经第十终了。

141、谛分别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在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这无上法轮已被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转动了，将不被任何沙门、婆罗门、天、魔、梵，或世间任何众生反转，即：四圣谛的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哪四个呢？苦圣谛的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苦集圣谛的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苦灭圣谛的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导向苦灭道迹圣谛的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比丘们！在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这无上法轮已被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转动了，必将不被任何沙门、婆罗门、天、魔、梵，或世间任何众生反转，即：这四圣谛的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

比丘们！你们应该亲近舍利弗、目犍连，比丘们！你们应该服侍舍利弗、目犍连，（两位）比丘是贤智者、同梵行比丘们的资助者。比丘们！舍利弗犹如生母那样，目犍连犹如养母那样，比丘们！舍利弗在入流果上训练指导，目犍连在最上目的上（训练指导），比丘们！舍利弗能够详细地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四圣谛。”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起座进入住处。

在那里，尊者舍利弗在世尊离开不久，召唤比丘们：

“比丘贤友们！”

“贤友！”那些比丘回答尊者舍利弗。

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贤友们！在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这无上法轮已被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转动了，将不被任何沙门、婆罗门、天、魔、梵，或世间任何众生反转，即：四圣谛的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哪四个呢？苦圣谛的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苦集圣谛的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苦灭圣谛的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导向苦灭道迹圣谛的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

而，贤友们！什么是苦圣谛呢？生是苦，老也是苦，死也是苦，愁、悲、苦、忧、绝望也是，所求不得是苦，总括之，五取蕴是苦。

而，贤友们！什么是生？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生、出生、入（胎）、生起、再生、诸蕴显现、得诸处，贤友们！这被称为生。

而，贤友们！什么是老？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老、老衰、齿落、发白、皮皱、寿命的衰退、诸根的退化，贤友们！这被称为老。

而，贤友们！什么是死？在种种众生类中，种种众生的过世、灭亡、崩解、消失、死亡、寿终、诸蕴的崩解、尸体的舍弃、命根断绝，贤友们！这被称为死。

而，贤友们！什么是愁？贤友们！凡具备（遭遇）某些不幸、接触某些苦法者的愁、悲伤、忧愁、内部的愁、内部的悲哀，贤友们！

这被称为愁。

而，贤友们！什么是悲？贤友们！凡具备（遭遇）某些不幸、接触某些苦法者的悲叹、悲泣、悲叹着、悲泣着、悲叹的状态、悲泣的状态，贤友们！这被称为悲。

而，贤友们！什么是苦？贤友们！凡身体的苦、身体的不合意，身触所生的苦与不合意感受，贤友们！这被称为苦。

而，贤友们！什么是忧？贤友们！凡心的苦、心的不合意，意触所生的苦与不合意感受，贤友们！这被称为忧。

而，贤友们！什么是绝望？贤友们！凡具备（遭遇）某些不幸、接触某些苦法者的悲伤、绝望、悲伤的状态、绝望的状态，贤友们！这被称为绝望。

而，贤友们！什么是所求不得是苦？贤友们！生法的众生生起这样的欲求：‘啊！愿我们没有生法！愿我们的生不来!’但这不以欲求而能得到，这是所求不得是苦。贤友们！老法的众生……（中略）贤友们！病法的众生……（中略）贤友们！死法的众生……（中略）贤友们！愁、悲、苦、忧、绝望法的众生生起这样的欲求：‘啊！愿我们没有愁、悲、苦、忧、绝望法！愿我们的愁、悲、苦、忧、绝望不来!’但这不以欲求而能得到，这是所求不得是苦。

而，贤友们！什么是总括之，五取蕴是苦？即：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贤友们！这被称为总括之，五取蕴是苦。

贤友们！这被称为苦圣谛。

而，贤友们！什么是苦集圣谛？是这导致再生、伴随欢喜与贪、到处欢喜的渴爱，即：欲的渴爱、有的渴爱、虚无的渴爱，贤友们！这被称为苦集圣谛。

而，贤友们！什么是苦灭圣谛？就是那渴爱的无余褪去与灭、舍弃、断念、解脱、无依住，贤友们！这被称为苦灭圣谛。

而，贤友们！什么是导向苦灭道迹圣谛？就是这八支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而，贤友们！什么是正见？贤友们！苦之智，苦集之智，苦灭之智，导向苦灭道迹之智，贤友们！这被称为正见。

而，贤友们！什么是正思维？离欲的意向、无恶意的意向、无加害的意向，贤友们！这被称为正思维。

而，贤友们！什么是正语？戒绝妄语、戒绝离间语、戒绝粗恶语、戒绝杂秽语，贤友们！这被称为正语。

而，贤友们！什么是正业？戒绝杀生、戒绝未给予而取、戒绝邪淫，贤友们！这被称为正业。

而，贤友们！什么是正命？贤友们！这里，圣弟子舍断邪命后，以正命营生，贤友们！这被称为正命。

而，贤友们！什么是正精进？贤友们！这里，比丘为了未生起的恶不善法之不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恶不善法之舍断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未生起的善法之生起而生欲、努力、生起活力、发心、勤奋；为了已生起的善法之存续、不消失、增加、扩大、圆满修习而生欲、努力、生

起活力、发心、勤奋，贤友们！这被称为正精进。

而，贤友们！什么是正念？贤友们！这里，比丘住于在身上随观身，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住于在受上随观受，……（中略）住于在心上随观心，……（中略）住于在法上随观法，热心、正知、有念，能调伏对于世间的贪与忧，贤友们！这被称为正念。

而，贤友们！什么是正定？贤友们！这里，比丘从离欲、离不善法后，进入后住于有寻、有伺，离而生喜、乐的初禅；以寻与伺的平息，自信，一心，进入后住于无寻、无伺，定而生喜、乐的第二禅；以喜的褪去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以身体感受乐，进入后住于这圣弟子宣说：‘他是平静、专注、住于乐者’的第三禅；以乐的舍断与苦的舍断，及以之前喜悦与忧的灭没，进入后住于不苦不乐，由平静而正念遍净的第四禅，贤友们！这被称为正定。

贤友们！这被称为导向苦灭道迹圣谛。

贤友们！在波罗奈鹿野苑的仙人坠落处，这无上法轮已被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转动了，必将不被任何沙门、婆罗门、天、魔、梵，或世间任何众生反转，即：这四圣谛的告知、教导、安立、建立、开显、解析、阐明。

这就是尊者舍利弗所说，悦意的那些比丘欢喜尊者舍利弗所说。

谛分别经第十一终了。

412、供养分别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释迦族人的迦毗罗卫城尼拘律园。

那时，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拿了一套新衣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套新衣是我为世尊亲自剪裁、亲自编织的，大德！请世尊出自怜悯我而接受它。”

当这么说时，世尊对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这么说：

“乔达弥！请你施与僧团吧，当你施与僧团时，我与僧团都将被尊敬。”

第二次，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套新衣是我为世尊亲自剪裁、亲自编织的，大德！请世尊出自怜悯我而接受它。”

第二次，世尊对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这么说：

“乔达弥！请你施与僧团吧，当你施与僧团时，我与僧团都将被尊敬。”

第三次，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这套新衣是我为世尊亲自剪裁、亲自编织的，大德！请世尊出自怜悯我而接受它。”

第三次，世尊对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这么说：

“乔达弥！请你施与僧团吧，当你施与僧团时，我与僧团都将被

尊敬。”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从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接受（这）套新衣吧。大德！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对世尊多所帮助，是姨母、奶妈、养母、授乳者：出生后母乳已死而使世尊饮（乳）。大德！世尊也对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多所帮助，大德！由于世尊而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已归依佛、法、僧团，大德！由于世尊而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是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大德！由于世尊而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对佛具备不坏净，对法具备不坏净，对僧团具备不坏净，具备圣所爱戒，大德！由于世尊而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对苦是无疑的，对苦集是无疑的，对苦灭是无疑的，对导向苦灭道迹是无疑的。大德！世尊也对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多所帮助。”

“正是这样，阿难！阿难！凡由于他人而归依佛、法、僧团者，阿难！我说这个人不易以问讯、起立迎接、合掌行为、恭敬行为，以提供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偿还那个人；阿难！凡由于他人而成为离杀生者，离未给予而取者，离邪淫者，离妄语者、离谷酒、果酒、酒放逸处者，阿难！我说这个人不易以问讯、起立迎接、合掌行为、恭敬行为，以提供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偿还那个人；阿难！凡由于他人而对佛具备不坏净，对法……对僧团……具备圣所爱戒者，阿难！我说这个人不易以问讯、起立迎接、合掌行为、恭敬行为，以提供衣服、施食、住处、

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偿还那个人；阿难！凡由于他人对苦是无疑的，对苦集是无疑的，对苦灭是无疑的，对导向苦灭道迹是无疑的者，阿难！我说这个人不易以问讯、起立迎接、合掌行为、恭敬行为，以提供衣服、施食、住处、病人的需要物、医药必需品偿还那个人。

阿难！有这十四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哪十四种呢？对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施与布施，这是第一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辟支佛施与布施，这是第二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如来弟子阿罗汉施与布施，这是第三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为了阿罗汉果的作证之向道者施与布施，这是第四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不还者施与布施，这是第五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为了不还果的作证之向道者施与布施，这是第六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一来者施与布施，这是第七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为了一来果的作证之向道者施与布施，这是第八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入流者施与布施，这是第九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为了入流果的作证之向道者施与布施，这是第十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外教在欲上离贪者施与布施，这是第十一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有德的一般人施与布施，这是第十二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无德的一般人施与布施，这是第十三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对动物施与布施，这是第十四种对其他个人的供养。

阿难！这里，对动物施与布施后，有一百倍供养能被预期；对无德的一般人施与布施后，有千倍供养能被预期；对有德的一般人施与布施后，有万倍供养能被预期；对外教在欲上离贪者施与布施后，有

万亿倍供养能被预期；对为了入流果的作证之向道者施与布施后，有无法数、无法计量的供养能被预期，何况说对入流者、对为了一来果的作证之向道者、对一来者、对为了不还果的作证之向道者、对不还者、对为了阿罗汉果的作证之向道者、对如来弟子阿罗汉、对辟支佛、对如来、阿罗汉、正自觉者！

阿难！这里，有这七种对僧团的供养，哪七种呢？对以佛陀为上首的两僧团施与布施，这是第一种对僧团的供养。对如来般涅盘后的两僧团施与布施，这是第二种对僧团的供养。对比丘僧团施与布施，这是第三种对僧团的供养。对比丘尼僧团施与布施，这是第四种对僧团的供养。‘我指定僧团中的这么多比丘与比丘尼’施与布施，这是第五种对僧团的供养。‘我指定僧团中的这么多比丘’施与布施，这是第六种对僧团的供养。‘我指定僧团中的这么多比丘尼’施与布施，这是第七种对僧团的供养。

又，阿难！未来世将有以袈裟围在颈部、破戒、恶法的众多姓氏者，人们由于僧团而对那些破戒者施与布施，阿难！即使这样，我说对僧团的供养还是无法数、无法计量的，阿难！我说无论如何对个人布施比对僧团供养没有更大的果报。

阿难！有这四种清净的供养，哪四种呢？阿难！有供养由于施与者而非领受者而清净，阿难！有供养由于领受者而非施与者而清净，阿难！有供养既非由于施与者也非领受者而清净，阿难！有供养由于施与者与领受者而清净。

阿难！怎样是有供养由于施与者而非领受者而清净呢？阿难！这

里，施与者是持戒者、善法者，领受者是破戒者、恶法者，阿难！这样是有供养由于施与者而非领受者而清净。

阿难！怎样是有供养由于领受者而非施与者而清净呢？阿难！这里，施与者是破戒者、恶法者，领受者是持戒者、善法者，阿难！这样是有供养由于领受者而非施与者而清净。

阿难！怎样是有供养既非由于施与者也非领受者而清净呢？阿难！这里，施与者是破戒者、恶法者，领受者也是破戒者、恶法者，阿难！这样是有供养既非由于施与者也非领受者而清净。

阿难！怎样是有供养由于施与者与领受者而清净呢？阿难！这里，施与者是持戒者、善法者，领受者也是持戒者、善法者，阿难！这样是有供养由于施与者与领受者而清净。

阿难！这是四种清净的供养。”

这就是世尊所说，说了这个后，善逝、大师又更进一步这么说：

“凡持戒者对破戒者施与，布施以极明净心而被如法地得到，
相信业之果报是广大的，施与者的（戒）清净了那供养。
凡破戒者对持戒者施与，布施以不明净心而被不如法地得到，
不相信业之果报是广大的，领受者的（戒）清净了那供养。
凡破戒者对破戒者施与，布施以不明净心而被不如法地得到，
不相信业之果报是广大的，我说那布施不广大地结果实。
凡持戒者对持戒者施与，布施以极明净心而被如法地得到，
相信业之果报是广大的，我说那布施确实广大地结果实。
凡离贪者对离贪者施与，布施以极明净心而被如法地得到，

相信业之果报是广大的，那布施确实是最高的物质布施。”

供养分别经第十二终了。

分别品第四终了，其摄颂：

“贤善一夜者、阿难、迦旃延，罗幺色耿其雅、苏玻，

业大（经）、六处分别，总说、无诤、界、谛、供养分别经。”

五、六处品

143、教诫给孤独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当时，屋主给孤独生病、痛苦、重病。

那时，屋主给孤独召唤某位男子：

“喂，男子！来！请你去见世尊。抵达后，请你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世尊的足：‘大德！屋主给孤独生病、痛苦、重病，他以头礼拜世尊的足。’然后去见尊者舍利弗。到了后，请你以我的名义以头礼拜尊者舍利弗的足：‘大德！屋主给孤独生病、痛苦、重病，他以头礼拜尊者舍利弗的足。’而且请你这么说：‘大德！请尊者舍利弗出自怜悯，去屋主给孤独的住处，那就好了！’”

“是的。”那位男子回答屋主给孤独后，就去见世尊。到了后，

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位男子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屋主给孤独生病、痛苦、重病，他以头礼拜世尊的足。”然后去见尊者舍利弗。到了后，问讯尊者舍利弗，然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位男子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大德！屋主给孤独生病、痛苦、重病，他以头礼拜尊者舍利弗的足，而且他这么说：‘大德！请尊者舍利弗出自怜悯，去屋主给孤独的住处，那就好了！’”

尊者舍利弗以沉默同意了。

那时，尊者舍利弗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以尊者阿难为随从沙门，去屋主给孤独的住处。抵达后，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尊者舍利弗对屋主给孤独这么说：

“屋主！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维持？是否苦的感受减退而没增加，其减退而没增加被了知？”

“舍利弗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舍利弗大德！犹如力士以锐利的刀刃劈开头。同样的，舍利弗大德！在我的头里有激烈的风切割。

舍利弗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舍利弗大德！犹如力士以坚固的皮绳绑在头上的头箍。同样的，舍利弗大德！在我的头里有激烈的头痛。

舍利弗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舍利弗大德！犹如熟练的屠牛夫或屠

牛夫的徒弟，以锐利的牛刀切开腹部。同样的，舍利弗大德！在我的腹部中有激烈的风切割。

舍利弗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舍利弗大德！犹如两位有力气的男子各捉住较弱男子一边手臂后，在炭火坑上烧、烤。同样的，舍利弗大德！在我的身体里有激烈的热病。

舍利弗大德！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眼，我的识将不是眼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耳，我的识将不是耳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鼻，我的识将不是鼻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舌，我的识将不是舌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身，我的识将不是身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意，我的识将不是意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色，我的识将不是色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声音，……（中略）我将不执取气味，……我将不执取味道，……我将不执取所触，……我将不执取法，我的识将不是法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眼识，我的识将不是眼识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耳识，……我将不执取鼻识，……我将不执取舌识，……我将不执取身识，……我将不执取意识，我的识将不是意识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眼触，我的识将不是眼触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耳触，……我将不执取鼻触，……我将不执取舌触，……我将不执取身触，……我将不执取意触，我的识将不是意触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眼触所生受，我的识将不是眼触所生受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耳触所生受，……我将不执取鼻触所生受，……我将不执取舌触所生受，……我将不执取身触所生受，……我将不执取意触所生受，我的识将不是意触所生受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地界，我的识将不是地界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水界，……我将不执取火界，……我将不执取风界，……我将不执取虚空界，……我将不执取识界，我的识将不是识界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色，我的识将不是色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受，……我将不执取想，……我将不执取行，……我将不执取识，我的识将不是识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虚空无边处，我的识将不是虚空无边处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识无边处，……我将不执取无所有处，……我将不执取非想非非想处，我的识将不是非想非非想处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此世，我的识将不是此世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他世，我的识将不是他世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屋主！因此，在这里，你应该这么学：‘我将不执取任何所见、所闻、所觉、所识、所得、所求、随所求、被意所随行，我的识将不

是它所依的。’屋主！你应该这么学。”

当这么说时，屋主给孤独哭泣、持续落泪。

那时，尊者阿难对屋主给孤独这么说：

“屋主！你染着吗？你消沉吗？”

“阿难大德！我没染着，我没消沉，然而，我长久侍奉大师与值得尊敬的比丘们，但我以前不曾听闻这样法的谈论。”

“屋主！这样法的谈论不对白衣在家人显露，屋主！这样法的谈论（只）对出家人显露。”

“那样的话，舍利弗大德！这样法的谈论请对白衣在家人显露，大德！因为有少尘垢之类的善男子由（该）法的未听闻而衰退，他们将会是法的了知者。”

那时，尊者舍利弗与尊者阿难以此劝诫来劝诫屋主给孤独后，起座离开。

那时，屋主给孤独在尊者舍利弗与尊者阿难离去不久就过世，往生兜率天。

那时，容色绝佳的给孤独天子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去见世尊。抵达后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给孤独天子以偈颂对世尊说：

“这里确实是那祇树林，为仙人僧团所驻留；

为法王所居住，我喜悦的产生处。

行为、明与法，戒、最高之活命，

不免一死的人以这些净化，而非以种姓或财产。

因此，贤智的男子，从自己利益的考虑，

应该如理考察法，他在那里这么净化。

舍利弗确实有慧、戒与寂静，

凡到彼岸的比丘，最高也只能如此。”

这就是给孤独天子所说，大师认可了。

那时，给孤独天子心想：

“大师认可我了。”问讯世尊，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那时，当那夜过后，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这一夜，当夜已深时，绝佳容色的某位天子使整个祇树林发光后，来见我。抵达后，向我问讯，然后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比丘们！那位天子以偈颂对我说：

‘这里确实是那祇树林，为仙人僧团所驻留，

为法王所居住，我喜悦的产生处。

行为、明与法，戒、最高之活命，

不免一死的人以这些净化，而非以种姓或财产。

因此，贤智的男子，从自己利益的考虑，

应该如理考察法，他在那里这么净化。

舍利弗确实有慧、戒与寂静，

凡到彼岸的比丘，最高也只能如此。’

比丘们！这就是那位天子所说，心想：‘大师认可我了。’他向我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就在那里消失了。”

当这么说时，尊者阿难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他必定是给孤独天子，大德！屋主给孤独对尊者舍利弗有净信。”

“阿难！好！好！阿难！凡所有推论之所及，你已到达，阿难！他确实是给孤独天子。”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教诫给孤独经第一终了。

144、教诫阐陀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当时，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摩诃纯陀，以及尊者阐陀住在耆阇崛山。

当时，尊者阐陀生病、痛苦、重病。

那时，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见尊者摩诃纯陀。抵达后，对尊者摩诃纯陀这么说：

“尊者摩诃纯陀贤友！我们去见尊者阐陀询问病情。”

那时，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摩诃纯陀去见尊者阐陀。抵达后，与尊者阐陀相互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

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舍利弗对尊者阐陀这么说：

“阐陀贤友！你是否能忍受？是否能维持？你是否苦的感受减退

而没增加，其减退而没增加被了知？”

“舍利弗贤友！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舍利弗贤友！犹如力士以锐利的刀刃劈开头。同样的，舍利弗贤友！在我的头里有激烈的风切割。

舍利弗贤友！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舍利弗贤友！犹如力士以坚固的皮绳绑在头上的头箍。同样的，舍利弗贤友！在我的头里有激烈的头痛。

舍利弗贤友！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舍利弗贤友！犹如熟练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以锐利的牛刀切开腹部。同样的，舍利弗贤友！在我的腹部中有激烈的风切割。

舍利弗贤友！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舍利弗贤友！犹如两位有力气的男子各捉住较弱男子一边手臂后，在炭火坑上烧、烤。同样的，舍利弗贤友！在我的身体里有激烈的热病。

舍利弗贤友！我不能忍受，不能维持，我强烈苦的感受增加而没减退，其增加而没减退被了知，贤友！我要拿刀（自杀），我不期待活命。”

“阐陀贤友！不要拿刀（自杀），让阐陀贤友维持生存，我们希求阐陀贤友维持生存着，如果阐陀贤友没有适当的食物，我将为阐陀贤友遍求；如果阐陀贤友没有适当的医药，我将为阐陀贤友遍求；如果阐陀贤友没有适当的看护者，我将看护阐陀贤友，阐陀贤友！不要

拿刀（自杀），让阐陀贤友维持生存，我们希求阐陀贤友维持生存着。”

“舍利弗贤友！我非没有适当的食物；我非没有适当的医药；我非没有适当的看护者，又，舍利弗贤友！大师长久被我以合意、非不合意地侍奉；舍利弗贤友！因为对大师应该以合意、非不合意地侍奉，这对弟子来说是适当的，舍利弗贤友！请你这么忆持：‘阐陀比丘将无应该被责备的而拿刀（自杀）。’”

“大德！我们想问尊者阐陀一点（问题），如果尊者阐陀允许为问题作解答的话。”

“问吧！舍利弗贤友！听了后，我将知道。”

“阐陀贤友！你认为眼、眼识、能被眼识所识知之法：‘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阐陀贤友！你认为耳、耳识、……（中略）阐陀贤友！你认为鼻、鼻识、……阐陀贤友！你认为舌、舌识、……阐陀贤友！你认为身、身识……阐陀贤友！你认为意、意识、能被意识所识知之法：‘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舍利弗贤友！我认为眼、眼识、能被眼识所识知之法：‘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舍利弗贤友！我认为耳、……（中略）舍利弗贤友！我认为鼻、……舍利弗贤友！我认为舌、……舍利弗贤友！我认为身、……舍利弗贤友！我认为意、意识、能被意识所识知之法：‘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

“阐陀贤友！在眼、眼识、能被眼识所识知之法上看见什么、证知什么后，你认为眼、眼识、能被眼识所识知之法：‘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阐陀贤友！在耳、耳识……阐陀贤友！在鼻、鼻识……阐陀贤友！在舌、舌识……阐陀贤友！在身、身识……阐陀贤友！在意、意识、能被意识所识知之法上看见什么、证知什么后，你认为意、意识、能被意识所识知之法：‘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呢？”

“舍利弗贤友！在眼、眼识、能被眼识所识知之法上看见灭、证知灭后，我认为眼、眼识、能被眼识所识知之法：‘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阐陀贤友！在耳、耳识……阐陀贤友！在鼻、鼻识……阐陀贤友！在舌、舌识……阐陀贤友！在身、身识……舍利弗贤友！在意、意识、能被意识所识知之法上看见灭、证知灭后，我认为意、意识、能被意识所识知之法：‘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

当这么说时，尊者摩诃纯陀对尊者阐陀这么说：

“阐陀贤友！因此，在这里，那位世尊的教说应该被经常作意：‘对依著者来说则有摇动；对无依著者来说则没有摇动；当没有摇动时，则有宁静；当有宁静时，则没有倾向；当没有倾向时，则没有来去；当没有来去时，则没有死生；当没有死生时，则既无此界、他界，也无两者之中间，这就是苦的结束。’”

那时，尊者舍利弗与尊者摩诃纯陀以此劝诫来劝诫尊者阐陀后，起座离开。

那时，尊者阐陀在那些（两位）尊者离开不久时，拿刀（自杀）了。

那时，尊者舍利弗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舍利弗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尊者阐陀拿刀（自杀）了，他往生哪一趣呢？未来的命运怎样呢？”

“舍利弗！阐陀比丘不是就在你面前记说他无应该被责备的吗？”

“大德！有一个名叫晡玻居乐的跋耆村落，在那里，尊者阐陀有诸朋友俗家、诸亲友俗家、诸招待周到的俗家。”

“舍利弗！阐陀比丘确实有这些诸朋友俗家、诸亲友俗家、诸招待周到的俗家，但，舍利弗！我不说：‘到那样的程度他是有应该被责备的。’

舍利弗！凡这个身体倒下而执取另一个身体者，我说：‘他是有应该被责备的。’阐陀比丘没有那样。

舍利弗！你要这么忆持：‘阐陀比丘无应该被责备的而拿刀（自杀）。’”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舍利弗欢喜世尊所说。

教诫阐陀经第二终了。

145、教诫富楼那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尊者富楼那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富楼那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以简要的教诫教诫我，我听闻世尊的法后，能住于独处、隐退、不放逸、热心、自我努力，那就好了！”

“那样的话，富楼那！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尊者富楼那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富楼那！有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比丘如果欢喜、欢迎、持续固持它；当欢喜、欢迎、持续固持它时，则生起欢喜，我说：‘富楼那！欢喜集，则苦集。’

富楼那！有能被耳识知……的声音，……能被鼻识知……的气味，……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的所触……富楼那！有能被意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法，比丘如果欢喜、欢迎、持续固持它；当欢喜、欢迎、持续固持它时，则生起欢喜，我说：‘富楼那！欢喜集，则苦集。’

富楼那！有能被眼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色，比丘如果不欢喜、不欢迎、不持续固

持；不欢喜、不欢迎、不持续固持后，则欢喜被灭，我说：‘富楼那！欢喜灭，则苦灭。’

富楼那！有能被耳识知……的声音，……能被鼻识知……的气味，……能被舌识知……的味道，……能被身识知……的所触……富楼那！有能被意识知，令人满意的、可爱的、合意的、可爱样子的、伴随着欲、贪染的法，比丘如果不欢喜、不欢迎、不持续固持；不欢喜、不欢迎、不持续固持后，则欢喜被灭，我说：‘富楼那！欢喜灭，则苦灭。’

富楼那！被我这些简要的教诫所教诫，你将住到什么地方去？”

“大德！我被世尊这些简要的教诫所教诫，有个叫输南巴兰陀的地方，我将住到那里去。”

“富楼那！输南巴兰陀人凶恶，富楼那！输南巴兰陀人粗暴，富楼那！如果输南巴兰陀人辱骂、诽谤你，富楼那！在那里，你将怎么想？”

“大德！如果输南巴兰陀人辱骂、诽谤我，在那里，我将这么想：‘输南巴兰陀人是善的，输南巴兰陀人是极善的，他们没以拳打我。’世尊！在那里，我将这么想，善逝！在那里，我将这么想。”

“但，富楼那！如果输南巴兰陀人以拳打你，富楼那！在那里，你将怎么想？”

“大德！如果输南巴兰陀人以拳打我，在那里，我将这么想：‘输南巴兰陀人是善的，输南巴兰陀人是极善的，他们没以土块打我。’世尊！在那里，我将这么想，善逝！在那里，我将这么想。”

“但，富楼那！如果输南巴兰陀人以土块打你，富楼那！在那里，你将怎么想？”

“大德！如果输南巴兰陀人以土块打我，在那里，我将这么想：‘输南巴兰陀人是善的，输南巴兰陀人是极善的，他们没以棍棒打我。’世尊！在那里，我将这么想，善逝！在那里，我将这么想。”

“但，富楼那！如果输南巴兰陀人以棍棒打你，富楼那！在那里，你将怎么想？”

“大德！如果输南巴兰陀人以棍棒打我，在那里，我将这么想：‘输南巴兰陀人是善的，输南巴兰陀人是极善的，他们没以刀杀我。’世尊！在那里，我将这么想，善逝！在那里，我将这么想。”

“但，富楼那！如果输南巴兰陀人以刀杀你，富楼那！在那里，你将怎么想？”

“大德！如果输南巴兰陀人以刀杀我，在那里，我将这么想：‘输南巴兰陀人是善的，输南巴兰陀人是极善的，他们没以利刃夺我性命。’世尊！在那里，我将这么想，善逝！在那里，我将这么想。”

“但，富楼那！如果输南巴兰陀人以利刃夺你性命，富楼那！在那里，你将怎么想？”

“大德！如果输南巴兰陀人以利刃夺我性命，在那里，我将这么想：‘有那以这身体与生命为厌恶、羞愧、嫌恶的世尊弟子遍求杀手，但我却不求而得。’世尊！在那里，我将这么想，善逝！在那里，我将这么想。”

“富楼那！好！好！具备这调御与寂静，你将能住在输南巴兰陀

地区。富楼那！现在，你考虑适当的时间（出发）吧。”

那时，尊者富楼那欢喜、随喜世尊所说后，起座向世尊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收拾好住所，然后取钵与僧衣，向输南巴兰陀地方出发游行。次第进行游行，抵达输南巴兰陀地方，在那里，尊者富楼那就住在输南巴兰陀地方。

那时，尊者富楼那就在那个雨季里，使五百位优婆塞知道，使五百位优婆夷知道，就在那个雨季里，他证得三明，而过些时候，尊者富楼般涅盘。

那时，众多比丘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那些比丘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那位被世尊简要教诫所教诫，名叫富楼那的善男子死了，他往生哪一趣呢？未来的命运怎样呢？”

“比丘们！贤智者富楼那善男子，依法、随法而行，在法上不困扰我。比丘们！善男子富楼那已般涅盘了。”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那些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教诫富楼那经第三终了。

146、难陀迦教诫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与五百位比丘尼一同去见世尊。抵达

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摩诃波阇波提乔达弥对世尊这么说：

“大德！请世尊教诫比丘尼们，大德！请世尊训诫比丘尼们，大德！请世尊为比丘尼们作法说。”

当时，长老比丘们轮流教诫比丘尼们，但轮到尊者难陀迦时，他不愿意教诫比丘尼们。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今天轮到谁教诫比丘尼们？”

“大德！大家作轮流，以轮流教诫比丘尼们，大德！但轮到尊者难陀迦时，他不愿意教诫比丘尼们。”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难陀迦：

“难陀迦！请你教诫比丘尼们，难陀迦！请你教示比丘尼们，婆罗门！请你为比丘尼们作法说。”

“是的，大德!”他回答世尊。

尊者难陀迦那夜过后，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与自己的同伴去国王的林园。

那些比丘尼看见尊者难陀迦远远地走来。看见后，设置好座位，以及供给洗脚水。

尊者难陀迦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好后洗脚。

那些比丘尼向尊者难陀迦问讯后，也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

后，尊者难陀迦对那些比丘尼这么说：

“姊妹们！将以提问来谈：如果了知，应该回答：‘我们了知。’如果不了知，应该回答：‘我们不了知。’如果怀疑、疑惑，就应该对我提问：‘大德！这是怎样？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大德！我们对圣难陀迦这样的邀请是悦意的、满意的。”

“姊妹们！你们怎么想：眼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姊妹们！你们怎么想：耳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中略）。

“鼻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舌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身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意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我们之前就已以正确之慧如实善见此：‘这六内处是无常的。’”

“姊妹们！好！好！姊妹们！圣弟子以正确之慧如实见确实是这样。”

“姊妹们！你们怎么想：色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姊妹们！你们怎么想：声音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中略）。

“气味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味道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所触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法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我们之前就已以正确之慧如实善见此：‘这六外处是无常的。’”

“姊妹们！好！好！姊妹们！圣弟子以正确之慧如实见确实是这样。”

“姊妹们！你们怎么想：眼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姊妹们！你们怎么想：耳识音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中略）。

“鼻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舌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身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意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我们之前就已以正确之慧如实善见此：‘这六识身是无常的。’”

“姊妹们！好！好！姊妹们！圣弟子以正确之慧如实见确实是这样。”

“姊妹！犹如燃烧油灯的油是无常的、变易法，灯芯也是无常的、变易法，火焰也是无常的、变易法，光亮也是无常的、变易法，姊妹们！如果有人这么说：‘那燃烧油灯的油是无常的、变易法，灯芯也是无常的、变易法，火焰也是无常的、变易法，但光亮确实是常的、坚固的、恒常的、不变易法。’那样说时，会是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燃烧油灯的油是无常的、变易法，灯芯也是无常的、变易法，火焰也是无常的、变易法，

光亮不用说也是无常的、变易法。”

“同样的，姊妹们！如果有人这么说：‘这六内处是无常的，但缘六内处感受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那是常的、坚固的、恒常的、不变易法。’那样说时，会是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缘于各个对应的缘，然后生起各个受，各个对应缘的灭，各个受就被灭了。”

“姊妹们！好！好！姊妹们！圣弟子以正确之慧如实见确实是这样。”

“姊妹！犹如有坚实心、站立的大树，树根是无常的、变易法，树干也是无常的、变易法，树枝树叶也是无常的、变易法，影子也是无常的、变易法，姊妹们！如果有人这么说：‘那有坚实心、站立的大树，树根是无常的、变易法，树干也是无常的、变易法，树枝树叶也是无常的、变易法，但影子确实是常的、坚固的、恒常的、不变易法。’那样说时，会是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那有坚实心、站立的大树，树根是无常的、变易法，树干也是无常的、变易法，树枝树叶也是无常的、变易法，影子不用说也是无常的、变易法。”

“同样的，姊妹们！如果有人这么说：‘这六外处是无常的，但缘六外处感受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那是常的、坚固的、恒常的、不变易法。’那样说时，会是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缘于各个对应的缘，然后生起各个受，各个对应缘的灭，各个受就被灭了。”

“姊妹们！好！好！姊妹们！圣弟子以正确之慧如实见确实是这样。”

“姊妹！犹如熟练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杀牛后会以锐利的牛刀四周切开，不破坏内部的肉，不破坏外部的皮，在那里，他会以锐利的牛刀切断、四周切开、全面切开、很巧妙地切开所有内部的肌腱、肌肉、韧带，切断、四周切开、全面切开、很巧妙地切开后，取出外部的皮，然后以相同的皮覆盖在那只牛上，接着这么说：‘这只牛以这皮同样地被连接了。’那样说时，会是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那熟练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杀牛后会以锐利的牛刀四周切开，不破坏内部的肉，不破坏外部的皮，在那里，他会以锐利的牛刀切断、四周切开、全面切开、很巧妙地切开所有内部的肌腱、肌肉、韧带，切断、四周切开、全面切开、很巧妙地切开后，取出外部的皮，然后虽然以相同的皮覆盖在那只牛上，而这么说：‘这只牛以这皮同样地被连接了。’但那只牛仍与皮分离了。”

“姊妹们！我的这个譬喻是为了作义理的教授。这个义理是：姊妹们！‘内部的肉’，这是对于六内处的同义语；姊妹们！‘外部的皮’，这是对于六外处的同义语；姊妹们！‘内部的肌腱、肌肉、韧带’，这是对于欢喜与贪的同义语；姊妹们！‘锐利的牛刀’，这是对于圣慧的同义语，这圣慧切断、四周切开、全面切开、很巧妙地切开内部的污染、结、系缚。

姊妹们！有这七觉支，当对其已亲自修习、已亲自多修习时，比

丘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哪七个呢？

姊妹们！这里，比丘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舍弃的圆熟修习念觉支，……修习择法觉支……修习精进觉支……修习喜觉支……修习轻安觉支……修习定觉支……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舍弃的圆熟修习舍觉支，姊妹们！这七觉支当已亲自修习、已亲自多修习时，比丘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

那时，尊者难陀迦以此教诫来教诫后，解散那些比丘尼：

“姊妹们！去吧！这正是时候。”

那时，那些比丘尼欢喜、随喜尊者难陀迦所说后，起座向尊者难陀迦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世尊对那些比丘尼这么说：

“比丘尼们！去吧！这正是时候。”

那时，那些比丘尼向世尊问讯后作右绕，然后离开。

那时，当那些比丘尼离开不久，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犹如在十四布萨日，多数人不会怀疑、疑惑：‘月缺或月圆。’因为月确实是缺的。同样的，比丘们！那些比丘尼对难陀迦法的教导是悦意的，但意向未圆满。”

那时，世尊召唤尊者难陀迦：

“那么，难陀迦！明天你应该以完全相同的话教诫那些比丘尼。”

“是的，世尊！”尊者难陀迦回答世尊。

那时，那夜过后，尊者难陀迦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与自己的同伴去国王的林园。

那些比丘尼看见尊者难陀迦远远地走来。看见后，设置好座位，以及供给洗脚水。

尊者难陀迦在设置好的座位坐下，坐下后洗脚，那些比丘尼向尊者难陀迦问讯后，也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尊者难陀迦对那些比丘尼这么说：

“姊妹们！用提问来谈：如果了知，就说：‘我们了知。’如果不了知，就说：‘我们不了知。’如果怀疑、疑惑，就应该对我提问：‘大德！这是怎样？这个的意思是什么？’”

“大德！我们对圣难陀迦这样的邀请是悦意的、满意的。”

“姊妹们！你们怎么想：眼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姊妹们！你们怎么想：耳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中略）。

“鼻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舌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身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意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我们之前就已以正确之慧如实善见此：‘这六内处是无常的。’”

“姊妹们！好！好！姊妹们！圣弟子以正确之慧如实见确实是这样。”

“姊妹们！你们怎么想：色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

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姊妹们！你们怎么想：声音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中略）。

“气味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味道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所触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法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我们之前就已以正确之慧如实善见此：‘这六外处是无常的。’”

“姊妹们！好！好！姊妹们！圣弟子以正确之慧如实见确实是这样。”

“姊妹们！你们怎么想：眼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姊妹们！你们怎么想：耳识音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中略）。

“鼻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舌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身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意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你们适合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我们之前就已以正确之慧如实善见此：‘这六识身是无常的。’”

“姊妹们！好！好！姊妹们！圣弟子以正确之慧如实见确实是这

样。”

“姊妹！犹如燃烧油灯的油是无常的、变易法，灯芯也是无常的、变易法，火焰也是无常的、变易法，光亮也是无常的、变易法，姊妹们！如果有人这么说：‘那燃烧油灯的油是无常的、变易法，灯芯也是无常的、变易法，火焰也是无常的、变易法，但光亮确实是常的、坚固的、恒常的、不变易法。’那样说时，会是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燃烧油灯的油是无常的、变易法，灯芯也是无常的、变易法，火焰也是无常的、变易法，光亮不用说也是无常的、变易法。”

“同样的，姊妹们！如果有人这么说：‘这六内处是无常的，但缘六内处感受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那是常的、坚固的、恒常的、不变易法。’那样说时，会是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缘于各个对应的缘，然后生起各个受，各个对应缘的灭，各个受就被灭了。”

“姊妹们！好！好！姊妹们！圣弟子以正确之慧如实见确实是这样。”

“姊妹！犹如有坚实心、站立的大树，树根是无常的、变易法，树干也是无常的、变易法，树枝树叶也是无常的、变易法，影子也是无常的、变易法，姊妹们！如果有人这么说：‘那有坚实心、站立的大树，树根是无常的、变易法，树干也是无常的、变易法，树枝树叶也是无常的、变易法，但影子确实是常的、坚固的、恒常的、不变易

法。’那样说时，会是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那有坚实心、站立的大树，树根是无常的、变易法，树干也是无常的、变易法，树枝树叶也是无常的、变易法，影子不用说也是无常的、变易法。”

“同样的，姊妹们！如果有人这么说：‘这六外处是无常的，但缘六外处感受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那是常的、坚固的、恒常的、不变易法。’那样说时，会是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缘于各个对应的缘，然后生起各个受，各个对应缘的灭，各个受就被灭了。”

“姊妹们！好！好！姊妹们！圣弟子以正确之慧如实见确实是这样。”

“姊妹！犹如熟练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杀牛后会以锐利的牛刀四周切开，不破坏内部的肉，不破坏外部的皮，在那里，他会以锐利的牛刀切断、四周切开、全面切开、很巧妙地切开所有内部的肌腱、肌肉、韧带，切断、四周切开、全面切开、很巧妙地切开后，取出外部的皮，然后以相同的皮覆盖在那只牛上，接着这么说：‘这只牛以这皮同样地被连接了。’那样说时，会是正确地说了吗？”

“不，大德！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德！因为那熟练的屠牛夫或屠牛夫的徒弟，杀牛后会以锐利的牛刀四周切开，不破坏内部的肉，不破坏外部的皮，在那里，他会以锐利的牛刀切断、四周切开、全面切开、很巧妙地切开所有内部的肌腱、肌肉、韧带，切断、四周切开、全面切开、很巧妙地切开后，取出外部的皮，然后虽然以相同的皮覆

盖在那只牛上，而这么说：‘这只牛以这皮同样地被连接了。’但那只牛仍已与皮分离了。”

“姊妹们！我的这个譬喻是为了作义理的教授。这个义理是：姊妹们！‘内部的肉’，这是对于六内处的同义语；姊妹们！‘外部的皮’，这是对于六外处的同义语；姊妹们！‘内部的肌腱、肌肉、韧带’，这是对于欢喜与贪的同义语；姊妹们！‘锐利的牛刀’，这是对于圣慧的同义语，这圣慧切断、四周切开、全面切开、很巧妙地切开内部的污染、结、系缚。

姊妹们！有这七觉支，当对其已亲自修习、已亲自多修习时，比丘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哪七个呢？

姊妹们！这里，比丘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舍弃的圆熟修习念觉支，……修习择法觉支……修习精进觉支……修习喜觉支……修习轻安觉支……修习定觉支……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舍弃的圆熟修习舍觉支，姊妹们！这七觉支当已亲自修习、已亲自多修习时，比丘以诸烦恼的灭尽，以证智自作证后，在当生中进入后住于无烦恼的心解脱、慧解脱。”

那时，尊者难陀迦以此教诫来教诫后，解散那些比丘尼：

“姊妹们！去吧！这正是时候。”

那时，那些比丘尼欢喜、随喜尊者难陀迦所说后，起座向尊者那陀迦问讯，然后作右绕，接着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站立。在一旁站好后，世尊对那些比丘尼这么说：

“比丘尼们！去吧！这正是时候。”

那时，那些比丘尼向世尊问讯后作右绕，然后离开。

那时，当那些比丘尼离开不久，世尊召唤比丘们：

“比丘们！犹如在十五布萨日，多数人不会怀疑、疑惑：‘月缺或月圆。’因为月确实是圆的。同样的，比丘们！那些比丘尼对难陀迦法的教导是悦意的，且意向圆满。

比丘们！那些五百比丘尼中，最低下的比丘尼为不堕恶趣法、决定、以正觉为彼岸的入流者。”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难陀迦教诫经第四终了。

147、教诫罗侯罗小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那时，当世尊独自静坐禅修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深思：

“罗侯罗的解脱圆熟法已遍熟，让我更进一步教导罗侯罗灭尽诸烦恼。”

那时，世尊在午前时穿好衣服后，取钵与僧衣，为了托钵进入舍卫城。

在舍卫城为了托钵而行后，食毕，从施食处返回，召唤尊者罗侯罗：

“罗侯罗！取坐垫布，我们前往盲者的林园，作中午的休息。”

“是的，大德!”尊者罗侯罗回答世尊后，拿着坐垫布，紧跟着世尊随行。

当时，许多跟世尊在一起随行的天众们心想：

“今天，世尊将更进一步教导尊者罗侯罗灭尽诸烦恼。”

那时，世尊进入盲者的林园后，在其中一棵树下已施设好的位处坐下。

尊者罗侯罗向世尊问讯后，也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罗侯罗这么说：

“罗侯罗！你怎么想：眼是常的，或是无常的？”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适合被这样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罗侯罗！你怎么想：色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适合被这样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罗侯罗！你怎么想：眼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适合被这样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罗侯罗！你怎么想：眼触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适合被这样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罗侯罗！你怎么想：凡以这眼触为缘生起的受之类、想之类、行之类、识之类，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适合被这样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罗侯罗！你怎么想：耳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中略）。

“鼻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中略）。

“舌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中略）。

“身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中略）。

“意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适合被这样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罗侯罗！你怎么想：法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适合被这样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罗侯罗！你怎么想：意识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适合被这样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罗侯罗！你怎么想：意触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适合被这样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罗侯罗！你怎么想：凡以这意触为缘生起的受之类、想之类、行之类、识之类，是常的，或是无常的呢？”

“无常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是苦的，或是乐的呢？”

“苦的，大德！”

“而凡为无常的、苦的、变易法，适合被这样认为：‘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吗？”

“不，大德!”

“罗侯罗！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在眼上厌，在色上厌，在眼识上厌，在眼触上厌，凡以这眼触为缘生起的受之类、想之类、行之类、识之类，在那上面也都厌。

在耳上厌，在声音上厌，……（中略）在鼻上厌，在气味上厌，……（中略）在舌上厌，在味道上厌，……（中略）在身上厌，在所触上厌，……在意上厌，在法上厌，在意识上厌，在意触上厌，凡以这意触为缘生起的受之类、想之类、行之类、识之类，在那上面也都厌；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当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罗侯罗欢喜世尊所说。

而当这个开示被说时，尊者罗侯罗的心以不执取而从诸烦恼解脱。

而那些许多跟在一起的天众们的远尘、离垢之法眼生起：

“凡任何集法都是灭法。”

教诫罗侯罗小经第五终了。

148、六个六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将为你们教导法：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我要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即：六个六，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六内处应该体会，六外处应该体会，六识身应该体会，六触身应该体会，六受身应该体会，六渴爱聚应该体会。

而，‘六内处应该体会。’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有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六内处应该体会。’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这是第一组六法。

而，‘六外处应该体会。’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有色处、声处、气味处、味道处、所触处、法处。‘六外处应该体会。’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这是第二组六法。

而，‘六识身应该体会。’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缘眼与色生起眼识，缘耳与声生起耳识，缘鼻与气味生起鼻识，缘舌与味道生起舌识，缘身与所触生起身识，缘意与法生起意识。‘六识身应该体会。’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这是第三组六法。

而，‘六触身应该体会。’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

呢？缘眼与色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缘耳与声生起耳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缘鼻与气味生起鼻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缘舌与味道生起舌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缘身与所触生起身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缘意与法生起意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六触身应该体会。’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这是第四组六法。

而，‘六受身应该体会。’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缘眼与色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缘耳与声生起耳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缘鼻与气味生起鼻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缘舌与味道生起舌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缘身与所触生起身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缘意与法生起意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六受身应该体会。’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这是第五组六法。

而，‘六渴爱身应该体会。’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什么而说呢？缘眼与色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缘耳与声生起耳识，……（中略）缘鼻与气味生起鼻识，……缘舌与味道生起舌识，……缘身与所触生起身识，……缘意与法生起意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受，以受为缘而有渴爱。‘六渴爱身应该体会。’当它被像这样说时，这是缘于此而说，这是第六组六法。

如果说：‘眼是我。’那是不成立的。眼的生起与消散被了知，而如果其生起与消散被了知，就形成‘我的真我生起、消失了。’因

此，如果说：‘眼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这样，眼无我。

如果说：‘色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诸色的生起与消散被了知，而如果其生起与消散被了知，就形成‘我的真我生起、消失了。’因此，如果说：‘色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这样，眼无我，色无我。

如果说：‘眼识是我。’那是不成立的。眼识的生起与消散被了知，而如果其生起与消散被了知，就形成‘我的真我生起、消失了。’因此，如果说：‘眼识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这样，眼无我，色无我，眼识无我。

如果说：‘眼触是我。’那是不成立的。眼触的生起与消散被了知，而如果其生起与消散被了知，就形成‘我的真我生起、消失了。’因此，如果说：‘眼触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这样，眼无我，色无我，眼识无我，眼触无我。

如果说：‘受是我。’那是不成立的。受的生起与消散被了知，而如果其生起与消散被了知，就形成‘我的真我生起、消失了。’因此，如果说：‘受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这样，眼无我，色无我，眼识无我，眼触无我，受无我。

如果说：‘渴爱是我。’那是不成立的。渴爱的生起与消散被了知，而如果其生起与消散被了知，就形成‘我的真我生起、消失了。’因此，如果说：‘渴爱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这样，眼无我，色无我，眼识无我，眼触无我，受无我，渴爱无我。

如果说：‘耳是我。’……（中略）如果说：‘鼻是我。’……（中略）如果说：‘舌是我。’……（中略）如果说：‘身是我。’……（中

略）如果说：‘意是我。’那是不成立的。意的生起与消散被了知，而如果其生起与消散被了知，就形成‘我的真我生起、消失了。’因此，如果说：‘意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这样，意无我。如果说：‘法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诸法的生起与消散被了知，而如果其生起与消散被了知，就形成‘我的真我生起、消失了。’因此，如果说：‘法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这样，意无我，法无我。如果说：‘意识是我。’那是不成立的。意识的生起与消散被了知，而如果其生起与消散被了知，就形成‘我的真我生起、消失了。’因此，如果说：‘意识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这样，意无我，法无我，意识无我。如果说：‘意触是我。’那是不成立的。意触的生起与消散被了知，而如果其生起与消散被了知，就形成‘我的真我生起、消失了。’因此，如果说：‘意触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这样，意无我，法无我，意识无我，意触无我。如果说：‘受是我。’那是不成立的。受的生起与消散被了知，而如果其生起与消散被了知，就形成‘我的真我生起、消失了。’因此，如果说：‘受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这样，意无我，法无我，意识无我，意触无我，受无我。如果说：‘渴爱是我。’那是不成立的。渴爱的生起与消散被了知，而如果其生起与消散被了知，就形成‘我的真我生起、消失了。’因此，如果说：‘渴爱是我。’那是不成立的。这样，意无我，法无我，意识无我，意触无我，受无我，渴爱无我。

而，比丘们！这是导向有身集之道：

认为眼：‘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认为色：‘这

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认为眼识：‘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认为眼触：‘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认为受：‘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认为渴爱：‘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

认为耳：‘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中略）认为鼻：‘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中略）认为舌：‘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中略）认为身：‘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中略）认为意：‘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认为法：‘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认为意识：‘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认为意触：‘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认为受：‘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认为渴爱：‘这是我的，我是这个，这是我的真我。’

而，比丘们！这是导向有身灭之道迹：

认为眼：‘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认为色：‘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认为眼识：‘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认为眼触：‘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认为受：‘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认为渴爱：‘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

认为耳：‘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中略）认为鼻：‘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

我。’……认为舌：‘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认为身：‘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认为意：‘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认为法：‘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认为意识：‘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认为意触：‘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认为受：‘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认为渴爱：‘这不是我的，我不是这个，这不是我的真我。’

比丘们！缘眼与色生起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当被那乐受接触时，他欢喜、欢迎、持续固持，则对其之贪烦恼潜在趋势潜伏于其中。当被苦受接触时，他悲伤、疲累、悲泣、搥胸号哭，来到迷乱，则对其之嫌恶烦恼潜在趋势潜伏于其中。当被不苦不乐受接触时，他不如实了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则对其之无明烦恼潜在趋势潜伏于其中。

比丘们！对乐受未舍断贪烦恼潜在趋势；对苦受未去除嫌恶烦恼潜在趋势；对不苦不乐受未根绝无明烦恼潜在趋势，未舍断无明；未生起明，而后，当生将达成苦的结束，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缘耳与声生起耳识……（中略）比丘们！缘鼻与气味生起鼻识……（中略）比丘们！缘舌与味道生起舌识……（中略）比丘们！缘身与所触生起身识……（中略）比丘们！缘意与法生起意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当被那乐受接触时，他欢喜、欢迎、持续固持，则对其之贪烦恼潜在趋势

潜伏于其中。当被苦受接触时，他悲伤、疲累、悲泣、搥胸号哭，来到迷乱，则对其之嫌恶烦恼潜在趋势潜伏于其中。当被不苦不乐受接触时，他不如实了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则对其之无明烦恼潜在趋势潜伏于其中。比丘们！对乐受未舍断贪烦恼潜在趋势；对苦受未去除嫌恶烦恼潜在趋势；对不苦不乐受未根绝无明烦恼潜在趋势，未舍断无明；未生起明，而后，当生将达成苦的结束，这是不可能的。

比丘们！缘眼与色生眼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当被那乐受接触时，他不欢喜、不欢迎、不持续固持，则对其之贪烦恼潜在趋势不潜伏于其中。当被苦受接触时，他不悲伤、不疲累、不悲泣、不搥胸号哭，不来到迷乱，则对其之嫌恶烦恼潜在趋势不潜伏于其中。当被不苦不乐受接触时，他如实了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则对其之无明烦恼潜在趋势不潜伏于其中。比丘们！对乐受舍断贪烦恼潜在趋势；对苦受去除嫌恶烦恼潜在趋势；对不苦不乐受根绝无明烦恼潜在趋势，舍断无明；生起明，而后，当生将达成苦的结束，这是可能的。

比丘们！缘耳与声生耳识……（中略）比丘们！缘鼻与气味生鼻识……（中略）比丘们！缘舌与味道生舌识……（中略）比丘们！缘身与所触生身识……（中略）比丘们！比丘们！缘意与法生意识，三者的会合而有触，以触为缘而有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当被那乐受接触时，他不欢喜、不欢迎、不持续固持，则对其之贪烦恼潜在趋势不潜伏于其中。当被苦受接触时，他不悲伤、不疲累、不悲泣、

不搥胸号哭，不来到迷乱，则对其之嫌恶烦恼潜在趋势不潜伏于其中。当被不苦不乐受接触时，他如实了知受的集起、灭没、乐味、过患、出离，则对其之无明烦恼潜在趋势不潜伏于其中。比丘们！对乐受舍断贪烦恼潜在趋势；对苦受去除嫌恶烦恼潜在趋势；对不苦不乐受根绝无明烦恼潜在趋势，舍断无明；生起明，而后，当生将达成苦的结束，这是可能的。

比丘们！当这么看时，已受教导的圣弟子厌于眼，厌于色，厌于眼识，厌于眼触，厌于受，厌于渴爱。厌于耳，厌于声……（中略）厌于鼻，厌于气味……厌于舌，厌于味道……厌于身，厌于所触……厌于意，厌于法，厌于意识，厌于意触，厌于受，厌于渴爱；厌者离染，经由离贪而解脱，解脱时，有‘（这是）解脱’之智，他了知：‘出生已尽，梵行已完成，应该作的已作，不再有这样（轮回）的状态了。’”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而当这个开示被说时，六十位比丘的心以不执取而从诸烦恼解脱。

六个六经第六终了。

149、六处大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舍卫城祇树林给孤独园。

在那里，世尊召唤比丘们：“比丘们!”

“尊师!”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大六处，你们要听！你们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那些比丘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比丘们！不如实知见眼，不如实知见色，不如实知见眼识，不如实知见眼触，凡以这眼触为缘生起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也都不如实知见，则在眼上贪着，在色上贪着，在眼识上贪着，在眼触上贪着，凡以这眼触为缘生起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在那上面也都贪着。

如果对它住于执着、被束缚、沉迷、随观乐味者，则进入未来五取蕴的积聚，且增长那导致再生、伴随欢喜与贪、到处欢喜的渴爱，增长身的不安，也增长心的不安；增长身的苦恼，也增长心的苦恼；增长身的热恼，也增长心的热恼，同时感受着身苦与心苦。

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耳……（中略）比丘们！不如实知见鼻……（中略）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舌……（中略）比丘们！不如实知见身……（中略）比丘们！不如实知见意，不如实知见法，不如实知见意识，不如实知见意触，凡以这意触为缘生起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也都不如实知见，则在意上贪着，在法上贪着，在意识上贪着，在意触上贪着，凡以这意触为缘生起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

受，在那上面也都贪着。如果对它住于执着、被束缚、沉迷、随观乐味者，则进入未来五取蕴的积聚，且增长那导致再生、伴随欢喜与贪、到处欢喜的渴爱，增长身的不安，也增长心的不安；增长身的苦恼，也增长心的苦恼；增长身的热恼，也增长心的热恼，同时感受着身苦与心苦。

比丘们！如实知见眼，如实知见色，如实知见眼识，如实知见眼触，凡以这眼触为缘生起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也都如实知见，则在眼上不贪着，在色上不贪着，在眼识上不贪着，在眼触上不贪着，凡以这眼触为缘生起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在那上面也都不贪着。

如果对它住不贪着、不被束缚、不沉迷、随观过患者，则进入未来五取蕴的减损，且舍断那导致再生、伴随欢喜与贪、到处欢喜的渴爱，舍断身的不安，也舍断心的不安；舍断身的苦恼，也舍断心的苦恼；舍断身的热恼，也舍断心的热恼，同时感受着身乐与心乐。

凡像这样真实见解者为正见，凡像这样真实意向者为正思维，凡像这样真实精进者为正精进，凡像这样真实念者为正念，凡像这样真实定者为正定，而先前身业、语业、生计已是善遍清净了，像这样，这八支圣道到达圆满的修习。当他这么修习这八支圣道时，四念住也到达圆满的修习，四正勤也到达圆满的修习，四神足也到达圆满的修习，五根也到达圆满的修习，五力也到达圆满的修习，七觉支也到达圆满的修习。

他的这二法双连转起了：止与观，他以证智遍知那些应该以证智

遍知的法，以证智舍断那些应该以证智舍断的法，以证智修那些应该以证智修的法，以证智证那些应该以证智证的法。

比丘们！什么是应该以证智遍知的法？应该回答‘五取蕴。’即：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这些是应该以证智遍知的法。

比丘们！什么是应该以证智舍断的法？无明与有的渴爱，这些是应以证智舍断的法。

比丘们！什么是应该以证智修的法？止与观，这些是应该以证智修的法。

比丘们！什么是应该以证智证的法？明与解脱，这些是应该以证智证的法。

比丘们！如实知见耳……（中略）比丘们！如实知见鼻……（中略）比丘们！如实知见舌……比丘们！如实知见身……比丘们！如实知见意，如实知见法，如实知见意识，如实知见意触，凡以这意触为缘生起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也都如实知见，则在意上不贪着，在法上不贪着，在意识上不贪着，在意触上不贪着，凡以这意触为缘生起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在那上面也都不贪着。如果对它住不贪着、不被束缚、不沉迷、随观过患者，则进入未来五取蕴的减损，且舍断那导致再生、伴随欢喜与贪、到处欢喜的渴爱，舍断身的不安，也舍断心的不安；舍断身的苦恼，也舍断心的苦恼；舍断身的热恼，也舍断心的热恼，同时感受着身乐与心乐。凡像这样真实见解者为正见，凡像这样真实意向者为正思维，凡像这样真实精进者

为正精进，凡像这样真实念者为正念，凡像这样真实定者为正定，而先前身业、语业、生计已是善遍清净了，像这样，这八支圣道到达圆满的修习。当他这么修习这八支圣道时，四念住也到达圆满的修习，四正勤也到达圆满的修习，四神足也到达圆满的修习，五根也到达圆满的修习，五力也到达圆满的修习，七觉支也到达圆满的修习。他的这二法双连转起了：止与观，他以证智遍知那些应该以证智遍知的法，以证智舍断那些应该以证智舍断的法，以证智修那些应该以证智修的法，以证智证那些应该以证智证的法。比丘们！什么是应该以证智遍知的法？应该回答‘五取蕴。’即：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这些是应该以证智遍知的法。比丘们！什么是应该以证智舍断的法？无明与有的渴爱，这些是应该以证智舍断的法。比丘们！什么是应该以证智修的法？止与观，这些是应该以证智修的法。比丘们！什么是应该以证智证的法？明与解脱，这些是应该以证智证的法。”

这就是世尊所说，那些悦意的比丘欢喜世尊所说。

六处大经第七终了。

150、频头城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进行游行，抵达名叫频头城的憍萨罗婆罗门村落。

频头城的婆罗门屋主们听闻：

“先生！释迦人之子、从释迦族出家的沙门乔达摩，与大比丘僧团一起在憍萨罗国游行，已到达频头城，又，那位乔达摩尊师有这样的好名声被传播着：‘像这样，那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与行具足者、善逝、世间知者、被调伏人的无上调御者、人天之师、佛陀、世尊。’他以证智自作证后，为这天、魔、梵的世界；沙门、婆罗门的世代；诸天、人宣说，他教导开头是善、中间是善、终结是善；意义正确、辞句正确的法，他说明唯独圆满、遍清净的梵行，见到像那样的阿罗汉，那就好了！”

那时，频头城的婆罗门屋主们去见世尊。抵达后，一些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一些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鞠躬后，在一旁坐下；一些在世尊面前报出姓名后，在一旁坐下；一些默默地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那些频头城的婆罗门屋主们这么说：

“屋主们！如果其他外道游行者们这么问你们：‘屋主们！哪一类沙门、婆罗门不应该被恭敬、不应该被尊重、不应该被尊敬、不应该被供养？’屋主们！你们被这样问，应该这么回答那些其他外道游行者：‘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在能被眼识知的色上未离贪、未离瞋、未离痴；自身内心不寂静；以身、语、意，行时而正，时而不正，像这样的沙门、婆罗门不应该被恭敬、不应该被尊重、不应该被尊敬、不应该被供养，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也在能被眼识知的色上未离贪、未离瞋、未离痴；自身内心不寂静；以身、语、意，行时而

正，时而不正，我们确实未见他们的更高正行，因此，尊师们！那些沙门、婆罗门不应该被恭敬、不应该被尊重、不应该被尊敬、不应该被供养。

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在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上……在能被鼻识知的气味上……在能被舌识知的味道上……在能被身识知的所触上……在能被意识知的法上未离贪、未离瞋、未离痴；自身内心不寂静；以身、语、意，行时而正，时而不正，像这样的沙门、婆罗门不应该被恭敬、不应该被尊重、不应该被尊敬、不应该被供养，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也在能被意识知的法上未离贪、未离瞋、未离痴；自身内心不寂静；以身、语、意，行时而正，时而不正，我们确实未见他们的更高正行，因此，尊师们！那些沙门、婆罗门不应该被恭敬、不应该被尊重、不应该被尊敬、不应该被供养。’屋主们！你们被这样问，应该这么回答那些其他外道游行者。

又，屋主们！如果其他外道游行者们这么问你们：‘屋主们！哪一类沙门、婆罗门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供养？’屋主们！你们被这样问，应该这么回答那些其他外道游行者：‘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在能被眼识知的色上已离贪、已离瞋、已离痴；自身内心寂静；以身、语、意而行正行，像这样的沙门、婆罗门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供养，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也在能被眼识知的色上未离贪、未离瞋、未离痴；自身内心不寂静；以身、语、意，行时而正，时而不正，我们确实见到他们的更高正行，因此，尊师们！那些沙门、婆罗门应该被恭敬、应

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供养。

凡那些沙门、婆罗门在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上……在能被鼻识知的气味上……在能被舌识知的味道上……在能被身识知的所触上……在能被意识知的法上离贪、离瞋、离痴；自身内心寂静；以身、语、意而行正行，像这样的沙门、婆罗门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供养，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也在能被意识知的法上未离贪、未离瞋、未离痴；自身内心不寂静；以身、语、意，行时而正，时而不正，我们确实见到他们的更高正行，因此，尊师们！那些沙门、婆罗门应该被恭敬、应该被尊重、应该被尊敬、应该被供养。’屋主们！你们被这样问，应该这么回答那些其他外道游行者。

又，屋主们！如果其他外道游行者们这么问你们：‘那么，对尊者从怎样的相貌、从怎样的推比，因此你们这么说尊者们：“那些尊者确实已离贪，或已依调伏贪而行；已离瞋，或已依调伏瞋而行；已离痴，或已依调伏痴而行。”呢？’屋主们！你们被这样问，应该这么回答那些其他外道游行者：‘因为，那些尊者们在林野、森林、边地的坐卧处中这样受用，而在那里，没有像那样能被眼识知的色见了后能欢乐的；没有像那样能被耳识知的声音听了后能欢乐的；没有像那样能被鼻识知的气味闻了后能欢乐的；没有像那样能被舌识知的味道尝了后能欢乐的；没有像那样能被身体识知的所触接触后能欢乐的，贤友！从这些相貌、从这些推比，因此我们这么说：“那些尊者确实已离贪，或已依调伏贪而行；已离瞋，或已依调伏瞋而行；已离痴，或已依调伏痴而行。”’屋主们！你们被这样问，应该这么回答那

些其他外道游行者。”

当这么说时，频头城的婆罗门屋主们对世尊这么说：

“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太伟大了，乔达摩先生！乔达摩先生！犹如能扶正颠倒的，能显现被隐藏的，能告知迷途者的路，能在黑暗中持灯火：‘有眼者看得见诸色’。同样的，法被乔达摩尊师以种种法门说明。我们归依乔达摩尊师、法、比丘僧团，请乔达摩尊师记得我们为优婆塞，从今天起终生归依。”

频头城经第八终了。

151、净化施食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王舍城栗鼠饲养处的竹林中。

那时，尊者舍利弗在傍晚时，从静坐禅修中起来，去见世尊。抵达后，向世尊问讯，接着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尊者舍利弗这么说：

“舍利弗！你的诸根明净，肤色清净、皎洁，舍利弗！你现在多住在什么住处呢？”

“大德！我现在多住在空住处。”

“舍利弗！好！好！你现在确实多住在大丈夫住处，舍利弗！这大丈夫住处即是空。

舍利弗！因此，在这里，如果比丘希望‘要多住在空住处’，舍

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在为了托钵进入村落的路上、在为了托钵而行之地方、在为了托钵从村落返回的路上，在那里，关于能被眼识知的色，我的心中有欲、贪、瞋、痴、嫌恶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在为了托钵进入村落的路上、在为了托钵而行之地方、在为了托钵从村落返回的路上，在那里，关于能被眼识知的色，我的心中有欲、贪、瞋、痴、嫌恶。’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舍断诸恶不善法。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在为了托钵进入村落的路上、在为了托钵而行之地方、在为了托钵从村落返回的路上，在那里，关于能被眼识知的色，我的心中无欲、贪、瞋、痴、嫌恶。’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在为了托钵进入村落的路上、在为了托钵而行之地方、在为了托钵从村落返回的路上，在那里，关于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中略）关于能被鼻识知的气味……关于能被舌识知的味道……关于能被身识知的所触……关于能被意识知的法，我的心中有欲、贪、瞋、痴、嫌恶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在为了托钵进入村落的路上、在为了托钵而行之地方、在为了托钵从村落返回的路上，在那里，关于意所识知的法，我的心中有欲、贪、瞋、痴、嫌恶。’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舍断诸恶不善法。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在为了托钵进入

村落的路上、在为了托钵而行之地方、在为了托钵从村落返回的路上，在那里，关于意所识知的法，我的心中无欲、贪、瞋、痴、嫌恶。’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已舍断五种欲了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尚未舍断五种欲。’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舍断五种欲。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已舍断五种欲。’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已舍断五盖了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尚未舍断五盖。’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舍断五盖。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已舍断五盖。’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遍知了五取蕴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尚未遍知五取蕴。’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遍知五取蕴。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遍知了五取蕴。’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已修习四念住了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尚未修习四念住。’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修习四念住。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已修习四念住。’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已修习四正勤了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尚未修习四正勤。’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修习四正勤。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已修习四正勤。’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已修习四神足了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尚未修习四神足。’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修习四神足。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已修习四神足。’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已修习五根了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尚未修习五根。’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修习五根。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已修习五根。’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已修习五力了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尚未修习五力。’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修习五力。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已修习五力。’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已修习七觉支了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尚未修习七觉支。’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修习七觉支。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已修习七觉支。’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已修习八支圣道了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尚未修习八支圣道。’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修习八支圣道。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已修习八支圣道。’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已修习止与观了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尚未修习止与观。’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精进于修习止与观。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已修习止与观。’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再者，舍利弗！比丘应该像这样深虑：‘我已作证明与解脱了吗？’

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尚未作证明与解脱。’

舍利弗！那位比丘就应该为了明与解脱的作证而精进。

但，舍利弗！如果比丘观察时，这么知道：‘我已作证明与解脱。’

舍利弗！那位比丘因此能以喜、悦而住，在善法上日夜随学。

舍利弗！凡过去世任何沙门、婆罗门净化施食者，他们已全都像这样观察、再观察后净化施食；舍利弗！凡未来世任何沙门、婆罗门净化施食者，他们也将全都像这样观察、再观察后净化施食；舍利弗！凡现在任何沙门、婆罗门净化施食者，他们也正全都像这样观察、再观察后净化施食。

舍利弗！因此，在这里，‘我们将观察、再观察后净化施食。’舍利弗！你们应该这么学。”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舍利弗欢喜世尊所说。

净化施食经第九终了。

152、根修习经

我听到这样：

有一次，世尊住在迦征伽罗国善竹林中。

那时，波罗奢耶的徒弟巫多罗学生婆罗门去见世尊。抵达后，与世尊互相欢迎。欢迎与寒暄后，在一旁坐下。在一旁坐好后，世尊对波罗奢耶的徒弟巫多罗学生婆罗门这么说：

“巫多罗！波罗奢耶婆罗门教导弟子修习根吗？”

“乔达摩先生！波罗奢耶婆罗门教导弟子修习根。”

“而，巫多罗！波罗奢耶婆罗门怎样教导弟子修习根呢？”

“乔达摩先生！这里，不以眼见色，不以耳听声，乔达摩先生！波罗奢耶婆罗门这么教导弟子修习根。”

“这样，巫多罗！依婆罗门波罗奢耶所说，盲人将是修习根；聋者将是修习根了，因为，巫多罗！盲人不以眼见色，聋者不以耳听声。”

当这么说时，波罗奢耶的徒弟巫多罗学生婆罗门变得沉默、羞愧、垂肩、低头、郁闷、无言以对而坐。

那时，世尊知道波罗奢耶的徒弟巫多罗学生婆罗门变得沉默、羞愧，垂肩、低头、郁闷、无言以对后，召唤尊者阿难：

“阿难！婆罗门波罗奢耶以别种方式教导弟子修习根，而，阿难！圣者之律中的无上修习根是另一种。”

“世尊！这正是时候，善逝！这正是时候，愿世尊教导圣者之律中的无上修习根，听闻世尊的（教说）后，比丘们将会忆持的。”

“那样的话，阿难！你要听！你要好好作意！我要说了。”

“是的，大德!”尊者阿难回答世尊。

世尊这么说：

“而，阿难！怎样是圣者之律中的无上修习根呢？

阿难！这里，比丘以眼见色后，生起合意的，生起不合意的，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他这么了知：‘我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那是有为的、粗的、缘所生的。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平静。’对他，那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被灭了，而确立平静。

阿难！犹如有眼的男子张眼后能闭眼，或闭眼后能张眼。同样的，阿难！对那任何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像这么快，这么迅速，这么容易地被灭了，而确立平静，阿难！这就叫作：在能被眼识知的色上圣者之律中的无上修习根。

再者，阿难！比丘以耳听声音后，生起合意的，生起不合意的，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他这么了知：‘我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那是有为的、粗的、缘所生的。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平静。’对他，那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被灭了，而确立平静。

阿难！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很容易地打个弹指。同样的，阿难！对那任何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像这么快，这么迅速，这么容易地被灭了，而确立平静，阿难！这就叫作：在能被耳识知的声音上圣者之律中的无上修习根。

再者，阿难！比丘以鼻闻气味后，生起合意的，生起不合意的，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他这么了知：‘我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那是有为的、粗的、缘所生的。这是

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平静。’对他，那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被灭了，而确立平静。

阿难！犹如在些微倾斜荷叶上的雨滴，将滚落而不停留。同样的，阿难！对那任何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像这么快，这么迅速，这么容易地被灭了，而确立平静，阿难！这就叫作：在能被鼻识知的气味上圣者之律中无上修习根。

再者，阿难！比丘以舌尝味道后，生起合意的，生起不合意的，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他这么了知：‘我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那是有为的、粗的、缘所生的。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平静。’对他，那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被灭了，而确立平静。

阿难！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轻易地唾出聚在舌端的唾团。同样的，阿难！对那任何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像这么快，这么迅速，这么容易地被灭了，而确立平静，阿难！这就叫作：在能被舌识知的味道上圣者之律中无上修习根。

再者，阿难！比丘以身接触所触后，生起合意的，生起不合意的，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他这么了知：‘我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那是有为的、粗的、缘所生的。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平静。’对他，那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被灭了，而确立平静。

阿难！犹如有力气的男子能伸直弯曲的手臂，或能弯曲伸直的手臂。同样的，阿难！对那任何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

起合意与不合意的像这么快，这么迅速，这么容易地被灭了，而确立平静，阿难！这就叫作：在能被身识知的所触上圣者之律中无上修习根。

再者，阿难！比丘以意识知法后，生起合意的，生起不合意的，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他这么了知：‘我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那是有为的、粗的、缘所生的。这是寂静的；这是胜妙的，即：平静。’对他，那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被灭了，而确立平静。

阿难！犹如有力气的男子会在中午被晒得很热的铁锅上滴二、三滴水滴，阿难！水滴的落下（或）缓慢，但（一落下，）那时，它就会急速地走到遍尽、耗尽。同样的，阿难！对那任何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像这么快，这么迅速，这么容易地被灭了，而确立平静，阿难！这就叫作：在能被意识知的法上圣者之律中无上修习根。

阿难！这样是圣者之律中无上修习根。

而，阿难！怎样是行道的有学人呢？

阿难！这里，比丘以眼见色后，生起合意的，生起不合意的，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他因为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而羞愧、惭愧、厌恶。

以耳听声……（中略）以鼻闻气味……以舌尝味道……以身触所触……以意识知法后，生起合意的，生起不合意的，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他因为已生起合意的，已生起不合意的，已生起合意与不合意

的而羞愧、惭愧、厌恶。

阿难！这样是行道的有学人。

而，阿难！怎样是圣者的已修习根？

阿难！这里，比丘以眼见色后，生起合意的，生起不合意的，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

如果他希望‘愿在厌拒上住于不厌拒想’，在那里，他住于不厌拒想。

如果他希望‘愿在不厌拒上住于厌拒想’，在那里，他住于厌拒想。

如果他希望‘愿在厌拒与不厌拒上都住于不厌拒想’，在那里，他住于不厌拒想。

如果他希望‘愿在不厌拒与厌拒上都住于厌拒想’，在那里，他住于厌拒想。

如果他希望‘愿在厌拒与不厌拒两者上都避免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在那里，他住于平静，正念、正知。

再者，阿难！以耳听声……以鼻闻气味……以舌尝味道……以身触所触……以意识知法后，生起合意的，生起不合意的，生起合意与不合意的。

如果他希望‘愿在厌拒上住于不厌拒想’，在那里，他住于不厌拒想。

如果他希望‘愿在不厌拒上住于厌拒想’，在那里，他住于厌拒想。

如果他希望‘愿在厌拒与不厌拒上都住于不厌拒想’，在那里，他住于不厌拒想。

如果他希望‘愿在不厌拒与厌拒上都住于厌拒想’，在那里，他住于厌拒想。

如果他希望‘愿在厌拒与不厌拒两者上都避免后住于平静，正念、正知’，在那里，他住于平静，正念、正知。

阿难！这样是圣者的已修习根。

阿难！像这样，圣者之律中的无上修习根已被我教导，行道的有学人已被教导，圣者的已修习根已被教导。阿难！凡依怜悯对弟子有益的大师，出自怜悯所应作的，我已为你们做了。阿难！有这些树下、这些空室，阿难！你们要禅修！不要放逸，不要以后变得后悔，这是我们对你们的教诫。”

这就是世尊所说，悦意的尊者阿难欢喜世尊所说。

根修习经第十终了。

六处品第五终了，其摄颂：

“给孤独、阐陀、富楼那、难陀迦、罗侯罗，

六个六、六处、频头城、清净，

以及根修习，品有五个教诫。”

此品之摄颂：

“天臂与逐步，空与分别，

六处品，后五十（则）确立。”

后五十则完成。

由三个五十（则）组成的整个中部完成。